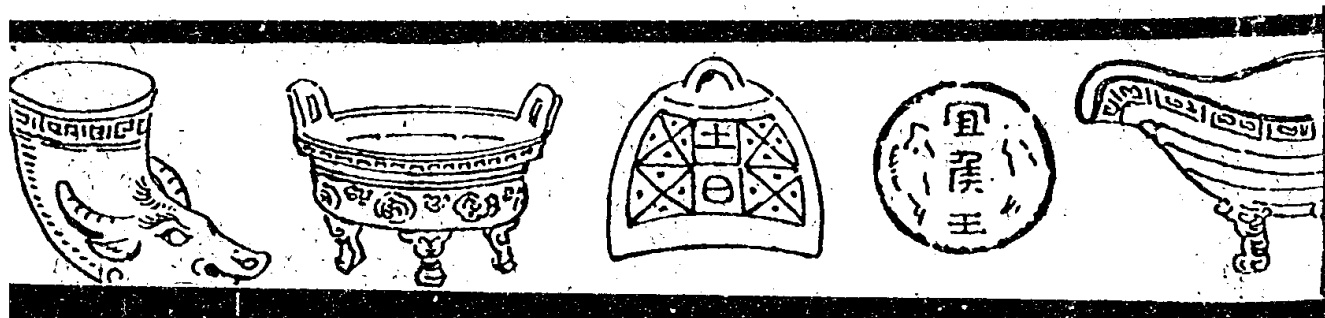


書叢史歷

史國帝汗思吉成

譯工孟林

行發局書華中





L' EMPIRE JAUNE

DE

GENGHIS-KH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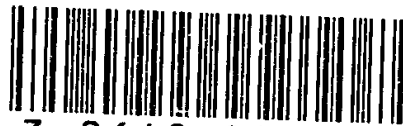
by

Joachim Barkhausen

林孟工譯

成吉思汗帝國史

中華書局印行



3 0649 2247 3

原序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大戰，窮源溯始，原是歐洲洲內的事件。它却一變而為世界大戰，則因為整個世界的運命是操在歐洲手裏，及世界的形勢是由歐洲決定的。大戰以來，還不及二十年，而世界的政治面目已經改變了。在今日，倡言世界運命是繫於太平洋之說，幾乎是說明一種普通的思想。歐洲的新戰爭很可以不牽動世界其餘各地，而歐洲呢，雖然坐在四圍鞏固的營壘裏，却難於不過問太平洋的戰爭。因為，在今日，歐洲的運命是繫於東半球事變的進展，而歐洲將從東半球的事變裏決定它的永久形勢。

不管如何，我們開始習慣於這個新的狀態，而并不像舊時代的國人那麼天真的相信世界的中心是與市場的中心相符合。可是，如若我們想到過去歷史的重心絕不是永久的在歐洲，或許我們對於眼前經過的事實將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我們將加緊武裝以應付未來的威脅。直至十五世紀末年為止，在政治上，歐洲似乎是處於無所偏袒的旁觀者的地位，恰如它在地理上所處的地位一樣：面積有限而傍於亞細亞大地的一個半島。白種民族之開始得到勝利的前進，乃在層出不窮的發明當中，在這時代，他們幾乎降服了整個世界。然而，即在這個時代中——到於今不過相隔了二百五十年，有一批亞細亞的軍隊竟然威嚇

了維也納的門戶。歐洲霸權的時代——前後不過五百年，似乎達到它的末期，我們已經看到盛極必衰的起初幾種徵兆了。

中世紀歐洲的大事，我們知道很清楚——往往也不甚高明；然而，在同時代，亞洲是過着一段範圍極廣大的世界政治的世紀，我們在這方面所知道的是極其有限。本書敘述蒙古帝國的歷史，預備大多數的讀者都能閱讀，它應當不僅限於擴大歷史的敘述，同時也應作為未來的齟齬。我們應當注意到亞細亞洲內沉睡着的政治力量。成吉思汗所資以建立其國家的思想，現在是還未消滅的。反之，民族思想的狂潮是洶湧澎湃於整個亞細亞，從博斯福魯（Bosphore）以至黃海，人們正在從新播種過去昌盛時代的傳統觀念。少年土耳其將其國會喚作「庫魯兒台」Korultai。當年成吉思汗即以這個名稱給與他的帝國大會議；在西亞細亞的土耳其人民中，滋長了驅逐以色列外族及在法律上以「蒼狼教」代替舊國教的運動，而這個「蒼狼」也就是成吉思汗的部落始祖。

在最近幾年中，曾有若干敘述成吉思汗傳記的著作為首的應推哈羅·蘭伯（Harold Lamb）的傑作。這些作品，大概都採取了小說的體裁，僅僅注意蒙古帝國創造者的身世。將地面各國之最奇特和最廣大的國家的全部歷史寫出來，我們覺得是更有需要的，而這個國家的宗教，經濟，軍事的面目，都在這部歷史裏據實表露出來。

蒙古史的材料來源，主要方面是分屬於中國、亞拉伯、亞美尼亞的紀年史，如非專門學者便不易閱讀。但有一批研究家，經過多方努力後，曾審查過這方面繁難的材料，並將之集中起來。第一部應推何威士 (Henry H. Howorth) 之分訂四冊的「蒙古史」，次為法國人多桑 (D. Ohsson) 及喀恩 (Cohn) 的著作。我們也曾利用愛爾特曼 (Erdmann)、漢默、浦格斯塔 (Hammer-Purgstall)、格魯塞 (Grousset) 的研究——他們會繙譯了蒙古王子撒難薛禪 (Sanang Setsen) 的紀年史，我們也利用了優爾 Yule 及其他著作家之關於馬可孛羅遊記的研究。

約阿喜謨、巴克霍森序

成吉思汗帝國史

法文譯本序

短促而眩耀不可一世的蒙古戰功史，實爲普通大衆所未知悉。即使有談到的，而蒙古戰功的樞紐，却因其羅列了自相矛盾的細事和次要的事蹟，而淹沒於瑣屑的傳聞中了。本書的特色即在於從紛紛亂絲堆裏揭露了其中的線索。一般所持的論據都不免有着另一種缺點，即它們都僅根據了軍事史的形態，即是說，僅囿於蒙古史的外形。本書則着重於它的內在生活和他的精神上的來歷：以與鄉村及都市的固定生活相對立而言，這乃是游牧生活之最後的昌盛時代，這個游牧生活，在沉淪於今日半死滅的狀態之前，曾達到它的最赫赫炎炎的形態；特別可異的，這個游牧主義，較之孔教，佛教，基督教，以色列教，還是處於珊蠻教（Chamanisme，即西伯利亞東部及亞洲極北部之一種極其淺陋的幻術教）的地位，而無論在何處，它每遇到了它們，都一一壓伏了他們。這些事實所以不會被人知悉的原因，或許是爲着蒙古騎士的活動中心是較近中國而不近歐洲，雖然他們也曾飲馬於亞德里亞海（Adriatique）上；而在那個時候，中國的進化是遠在歐洲之上，任何地方她都比歐洲進步，且爲文化的高峯；所以，如不做效中國，即要將中國打倒——在我們看去，凡是中國的文化，應視爲獨立發展的一個萌芽，但是早熟的萌芽，有着動力的限制，即

是說，與歐洲文化相形之下，它是先天流產的。

然而，除了文化的事蹟外，蒙古史又是一個種族事蹟史——不論是有心的或無心的，這個論斷便使我們非闡發和確定那裏面所包含的意義不可了。本書著者在談到蒙古政治集合體——它是隨各種時代而變遷的——的時候，總是說：蒙古種族。我們在譯文裏，每次遇到這個字眼用得適當的時候，即是說，在大部份的場合中，總要保存這個字眼，理由是如下：我們西方人是屬於歐羅巴種（彼此都屬於大歐羅巴種或白種）；蒙古的民族則構成了大蒙古種或黃種的核心。在這兩種之間，則有着突厥種族，我們不如把它叫做「韃靼突厥種」(Turco-tatar)，使之不至與土耳其的奧士曼理突厥種(The Osmanli)相混，後者僅占着一小部份。那些韃靼突厥人會好幾次列入蒙古政治集團裏面，或甚至居於領導份子的地位。可是，韃靼突厥種或中央亞細亞西部的土耳其種(Turanism)，在種族上，到底何所歸屬呢？在這個問題上，人種學家的見解各相懸殊；多數人是把他們列入蒙古種裏，其餘的則認他們為歐羅巴種。我們則以為韃靼突厥人的全體是構成了一個地方的集合體，而非種族的集合體，其中有若干單位（例如謙河 Tenissei 河源的索伊奧特 Soiete 民族），確是真正的蒙古種，其它的單位（例如突厥斯坦的乞兒吉思 King-昆 民族），是介於蒙古種與歐羅巴種之間，最後其餘的單位（例如奧士曼理民族），則屬於歐羅巴種。但是，像韃靼突厥族的語言與蒙古的語言，雖然相隔很遠，却有着親屬關係；像在那些歷史事變裏，這兩個

民族，或全部的或局部的，往往只構成了一個民族；像在肉體上，比較帶蒙古種成分的韃靼突厥人是多於歐羅巴種的韃靼突厥人，且占據了較廣大的地面；末了一點，當我們在已有的典籍上受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而又須無論在這個界限之那一方面用一個字眼加諸這個民族身上，因此，我們就很有理由的說，在人種上講，韃靼突厥人就使不是蒙古人，至少總屬於蒙古種。可是，對於蒙古人主張，或對於有人替蒙古人主張，將凡多少類似他們的民族都冠以蒙古種的字眼，這實有着更精確的一點，可以解釋其中理由。也像金粟色的北歐人為歐羅巴種典型之最特殊化的術語，也像北歐人每遇有表現他們性格的地方都認為他們勢力之表現一樣，蒙古的蒙古人——而不是其他如中國人的民族——雖然在程度上沒有這麼劇烈，也實為從烏拉山延至麥哲倫羣島之廣大人羣的人種典型，即一般所謂最純淨的但實際上是最特殊化的典型，而成為我們人種學者所喚作大蒙古種的。換句話說，蒙古人在大蒙古種裏所扮演的脚色，恰是與金粟色種人在大歐羅巴種裏所扮演的脚色一樣，而範圍廣大的蒙古政治世界的本體之具有一個人種的事實，總而言之，乃是我們基於上述解釋，在談到蒙古人身上的時候，而可一般的引用人種這個定義的理由。

可是，這蒙古人與蒙古種的名詞的產生，就如本書所闡述的，是依賴於創造這個蒙古功業的人物本身，即是說，依賴於成吉思汗身上。因為，為蒙古民族的歷史曲線的來源，同時又為其最高峯者，乃是這個人

物。而他的成功是那麼偉大，且是偉大過於所有各洲和所有各時代中任何其他人在這方面上所得的功。遂使蒙古民族之最微末的後人，也永遠追念他的功績。雖然這種情形是有其離奇的地方，我總可舉出親見親聞的證據來。在一九二〇年，我曾與北部蒙古人相處。當我們提到他們用以餉客的燒羊尾時候，他們就追念了當時紅白兩派的鬥爭，另有兩種關於本書歷史题目的回憶，就永留於我的腦際了。沒有一個夜晚——我在第一天很感覺驚異，當我的主人們圍坐於火盆四周，彼此用蒙古語對話的時候，他們沒有不談到成吉思汗身上。另有一個事實是關於卍字形的記號，這個象徵并不是某一個地方和最近某一時代的專有物，在幾內亞灣，蘇丹，歐羅巴，整個亞細亞，太平洋之外，直至舊墨西哥，我們都可找到它；蒙古人常常摹繪卍字形的記號，我曾從他們那裏得到一塊磚頭，在那上面有着兩個用金屬嵌的卍字形。當我問蒙古人怎樣稱呼這種記號的時候，我所得到的回答是說：這是一「成吉思汗的記號。」

有人說，成吉思汗帶有一部份金栗色的容貌和淡色的眼睛，這就是說他身上曾帶有金栗色種的因素（註一）。然而，這并不可以說成吉思汗所以成爲偉大人物乃靠在這種因素；他所擁有的金栗色種的成分，或許與其它金栗色種因素毫不相干。在各國家裏，當我們看到許多偉人，譬如帶了黑種的因素，我們雖則相信對這點尚有疑問，但總可問道，這某幾個偉人雖不是靠於帶有某一種族的血統，但是否靠於某幾種極不相同的血統的混合——這個話的意思絕不是贊成全部的人民採用這樣異種交合的辦法。

成吉思汗及其後人的歷史是又一次告訴我們說，時勢是人創造的，或許事變是無可避免的，但它之所以如此，實羣衆深使之然；因為，無論事變是如何的任人宰制，而宰制之者總是那些偉大人物。成吉思汗爲偉人中之偉人，他的非常不世的成功，一部份是靠於這一個事實，即他擁有一批出類拔萃的伴侶，就是說一批舉世無匹的將帥，這個事實是屢現於歷史上重大時期，或無寧說靠於這個事實才有重大時期之產生。任何騎士都不會獲得如速不台(Soubotai) (註1) 所曾有的功績，他曾四度馳騁於高麗與布達佩斯(Budapest)之間，他曾於歷時兩年的轉戰中，遍歷阿富汗、波斯、亞美尼亞、高加索、俄羅斯，且一一使之降伏，而這種種戰功不過是以二萬騎兵得到的，但這二萬名騎兵個個是鐵鑄心膽的！

這種種戰績，顯然是不能倚靠部落的力量而得到的。蒙古的軍事嚴格組織的研究，可使部落的傳說不復存在，而其中最可驚的一點，即蒙古騎士經過一個地方後，僅留下幾名代表，後來就沒有叛變情事之產生。這是因爲他們事先已用空前的恐怖手段來撲滅叛變情事了；人們往往說恐怖是沒有絲毫作用的，但當他們將被侵服的人民祇留下百分之二——這種情形是時常有的，我們就可以說他們的目標是達到了。蒙古騎士似乎早已努力實現尼采的紮刺圖士特刺(Zarathoustra)的教訓：「你要強硬，強硬像金剛鑽一樣……你要知道，除了懦弱外，無論它是叫做缺德或道德，什麼都不是真的，什麼都可以做的……。」

人類學專門學校教授喬治·蒙丹頓(George Montandon)序

(註一)關於成吉思汗的容貌，中國史籍裏有着簡單的記載：「初，黑韃部形貌短矮，惟太祖（成吉思汗）雄偉，廣額長髯，臂垂過膝……」

(見魏源元史新編卷一太祖本紀。)成吉思汗的父親也速該又稱爲乞顏特孛兒只斤，據新元史的解釋，「孛兒只斤，突厥語譯義灰色眼睛，蒙古以灰睛爲貴種也。」(見柯劭忞新元史卷一太祖本紀。)——譯者以下仿此。

(註二)速不台一作雪不台，元朝秘史作速別額台，宋濂舊元史誤爲二人的名字，并爲之分立速不台，雪不台二傳。

成吉思汗帝國史目錄

| | |
|-------------|-----|
| 原序 | 一—四 |
| 法文譯本序 | 一—六 |
| 第一章 緒論 | 一 |
| 第二章 亞細亞的面目 | 八 |
| 第三章 蒙古地勢與人民 | 三二 |
| 第四章 鍛鍊者 | 四八 |
| 第五章 法律 | 七二 |
| 第六章 強敵相遇 | 九三 |
| 第七章 西征 | 一一五 |
| 第八章 黃昏 | 一四五 |
| 第九章 成吉思汗之子 | 一七七 |
| 第十章 成吉思汗之孫 | 二〇八 |

第十一章 功行圓滿……………二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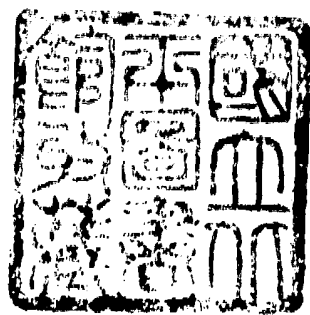
第十二章 崩潰……………二六〇

成吉思汗帝國史

第一章 緒論

一個游牧小部落的年輕首領，從亞細亞廣大荒原之某一地點——那時他應須天天僅以維持生活的目標而奮鬥；忽然下了決心，爲他本人及其民族，而出發侵略世界。到過了五十年他雙目已瞑之後，他爲幾個兒子留下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任何人所絕未曾有的廣大帝國。當成吉思汗開始他的功業時候，他所要代其取得世界的這個民族，是還未存在。身爲孤兒，還在半童年時代，他所握着的無非是其卓絕的意志，其青年時代的毅力，及對其使命所堅持之不可動搖的信心。然而，大家全起來攻擊他一個人：從他的鄉隣及他部落的同伴，個個都像對待一個牲畜似地窳辱他，擄去他的年輕妻子，偷走他的幾頭羊馬，卽如擁有數百萬臣民之強有力的皇帝王公，對他無不如此。他這個小子，他這個荒原中被人輕侮的無出息人物，那時還不認識後來爲其屬部的王國及他們的名稱，他却一一使之降伏了。地上許多大人物，往往在他們的寶座將傾覆於他的指上之危急萬分的時候，才知道了他的名字。

其他不像他那樣適合而也號爲「世界侵略者」的偉人，工作都比較成吉思汗容易。阿提拉 (Attila)，



即成吉思汗所尊崇爲他的祖先并爲後來他爭取統治權所藉口的合法憑據，曾以一大批移民的狂潮擁往西方，不過他總會遇過戰勝他的人物。凱撒會能利用羅馬政府所構成之精確的工具，運行絕佳的組織，但一到他染指皇冠的時候，這個工具便反過來把他打碎了。拿破崙跨了革命的戰馬而前進，而他的最精銳隊伍是一七八九年的思想，并不是由他創造出來的。在他功業失敗後，他雖仍保存殘生，但是以俘虜的身份而保存。亞歷山大是最類似成吉思汗的，他從其父親手裏承襲了世界上最精良的軍隊；他自己却不過是一個武人，且短命而死；在他死後，他的帝國不過維持了百年即告顛覆，而成吉思汗的子孫，在成吉思汗死後一百年，依然無可否認的統治了當時所已知的世界之五分之四的土地。

「亞細亞需要一個人物」這一句話——戰敗的拿破崙口裏所吐出的有名的話，在六百年前，成吉思汗已經使之實現了。

然而，在歷史上，並沒有不可思議的奇事。這并不是寬大的上帝願將地球奉送與這個偉大的蒙古人。在一個天才卓越的人看去，政治從來不過是可能的技術。唯有是有野心的好美的及有奇辯的人物，才想到不可能的事。或許，成吉思汗所遵循以攫取強權的路徑，如若我們祇管估量其表面上的情況和表面上的物力均衡，則將被視爲不合理的雄圖和不可思議的情事了。可是，它實比任何物事都合邏輯，都有計劃，成吉思汗之進行他的事業無非是靠著可能的條件，他之成立一切計劃無非是根據可能的條件。

當成吉思汗開始創業之時，他幾等於赤手空拳，他僅藉最貧乏的土地，來鍛鍊他的人民，使之處於主宰的地位。他事先并未注重於任何移民的行動及任何複雜的理想，他最初并未有完整的軍隊，也未有國家的機體。不過，他之創業，也并不是憑空出發的。他絕不像一個孤注一擲的賭徒和一個行險徼倖的人。

確然的，成吉思汗爲創造歷史的人物中之一個，且或是其中最偉大的人物。但是，他之所以成爲這個人物者，則無非因爲歷史創造了他。他感謝了歷史這樣的賜與，而力求理會歷史，詮解它的意義，聽受它的支配，且與以利用。他自以爲是它的繼承人和它的執行人。超出他個人的根基，培養了他的力量，因爲他并不是一個無來歷的篡奪者，而歷史是靠他來維持的。必然的，這種根基是比尋常的更深遠更深藏。而他追溯源流所遵循的路徑也是更難於認識的。如要尋覓統治世界的鎖鑰——這個鎖鑰是爲知道應用它的人而設的，在這種情形中，則必須一個非常的人物。越是有着手段高強和腦筋靈敏的人物，幻術者的神秘力量越是必需的，這種力量是足以明察寶藏的深穴和不可見的暗流的。

成吉思汗在亞細亞地上所暴現的寶藏與暗流，在當初開始時候，不過是夢幻而已。這是偉大過去之半神祕的傳統觀念，中亞細亞游牧民族之「千年王國」的幻想，被目爲曾經存在，且應當重新實現。傳統觀念與夢幻便成爲他的天才政治的可能條件，而他就將之做成了實際的東西。已死的過去與將生的未來，是成爲他對於現在的資料了。

德國有一位浪漫派作家曾說：「沒有夢幻力的人，就沒有生存力。」實際政治家的成吉思汗，在一個沒落的和自相摧殘的民族當中，不僅有著夢想他本身民族之統一與發揚光大的力量，但同時有著逐漸實現這些夢想的力量。他呢，血中燃燒著他的種族得天獨厚的信念，最初却須以火與劍強迫他的種族，使之承認他個人在這個種族中的偉大地位。這是因為他的理性和他的志願的力量是不在他的夢幻的力量之後，所以荒原的無家可歸者却一變而為「成吉思汗」，即是說，「最強大的君主。」（註二）他在血統中所得到的歷史遺傳，曾使之能夠成為有其種族自覺心的人。

而且，成吉思汗并不曾一時一刻忘記了他所由來的地方及他所資以創業的唯一條件。他呢，一手推翻了世界，但絕不敢絲毫更動這個唯一的東西：他的民族的習慣與法則。他曾冷酷地使亞細亞洲服從他的約束，猶如他自己之服從這個法則的約束一樣，即使有時他須償付了他的肉與血的代價。出身於盛行着千年不斷絕的習慣的世界裏，他是一個血與理性的保守者。當他彌留時候，他對兒子們所講的最後幾個字是說：「遵守法則！」他的兒子們會遵守法則，結果帝國安如磐石，而且輿圖擴展，國力強盛如舊。但一到他的孫子們違背了法則，帝國便瓦解了。

設使我們撇開不提成吉思汗之荒原故土的地質及其習慣，則無從認識成吉思汗了。他所表現於我們眼中的，與其說是一個有個人特徵的人物，無寧說是一個種族和一般游牧生活之超人的化身。在他身

上，集合着——這當然是歷史上最後的一次——純粹中央亞細亞游牧生活的盡所有精力，後者是達到了無可言喻的偉大程度，而使整個世界的面目發生變化。世界的均衡是又一度中斷了。歷史似乎從此後要追隨一條新的路徑，并決定了反對定居民族，反對農業民族，反對「文明民族」而贊助時刻前進的野蠻民族，贊助游牧民族。

然而，這已經也太晚了。這一個「失之太晚」便是成吉思汗的計算裏唯一的錯誤，實則這個錯誤也是他所不能糾正的。唯一獨尊的志願——即使他是成了像上帝那麼強大的人物——雖很可以一時的掌運時代的車輪，但總不能使之遵循一條反過來路徑。最重大的歷史恐慌是過去了。游牧者的夢想——即將整個大地成爲唯一的遍佈牧羣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人的篷帳之草原——總不會完成。蒙古人從此後人數是太有限，徒勞無功，空費心血，而爲遠道侵略所吸引。敵人在第一次奮擊中所不能以武力得到的，他却以消耗精力的戰爭得到了。文明則以超越游牧人用爲手段的武器攻擊成吉思汗的後人。後者的明哲精神却消滅於亞細亞各種宗教的紛爭中了。縱慾和酗酒便剝喪了蒙古人的精髓，到最後，他們拋棄了法則，後者恰是唯一以力量賦予他們的和在他們馬蹄所到之處保護他們祖國的。成吉思汗的思想現在是被違叛了，他創業的基本力量是被撲滅了，因爲他的法則是必須區別蒙古人與其被征服者，并須使蒙古人穩居統治世界的地位。從此之後，無論他們是當時被打敗被趕走，或是如在印度和俄羅斯那樣，

還能在外國的寶座上維持了好幾個世紀，并從北冰洋到了赤道，還能打了許多勝仗，實則兩者是无所差異的。他們已不是成吉思汗時代的蒙古人了；他們絲毫不知他們的大首領與創業者當初所囑咐他們的偉大任務了。

成吉思汗及其後人的歷史是中央亞細亞游牧種族所主演的慘劇之最後一幕。這個種族，在前後一千多年中，曾離統治世界之日不過一指，而在十三世紀中，在一個天才領袖的超凡人的毅力之領導下，他們又一次舉行了一番驚人的擴展。在他們的地位登峯造極之中，他們自己消耗盡了，他們摧殘了世界，并使之增加了幾百萬的屍首，而收穫了一個新時代。

演出慘劇的地點是在亞洲。白種人不過感受了一番輕微的痛苦，顛搖於地獄的旁邊而自己不會看到。中國和伊斯蘭是扮演了反抗蒙古人的角色，最後則佛教確定了他們的運命。在鬥爭當中，亞洲是遍地荒涼與殘破，被犧牲的白骨纍纍，但歐洲與白種人則從中還有所獲。

不過，到了今日，歐洲的霸權是重新動搖了，而在另一方面，一個新的亞細亞是由衰弱的睡眠中覺醒來了，在這時候，我們應當回憶歷史裏幾乎被人忘記的那一頁，它逐漸重新成爲一個愈來愈可憂慮的目前之事。

(註一)武進屠奇氏「蒙古兒史記」第三卷成吉思可汗本紀會集各家論斷註釋「成吉思可汗」的意義如下：

「辣施特云：「成」爲堅強之義，「吉思」爲衆數，亦猶哈刺乞縛之稱「古兒汗」——「古兒」普也，「古兒汗」衆汗之汗也。
洪侍郎（按即洪鈞）云：西人嘗查萃衆說，以考「成吉思」名稱之義：一曰，「成」大也，「吉思」最大也；一曰，即天子之義。別有
蒙古人云：即位時，有孔雀飛至，振翅有聲，似「成吉思」，故以定稱。撒離薛禪云：有鳥鳴聲似「成吉思」，鳥集方石，於石中得玉印，
印背有龜紐盤龍形。一曰，「成吉思」即「騰吉思」，言海也。西域人費志尼之書則云：曾遇蒙古知掌故者告我，昔時有闊闕出
Kököcu（按闊闕出爲一珊瑚，後以放言無忌，爲成吉思汗所殺）其人似有前知，冬令極寒時，裸體而行，大呼於途，謂聞天語：將
界帖木眞以天下，其稱號爲「成吉思」。別無解釋。辣施特修史則有釋，其言曰：「成」爲力量堅強，「吉思」爲多數。當王罕滅
後，闊闕出即創此論，迨虎年即位，以「古兒汗」曾爲札木合竊號，不驗時即敗，故廢「古兒汗」名稱，而從闊闕出之首，稱「成吉
思」（見蒙兀兒史第三卷第一頁註。）又按柯劭忞「新元史」太祖本紀，也有下列記載：「先是有巫者闊闕出——蒙力克
之子也，自詭聞神語，界帖木眞以天下，其號曰「成吉思」。羣臣以札木合僭號「古兒罕」，旋敗，乃廢「古兒罕」不稱，而從闊闕
出之首，尊帝爲「成吉思合汗」。國語：「成」爲氣力強固，「吉思」爲多數也」（見新元史第三卷第一頁。）——譯者下同。

第二章 亞細亞的面目

人類所居留的地方，可賦予居留其地的種族與人民以一種特色。所以，一個地方的政治歷史便是它的地理和氣候的結構之一種忠實的影像。這個法則就是歐洲史與亞洲史之根本差異的原因。

歐洲幅員褊小，它雖是分裂為許多國家，但從某一點到另一點，總沒有不可逾越的障礙與界限。所以，歐洲很早就開始表現了使汎歐羅巴歷史得以構成的那些因素。在它的地面，各部份之互相接觸，便迅速的產生了。某種程度的重大事變總不能限於某個地方，它們不久就在整個歐洲裏發生反應。就使有兩個大山脈，亞爾卑斯山脈和庇里尼斯山脈，也不能構成界線，而逐漸被制服了，因為海洋的溫和氣候減削了許多它們的險要。海岸線之充分的發展與地中海的安全環境，在極早的時代，就已經促成航海業的進步，這就大量的增加歐洲各地互相交通的可能性了。

設使我們認定在歐洲各民族裏面，極早就有固定生活和各民族分立的一種劇烈的傾向，但其中總有許多壤地相接的土地之存在，使他們各資以繁殖的根源不至枯竭。正像一個流通瓶的構造一樣，在歐洲各部之間，每次發生變故後，又重新恢復均衡。這種情形的結果，是在歐洲發生了一種共同的命運和一

種包括整個歐洲的進展。不過，各小部份表現了彼此相當差異的形態，以制止歐洲完全集中的傾向之占了優勢。

亞洲的情形則完全不同。在亞洲各地之間，天然設立了許多隔離物，將它分裂成了那麼複雜的狀態，而我們之使用亞細亞「洲」的名詞，幾至不甚相稱，更無論「亞細亞洲史」的名詞了。不過，這塊大地的各部份雖是黏在一塊，實在講來，它們各部份所共同的地方，可使它們互相結合起來的成分，是不及其使它們彼此隔絕的成分。亞細亞是受了一種政治地理的法則，一種離心力的作用所支配，它們從亞洲的核心發作，不使各地聯合起來，也不使之互相對立，但却使之分化。

我們一看亞洲的地圖，便可認識亞洲史過程中所遵循的法則與傾向。

在亞洲的中部，盤據着一片廣大的山脈，後者向本洲各方面伸展它的支派。我們幾可用蜘蛛網來比照這種結構。西藏的高原構成亞洲的脊部，帕米爾——世界屋脊——構成頭部；從這個中心散發各地的山脈，就等於獸之四足。在這各山脈之間，伸展着亞細亞地面的各部份，廣大的流域和廣大的平原。它們都受了江河的灌溉，所有那些江河全是發源於中央高原的脊部及其側部的。

在印度那一部份，東北界喜馬拉雅山，西北界與都庫什山。這兩個山脈是發源於帕米爾的。印度那三條大河：印度河，恆河及雅魯藏布江，都是發源於喜馬拉雅山的。

西藏高原之延長地，伸張如弧線的形狀，穿過印度支那半島，而以它的支脈展至巽他羣島。這些山脈完全隔斷了印度部份與中國部份。後者受了黃河與揚子江的灌溉；這兩個河流，也像印度支那之大多數的大河流一樣，都發源於西藏高原。

中國那一部份，在西北方，特別受了崑崙山及其延長線所界限。這個山脈，起於西藏的北邊，伸長至賀蘭山及其它各山，蜿蜒的穿過東亞細亞之一大部份。在這個山脈上，留有中國之萬里長城的遺跡，而它斜走北部，又重新達到高度很可觀之興安嶺，後者切斷了滿洲與蒙古。這個山脈使中國本部——即沿海各省及肥沃的流域——與大中華帝國之地面較峻而不易攀登的高原相隔絕。這些高原——主要的是西藏，新疆，蒙古——時常被概括的稱爲「上亞細亞」。

上亞細亞這一個區域，南端與東端是沿着中央亞細亞的山脈，即崑崙山與興安嶺，北端與西端則爲從帕米爾直趨北部的各山脈所限，最重要的是天山和阿爾泰山。這個地帶，完全與海洋隔絕，水量稀少，而在最大部份的地方，多爲拔海面很高的沙漠所佔據（如戈壁及塔克那馬康 Takla-Makan）。在多山的邊界上，有若干處所是切斷了，因而開了侵入較低下地方的門戶。

最後，從「世界屋脊」又向西部伸展了一派山巒，遮蓋了阿富汗，波斯，俄屬土耳其斯坦，小亞細亞等地之一部份。發源於帕米爾的錫爾河（Syr-Daria）和阿母河（Amou-Daria）灌溉這個區域，而且

越過那些沙漠而達到阿拉湖（Lac Aral 即鹹海）

湖泊大山脈，起於北海，經裏海，鹹海，巴爾喀什湖（Lac Balkach）以至貝加爾湖而橫穿亞細亞；這個大山脈的北部伸長至西伯利亞平原，這一個地帶是與本洲其它區域完全不同。那一片森林與草原的大地，像一個海似的，接觸着亞細亞多山各地的東邊，那些多山的地方就以西伯利亞各條大河傾注於這片大地。

這樣概括的將亞洲劃分為五個區域的結構，同時是決定了亞洲歷史的各種傾向和各種步調。

同樣的現象，幾乎恆久不變的重復照樣發生；在其中一個區域內，產生了一番强有力的政治動向，則經過若干起伏不定的階段和對敵勢力的鬥爭後，結果就達到了這個區域的統一及其嚴格的政權集中。在這時候，這個區域就經過了一段文明昌盛的時期。

然而，這已經是它的末日了。因為亞細亞歷史之無可避免的定律，和離心力的傾向，便在這個時候發生作用了。在它那裏面，同樣價值的組織沒有互相接近的可能性。曾經產生那些國家和那些相當重要的複雜文化的空間，是彼此相隔太遠，或為若干障礙物所隔斷，那些障礙物并不是交通的技術或軍事技術所能克服的。新的亞細亞大強國——設使它不與亞洲外的國家發生衝突——終久是回到自己身上來。這種孤立的地位對它是很不幸的。它促成了內部的繁殖，以後則重新演出了分離和瓦解的現象。這個亞

細亞強國，就或者陷於停滯狀態，或者退化，且因內部不斷的鬥爭而陷於分崩離析。

凡以同樣事變之不斷重演的事實來估量中國和印度的人，不免因屢看他們所遭遇的命數而感覺疲倦。唯有外國民族，多半是游牧民族，并來自上亞細亞或小亞細亞，干預了他們的國事，才使他們暫時興奮起來。

然而，這種接觸——是相當的稀少——也不能演成了各種勢力的均衡。有活動力的各中心，是彼此相隔太遠，亞細亞各區域簡直是個個各自孤立的世界。緊張情狀始終是潛伏的，逐漸累積，間隔了許久時間，直至可怖的爆裂發生起來。

最孤立的是印度那一區域。東部的喜馬拉雅山脈使之不能同中國發生直接接觸。興都庫什山是它之最脆弱的屏障，亞里安民族之移入便是踰越這個山而滿佈於印度。後來蒙古狂潮的最後一批波瀾之汎濫印度，也是經過同樣的門戶。在歷史上，印度本身始終是處於消極的地位。我們很可以相信印度的荆棘繁殖地及低窪流域曾誘致了一切外來勢力之潛入印度。在印度的肥沃高原上，亞里安之移動的和侵略的種族，受印度的氣候影響之下，却變成了固定的與和平的人民。印度於撇開了西北部的被侵入地帶之下，專心應付本身的內部問題；種族和階層的問題便居於首要地位；內部政治幾乎完全支配了印度歷史的過程。印度的軍隊不會從事於侵略行爲。

居留於中國區域內者，同樣是和平的，文明的和務農的民族。雖然中國歷史比較印度歷史起伏不定，其原因却不在於中國人身上。在掩護不得力的西北部邊界上的接觸，實爲中國歷史波盪不定的原因。中國對外政治之偶然的活躍，只可視爲上亞細亞之向黃河和揚子江各流域進攻所引起的一種反動。當中國人有時表現了侵略者的面目時候，他們的工作無非是在於防止北部和西北部的威脅。在這種情形下，他們的舉動可說是未雨綢繆的設施；中國勢力之遠展，至上亞細亞，完全是基於安全的需要。中國歷史往往發生了這個事實，即不是中國侵略了沿邊各地，而反是沿邊各地侵略了中國。在這時，新的主人翁——外族的人物，將他們原有的土地與中國人所支配的版圖合併起來，蒙古和滿洲就這樣的有一天成爲帝國。中國人對於侵入他們本族各地的外敵，歷來即以堅忍的和英烈的抵抗來對付，但他們絕不會認定北部和西北部各地是隸屬於帝國本身裏面。這些土地——可以說是殖民土地——的淪亡，並不會引起他們十二分的重視。中國的帝國主義並沒有存在。中國民族是藉本身來自給自足的。這個民族可從萬里長城之純粹防守的建築物裏，完全表現了他的性格。

關於亞洲大強國的政策，如中國和印度，配上了她們黏結於土地及其手工業的人民，當然是不在這個政策之列了。這個政治的角色是由其它兩個區域，即上亞細亞和舊亞細亞來擔任。地理上的結構便預先使這兩個區域成爲歷史的活動中心。它們都居於離平地較高的地方，並擁有向各方進攻的出口處。它

們兩個都被人口增加而土地貧瘠的事實所推動，而將它們的力量向外發展。沙漠和遼闊的荒原，不能像一個農作地方似的，成爲永居的處所。在那類地方裏，能够昌盛的是那些游牧種族，可以大有爲的是那些偉大侵略者。那是戰士民種的樂園，而他們在亞細亞歷史上的意義是很重大的。因爲這些民族能够通行無阻的踰越本洲的遠近各地及其險阻。亞細亞的精神，受了自然的限制，不得不與土地相黏結，但在舊亞細亞，尤其是在上亞細亞的游牧民族裏，即在能够使之活潑有生氣并使之產生實益的民族裏，亞細亞的精神是經過鍛冶了。亞細亞之所以生存於動盪與文化革新以及種種禍災的過程裏，乃是它的游牧民族所作成的。

米太人，波斯人，帕提亞人，以及那些新波斯人的強大侵略國，在其充斥了亞里安的移入民族後，曾昌盛於舊亞細亞。第一個白種人的帝國之成立，是在這個時候，她是由波斯人創立的，在那時代，羅馬國家還不過是一個小小城市而已。這個帝國的文化，幸虧是以農業與游牧的要素混合而構成的，曾閃出了五光十色的光芒；它包羅了歐羅巴，亞細亞，亞非利加的各種成分。波斯國家，那時是位於世界上最顯明的地點，曾力抗來自四方八面的攻擊，而不久後亡於亞歷山大的馬其頓人。每次遭逢災禍後，波斯帝國仍舊巍然復興，但她的最大成功，乃爲在上亞細亞的壓迫之下，前後好幾世紀，她始終能盡力抵抗。

到了亞拉伯沙漠的騎軍，在穆罕默德的綠旗之下，向東方猛進，而過於進化的波斯帝國才於更強壯

的游牧民族的奮擊下覆亡了。然而，在以民族立國的舊國家所在地上，却成立了一個以宗教立國的帝國。伊斯蘭的宗教指導地，便從亞拉伯移往舊亞細亞。現在，界限是泯滅了，唯有信仰會引人注意，而過去始終受壓迫的突厥各部落的血統，則和平的由上亞細亞一點一滴流到波斯的地面了。回教軍隊的最好隊伍，不久後，是由突厥各種游牧民族裏募集來的。突厥、波斯、亞拉伯的各種原素結合起來，而成了一個新的和卓絕的昌盛文化了。錫爾河和阿母河（舊史名爲雅查爾特河 *Jaxarte* 和阿曠斯河 *Oxus*）是個富饒而人口繁殖的國家的幹流。圍繞這兩河流的地域，即脫蘭索士安（*Transoxiane* 即河中府）和呼羅珊（*Khorassan*）各地，在那時候，是過着它們最昌盛的時代。不花刺（*Boukhara*）和撒麻耳干（*Samarkande*）則有了它們發達的市集與學院，灌溉的技術會使廣大土地可供耕種，馬魯（*Merv*）和里（*Herat*）兩城的人口竟達到一百多萬名。

在十一世紀及十二世紀中，這個回教帝國，是成了那麼強盛的國家，因而與耶穌教的西方各邦以重大的威脅。歷次十字軍的戰爭，就是在日出之地與日入之地的各國中間發生了一番新鬥爭的先兆。

然而，禍患却從遠東方面釀成。成吉思汗的游牧部落擁至舊亞細亞，搗碎了伊斯蘭的勢力，並且使這個地方遭受了那麼劇烈的蹂躪，使之永遠不能在這次禍變後完全恢復起來。上亞細亞，自從上古以來，始終做了純粹游牧民族的大本營，現在却完成了它之侵服世界的最後和最酷虐的努力。

富有勢力更替的動作，即我們所叫做歷史，是表現於農業民族和游牧民族的鬥爭中。依照這個鬥爭的需要，其中不僅有着各民族移止的事實，也有著各國家的興廢與各種族的混合與移動的事實。各種文化也從這兩個基本成分的調和而得到了它們特殊的性質。抑有甚者，耕種生活與游牧生活之混合，也就是文明的初胎。在人類生活之最低的程序上，於是成立了收穫生活的經濟組織——這個組織的定義就可由它的名目裏看出來。隨後，天時和地利的各種條件，又將這個經濟組織區分起來。一方面表現着游牧者和在高山放牛羊的牧人，另一方面則表現着原始的農民，後者就像在亞洲所尚存的若干種陳舊耕種形式裏，完全不知培育轆車和榨乳的牲畜。所有這兩種人民，游牧人民和耕種人民——前者擁有組織和強烈發展力的天才，後者能以他的勤奮和忍耐種植土地——都要經過一段遙遠的路程，以達到他們的經濟形式之高階段。榨乳牲畜之飼養，曾經過一段起伏不定的歷史，其程度恰與播種穀物方面所經過的歷史一樣。

文明人是從這兩方面進化之綜合而產生的；他聯合了這兩方面實質的價值，不僅使商人和工業家受其益，即從事畜牧的農民也同樣得到利益。

必然的，在世界上，保持其純粹形態的游牧民族，是逐漸消滅了。歷來，游牧民族是變為農民；他們以侵略者的資格來到後者身邊，而為後者所吸收所同化了。新的經濟方式是比原始的形態高明；純粹的游牧

民族與原始的農業民族到處都爲方法複雜的農業民族所淘汰了。

然而，在一種高超的形態下，游牧人民繼續生存於開化的人民堆裏。歐洲人的勃勃生氣與其發展的需要，是基於那兩種原始的成分之調合順利，即是說，在這種調合裏，充分呈現着動的本質。因爲，所謂游牧人民，是不僅限於獵人與牧人；其中也有海上的游牧人民，他們以水面代替荒原與沙漠。外輕團(Vikings)和諾曼底(Normands)(註一)就是屬於這些海上的游牧民族裏。征服世界之半的盎格魯沙克遜人種，身上就留下了一大部分的游牧生活的成分。撇開這個理由不講，則我們怎能解釋歐洲人的移殖需要，他們所持的理由往往不能表示移殖之必要性。我們很難於想像一個中國人背負行囊而周游世界。中國人可向外移殖，但不遠游異地。

在歐洲，我們到處找到傳自游牧生活的遺跡。那些遺跡曾在各國家的構造上和各民族的理想上發生作用，它們會流露於政治的各種原則裏，并確定了某一種人民或某一個種族的各種反動方法。

這兩種基本成分的混合，產生了自足生存的開化民族，而這個混合的程序并非不經劇烈的爆發和反動的衝突而發生的。在世界歷史上，這個程序製定了它的動人的定律，直到了耶穌紀元第十世紀之後。當那幾次各種民族大移動的時候，野蠻人與非野蠻人之間發生鬥爭，便成爲特別尖銳的糾紛。今日是已經成立了一種均衡，得到了一種穩定，但在現時代的糾紛裏面，仍然有舊日矛盾之存在，雖然是戴上了和

改用了其它種種的名目。

在歐洲，至少到了某一種程度上，這個混合會經在早期中實現了。當著日耳曼各民族移動的時候，鬥爭那麼激烈的雙方敵人都各已擁有那兩種基本的成分，而再經無多世紀後，歐洲便找到了其一定不移的位置。兩種成分之調合是那麼順利而鞏固的，因使歐洲不久就可伸手而掌握世界的統治權。

在亞洲，同樣的程序祇能緩緩的辛苦艱難的渡過，而從來沒有達到它的終點。亞洲土地之遼闊，與其本身的結構，妨礙了實際協調之成立。農業與游牧的彼此範圍是過於斬截的分隔開。其中往往發生了定居者與移動者之間可怖的衝突，而亞洲幾變成了枯血的。但上亞細亞那一方面，固然歷來不斷的供給新的進攻力量，總成爲純粹游牧生活的保留地，而不斷構成一個恆久不變的危機。緊張性始終存在着，而震盪亞細亞的暴風雨始終總不肯平靜。

到十三世紀，終於發生了一番可驚的輕減。結果是釀出了種種破壞的情事。因爲，在一方面，價值無可估計的文明因素，在這時期中，已經發生作用，在另一方面，游牧人民這次却擁有一個真正的領袖，這個領袖知道利用敵人的武器，組織進攻的力量，并由此發揮他的效能。

這個領袖便是蒙古人成吉思汗。在他心中，游牧生活的志願與理想是變成本意識的；他在動作上揭櫫一種明顯的目標。這個目標是說：蒙古人統治世界，整個大地全歸於游牧人！

十三世紀的暴風雨是開始發生於上亞細亞。這個地帶之鼓動推翻世界的力量，在歷史上并不是創見的。許許多多移動的民族已曾從那些高原下來了，因此有一時期人們曾認為上亞細亞是「人類的搖籃」。到今日，這個假定確是不能存在。我們應當承認各種各樣種族會各自出現於世界上各地點。

有一件事是的確的：設使我們認為波羅的海東岸各地是印度歐羅巴系種族的發源地，這個種族從此地週期的向南方進展，占據了歐洲，亞洲，非洲的許多土地，則上亞細亞及繁殖其地的種族，在舊世界的東部，也扮演了同樣的角色。直至有史時代，歐羅巴和上亞細亞似乎是地球上移殖的兩個僅有的中心。歷來是從這些中心出現了擁有火山爆發力的民族，這些民族是處於侵略者的地位，橫壓了幾乎完全消極的其他民族。再進一步說：雙方敵人的力量往往互相切截，而世界史可作為兩個種族決鬥史，他們帶領了各個的幫侶，而爭奪霸權。在這個鬥爭中，上亞細亞的代表者占了上風，直至中古時代的末期，若與上亞細亞的活躍力，在世界上所鼓動的事變相形之下，歐洲的歷史簡直是墮乎其後了。到近代大航業發展後，天平才傾向歐洲方面，從此後，歐洲以其地理上形勢較亞洲的大陸廣土多占優勢。

上亞細亞種族之着手移殖於大地上，是已經遠在冰河時代。烏拉，阿爾泰（也叫做芬魯，烏格烈安）系種族的代表者之達到歐洲，乃約在耶穌紀元前二萬五千年。拉本人和愛斯基摩人便是這個種族之最純粹的後人。（註二）這個上亞細亞種族之與一種歐羅巴種族混合，便產生了東波羅的種族。（註三）在那

時候，或許亞細亞土著也曾取道北極地帶而進入美洲，那時的北極地帶當以與今日不同的氣候條件而被他們所制服。比較人種學會在亞美利加土著與亞細亞土著之間發現了彼此有關係的明徵。（註四）

至於烏拉阿爾泰系種族在亞洲各地之有史前的殖民事業上所處的地位，我們到今還未明瞭。關於上亞細亞游牧種族的初期史材料，我們也不很多。在這一點上，中國的紀年史是我們唯一的材料來源。然而這個來源並不豐富，因為中國人不甚注意人種學。

中國人說，在我們耶穌紀元三千年前，他們從西方來，占據了陝西地方，那時遇到了「北方野蠻人」（按即北狄）。從這個時期起，中國整個對外政策的形態是以其與那些野蠻人的關係為標準。在其初，國人絕未說到那些野蠻人的人種結構及其組織。他們祇將後者名為夷狄，將後者的主要駐在地限於滿洲，蒙古及新疆各地。我們不能在中國人與烏拉阿爾泰人之間證明出一種世系的關係來。這個關係設使存在着，也無非是遼遠的，他們應於極古一個時期彼此分離。他們彼此的文化狀態是大相懸殊的。加之，在與北方游牧民族相形之下，中國人則擁有一種單音的語言。

在中國人所飾以不甚好聽的名字之上亞細亞各種烏拉阿爾泰系民族中，最有勢力的是突厥，韃靼及東胡各族（後者為滿洲人的祖先）。這些民族也與西藏人，高麗人及日本人有某種親屬關係。至於蒙古人——我們先應特別說明，還不能夠列入這一個表裏。他們從來不曾以一種種族的地位存在着，而這

個小部落，第一次於耶穌紀元後九百年以「蒙古」的名稱見於史冊，他們好像僅為突厥韃靼種族的無數派系中之一支。屬於這個部落的成吉思汗，後來以一番隆重的舉動，將他上亞細亞新邦的一切各民族飾以「蒙古」的名稱。所以，我們不能說有蒙古民族，更說不上有蒙古種族。這單是因為東方的人種混合，於中古時代中，在蒙古領導之下，進入歐洲的視覺範圍之內，所以一個統治者小集團的部落名字，竟被採用以指明一切黃種民族。

在人種學立場上，企圖細分烏拉阿爾泰系的游牧種族，這無非是一番徒勞無功的嘗試，至少在這個種族未從高原下來的時候。各部落是那麼頻繁的自己移動，或和平的或激烈的互相混合，因此，從這一世紀到那一世紀，他們的名目及其居留的地點都與前不相符合。如若游牧民族的範圍移至中國的東界，這不過是說朝代及人民之一個表面的階層有所更迭而已。在上亞細亞那邊，生存的，移殖的，鬥爭的，建立了若干王國的及擾亂了四鄰的，究其實，總是那個同樣的烏拉阿爾泰系種族。（註五）

在耶穌紀元前十二世紀，中國人遇到了一個特別強悍的敵國。從這個野蠻的國家，不斷的來了焚燒擄掠的侵寇，一再進入中國內地，中國人便將這個國家名為「匈奴國」。

約在耶穌紀元前一千年，匈奴曾達到其極盛時代。或許，在那個時候，亞里安種族之向舊亞細亞和印度進展，曾影響了前隊趨向西方的游牧各部落，而將他們趕到東方來，因此發生了更猛烈的從上亞細亞

擁入中國的事實。

前後一千年中，中國人之抵拒匈奴，祇見其難於應付；一時匈奴曾占領了中國一大部份的土地。到後來，中國在一個新朝代的統治下強盛起來，終於壓倒了敵人。就是在這個時候，耶穌紀元前三世紀，中國進行了萬里長城之偉大的建築。這個防禦物是被認為將來可替中國本部防備北方和西方的入寇。起初，長城會盡美盡善地實現了它的目標，而且它構成了那麼良好的軍事行動根據地，因而不久後中國人便反守為攻了。他們有系統的出兵征討亞細亞。約在耶穌紀元前一〇〇年，藉巧妙的進兵，他們切斷了包圍他們的大堆匈奴。東方各部落幾乎全部殲滅，而殘餘人衆便逃到貝加爾區域的山中。其他各部落的一部份，便如內蒙古各部落，被勒迫居於萬里長城裏面。這個措置的目的，是使那些馴服的游牧民族，隨時代的轉移，改變為守護中國邊境的友人。後來，中國將一個天才政治家的計劃施行於西部匈奴的廣大人衆。

為使那些部落的力量不得近於帝國邊界起見，中國自己統兵大舉侵入西亞細亞。中國軍隊的進展曾達至裏海東岸。統兵官甚至要進攻波斯羅馬大帝國——中國人認這種帝國是半屬傳聞的；這個理想曾使他的新兵隊大見興奮，但是中國皇帝却在恰好進兵的時候制止了這個行動。

耶穌紀元前一世紀和紀元後一世紀都是不利於各游牧民族的。羅馬、波斯、中國這三大帝國到處進展，且牢守了她們的邊界。遷徙無定的各部落所擁有的地面，顯見縮小了。然而，在中國遭受失敗的結果，便

使歐洲受了影響。前後一千年中，是西方壓迫了上亞細亞；現在則產生了恰恰相反的現象。中國推動了各游牧民族；他們便散佈於俄羅斯南部荒原的廣大地上。截至那時候爲止，匈奴的戰線是對着東方，現在却突然轉向西方了。上亞細亞的一番輕微動作，便可使掀天波濤汎濫於歐洲。

有了一天，蒙古各部落，在中國壓迫之下，喪失了他們的自由和牧場，便捲起他們的帳幕而出發。匈奴就像風起雲湧似的聚集起來，率領荒原的習於游動羣衆，而向西方前進。在離開東方時候，他們名爲匈奴，現在以匈奴（Huns）的名目出現於西方了。他們一直進至歐洲，并壓碎了居於歐洲東部的各民族。這種衝突便由那些民族傳至已改向南方移動的日耳曼各部落，而歐洲各民族之向外侵略便受了打擊。

在卡塔羅尼亞平原（Champs Catalauniques）敗績之後，匈奴人退居於多瑙河平原。侵入歐洲之上亞細亞游牧種族的第一個帝國因而建立起來。她的確不會存在很久，爲的是她祇有着動力，而沒有靜的力。量。然而，匈奴人的本色仍留存於匈牙利的馬札兒人（Magyars）身上，而在其後幾世紀間，馬札兒人便是擾亂歐洲的一個主體。在遠東方面，人們沒有忘却騎士民族的統治會一直擴展到多瑙河平原。

匈奴人侵略歐洲，曾產生了一種更重要的結果。即是在匈奴人退出之後，仍然在縱橫於歐羅巴和東亞細亞之間，留下了一批連續不斷的游牧民族。這些游牧民族，彼此連繫着，像水流似的，從此後將東方的每個動靜溝通着。不僅是在事實上成吉思汗曾利用了這個狀態，他并且由此推出其統治世界的理論根據。因

爲，在十二世紀，上亞細亞不再同匈奴人時代那樣，濫費了幾百萬的民衆。過去各民族動作所造成的地位，對於傳統的蒙古政治家，是再重要不過的。

中國不會享受悠久的安寧。在帝國的西北部，又形成了一個新強國，這一次則是受着一個突厥領袖的領導。這第二個上亞細亞的游牧國家已經現出了一種強硬的組織；她遠非游牧部落之一種集體所可比了。牧人與獵人之艱苦生活，曾鍊成了固有的道德律，國家的力量就是恰當地倚靠於這個道德律上。新強國是以哈刺和林（Carakorum）爲都城。這個位於西蒙古的荒原都會，後來在成吉思汗與其後人的手裏，會重新昌盛起來。

在這個時期中，中國內部分崩離析：她失了抵抗外敵的能力。她的藉分化以統治的上亞細亞政策，遇到對立的游牧部落中之一個，差能超過其餘的部落時候，便不能發生作用了。這個可慮而常動的種族之有了集合於一個本族領袖下的傾向，那時是已實現了。不久後，突厥民族所建立的帝國，便將其活動範圍擴展到整個中國北部，她奄有了起自太平洋以迄波斯王國東境的版圖。俄羅斯南部荒原的各游牧民族，匈奴族的殘餘，屈服於來自東方的接觸之下，而都加入動作裏面。他們以阿乏爾人（Avars）的名目出現於歐洲，汎濫於巴伐利亞與德意志，直至易北河（Elbe）爲止。他們復修阿提拉（Atila）的堡壘，到兩個世紀後，才被查理大帝（Charlemagne）所永遠戰敗。那時候，在愛察爾（Etsel）堡壘裏，發現了竟使歐洲市場發

生黃金跌價情事的寶藏。

這一次，突厥人不僅以在東亞細亞擄掠及肆行攻擊而感覺滿足。游牧民族所具有組織和創建國家之驚人的能力，即他們所以多多強過於其他亞細亞民族的地方，在這裏第一次顯明的表現出來。在他們新國家裏，他們將秩序整頓好，并建立了一種世界政策，而其鋒點是指向西方。

條耳民族 (Touraniens) 與 伊蘭民族 (Iranians) 的積仇，曾在突厥與波斯邊界的錫爾河之劇烈戰鬥中發洩出來。不久以後，除種族的仇視之外，又須加上經濟的糾紛。那個有名的「絲路」，即自西徂東的商隊要道，的確也可以同樣的從波斯或從突厥領土經過，波斯人曾有組織的擾亂這個交通。有一天，他們在邊界上破壞了突厥族一個商隊，突厥人自然不能坐受這種世界貿易安全的侵害，何況這個貿易乃是財源。

他們派遣代表前往拜占庭，求與東羅馬聯盟，東羅馬與波斯的夙怨也是他們所知道的。這個聯盟的目標，便如他們所特別與以標明的一樣，應為保護和便利自由貿易，合兵征討波斯以恢復秩序；突厥允許援助羅馬以抵抗任何敵人，并希望在波斯從事反抗期中，將商隊路改經俄羅斯南部荒原；雙方應訂立通商條約。的確，在六世紀，極大批的中國商人曾經出現於拜占庭。

然而，拜占庭人已不是大外交家了，他們聽任突厥人所貢獻的非常機會脫手而去。其實，他們似乎不

大高興同那些野蠻人沈湮一氣，而那些野蠻人并不是耶穌教徒。他們守着一種依違兩可的政策，無光榮可言；而且當突厥人要求代價時候，他們則設法推諉。到了突厥人終於明白他們不必要替羅馬人冒險的時候，他們於表現怒色之下斷絕談判了。

而現在呢，乃由他們發出條件。他們先出現於北海和倭爾加河（Volga）在那裏確定了他們對於同宗各部落的統治權，并在羅馬人面前占領了克里米亞（Crimee）。經過如此的掌握了北方通商道路後，他們立刻封閉了波斯邊界。他們宣布說，唯有避經波斯領土而取道於北方通商路徑的貨物，他們才許其運入東亞細亞。

到六百年後，類似的事件發生的時候，成吉思汗重復採用突厥的政策。東方與西方的衝突又是因亞細亞與波斯的經濟糾紛而重新爆發起來。

在七世紀，突厥大國的國力開始凌替。在東邊，復盛的中國一時能够擺脫游牧民族的羈勒，而且在上亞細亞各部落中播弄是非。但是，西方卻發生了新事變，而變換了舊世界的面目。

伊斯蘭帝國（Empire Islamique）在亞拉伯誕生，駭馳電掣的迅速擴展，不僅展向西方，同時也展向東方。波斯王國之力抗羅馬與突厥的同時進攻，已歷許久時候，現在於伊斯蘭突擊的威力下，陷於破毀了。亞拉伯人不僅占領了伊朗本部，同時且奄有突厥人繁殖極盛的河中府。當地人民，於武力脅迫之後，皈依

了伊斯蘭教。

新的宗教帝國之處在近鄰，便對於突厥人民發生了範圍廣大的結果。波斯人資以抗拒東方而築成的種族屏障，現在失陷了，而烏拉阿爾泰的血統便如波濤似的以和平手段傾注於舊亞細亞。高擎穆罕默德的旗幟——在這個旗影下，祇要接受這個先知者的教義就可成爲主宰者——以侵略世界的企圖，進到奇富的西方與繁華的羅馬的希冀，在這個感覺其東方荒原的祖國日形狹隘的人們心中，未始不發生了作用。過幾十年後，突厥的傭兵已經稱雄於報達(Babylon)城中，即伊斯蘭的都會。當地人民極力訴苦，因爲這些半野蠻人放肆招搖街上，無法無天的蹂躪人民和店肆。

由是，在伊斯蘭教之下，烏拉阿爾泰種的居民顯著的發展了。現在染上了亞細亞的血者，不僅爲俄羅斯南部與西比利亞之一部，而舊亞細亞也在其中。在另一方面說，許多部落之皈依伊斯蘭教，結果使種族裂成爲兩個對敵的營壘。俄羅斯南部荒原的游牧民族信奉穆罕默德的教義，而因爲這個，他們失去其與亞細亞祖國的關係。突厥人由來對於宗教不甚重視，對於教義是完全無所可否，長成於自由放任之中，而爲他們祖國東部的一種幼稚的天然宗教的信徒，現在於西方，同皈依的日耳曼人一樣，變成了新信仰的護道者，就如兒童似的那麼馴服。不久後，他們成爲伊斯蘭的傭兵，並且爲外族的教旨而犧牲他們的血。

後來，當成吉思汗於憑藉匈奴人的神話和突厥國家的組織之下，企圖使種族重新匯合起來的時候，宗教問題便成爲他的最大障礙。蒙古的全部政策須集中於這個問題的解決上。因此產生了一番慘酷的宗教戰爭，而在民族意識不會壓倒宗教理想之前，種族却失掉無數寶貴的血了。最後分析起來，蒙古的意欲所以終歸失敗者，便是基於伊斯蘭在信仰與種族之間挖掘了一道不可超越的鴻溝。宗教的裂痕，未始不是危機重重，現在就增加在亞細亞地理的裂痕上了。

七世紀的興亡變化，還產生了其它的結果。在過去若干世紀中東方與西方所連結的政治和商業的一切關係，現在一下子斷絕了。不問是非，仇視世界貿易，頑固的封閉它的邊界，而將政治與圖改爲一個各邦聯合的鑲嵌圖案，伊斯蘭便安處於歐羅巴與亞細亞之間了。溝通俄羅斯南部的烏拉阿爾游牧各民族的天然橋樑，同時也斷絕了。

在其後幾世紀中，中國同上亞細亞的鬥爭續演不輟。來自北方的危險，像一種惡魔似的壓迫了中國。唯有使用挑唆，暗算，賄賂的精巧政策，才可使中國還能免於危害她的惡運。中國皇帝往往向其北方鄰人納幣，以求享受相對的安寧。挑動某一部落以攻擊其它部落的老法，始終是有效的。然而這個方法要使中國人供給軍械與金錢，且降而作了與游牧人民聯盟的行爲，這就造成了一種新的危機。野蠻人便跑到中國學習；他們到中國越來越多，而他們所學到的是遠在中國人願望之上。這個廣大而富饒的國家的軍事

弱點，逐漸露入他們眼中。後來，他們不僅想做中國的嘉賓，而要做中國的主人翁，這個企望是逐年加烈。到最後，中國分裂為兩三個政府，導成了各皇帝藉游牧民族的援助而自相鬥爭。各種事變的發展，恰恰如羅馬所遭遇的一樣，後者曾召日耳曼人來幫助——而後來日耳曼人便反客為主了。

到了一天，終於產生了無可避免的情事。野蠻人攘奪皇冕，而任何人都無能阻其坐於天子寶座上。在十世紀，常常應召來援的滿洲部落契丹，侵略了中華帝國之北半壁。他們建立了遼國，其統治所及，則自滿洲以迄河南省之南境。

野蠻人之侵略中國，這確然不是第一次。一直到這個時候，祇要經過了幾代，就可使新主人翁完全同化於中國，或使之陷於隨後容易掃除的那麼疲弱程度。然而，到這一次，中國却無喘息的餘地。游牧民族的鮮血不斷的從亞細亞傾瀉下來，北方各部落發生了騷動，已經為着爭奪中國而自相攻擊，而不耐煩的等候他們的時候降臨。

在十二世紀初期，唯一具有漢族朝代的南中國，即宋朝，召來東胡系之女真人以抵抗契丹。但是，這等於「前門拒虎，後戶進狼。」新同盟者固然趕走了契丹，但當契丹剛剛向西北方匿跡的時候，女真人便確實的古居了中國北部，而建立了本族的金國。南中國的皇帝祇得任其所為而已。

在十一世紀與十二世紀中，亞細亞擾亂愈形愈烈。整個種族是在出發中，縱然在這個時候，他還未

有確定的目標和共同利益的自覺心。各部落不斷從原產地向外移動，不停的穿行廣大地面，從西藏，帕米爾以至日本海。唐兀之西藏佛教的剽竊爲業的國家，擴展到了黃河上流。前曾建基於中國北部的契丹，突然出現於伊斯蘭帝國的邊界，在錫爾河上，並建立了一個新王國。在西戈壁裏，由那些耶穌教徒領袖的指導，建立了一個游牧民族的大國；這便是那有名的「若望神甫 Pretre Jean」的王國，其名望曾達到歐洲，且受聶思脫里教派（按即景教）的修士所感化。外蒙古成了一個沸騰的釜鑊。因此，上亞細亞的人民不斷的增加，且聚集於邊界上。然而，那些邊界的防衛，是從來沒有那麼薄弱的。中國是日趨於分崩離析，她的半壁山河已經被人侵略了。在舊亞細亞方面，做了亞拉伯奴隸的突厥傭兵，曾產生塞勒朮克 (Seldjuks) 王朝，這個朝代曾在伊斯蘭的輿圖裏成爲真正的主人翁；他們坐在蘇丹 (Sultan) 的寶座上，並對報達的哈里發 (Calife) —— 他們正式的宗主 —— 發號施令。

各種條件都成熟了，祇等候一個人物降臨，以重建匈奴族與突厥的事業，重擊阿提拉之五條黑馬尾的大纛，並以領導再興的種族盡力走上那些偉大先人所走過的路。

(註一) 外輕國爲斯干的那維亞海盜，曾於十一世紀十二世紀間剽掠歐洲。諾曼底亦來自斯干的那維亞，特別是來自挪威和丹麥兩地。他們爲著名的海盜，強悍無比，剽掠所及，東至君士且丁堡，西至英法兩國。

(註二) 法文譯本附註：愛斯基摩與拉本雖然兩者都居住於北極地帶，但無論在文化上，語言上，或肉體上，却各有完全相異的單位。以肉

體上的差別言，愛斯基摩可視同原始的蒙古種，但拉本則屬於原始的歐羅巴種，雖然他是帶了蒙古種的顏色。

(註三) 法文譯本附註：東波羅的系為金栗色種的無數支系之一。北方派可稱為金栗色種之表現特顯的派系，他們有着金栗色的毛髮，軀幹修偉，面部較長，而次北方派也包含無數支系，其中就有東波羅的一系，後者有着金栗色而彎曲如亂麻的毛髮，中等的身材，面部較廣，鼻子往往帶凹形。

(註四) 法文譯本附註：亞美利加土著人，就使說是來自亞洲，但比愛斯基摩先到其地。亞美利加土著人可算為今日尚與從前蒙古種人的水準相當無甚差異的代表者。

(註五) 法文譯本附註：著者原書是說「烏拉阿爾泰或芬魯烏格烈安的種族，」但後面這個名詞實不切當，此乃純粹基於語言學的價值上，而且因為芬魯烏格烈安各種語言是跨在各幫烏拉阿爾泰與東歐羅巴的人種之間。

第三章 蒙古地勢與人民

約在十二世紀末年，這次乃從外蒙古，向上亞細亞一切游牧民族，舉凡有血統，風俗及共同的過去歷史之關係的，發出全部集合的號令。外蒙古這個地方是產生烏拉阿爾泰系民族新運動之最合理的所在。因為它確實是上亞細亞的核心和烏拉阿爾泰系種族的神聖故鄉。這是一個崎嶇而荒曠的核心和一個神秘的教土，而得天然在四方面遍設了鐵甲的屏障。積雪的興安嶺與阿爾泰山圍護其東面與西面；在北面，羣山圍繞，直展至西伯利亞的冰原；在南面，戈壁沙漠構成了一個可怕的天塹。

憑着這種孤立的地位，外蒙古幾乎未曾受到外來的影響，幷保持游牧民族的精神及其生活形態到了最純淨的程度。無論是中國的精緻文化，或伊斯蘭之適合一切天然條件的理想，都不能在外蒙古發生鉅大作用。對外封鎖，周圍神祕，神聖羣山的白巔矗立於庫倫附近；斡難河（Onon）和怯綠連河（Keroulan）都導源於此，這兩河流後來便以成吉思汗的頭幾次戰仗和頭幾次集會而大著名了。在這些河流各地，這些山上，這些密林，以及這些荒原裏，無論在什麼時候，自由總是最劇烈的意識。即於六世紀處在突厥民族的統治下，外蒙古仍然能够保持着某一種自主權。

至少在耶穌紀元後頭一千年中，蒙古是亞細亞之牧地足以養活許多人民的唯一區域。這個地方是屬於北方典型的地帶內，在那裏面，人類仍然能够發展，而不至有因氣候過於溫和及物產過於豐富而陷於頹廢的危險。在這一類地帶內，才生存着最強悍的種族。

外蒙古的生活條件是極其酷苦的；唯有像鐵一般構造的人類，才能抵抗這種生活條件。不分晝夜，不斷地括着亞細亞的暴風。任何海洋都無從以其潮濕來調節這種狂風的酷烈，這種風的狂暴恰是像一切大陸風一樣。最惡劣的颶風是來自北方。它捲入貝加爾的積冰面層，侵入山地的森林，絞斷了或打折了松樹楓樹的華蓋，而且掃蕩茫無涯際的荒原和亞細亞腹地的沙漠，而其風勢始終不稍減。

從前，蒙古是爲一個大海所充溢；戈壁的鹹水湖便是海的餘跡。在第三紀地質時代的末期，當原始的人類出現時候，這個海已經乾了；可是，土地與茂林的一種強烈的潮濕，會使當地氣候爲之溫和。直至有史時代爲止，亞細亞中部的氣候條件，應大比今日所見的優良。沙漠則不斷的擴展。像在許多其它地方一樣，老慘劇在這裏演出：荒原侵吞了森林，而沙漠侵吞了荒原。強有力而愈陷愈深的沙，對於所資以爲生的面積不斷縮小的人們，祇能任其選擇屈服與逃亡，或爲尺寸的土地而奮鬥。

蒙古的居民不是從事農業的。憑藉鋤，鏟，水道，水閘以防衛被壓迫的地方，這種辦法是他們所鄙視的。他們寧願屈服於沙礫之前，渡其故土極見狹小的侵略者的生活。他們向外移動，以尋覓新的牧地。眼看他

們的草地爲沙所掩而不能動作，他們却變成了地上最能向外發展的和最能作戰的民族。土地所賦予他們的兇慳吝，游牧民族愈向空間發展。

離海遠實是蒙古的不幸。那些河流，經過短短的行程後，就一大部份在荒原中乾涸了，因爲蒸發的力量是遠比年中雨量劇烈。在這個地帶的北部，有如貝加爾之大溢地可處於海洋的地位，但物產最豐富的所在，並不是這個地方。貝加爾湖淹蓋了同瑞士一樣大的面積，并有與亞得里亞海幾乎相等的長度。除此之外，這個湖泊絲毫不像其在歐洲處境較優的同類。圍繞貝加爾湖四周的山峯，終年積雪不消，而在半年中，它的水面凍結極其結實，俄國人有一次竟然能够在冰上鋪設一條鐵道。湖裏的暴風濃霧，使漁人視爲畏途，因使人認其中爲魔窟。

山嶺也不是比較安全的地方。在山谷裏，藏匿着泉源和池泊，它們水面發出一種酷烈的硫磺氣味。不毛的高峯遍佈着不連接的岩石，它們堆成了不整齊的稜椎形狀。風吹到這些亂石堆裏的時候，便生出一種雷聲的空響。有時，一堆石頭崩塌，壓沒了人，并將羣熊從洞穴裏趕出來。許多奇形怪狀的岩石，很像打鐵砧石的形態，散佈在各處高原上面。當地人民叫這種石頭作「成吉思汗的磨石。」因爲他們說這個蒙古偉人自己曾在那上面磨礪軍隊的箭鏃和刀劍。

逐層降至南方，山脚下伸展着一片荒原，其先還散佈着樹林和山岡，再往後去，則地面濯濯而平坦。樹

木不生，路徑無有，四圍無阻，一望無窮，這個荒原便導人作流連忘返的馳騁。黑色而作尖形的游牧人篷帳散佈在地面上，有的獨自孤立，有的集聚一處。整羣的牛、羊、駱駝緩步喫草，整羣的馬疾馳過去。再向南去，豐饒的牧場變成了鹽質的荒原，再過去，就是真正的沙漠。戈壁由此開始了。

這個高度的沙漠，有地方是鹽質沙漠，是拔超海面一千公尺及一千公尺以上。像一條長帶似的，從西南伸展到東北，切斷了外蒙古與內蒙古，且由此切斷了亞細亞北部與中國。前往北京的商隊，須在庫倫與張家口之間，度過這個可怖的地方。在前進當中，駱駝備嘗了飢渴，因為在戈壁沙漠裏可以說無從找到草料，而水料幾乎全是鹹質而不可喝的。稀有的甜水源，則是常常凍結了。

在它的魔鬼蠱弄之下，這個鬼域地方纏人至數星期之久，而往往不使之得到解脫。蒙古各城堡裏的白骨及其淹埋沙中的殘跡，都可證明過去的慘劇。黑色的圓錐形山嶺矗立在天空中；它們的側面像磨光雲母石似的閃耀着。許多光耀的石頭，遮蓋着深暗色的沙礫；那是瑪瑙質暗色雲石，白玉石，紅玉石。這一塊，那一塊，到處閃耀着晒乾的鹽泊，通通白亮的。

在這個戈壁地方，黃沙白雪，旋飛天空，寒冷的驟雨將地面變成鹽水窪，人畜都可淹在那裏面。魑魅魍魎會作人聲，昏夜裏誘致商旅，使之迷途失道，人們因而彼此告誡，必須燃火走路，且須攜帶術士同行。

戈壁，它又是：蒙古軍隊同中國對抗的集中地點。當他們騎士，飢渴得半生不死，終於達到了沙漠的南

境時候，在他們貪婪的眼中出現着中國，山青水綠，可愛而豐饒，擁着取之不盡用之不窮的寶藏。

*

*

*

*

*

蒙古氣候是像它的景物一樣的酷苦。一月中的平均氣溫爲零下三十度，這與格林蘭 (Greenland) 的等溫線相符。然而，在七月中，平均溫度爲二十五度至三十度，實與非洲的情形相髣髴。四時的氣候就是這樣相去極遠。

夏天是酷熱而乾燥，往往起了害人的暴雨，其中雨水并不多，但却引來括沙的颶風。在這時候，沙土穿透一切衣服，且鑽入皮膚毛孔裏。每次呼吸都成爲一種苦事。在好幾小時中，不見天日，白晝變成昏夜，方向無從辨別了。

在八月中，秋季已經開始，降了夜霜與寒冷的驟雨，在這個尙可忍受而爲期短促的秋季過去後，冬季來到了。那是西伯利亞可怖的嚴冬。

空氣是一種如刀裂的寒氣，而且非常的乾，使皮膚龜裂，如受鞭打而發生的樣子。可怖的暴風雪之後，繼之以暴風沙的酷烈。在幾分鐘之間，凡是超出地面的高地，人畜，都披上了一層凝冰。途中行人，在五步之外，就看不見東西，而且冒着受暴風雪所窒塞的歷久不斷的危險。所以在西伯利亞各城市裏，到冬季，逐戶結着一條繩，預備在起暴風的時候，人們可以按着繩子向前走；往往有人在離自己家不過幾尺的地方，總

不能達到，而死在那裏。游牧人們稱說在這種暴風裏，馬會變瘋了，他們將這種暴風喚作「馬昏風」，同時也喚作「黑風」。

對於不在當地生長而習慣的人，這個地方簡直是一個地獄，它祇有一個愉快的季候在短促光陰中過去：春天。到了春天，太陽射出來，氣候和煦，暴風停止，流泉解凍而重新流於林中。整個荒原變成了一個五光十色的花海。「開花的草地」是游牧民族語言中之最美麗的字眼，固然他們語言少有可以入詩的表情語。凡是可愛的東西，他們都喚作「開花的草地」：他們的英雄，他們的良馬，他們的身穿華服的少女。春天荒原的花卉，同時也是上亞細亞一切氈毳生產之永不磨滅的圖案。每年年份是開始於草地開花的時候。若干原始民族不以追隨日月來計算時候，但僅根據春天來計算。有人要說出他的歲數，就說：「從我出生以來，草地曾開花若干度了。」因為，在他們可憐的人生中，這是最重要的事件。當草地開花的時候，各處帳幕都向太陽大大的開放，母牛生子，馬則恢復雄姿。從開花的草地，各部落又出發了，或從事上山放牧，或從事新的戰爭。

*

*

*

*

*

帳幕和馬背，便是游牧人的故鄉，因為，照蒙古的俗諺，是說：「人生於帳下，死於馬上。」這種氈製的帳幕，名為「蒙古包」，黑色而作六角形，用木架支持着，可於半小時之中拆下，裝上一輛牛車裏運走。裏面的

傢具是很簡單的，幾張皮套的木櫈，一個貯藏幾件有價值東西和女人宴會華服的木箱，幾尊小家神，以及烹廚用具。

牲畜爲游牧人唯一的財富，他們生存的需要都取資於此。牲畜的皮毛是供作衣服，被毯及蒙古包建造材料之用。皮是用以製造甲鎧、楯、鞋、餐具。骨和筋則用以製造種種器具，并作製造軍械之用；獸糞是最佳的燃料，因爲在荒原裏柴是很昂貴的。他們的食料幾乎全部是動物。蒙古人說：「草是供給牲畜的，牲畜是供給人的。」至於獸肉的數量，他們並不難得到來源。他們也喫有病的或甚至於壞的牲畜，并不怕食狗、貓、老鼠。祇要是獸肉，都可以食！不管它是生的或熟的，是晒乾的或燻的。他們用手喫東西，用刀在口邊切肉。他們將油膩漬滿的手揩在靴子上，因使靴子老是新揩油過的。

蒙古各民族將牛奶酪煮過，向太陽晒乾，製成了一種堅硬而可久存的食品；髣髴與歐洲的牛酪餅相似；在旅行中，他們攜帶這種乾品，將它融化在水或茶裏面，可以迅速的改成一種滋養的食料。酸的馬乳可製成一種可醉人的東西，名爲「庫蜜斯」（Koumiss）。少許的黍和野蒜，幾是他們唯一的蔬菜。

皮衣是貼身穿着，按照季候，或正穿，或反穿。冬季時候，他們往往套穿着兩件皮衣。婦女的衣服幾乎完全同男人的衣服一樣。氈製的帽子，高而作三角形，是用一條打結的布作帽紐，繫在額下。笨重的皮靴，前頭是尖的；走長路是不方便，而在騎馬時候，它則有絕好的效用。

因爲一切蒙古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在馬鞍上過生活。在這個產馬的地方，沒有人步行出門，就使是最窮苦的人。馬的數量之多與其品質之良，是蒙古人所最可自傲的。王公們往往擁有十萬匹以上的馬羣，他們愛使其毛色一律。馬的身段，普通是很小，而不足以眩人，但它却是非常富有抵抗力，背脊豐厚，習於一切困苦。在游牧民族的神話和故事裏，馬所居的地位，至少也有人所居的地位那麼重要。

男人祇管戰爭和狩獵。狩獵便是戰爭的準備，并可代替戰爭，而狩獵的動作，召集各部落一致參加，就像出發作戰的動作一樣。設有一人不能隨衆出發以殺人或殺獸，他就懶昏昏的躑躅在蒙古包裏，沉醉於「庫蜜斯」。如果他有力量，也沉醉於燒酒。嗜酒乃是蒙古民族的敗德。另一種敗德——實則在蒙古人看去反是一種美德——則爲不清潔；而不清潔這個敗德享有幾成宗教的一種崇尚，因爲有着無數宗教儀式的禁條之存在，提倡清潔的效力便減至極微。

這種崇尚不清潔之最有力的解釋，是在蒙古精神活動所在的環境上。有些牲畜，爲着某某種平常的理由，不喜歡水。因爲不斷與牲畜接觸而深受其影響的蒙古人，何以不至產生同樣的感覺呢？始於牲畜而終於牲畜的人們，每日在牲畜身上觀察，學它許多東西，便往往與它同化了。譬如牲畜擠乳，應數量多而歷時久；同樣的，蒙古女人乳哺小孩，直至小孩長到五歲，如乳過多，它們便拿去出賣。

牲畜爲不拘何物不拘何人的錢幣本位。同樣，按照他的用處大小，人可視同一匹馬，或一頭駱駝，或一

頭小牛人的價值是以其用處大小爲標準。如果在戰爭中，擄來的人是太多過於牲畜，則無用的人便被屠殺了。其餘的人，婦女及工匠，則像一羣牲畜似的，被趕在前面走。在這個民族的道德觀中，淡泊主義與功利主義是處於顛倒地位。蒙古人的質朴是等於動物的質朴。凡是有利者都是好的，凡是有害者都是壞的。人們想從爲生活而鬥爭之酷烈的定律裏推演出一種倫理來，則不能選到比這個更好的榜樣了。對朋友的忠誠是必需的和應遵守的，同樣的，對敵人的狡詐也應如此，對着敵人的關係，則最神聖的誓約也無遵守之必要了。人類倫理的法則，是導源於某種來世的事物裏，開化的民族憑藉那些法則而企圖在生死的鬥爭中輸進了某種定規，在蒙古人方面，則那些法則毫不存在。他們所不同於牲畜者，則不過是能自覺的運用自然所貢獻的器械，而且運用最精。到了一個強有力的人物能够指導衆志向唯一的目標前進，上述那一點便可使這個民族強過一切敵人了。社會所強制加於個人身上的各種聯繫和各種限制，祇有在共同行動上明顯的表現其所呈獻的利益，才能得到他們的承認。理想是減低至嚴格必需的程度。從來沒有違反實際需要的一種動作或一尊神聖偶像，能够活動於蒙古人心目與實際之間。他們尊奉「人形獸」爲神，對完完全全的牲畜，也將統治世界的權加於它的身上。

在這種情形上，他們並不表現一種非常的行爲。他們的性格乃是游牧生活所要求及所資以形成的性格。一個原始的社會，需要原始的人和一種原始的道德觀。到後來，他們鑽進了文明的複雜迷宮而且加

入了那裏面後，他們的理想和他們的道德觀同時都發生變化了。他們變成善良，軟弱，敬神，健訟，誠實的人了。他們將理想混作實際，格言混作本能，天混作地。像他們那種天真的動物性，事實上不能一跳便跳過幾千年，因此他們失掉了一切方針，從最強的一變而成爲最弱的了。在戰場，他們壓倒了一切其他民族。然而，一到了他們同最文明的民族并坐賭輸的時候，他們已經處在下風，因爲他們就沒有賭輸的方法。的確，要遵守那些方法，同時又不要失其眼力的優勢，則應具有文明人的一切敗德和虛僞。當蒙古人說假話的時候，他們是說假話，他們說真話的時候，確看出是說真話。同時說真話又說假話，同時注意天又注意地，以犧牲爲下注，這種技術，他們不能在那麼短促時期中一一學到。

蒙古人會須在幾十年的過程中，跳過了半動物的幼稚時代與盡美盡善的亞細亞文化彼此相隔離的階段。在世界文化史上，這一種移動事實及其不幸的因果，再也看不到更好的例子。

同自然發生實利關係到了那種田地的人們，不懂得宗教的運用。他們認來生不過是今世的繼續。所以他們對於死人，供給了食物，裝鞍的馬匹，日用器具的做造品，甚至於死人的妻子，一一都埋在地下。他們心中有一個看不見的最尊神聖，但他們祇向他禱求平安與長生。家神是應可滿足日常生活的各種瑣屑事的，這些家神互相嫁娶，生育子女，每頓飯中，他們也有份，即將食物磨擦他們臉上。

帳幕中的共同生活，往往包含一個在父親支配下的家庭，是代表着民族的社會結構裏的組織單位。

王公們計算他們臣民的數目，不是根據每一個人，而是根據每一個帳幕，各個帳幕再合起來而構成了部落集團。婦女擔任着照顧家庭和牲畜的工作，她們是居於相對崇高并受人尊重的地位。多妻制是一般盛行的制度；但是，在產業與繼承的問題上，第一名的妻子則居於第一列，她的兒子也享受同樣的權利。大家庭的集體情緒可由下述事實最奇特的表現出來，即在父親死後，兒子們可娶父親的妻子為妻——他們的生母除外。同樣的，兄弟可娶寡嫂寡姊為妻。部落中的婦人及少女是不可侵犯的，性道德是達到了很高的水準。反之，敵人的妻女是無阻礙的，必成爲強姦和威服的對象。

繼統的王公，即號爲「汗」，是部落的首領，但是，他們對人民負責，往往因爲他們不會充分的以物質利益供給臣下，而被人驅逐或弑死。君主國約束那許多貴族的對立以及他們的傍系血統——因爲在蒙古最富有者有最多兒子，并防其私自更換。在蒙古，不像隣邦中國所發生的情事一樣，沒有所謂「天眷」或「皇統」的踪跡。對國家，像對個人一樣，是以有妥當動作以達到支配行動的目標爲原則。

* * *
關於他們的源流，蒙古各部落自述如下。

約在成吉思汗前二千年，經過一次兇狠的戰爭後，人民全部被殲滅了。唯存着一男一女；他們逃至一個人跡不到的山峽，峽外羣山包圍，高聳如天。他們留住那裏，且生了許多子女。經過許多世紀後，他們的子

孫蕃衍不息，竟能構成了一個新的大民族。到最後，山峽變成太狹小，不够養人，而牲畜也缺乏牧場。於是，蒙古人下了回到荒原的決心。

但是，他們不能找到先人從前來此的遺跡，而且他們多方探索，一切都無功效。狹窄的山谷便變成了一座牢獄，在那裏面，人畜都將瀕於絕地。

有一天，人們發覺圍繞他們的高山的裏層完全是鐵。於是，他們砍下了山谷裏的森林，將木頭堆在巖石旁邊。他們燃火燒了這個木堆，并用風箱來煽動火勢。火光沖到霄漢，不久生出一番那麼大的熱氣，竟使整座的山變成通紅的。不停地他們搬木頭來，使動風箱來煽火。山上的鐵終於鎔化了。鎔解的鐵，在向外流出之下，裂開了巖壁，而傾注於荒原裏。人們便從裂口裏闖出來。跟着鎔解的鐵，他們越過了高山，恢復了自由，而獲得了世界的統治權。

這一個善戰的和侵略的民族，乃用這種方式描繪其自己的歷史。可是，這個傳說，儘管在寓意的力量上是無可比倫的，而究其實，却無非是過去的實際情事之戲劇化，詩體化而已。「鍛鐵者之民族」的傳說——其實，上亞細亞的一切突厥種各民族都自命為這個民族的後人——乃與初期史中所發生的大事變有了關係。

在匈奴大國還未構成之前，在中央亞細亞方面，應有若干次重大的衝突，發生於烏拉阿爾泰種族與

另一個種族之間，後者或許就是向東方進展的印度亞里安種族。那些來自西方的各種民族，曾將蒙古人的先世趕到叢山裏去。但是，在同一個時候，他們隨身帶來了一種重要的發現：採鐵的技術。他們的軍器，即用了這個更堅利的新金屬質製成的，起初曾使他們打敗了各游牧民族。烏拉阿爾泰系各族因此被壓碎了，而其殘餘則逃往深山窮谷。後來，這各族也學會了採掘他們鑛裏的鐵與冶鐵的本領，他們由是能再同包圍他們的民族鬥爭了。

鐵的出現，在東亞細亞，像在那處各地一樣，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山岩鎔解的傳說，便是這個變化的象徵。鐵在烏拉阿爾泰系民族的歷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可由游牧人民之對這個金屬物作宗教的崇拜裏表現出來。匈奴人確確實實的崇拜這個東西，而成吉思汗，也像在他之前的突厥大帝國的可汗一樣，被崇奉爲「民族的鍛鐵者」。可是，這個名詞不僅是像我們歐洲人用於形容的意義上那樣。

*

*

*

*

*

在十二世紀，冶鐵術在外蒙古幾乎陷於完全停頓的狀態。鐵是那樣的稀少，祇有王公們方才可以用鐵作馬鐙。已存的數量不敷應付鎗箭尖鋒所必需的數目。中國皇帝嚴禁將鐵輸往蒙古——他們很知道其中的理由。到了中國使用鐵輔幣後，蒙古才能藉走私方法運入了大量的鐵。可是，這仍不敷應付需要。同時，西亞細亞兵器的輸入，特別是大馬色 (Damascus) 的那麼被重視的利刃，是幾乎完全陷於停頓。伊斯蘭各

國的政治混亂局面使商業陷於萎頓。而游牧人民將用什麼代價來償付這一個那麼貴重的貨品呢？

阿爾泰山各山脈及貝加爾湖區域確實蘊藏了豐富的礦脈——在那裏面，我們可看出過去儘量開採的無數遺跡。然而，在十二世紀中葉，開採的工作是停頓了。停頓的原因是爲着在那時候，在戈壁與貝加爾湖之間，發生了駭人的無政府狀態。游牧各民族分散爲無數的部落，不斷的彼此爭鬥；生活程度和文化水準都大見降低了。

這是游牧各部落的一個苦楚時期。蒙古是四方八面被強有力的各國所包圍，這些國家深曉堅護各個的疆界，以抗禦飢餓的草地各部落人民。大金帝國包圍了蒙古的東面和南面，它本身是由從前游牧出身的民族統治着，并養了一批堅強的軍隊，對於任何侵犯邊界的企圖，這個軍隊便以殘忍的手段與以懲創。在蒙古的西南面，唐兀人建立了半漢族半藏族之剽掠爲生的西夏國。末了一個是在蒙古的西面，這是契丹，他們自從中國趕出來後，建立了游牧民族之廣大的西遼國，她的勢力範圍是從阿爾泰山達到錫爾河，與回回各國接壤。

蒙古各部落的力量是遠不及這一切的敵人，至少在他們各部落仍處於渙散的狀態中。然而，團結行動的展望，可能性是很少的。草地不敷分配，而在境外又毫無方法可想，在這時候，他們怎能不自相爭奪呢？這些游牧民族，處處失其行動上的自由，不斷的自相殘殺。他們必需向外移殖。但是，爲求向外移殖，他們必

需打仗。我們也可以說他們因為打仗而移動，因為打仗是他們的常態和生活的意義。戰爭無非是表現着那些游牧民族的通常經濟形態，而他們却認和平為一種恐慌的狀態。所以烏拉阿爾泰系的某某種游牧部落的語言中，就用同樣的術語，來表現「移殖」和「刀砍」的意義。

所有各部落人民的夢想，乃在於取得良好的報酬下，替漢地的兩邊皇帝之一，或北朝之金，或南朝之宋，從軍打仗。他們的王公，無力駕馭其怨望的飢餓的游牧人民，也向需要他們的方面投效。然而，中國對於救助兵的需要，不是無限制的，而且經過最後數世紀的經驗後，她寧可不要以這種野蠻人當做嘉賓看待。由是，游牧民族捨在自己的地方戰爭外，再無其它途徑可走了。這乃成了一種悲慘的戰爭和一種悲慘的生活。為着幾畝的青草地，為着一條泉源，一對的母牛，或一塊那麼受人愛惜的中國綢，或許簡簡單單的祇為着游手無所事事，或為着不願任兵器完全長鏽，而人們打破了頭顱。

在十二世紀中葉，當成吉思汗——這個終於打開了監獄門戶的大領導者——誕生的時候，在外蒙古，馳騁着許許多多游牧部落。唯有在南部，才存在着一個游牧部落的大聯合，它統制了荒原，從阿爾泰山東面以迄戈壁。克烈族(Kerait)的可汗是做了這個大聯合的領袖。這個人物的盛名曾達到歐洲，他是「若望神父」的名字為歐洲人所認識。他或許同其游牧部落皈依了聶思脫里派的耶穌教。這一支教派，在前幾世紀因為發生分裂而與羅馬教廷脫離，受了羅馬的追逐，并被摒於教外，乃改向東方發展。在中央

亞細亞與東亞細亞，聶思脫里派擁有很多的教徒，單以中國來說，它擁有一千以上的教堂。不過，隨時間的演變，它的耶穌教義曾發生了奇異的變化。

突厥種之乃蠻 (Naiman) 部和畏吾兒 (Uigour) 部都位於克烈部之西面；他們已經稱臣於西遼的契丹。畏吾兒部是文化達到相對高明水準的民族，他們以其別失八里 (Bich-balik) 的都城與塔里木河 (Tarin) 的上游湍地，掌握了通達西方的貿易專利。

陷於無政府狀態最烈者，乃為外蒙古之東部。蔑兒乞惕 (Merkit) 部居於貝加爾湖，再往北去，乞兒吉思 (Kirghiz) 部還居在那裏。在東極端，當興安嶺的斜坡及在滿洲邊界附近，有着塔塔兒部的游牧地。「蒙兀兒」小部落的故土，應在於蔑兒乞惕部和這個塔塔兒部之間。他的勢力中心點是在現代庫倫城的附近。周圍的山嶺，幹難河和怯綠連河河源的區域，是馳騁於蒙古之一切部落的民族故土。

成吉思汗便是誕生在這些神聖的山中。

第四章 鍛鍊者

也速該 (Issougéi) 蒙古小部落的領袖，死於一一七五年。他遺下了一個寡婦和幾個未成年的兒子。他的長子帖木真 (Temoudjin)，在失掉父親時候，年僅十三歲。後來，他稱作成吉思汗。

在我們看去，且即在當時的中國人眼中，也速該充其量不過是一個盜魁和無賴的首領。然而，在蒙古，在他的伴侶們中，他總享有某種盛名并握有某種勢力。他是屬於那些最老的一個王公家族的派下，而他的祖先們，曾自命為那個著名的「蒼狼」(註一)的後人，在游牧部落的歷史中，他們已經常在戈壁北部扮演過重要的角色。

關於蒙古朝之靈異不凡的來歷，有一篇蒙古舊傳說敘述如下。

也速該有一個祖先，離家出征兩年後，有一天回到家裏，覺他的妻子是懷孕着。在他窮詰其妻子的顯然不貞行爲之下，他的妻子便述了下面這段事情以自解釋：「有一天夜裏，我正躺在帳中，還未睡着，有一道光芒從天窗射進來——這必然是一朵星發出來的光芒。它化成了一個黃髮碧眼的少年，而連幾次摸觸我的乳。從這個時候起，我便懷孕了。」(註二)

這就是蒙古皇室之神祕來歷的敘述，這一類敘述及復見於亞細亞各皇朝的許多神話與傳說裏，聖經裏面也可找到它的踪跡。

大家能够不驚異這一個英雄的世系是來自這一類的血統嗎？因此，也速該的祖父便被蒙古人尊奉爲民族英雄；在各蒙古包裹，各篷帳的火邊，大家傲然自得的稱述這個大可汗的歷史，他是那樣勇敢，竟敢拉了金朝至尊至大的皇帝的鬚，而不受懲罰。

這一番英雄動作的經過，實際是如下。也速該的祖父，恰如他那類的蒙古王公一樣，不過是一個窮無聊賴的，爲要維持他的生計，他便替外族效勞來賺錢。受了報酬，他就率其部落爲金朝皇帝打仗。打了勝仗後，北京朝中開了一番盛宴。在這個機會中，也速該的祖父不但飽吃了一頓，而且狂醉無度。他在這種形態下，并於朝臣驚駭中，竟然上前捋了皇帝的鬚。皇帝却寬懷大度，不以這種冒犯威嚴爲意。這個蒙古人便滿載厚賜和盛名而歸，而其驚人的行爲——他也知道善于利用——便大大的增加了他在游牧民族中的威望（註三）。

他的孫子也速該，即成吉思汗之父，也因替中國各皇帝出力而飽獲利益。他知道設法應付各強隣，并能一度集合二萬人在他旗下。這個游牧民族小王甚至能同戈壁的強主克烈部可汗，刺血結盟；他倆刺血流入杯中，和上酒，莊嚴的喝入口裏（註四）。

如上所述，也速該會盡力以圖改善其家族及其民族的境遇。然而，他的早死便使他生前一切努力成爲泡影，而其建立很好的政治基業立即崩壞了。歷來，蒙古人已是難於抗拒其強悍的鄰人，以保護其珍貴的牧地。在這種情形下，也速該的寡婦及其諸幼兒，能有什麼可以獻與那些鄰人呢？在蒙古人看去，利有輕重，對故朝的忠心，遇到無利益可圖的時候，就失其重量了。也速該死了，他的部衆逃走，而歸附於這個王朝的另一旁系，他們并且帶走了也速該的牲畜。

月倫（Iloun）元朝祕史作訶額命，元史稱爲宣懿皇后，死者的寡婦（註五），現在是處於絕望的境地了。失掉了牲畜，她和其幾個孩子便陷於飢餓之地；失掉了武裝的人，她便身臨荒原中一切危險。然而，月倫是一個有勇氣的女子。她不費腳蹩，跨上也速該的馬——人們留給她的唯一東西，而追逐逃走的蒙古人。她威嚇他們，痛哭，哀求，喚起男人應有光明正大的情緒，追訴她丈夫的功績。結果，有幾個人受了感動，率領一部份的牲畜回來。

最可怖的危險是離開了。現在他們總有喫的東西，總可防禦荒原的無賴。可是，保持幾個孩子的生命，這個希望是不多的。敵人很澈底的知道：也速該的兒子在世一日，就一日不放棄其做本部會長的合法要求。他是與他們勢不兩立的。追索小小帖木真的兇狠行爲是開始了。

所以，在那時候，這個年輕孩子已經處在全體利益的中心，且習爲拼命鬥爭的目標。他對於本身價值

的自覺心是天天增進。人們歷來不是怕強者攆強者嗎？在他這一類血統的後人身上，一個非常的運命不是保留着嗎？當他誕生時候，他手裏握了一塊血石。他母親會對他這麼講過。而且，他想到那個蒼狼，想到他祖先的始母之得胎不凡，想到他曾祖父及他父親的偉業，而他永是處於致命的危險中。小孩子心中是產生了廣大前途的最初概念。

不久後，他不想再做鬥爭的客體，而要做鬥爭的主體。他取得了小部落的領導權。而在事實上說，人們都屈服於這個孩子的意志下。月倫，以其做母親的直覺，承認了她長子的驚人的天才。他的諸兄弟（註六），要看出這個天才的明徵，結果他們也感覺他體力的優越。不久後，他在部落的青年中，找到樂爲他效死的朋友。他們無條件的服從他，恰如心地光明的青年之服從天生的豪傑一樣。

在這個年輕帖木真身上，是長出來了一種驚人的本色。他的外貌已經引人注意。帖木真的體格及其力氣，是在常人之上，他具有一個堂皇的高額。他的雙目炯炯，沒有其他蒙古人眼睛那麼大；他頭髮的紅光和他臉色的淡白，都引起當時人的注目。沒有一個人不看到他身上的天然華貴。他心中的安定，從來沒有失掉，即使在最危險與最屈辱的境遇中，這實使人爲之感動。

以這種種的特質，在這個時期中，成吉思汗的生活之可算爲高級王子的生活，是很勉強說得上的，而他所從事的鬥爭也毫無偉大和「羅曼提克」的表現。實則他及其大胆的伴侶，那時不過度着流蕩者與

盜賊的生涯。

有一天，他小部落中盡所有的馬——全數還不到十來匹——被人偷走了。留在帖木真手裏的，祇有一匹老矮馬，而在追賊途中，這匹馬不久就倒地死了。現在，這個蒙古族王子該兩腿跑路了！兩腿跑路，而在這一個地方，討飯的都有馬騎呢！他再不能墮落更低了。可是，帖木真得到了一個青年，也像他一樣，還在半小孩的年紀。他教這個青年從其父親的牧場裏祕密偷了兩匹馬，再同他一道追下去。這一手動作成功了。帖木真不但找回他的馬，他而且得到終身不離的一個伴侶（註七）。

又有一次，他落於他的死敵手裏。他便被人用蒙古法拖着走：一個重木枷架在他的項下。可是，帖木真奮擊他的守護人，以自己項下的木枷打破了守護人的腦袋。他逃走，跳入一個湖泊裏，幾乎在那裏淹死，因為那個重木枷妨礙他洒水。有一個蒙古人把他救起，而把他藏在草車裏。敵人們持鎗刺入車上的草，而帖木真却奇異萬分的安全脫險了。

他於十七歲那年結婚。那個少女，名為孛兒帖（Bortou），是也速該還在人世及其家族還在全盛時代所定下來的。在這前後幾年中，帖木真變為一個窮小子，而他的生命還比不上一條羊尾巴。然而，孛兒帖的父親，近鄰一個大部落的部長，仍守原議，不但是因為他答應了也速該，但也為着他看得起小帖木真的身份。

不久後，一片黑雲降落在這對年輕夫婦身上來。他們結婚不久之後，當那一次帖木真出外的時候，孛兒帖突然被蔑兒乞部衆擄去了。到帖木真回來，帳裏是空無人了。他自己知道，當一個少婦落在敵人手裏後，她將到了什麼光景。

蒙古人是不甚爲情感所動的，而且在風化的問題上，他們是不甚過受感觸的。帖木真知道自己忍耐。一到他有了能力，他立即出發攻討蔑兒乞部，儘量的砍下他們的頭顱，而他的年輕妻子搶回來。

孛兒帖救回來後，帖木真覺得他的妻子是懷孕了（註八）。在歸來的途中，她已於不毛的荒原上生下了一個孩子。帖木真始終不知這個小孩，他的第一個兒子，到底確是蒙古朝的合法儲君呢，或者是蔑兒乞部的一個私生子呢。前者與後者，是同樣可能的。在這個問題上，孛兒帖本人也什麼都說不出來。這個小孩被名爲朮赤（*Jochi*），即「意外生的」之意（註九），他的父親默認他做兒子。然而，關於他來歷不明的謠言，後來始終不曾銷沉。這便是成吉思汗宗系的慘劇之開始，而其結果却於日後產生了關係世界的重
要性。

*

*

*

*

*

同孛兒帖的宗族聯爲姻婭的關係，這對於蒙古人可以說是發生了裕後光前之不可輕忽的作用。現在，帖木真可以放手做去；他本身及親近黨徒的生命不至受到直接的危害了。他於是反攻爲守，逐步做去，

目標懸在眼中，他開始建立其未來統治的基礎。

他的母親，聰慧的月倫，再嫁與一個珊蠻大教主，這對於後來是極關重要的（註一〇）。無疑的是帖木真爲着國家大計，發動了這個親事。他的繼父是被人視爲有威權的術士和天神的心腹，不久後，他的名望就使這個新生的部落聯合國得到一種宗教的根基。那時已經洞悉自己目標所在的帖木真，首先就使他的政策具有一種正統的源流。在其統一各部落的鬥爭中，除了必需的筋力外，傳統的關係和神話都應做他的武器。

對於他所壓倒的蒙古各部落，他都避免任何無謂的殘忍。但對他本部的貴族叛者，即當他父親死時，不顧羞恥而背叛他母親的人們，就將他們放在大鑊裏烹，直到他們氣斷爲止。除此之外，帖木真盡他的力量使內戰的瘡痍迅速復原。一種磁力的作用立即映到這個蒙古年輕王子身上。他的英雄行爲和他的神祕來歷的傳說，便迅速地廣播於游蹤無定的牧人口裏。荒原充滿着某種非常事件即將降臨的謠言，所有一切的游牧人民都受着震動。人們開始回憶了當初在匈奴人與突厥人領袖之領導下的民族統一的時代。帖木真是很聰明的。直到此時，他總避免根據他父親當初所訂立的血的結盟而呼援於克烈部可汗。他不願意以其弱者的身份向強者求助；如若求助於強者，勢不免妨害了他的獨立與自由動作的地位。他寧願忍受種種困難，不結外援而與勢力比他雄厚的敵人鬥爭。

他政府成立之最初二十年中，日在從事不間斷的鬥爭，以求統治一個幅員褊小的地圖。歷時數世紀的無政府狀態，曾將各部落人民做成了極其殘忍的人，各部落變成了一盤散沙，而在無數貴族的家族領導之下，彼此互相猜忌或互相敵視。在這些年中，帖木真之以詐術、暴烈或偉大精神而演出的鬥爭，進行之難與性質之重要，都不比其後他之侵略世界的鬥爭遜色。

他往往在閒不容髮之間保全着生命，爲的是他歷來是站在最前線。有一天，他項上中了一箭，幾因流血過多而死去。幸而他的伴友將雪灑在燒得沸熱的頭上，而用這個原始的止血的方法救了他的生命；但是，這個年輕的國王仍然無知覺的躺在雪裏，得到了癱瘓症，不能夠送回去。他的忠實徒伴們因此在整個冰冷的長夜中圍着他身邊，撐起各人的長袍掩遮了他，以防暴風的侵襲。他們有一天都得到報酬，而成爲世界大汗的勳臣。

在一一八九年，帖木真被東蒙古一部份的部落擁戴爲可汗。但他還未有十分的力量，不足以奮身走入大政治的漩渦中。

過五年後，偉大的時刻終於響動了。北中國的金朝與阿爾泰山及貝加爾湖的幾個部落之間發生了糾紛，這個金朝對於蒙古地方，至少在名義上行使着一種宗主權。帖木真立即決意站在金朝那方面，并向金朝取得金錢與軍器，戰爭順利的結束後，他便從北京方面得到封號與賞賜（註一一）。

他是向前跨進一大步了，而成爲到處受人願與締盟的盟友。當克烈部老可汗有一次被其宮內革命所危害的時候，帖木真趁了這個機會建議同他結盟，這一次他們倆是站在同等的地位了。

王罕以感恩的情緒接受了帖木真的建議，因而也速該當初所演過的刺血爲誓的隆重儀式，便於一九五年再度舉行了。在數次迅速歲事的侵伐中，他們兩盟友制服了蒙古一大部份的部落。在那裏面扮演最積極的角色者，乃爲帖木真。他牽引了老可汗捲入軍事行動的漩渦，并使之爲帖木真本人的利益而効勞。他得到了克烈部這位部長的完全信賴，而事勢轉變那麼劇烈，竟使這位部長有了願意以這個年輕蒙古人爲繼子并將他當作繼承人看待的模樣（註一三）。老可汗的親子終不免有所疑慮，他感覺到了一種騙取繼承業的詐謀。

這兩個盟友之第一次失感，乃在克烈汗於受其子鼓動之下，不肯付與帖木真以其所應得部份的戰勝品。但是，因爲帖木真還需要克烈汗的幫助，他終於不計較這回恥事。他倆的聯盟，雖然常常受到撼動，還能支持八年之久。這八年的光陰，帖木真會善與利用，以鞏固他的權力，且以之在克烈部的人物中，製造許許多多的徒黨。在一二〇二年，當克烈汗作了一番新的不忠實行爲後，帖木真聽任這個盟好中斷，同時，他又以巧計使克烈汗表現其錯謬於萬目睽睽之中。

到了他已經整軍經武之後，他便以下述動人的文字寄給同他刺血爲盟的朋友。

「你忘記了嗎？」帖木真寫道，「正像我父親救你出了大險一樣，我本人也歷來援助你。當你投奔到我的地方，你那時是很瘦的，而我則使你又胖起來。從你身上的破布透視你的消瘦身體，正像從雲中透視太陽一樣。我便把衣服給你，你從新再做我的父親罷，讓我再做你的兒子罷。」（註一三）。

然而，從好久以來，他已經一筆勾掉這個舊交誼了。當克烈汗受這個動人的怨語所感動之下，在最後一剎那，想拿出友誼的保證，他就刺出自己身上幾滴血，滴在馬乳裏，送與帖木真，帖木真則已調動了全部兵力而發動戰爭了。老可汗被他打敗，死於逃亡的途中（註一四）。克烈部的最大部份，豎起降旗而歸順蒙古了。

這個蒙古勢力，洶湧澎湃的進展着，引起了那些獨立小部長的憂慮與混亂。獨立主義派各部落組織了一個聯盟，西戈壁之強大的突厥種乃蠻部也加入裏面。可是，帖木真先發制人，在他們未及厲兵秣馬之前，他已把他們打敗了。

從也速該逝世之日起，現在是過了三十年。靠在帖木真身上，也速該的小部落高高的壓倒了四鄰各部，而整個蒙古地方幾將全部服順他。他的部落聯盟現在一變而為大強國。然而，為保障這個大強國的存在，有兩件事還必需做到：這個新強國應藉一種堅強的國家組織予以支持，并須藉這個組織使之合法化，這無非要使離心力和無政府的傾向失其實現的可能性；其次，應以一種新的目標加於那些心性不定而

酷嗜行動的部落的聯合力量上。這就是說對外戰爭可以維持和鞏固內部的和平。

帖木真於一二〇六年秋間召集一切入盟及降服的部落開大會。這次大會，號爲「庫拉兒台」(Kuralai-tai)，是召集於蒙古人的發源地——斡難河。在他家族裏面有一個神聖人物，其中的好處現在顯明的現出來了。帖木真的繼父蒙力克珊蠻及其兒子闊闊出——也爲珊蠻，都在會中大大發揮他們的任務。他們向集合當地的百姓宣達天神的一個重要勅命。帖木真，顯然受了天的眷佑，應統率所有一切的騎士部落；像他已經打敗了許多可汗，他應擁着成吉思汗的尊號，即是說「萬汗之汗。」

經過這個動人的首幕後，帖木真自己說話了，他說：「如果最高大會確實願意稱他爲成吉思汗，爲表示感激大家的歸順起見，他將以『蒙古人』這個榮名給與欣悅來結合的各部落。」他接續說道：「這蒙古人民，我視爲像水晶那樣結實，純淨，明亮，我將率領他們走到統治世界的路上。」驚異的大會，其中包括着權利平等的同盟者，都鼓掌歡騰。帖木真從此加上這個尊號了。

這個新受尊崇的成吉思汗，可以滿足自己的願望了。在其將單獨一個部落的名字擴大加於所有一切的雜色部落身上，他實創造一個新的民族來了。這樣，各種部落都降至尋常的家族集團，他們的舊名字僅能以傳統的稱呼關係而存在着，而失掉了實際的意義。在過去數世紀的流血鬥爭中，種族曾經完全失掉其統一的心志。現在，以「蒙古族的人民」的身份，他可重新提出統治世界的企圖。因爲，侵略世界這一

件事，不僅是新聯合的目標，而且爲其唯一的意義。在斡難河大會中，成吉思汗已將這個意義明白宣佈了。他對內的和對外的綱領是聯繫着過去的歷史，即在烏拉阿爾泰系種族以匈奴人與突厥人的名目創造一段世界歷史的那個時期。在預期大事變的發動下，新國的都城是建於和林，即在舊突厥帝國的中心。

蒙古的傳說，以下述的話，象徵一二〇六年的大事：在斡難河大會未開前幾天，有一頭烏天棲在帖木真篷帳前的一塊圓石上。它不停地鳴叫：成吉思，成吉思，成吉思！到了第三天，石頭裂開，中間現出一塊蒙古帝國的寶印，印作龜的形樣。可是，匈奴人和舊突厥人已經就有過龜形的寶印了。

*

*

*

*

*

成吉思汗對於新的敵人們做了通盤計劃。現在，國家在內部是穩定了，他應當對外表示其堅強力量。蒙古帝國是與亞細亞好幾個大強國接壤。她們個個都趕得上她，或甚至比她強。截至這個時候爲止，成吉思汗吞併了無數的小部落和無主的殘餘部落，他漸漸地用他的組織填滿了在政治上自由的蒙古地面。可是，現在他要對付那些強大國家。他一變而爲一般政治的一個要素。

在蒙古的西部，有着西遼國，爲游牧部落的國家，她的構造是與成吉思汗的國家相類，而爲從中國趕出來的契丹所建立的。起初，成吉思汗不甚注意這個西遼國，因爲他不能從帕米爾和天山那些山地找到什麼東西可以滿足蒙古人的劫掠精神。

在蒙古的南面，即戈壁沙漠之外，有着北中國之金朝帝國。金朝帝國以其滿洲各省環繞蒙古，直至蒙古之東北面。成吉思汗，名義上還是金國的藩屬，他覺得與這個比他強過多多的敵人接觸，現在還不是時候。

可是，在那時期，另有一個極其別緻的國家，處於蒙古的西南面：西夏國。這個國家，同中國脫離已有許久時候，建立於黃河大河套的西面。除其它省份外，她還包括着山西省，且伸展至西藏高原的脚下。西夏所受西藏的影響是極其劇烈的。西夏各地的人民——唐兀人，是信仰佛教的，且進而執行幻術。然而，他們還是最以劫掠出名的。因其有組織的劫掠近鄰各地，他們到處沒有朋友。

成吉思汗第一着是向這個國家進攻。他却藉爲金人出力，并以金國皇帝的陪臣身份，而向西夏進兵，他的帝國主義的，因此不至引起金人的憂慮。金人當然願意蒙古人制裁西部鄰人的暴行，而且心中存着因這兩方面彼此火併而削弱的希望。他們何曾想到成吉思汗恰是要利用西夏地方而作染指中國的梯級。

蒙古兼併了且破毀了西夏國的最大部份土地。隨後，它圍攻西夏的都城——甯夏要塞。但是，它遭受了一番嚴重的失敗。大水突然降臨，浸沒了它的陣地，使之不得不解圍而退。我們不能十分明瞭，這到底是蒙古人引黃河灌城的企圖辦理拙劣所致的，或者是唐兀人決堤灌水所致的（註一五）。總而言之，大水及因

水災而生的瘟疫，曾使蒙古的人畜大受損害。蒙古人以為西夏的國王——他的尊號為「活佛」——這顯然說明了他的祖先是導源於西藏喇嘛——使用幻術而奪走了他們的勝利。不過，成吉思汗仍然根據議和而得到了西夏一大部份的地方。他滿載寶物回到蒙古，且做了「活佛」的女婿（註一六）。西夏國王自己說，在眼前情況之下，最上計乃是接受成吉思汗所強迫的和親。

現在是輪到華北的帝國了。成吉思汗事前已經多方佈置了。從他將整個外蒙古冶為一爐後，經過許久時候，他同內蒙古各小部落訂立了若干公開的或祕密的盟約。那些民族是處在金朝的宗主權之下，被一一安置於萬里長城沿邊，以防衛大金帝國的門戶的。成吉思汗在向前進攻之先必須同他們取得聯絡。他於儘量鼓起他們仇視金朝皇帝的情緒後，就將他的觸角伸入金國的內部政治裏。他同被金人逐出中國的契丹的一個後裔隆重的刺血結盟。因此，他從這個力求報仇的部落裏得到許多徒黨；在另一方面，現在他又有一種藉口——儘管是他一手造出來的，以討伐金國：他不應該替結盟的兄弟報仇嗎？「合法而行」——這一個原則，成吉思汗無論在對內政治上或在對外政治上，從來沒有輕忽過。末了，成吉思汗又同南中國的宋朝皇帝訂立密約，他又加上了第三個助手，即他的新盟友西夏國王。宋人代表着漢族的朝代，從來不曾忍受滿洲金人之統治中國的北半部；他們便歡迎這個友好關係。至於西夏人，遇有餘利可圖的地方，他們歷來是在場的。

金人是四方八面被人有計劃的包圍了。加之，即在他們固有地方裏，他們已不十分精於騎射。像入中國的一切野蠻人一樣，他們是衰頹了，柔弱自廢了。他們同人民失和是日有增加，而軍隊裏的嚴重叛變情事更層出不窮。

一二〇八年，北京的皇帝逝世。新皇帝遣使到蒙古。這個使者是已不得再要蒙古納貢了；他向成吉思汗宣達新皇帝的旨意，并正式確認北京朝廷對成吉思汗所承認的位號與權利。依照北京朝廷的禮儀，成吉思汗應當拜受新命。

然而，成吉思汗却不屈膝受命。恰是相反的，他向南公然吐唾，并說金主是一個蠢才，不能要求任何人服從他（註一七）。他的祖先，有一天，曾經扯過一個皇帝的鬚鬚。他，成吉思汗，還要另樣扯這個皇帝的子孫呢！使者急速回到北京朝中，報告這件事。但是，金朝皇帝已被宋與西夏發兵進攻，想到他已經有太多的敵人了。成吉思汗所要激起的宣戰行動却不曾發生。

蒙古人下了決心，不管有無宣戰，仍然發兵前進。他們調動了二十萬騎士以上的軍隊，穿過戈壁沙漠，來到萬里長城城下。邊界長官得到這大批軍隊如波濤般擁來的消息，驚赴皇帝面前而請求命令。皇帝不解這個突如其來的攻擊的原因。他並沒有絲毫開罪於蒙古人，他反會忍受他們種種折辱呢！最後，他以為這或許是長城長官的過失，或許他沒有同那些野蠻人相處和洽。因此，金朝皇帝下令逮捕了一個他之最

忠實最精良而絲毫無罪的將官（註一八）。

他陸續派遣使者到成吉思汗那裏，自己解釋，自己謝罪，提議向成吉思汗納幣求和（註一九）。然而，成吉思汗再也不肯停止進攻了。他認為同北中國的金朝作戰是關係一切北方民族的民族問題的事件，他想借這下子報復——在一千年後呢！——從前施於匈奴身上的損害（註二〇）。

他的軍隊，分爲數路，立即擁至北中國各省。在平地上，蒙古人是必操勝算的。無疑的，最強的軍隊常常是屬於金國那一方面，在技術上他們是優於蒙古人的。然而，恰是因為他們的累贅的軍械，他們的弩，他們的火礮，用了幾百人來放，一遇到成吉思汗的便捷騎兵，就失去了一切的動作。

反之，在圍城的戰爭中，蒙古人便受到重大的損失，那些城垣是防守很周密的，因而在初期中，蒙古人不會十分進展。不久後，他們採取另一種戰略，即按期退出長城外，而每年闖入金國的地面。因此，戰事拖延了四年之久。蒙古人恐怕得不到勝利，因為敵方隨時從生產不竭的土地得到新的財源，由是他們改用恐怖政策。他們特意蹂躪地方以驚駭金人。六十個城市曾經洗蕩了，整個整個的行省被蹂躪了。

野蠻人的作戰方法是隨時俱進。他們想出了可以保全他們軍馬的一個妙策。這個策略是於進攻要塞的時候，驅當地人民在他們前面走；守城者因此不得不向他們自己同胞射擊。這種酷毒手段的成效是很可觀的。到一二一三年，金朝的宮殿裏發生了革命，領導者是一個元帥。皇帝被弑了，一個年輕的皇子，做

了軍人羽黨的傀儡，而登上寶座（註二二）。

成吉思汗趁着這個混亂狀態而向北京進攻。他於迅速集中其軍隊後，突於是年秋間出現於北京，而四面與以包圍。

金朝皇帝的軍隊是到了那麼不可靠的地步，因使開城出戰的計劃終於放棄不用，實則這個計劃大有成功的希望。他們恐怕兵士一出城後，祇有逃回自己家裏，或甚至向蒙古人投降（註二三）。

可是，成吉思汗還不想作最後決勝的進攻。流行的疫厲，及其軍隊所不慣受的氣候的影響，曾削減了他軍隊的力量。因此，雙方同意議和。金朝皇帝宣稱立即交出一位公主及許多名的作質者，并獻大數量的金銀；蒙古的戍兵佔領北部若干要塞。

成吉思汗的軍隊回到蒙古了。當他出長城的時候，所有的俘虜都被殺掉，這些不幸者為數過多，被他認為可危害軍隊，這個原因就為殘暴手段的藉口了（註二四）！

過了半年後，金朝皇帝以北京位置過北，不以之做都城，而遷往南京，即河南省的開封府。成吉思汗宣稱他認這個遷都舉動是違反和約，因為，他說，金國皇帝藉此來躲避蒙古的勢力（註二五）。在另一方面，南中國的宋朝以金人遷都於黃河右岸，即密邇宋帝國疆界的所在地，是危害了宋朝的安全。因此，大家都要陷金朝於不幸的地位了。

當成吉思汗再度出現於金國地方的時候，在北方各省中，他再不遇到抵抗了，這各省自認爲被金國皇帝所欺騙所遺棄了。金朝軍隊是那麼匆忙那麼祕密的離開北京，甚至使皇室妃嬪都掉在宮殿裏面。(註二五)唯有人民自己起來做了一番拼命的抵抗，然而，他們當然不能久抗蒙古人了。北京打下來了，許多金人，其中有被軍隊所遺棄的長官，都自盡了。

一番可怖的屠殺曾使都城的人口爲之蕩然。皇宮被蒙古人放火燒掉，燒了一個月，火還未熄滅。

到第二年，蒙古人侵入整個中國北部，直至南宋帝國的疆界，而且威臨金朝的都城開封府。幸虧河北省發生了一番危迫的叛變，才使都城免於撲滅。蒙古人放棄了黃河的南岸，而不久後，成吉思汗回到他的故土，準備侵略世界之另一部份。他在中國留下了一員最好的將官木華黎，連同三萬名蒙古軍及若干補助隊，以完成其併吞中國的事業。

(註一) 元朝祕史載：「當初元朝的始祖，是天生一個蒼色的狼，與一個慘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過騰吉思名字的水來，到於幹離名字的

河源，不見罕名字的山前住着，產了一個人名字喚作巴塔赤罕。(見元朝祕史卷一第一頁。) 新元史則否認這個事實，它說：「

……乞顏之後，有孛兒帖赤那，譯義爲「蒼狼」，其妻曰豁埃馬蘭勒，譯義爲「慘白牝鹿」，皆取物爲名，世俗附會，乃謂狼妻牝鹿，

誣莫甚矣！」(見柯劭忞新元史卷一第一頁至第二頁。)

(註二) 關於這段故事的經過，元朝祕史記載最詳，特錄如下：「朮奔蔑兒干取了阿蘭豁阿爲妻的後頭，生二子，一個名不古，一個名

別古訥台。朶奔蔑兒干死了的後頭，他的妻阿闌豁阿又生了三個孩兒：一個名不忽合答吉，一個名不合忝撒只，一個名孛端察兒。朶奔蔑兒干在時生的別古訥台，不古訥台兩個兒子，背處共說：「俺這母親，無房親兄弟，又無丈夫，生了這三個兒子，家中獨有馬阿里伯牙兀歹家人（按馬阿里伯牙兀歹乃朶奔蔑兒干在途中所遇的窮人的兒子，他將手中所攜的鹿肉向這個窮人換了兒子去，攜回家裏做使喚的，）莫不是他生的麼？」說間，他母親知覺了。

「春間一日，他母親阿闌豁阿煮着臘羊，將五個兒子喚來根前列坐着，每人與一隻箭幹教折折，各人都折折了。再將五隻箭幹束在一處教折折呵，五人輪着都折不折。」

「因那般，他母親阿闌豁阿說：『別古訥台，不古訥台，您兩個兒子疑惑我這三個兒子是誰生的，您疑惑的也是。您不知道，每夜有黃白色人，自天窗門額明處入來，將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裏去時節，隨日月的光，恰似黃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道這般看來，顯是天的兒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後他要做帝王呵，那時才知道也。』」

「阿闌豁阿就教訓着說：『您五個兒子，都是我一個肚皮裏生的，如恰纔五隻箭幹一般。各自一隻呵，任誰容易折折，您兄弟但同心呵，便如這五隻箭幹束在一處，他人如何容易折得折？』」（元朝秘史卷一第十頁至第十四頁。）

新元史也說：「阿闌豁阿孳居有孕，衆疑之。阿闌豁阿曰：夜有白光自天窗而入，化爲黃人，摩挲我腹，斯殆神靈誕降。不信，請汝等伺之。衆曰：諾。次夜，果見白光出入，羣疑乃釋。」（新元史卷一第二頁。）

（註三）新元史：「合不勒罕（成吉思汗之曾祖）有威靈，蒙古諸部莫不降附。金主聞其名，召見，禮遇甚優。合不勒罕飲食中毒，宴會輒托

詞沐浴，出而吐其食物。一日，酒醕，合不勒拊掌而躍，將金主之鐵，左右呵其失禮，合不勒皇恐謝罪，金主釋不問，仍厚賜之。（新元史卷一第五頁。）

（註四）按新元史：客烈亦部（即克烈部）王罕爲其叔父古兒塔所攻，乞授於烈祖（即也速該）。烈祖逐古兒塔以定客烈亦之亂，王罕德之，與烈祖約爲誼達（按即結爲兄弟之意）。（新元史卷一第七頁。）

（註五）元朝秘史的記載，成吉思汗的母親訶額命，爲幹勒忽斡部的女子，生有姿色，原嫁與蔑兒乞部之也客赤列都爲妻。他們夫婦路過幹離河，也速該適在河畔放鷹，望見訶額命美麗，隨即還家，率其兄捏坤太子，弟答里台幹赤斤同往劫奪。也客赤列都恐懼，棄妻而逃。也速該兄弟便將月倫擄去，給與也速該爲妻。（元朝秘史第一卷第三十四頁至三十八頁。）

（註六）帖木真有同母弟三人：合撒兒，合赤溫，帖木格；同母妹一人：帖木侖；異母弟二人：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徵時，帖木真因其兩個異母弟奪了他所射的雀鳥和他所釣的金魚，便不顧他母親月倫的解勸，而同合撒兒射殺了別克帖兒。（元朝秘史第二卷第八頁至第十頁。）

（註七）此人名字幹兒出，納忽伯顏之子。

（註八）蔑兒乞部因報也速該奪了赤列都妻子月倫的舊怨，率衆掩襲帖木真。結果擄了孛兒帖去，而將她配與赤列都弟赤勒格兒爲妻。（元朝秘史第三卷第十九頁。）

（註九）洪承鈞氏在其成吉思汗傳裏解釋赤名的意義，是說：「蒙古語，猶言客也。」（洪承鈞成吉思汗傳第三十二頁。）

(註一〇)帖木真母月倫改嫁昆豁壇人蒙力克，帖木真稱後者爲蒙力克額赤格，額赤格在蒙古語卽父親之意。帖木真與札木合戰敗後，蒙力克率其七子來援。後來札木合與鮮昆合謀，設宴誘致帖木真，也經蒙力克洞悉詐謀，勸止帖木真，帖木真始免於難。

(註一一)塔塔兒曾襲古真薛兀勒圖等爲金邊患，金徵諸部隨軍討叛，帖木真以與塔塔兒世仇，遂應徵前往。「攻塔塔兒於忽剌禿失禿延之地，獲蔑古真薛兀勒圖，金人授帝（帖木真）爲「札兀惕忽里，」譯言百戶長也。」（新元史卷二第五頁。）

(註一二)王罕得帖木真授兵擊退乃蠻之後，曾遣使告帖木真說：「昔也速該俺答（卽安答）曾救我，今其子帖木真復然，欲報之德，惟天知之！吾老矣，一子伊而克（按卽鮮昆）孤立，若令伊而克兄事帖木真，是吾不齊有二子，可以高枕臥矣。」（新元史第一百零八卷第三頁。）

(註一三)這封信的全文是如下：

「我今駐董格淖爾脫兒哈火魯罕，水草皆足矣！父王罕！昔汝叔古兒堪責汝，謂我兄忽兒察忽思不爾魯黑罕之位，不我與，而汝自據之。汝又殺台帖木兒太石不花帖木兒二弟，古兒堪乃逐汝至哈刺溫哈卜察。汝備有數人相從。斯時救汝者何人？乃我父也！汝往哈刺不花，又往土拉壇禿朗古特，後由哈卜察爾而至古蘇兒淖爾，以遇汝叔古兒堪。其時，古兒堪在忽爾奔塔刺速特，勢敗而遁，自此入合申，不復返。我父奪古兒堪之國以復於汝，由是結爲按答，我遂尊汝爲父。此有德於汝者一也！再者，父王罕！汝避居於日入之地，隱沒於中。汝弟札合敢不在祭富古特之地，我舉帽招之，大聲呼之，以致彼來。彼欲來而蔑兒乞迫之。我遣將往援，殺薛撒別乞泰出勒。則我又以汝故而殺我兄弟二人。此有德於汝者二也！再者，父王罕！汝如雲中日影緩緩而升，如火緩緩而騰，以來就我。我不

及半日而使汝得食，不及一月而使汝得衣。人間此何以故，汝宜告之曰：在木里察克速兒大掠蔑兒乞之輜重，悉以與你，故不及半日而飢者飽，不及一月而裸者衣。此有德於汝者三也。曩者蔑兒乞在不兀刺者額兒，我使人往覘脫黑脫阿虛實。汝知有機可乘，不告於我而自進兵，虜忽禿黑合哈敦察勒渾哈敦并其子忽圖赤老溫，取其奧魯思，而無赫毫遺我。汝後與我共攻乃蠻，在拜答刺黑別勒赤兒之地，忽圖赤老溫率其部衆離汝而去，可克薛兀撒卜刺黑遂掠汝之奧魯思，我令博爾朮木華黎博兒忽赤溫老盡奪之歸，以致於汝。此有德於汝者四也。昔者我等在哈刺河濱，與忽刺安必兒答禿兀特相近之卓兒格兒痕山，彼此明約，如有毒牙之蛇在我二人中經過，我二人必不爲所中傷，必以唇舌互相剖訴，未剖訴之先，不可遽離。今有人譏構，汝并未詢察而卽離我，何也？再者，父王罕！我如鷲鳥，自赤而古山飛越捕魚兒渾爾，擒灰色足之鶴以致於汝。此鶴爲誰？朵兒奔塔塔兒諸人是也。我又如海東青鶴，越古爾渾爾，擒藍色足之鶴，致於汝。此鶴爲誰？哈答斤撒兒助特安吉拉特諸人是也。今汝乃仗彼以驚畏我乎！此有德於汝者五也！父王罕！汝之所以遇我者，何一能如我之遇汝？我爲汝子，曾未媿所得之少而更欲其多者，媿所得之惡而更欲其美者。譬如，車有二輪，去其一則牛不能行。棄車於道，則車中之物將爲盜有。係牛於車，則牛困守於此，將至餓斃，強欲其行而鞭撻之，徒使牛破額折項跳躍力盡而已。以我二人方之，我非車之一輪乎？」

上文是錄自柯劭忞新元史卷一百一八王罕傳。查原文見於拉施哀丁史事全集、元朝祕史所載無此詳盡。

(註一四)王罕被帖木真出其不意襲破其軍後，父子敗走，行至渾坤兀速，王罕獨往飲水，被乃蠻部戍將豁里速別赤所殺。其子鮮昆遁走西夏，也爲西夏所攻，後被合刺赤部主黑鄰赤合刺所殺，妻子同罹於難。克烈部從此滅亡。

〔註一五〕元史，成吉思汗即位之五年，第三次征伐西夏，薄其都城中興府，「引河水灌城，水決，壞其堤，乃班師。」〔新元史第三卷第二頁。〕

〔註一六〕元史，成吉思汗撤中興府後，「遣訛答入城諭西夏主，西夏主納女請和。」〔新元史第三卷第三頁。〕

〔註一七〕元史，「金主卒，永濟嗣位。詔使來傳旨，當拜受。帝問使者曰：新天子爲誰？曰：衛王也。帝避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作。此等庸懦者亦爲之耶！何以拜爲？」〔新元史第三卷第三頁。〕

〔註一八〕元史，「金邊將納買哈住言於永濟（即前稱衛王後爲金主）曰：蒙古已併吞遼部，而修弓矢甲楯不休，行營合男子乘車，惜馬力，其意非圖我而何？永濟以爲妄言，囚之。」〔新元史第三卷第三頁。〕

〔註一九〕元史，「金主遣其西北路招討使粘合達求和，帝不許，乃使其將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築烏沙堡以備我。」〔新元史第三卷第三頁。〕

〔註二〇〕金與蒙古同起塞外，占居漢地，蒙古伐金，當然說不上有替一千年前之匈奴報仇的情緒。否則我們可以說金早已替匈奴報仇了。其實，蒙古與金另有一番世仇。攷元史，「帝自將伐金，登克魯倫山，解衣，以帶置頂，跪禱於天，誓復俺巴孩之仇。」〔新元史第三卷第三頁。〕按俺巴孩爲成吉思汗的從祖，其父合不勒罕曾殺金廷使者。後俺巴孩親自送女嫁與塔塔兒部，爲塔塔兒部所執，送於金主，金主挾前此合不勒罕殺使之恨，將俺巴孩釘死於木驢上。俺巴孩臨死前，遣人帶話回去，說道：「你對合不皇帝的七個兒子中間的忽圖剌根，并我的十個兒子內的合答安太子根前說，我是衆百姓的主人，爲親送女人上頭，被人拿去，今後以我爲戒，你每將五個指甲磨盡，便壞了十個指頭，也與我報仇。」〔元朝秘史第一卷第三十四頁。〕

(註二一)一二一三年八月，金元帥胡沙虎弑永濟而立豐王珣，是爲金宣宗。

(註二二)元史，「金主遣其平章完顏承暉來乞和，帝復遣阿剌淺報之，諭金主曰：山東河北州縣盡爲我有，汝所守惟中都耳。天旣弱汝，我復迫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今歸，汝不能犒軍，以弭諸將之怒耶？金主與廷臣會議，其丞相朮虎高琪曰：彼兵力已疲，再與決戰，何如？完顏承暉曰：此孤注也！敗則不能復振，不如俟其退再爲戰守之計。金主從之。」（新元史第三卷第六頁。）按完顏承暉是說：「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多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祖宗社稷安危在此舉矣！今莫若遣使議和，特彼還軍，更爲之計。」

(註二三)成吉思汗出居庸關的時候，收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人一起殺掉。

(註二四)元史，「金主遷於南京，留其子守忠守中都。帝聞之，怒曰：旣和而復遷，是有疑心，特以和議款我耳。遣阿剌淺往詰責之。」（新元史第三卷第七頁。）

(註二五)北京將陷的時候，金守將完顏福興自仰藥死，抹擦盡忠遁走。北京宮中妃嬪皆欲同行，盡忠騙了她們，獨率其所親先用，不復反顧了。

第五章 法律

有若干時代的是愛做無窮盡的分析的。這便像我們之從事不斷批評的二十世紀理想、組織、計劃，在其實施之前，常常經過了它們的敵人極力抨擊。

中古時代的亞細亞人，特別是蒙古人，想像事物却沒有這麼抽象的。這並不是說他們缺乏了理想。但是，各種理想，照它們那樣，却不受過抨擊，而祇有在其發起了行動和各種事變之下，它們才有着一種意義。從蒙古史的證人口裏，仍然可以發表若干分析，實則那些分析是從若干世紀中流漏下來的。現在留於我們眼中的，是那些事實。至於成吉思汗的大規模計劃，他自己從來也沒有依其所意構的及依其所採納的，用口頭或用字面對外宣佈出來。理想是隨同其創造者而俱逝了。我們祇能看到蒙古人的足跡，而那些足跡也有一半是隨時代而湮沒了。後世祇保存着流血大事變的年史，死亡與焚毀的清單，法律與勅令的殘片，以及或作乾枯無味的傳說形式或作神話形式的若干故事而已。

可是，我們曉得，出自赤手空拳而終於顛覆地球的一種事業，祇有根據一種充分的理想才能產生出來。我們同時也曉得：自囿於這個理想的實現，這等於說離開了顯明事實的場合。在這種情事中，心理也使

我們離開實際，因為它是我們時代和我們文化的一個產物。而在種族上，在時間上，在空間上，一個鴻溝隔斷了我們與成吉思汗。

這個流蕩天涯的游牧民族領袖的大理想，即他一生肆力於斯的大理想，且賦他以半上帝力量的大理想，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從他腦中生出來呢？是否當帖木真躑躅於無涯際的天邊時候，這個大理想偶然一天像神怪似的從荒原中產生出來呢？或是當他在野幕的火邊靜聽老輩閒話過去的時候，世界的形影是以一個無防禦的戰利品出現於他的眼中呢？

我們都不曉得。有一件事是確實的：這應該在原先是一個純粹理想，藉人的意志與奇想而構造出來，沒有經過商討與計算，沒有受到從實際考慮的糾紛。當政治家們的估量曾在其中有所增補之先，事業已經在夢幻中完成了。

在那時候，未來的統治者不能精確地明瞭其意志的鵠的與其行動的階段。這是比較得計的。假使他曉得其未來敵人們的武裝情況，他將要明白在實際上世界是如何構造的，他或許要放棄他的計劃了。夢幻應當於起初時候即到了那麼強烈地步，因使實際的嚴厲光明不能以其光芒的力量射滅了它。

因為，不久後，成吉思汗就要承認這個情形了：世界是非常的廣大，而他的勢力範圍在一時却是極其微小。他覺悟如要達到目的，就先要將在下者抬到上層。第一個條件是要有一個統一的民族。然而，這個民

族並沒有存在呢！這要有嚴厲的法制與隨時可資行動的國家組織。然而，蒙古各部落是處於無政府狀態，是無法律的呢！

唯有野心始終是一團烈焰，在那些事實的力量前，這個烈焰是閃爍無力了，而依違於當時狀態的無定見政治家將在那裏面失敗了。像成吉思汗，自命為世界的合法主人翁，而那時還要恐懼每個強橫的部落首領，設使對着實際，他不能閉下眼睛而做他的夢想，那他將到什麼田地呢？

成吉思汗所資以建立其國家的材料，在其開始時代，是極其薄弱的。無疑的，游牧人民仍為過去永遠如是的出色鬥士，富有侵略與大無畏的精神。然而，談到秩序與服從，那他們便不高明了。不間斷的戰爭與彼此關係之不安穩，甚至擾亂了彼此互為親屬的各部落之天然關係。骨肉的殘殺，搶人，背誓，盜竊，勒迫，都是日常經見的情事。就使我們認為成吉思汗可以驅策他們，可是，靠他們那一類的人物來創造一個國家，這是無從想像的。

成吉思汗，在自己面前，有着一個廣大的行動範圍。他所最感困難的，乃是必靠流血鬥爭的代價，然後國家構造才能進展，而他必須維持這種流血鬥爭的局面，僅是為着藉此以挽救自己的生命。他須同時播種仇恨而又施行教化，殺人而又化人，傷人而又療人。

他立國之最初三十年，在對外問題上，並沒有什麼大價值。任何舉動都不能使人疑惑他在蒙古地面

準備着什麼特殊的和新的東西來。然而，恰是在活躍少年時代那些年頭中，他實現了對內的大工作。當他的國家第一次以一二〇六年大會的決議而顯露的時候，一切都已準備好了：隨時可以調動的簇新軍隊，果試不爽而實際可用的法制，根據偉大傳統習慣的國家理想。而在中國方面，即新大強國第一刀所指的方面，人們驚異的看到從數年前混亂不堪的地方來了強過他們的一個敵人。

戰爭創造了蒙古帝國。直至最後之日，戰爭是帝國的目的和帝國的意義。因此，我們可以明瞭成吉思汗以軍隊當作其創造物的骨幹的緣故。照蒙古各部落的作戰能力來說，他不需要作準備戰爭的鼓吹，關於招兵問題，他并不必在那上面發愁。游牧民族是人人皆兵，甚至婦女也常常隨軍出征。問題是在於將那些武裝羣衆練成一種隨時可用和無條件受訓練的利器。必需從此以往制止那些獨立主義分子，滅亡朝代的代表者，以及其他仇視現國家的人物，有利用軍隊之可能。創立一個軍事國家，在那裏面，軍隊的權力占了第一位，而又不致對政府做了危險的競爭者，這不是一番平凡的工作。可是，成吉思汗曾盡美盡善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因使此後永遠不發生叛變情事，即傳到他的兒子，他的孫子，也不會發生。羅馬武士鬥爭的禍患，在蒙古國家是沒有的。

成吉思汗是先從完全改組軍隊着手。截至那個時候，人們祇見過以家族與部落為組織軍隊的單位。這種隊伍，是代表着獨立主義派主張的危險地方，現在被解散了。成吉思汗分軍隊為每一萬人的單位，號

爲「圖蠻 Tuman」其中之一個「圖蠻」是一整個的軍團，它擁有廣大的獨立權，并直接由君主發號施令。就是皇朝的親王，也無將「圖蠻」的人物互相調動的權限，這個限制的目標是求避免各軍團發生不和與嫉妬。掛籍於某一個圖蠻，甚至被指爲世襲的，這是要在軍隊裏造出個別的傳統關係。一個人物的後裔，雖經過好幾世紀，仍然在同一旗下服役。

從外面看來，這一類軍團所呈現的狀態，儘管是那麼緊密的，一種活潑的生活和軍隊各階級中之恆久不變的運用，却使之蓬勃有生氣。軍隊內部的管理是近於德謨克拉西式的。首領是由下級軍人選舉。每十人選出一個什長。各什長合起來就他們裏面選出一個官長，這個官長統帶一百人；那些百夫長選出他們的官長，在這個官長號令下的有一千人，而這些千夫長最後選出圖蠻長。軍令嚴格的規定最有能力的應得迅速的擢拔。每個士兵都應知道元帥的令杖是存在他們的囊中。

成吉思汗，以其軍隊統帥爲專制君主的身位，當然可以隨時更改軍官的進級程序。不稱其位的軍官可受降黜的處分。可是，做陞級的標準者，不是專在於驍勇善戰。一個首領，憑藉其毅力與魁梧的體格，而不認識軍隊的能力限度，成吉思汗則認他爲完全不堪任用的（註一）。

軍隊應成爲一種平民的軍隊。出身的來歷可以不論，而唯有能力才可做標準。即使昨天還是敵人，一旦忠實輸誠，則一切上進之階都可讓他走上。當成吉思汗有一天發現了在俘虜裏面有一名手段高強的

弓手，他便給以獻其所能的機會。這個人不僅能射中極小的鵠的，且能使第一枝箭的中間被另一枝箭貫穿了。過了幾年後，這個人便帶領了一個圖蠻（註二）。

者別（Djagge），騎軍大將，也受過同樣的遭遇，他是以蒙古人的俘虜身份出來的。他曾受判處死刑；可是，在未就刑之前，許他在決鬥中表現他的能力。在這次決鬥中，成吉思汗將自己所騎的白馬供他使用。在決鬥時，者別表演非常出色，但損壞了成吉思汗的馬。他却得到了恩赦，且身受不次的陞擢。（註三）他第一次的勝仗，曾使他有機會表示其感激君主之豁達大度的心意。者別不但并吞了一個新王國，且將其在地收羅的精良白馬一萬匹，連同捷音獻與君王（註四）。

成吉思汗，以其公正與恩惠，得到了他各將領之絕對的服從。他廢除了亞細亞古代傳下的習慣，不將敗軍之將不問理由處以死刑；在另一方面，那些擁有軍隊的人們，像國王似的統治遼遠的省分，而可聽憑大可汗的使者來逮捕，無抵抗的受其杖責，甚至於引頸就戮。

軍法是很嚴峻的。不僅叛變者和臨陣脫逃者要判處死刑，而未奉命令而逕行焚毀者，容縱俘虜者，竊取同伴的馬匹或其戰利品者，都要受死刑的處分。

在作戰時，軍隊的餽糧須取資於敵人。恰是這種習慣，乃使蒙古人成爲那麼可怖的人，且鼓起他們的進攻意志，使之達到最高的限度。然而，照軍律的規定，戰利器應當交出來，而且是要等到打完仗後，才許不

分等級不計算卑由官長拿來分配。(註五)因此，軍隊的動作力量不至因兵士的貪婪而陷於萎靡之地。

*

*

*

*

*

成吉思汗的軍隊是專以騎軍組成的。到了後來，才加上步、砲、工各隊，這些隊伍最大部份是以中國與波斯的補助隊人員構成的。陣法是以匈奴人從前已經用過的三方面組織法為根據，將它分為中央、右翼與左翼。這些古式的軍事名詞是深入烏拉阿爾泰系各種游牧民族的生活裏，循至國家的組織和地理的命名裏面都有這些名詞之存在。滿洲的居民還被名為「左方人」，而高加索的某一游牧部落，則以左、右、中央等名詞來表示方向。

在蒙古的軍略中，詐計與偽逃有着重大的作用。如若在初次進攻中，他們不能撼動敵人，軍隊立即向後退却，不任其作流血的肉搏。中軍誘引來追的敵軍，兩翼的輕捷軍隊離開陣地，他們的行動是那麼迅速，因使敵人失掉任何接觸，而且不知從什麼地方可以找到蒙古的主力軍。而蒙古的主力軍，迅速地漫山遍野擁來，突襲敵軍的側面。如若敵軍，雖然受了包圍，但還須冒重大的損失才能把他打倒，則蒙古軍讓出一條出道給他們——可能的話，則在事先選定一個不利敵軍的地方——且讓他們稍為向前進，使之放棄了原有的陣勢并疏忽了必需的掩護。像在行動迅速的能力上，蒙古人是超出一切其他軍隊，他們可以隨時追上敵軍和突襲敵軍。有的時候，他們故意將掠獲物及自己的輜重留在後面，藉能更容易地進迫敵人。

幾乎照例的決定蒙古人在戰爭中占勝利的一種戰略，那就是他們所名爲「突擊」了。其法是使全陣顛倒，而以奇捷與奇準的行動執行之。執行動作之後，一翼軍隊力量減弱且離開原陣地，同時，另一翼則力量增加而奮力擁至敵軍正面。

一到取得了可能的地位，他們立即利用其進軍迅速的優點：敵人的糧道被切斷了，要塞與陣地軍隊隔絕了，他們便執行迅捷的進攻與派遣探察的巡邏隊。

在人數上，成吉思汗的軍隊幾乎歷來是低於敵人的。他的戰略必需居於優勢，而且盡力避免軍隊之遭受損失。圍城工作是特別費時費人馬的；所以他們越來越利用當地非戰鬥的人民，在攻城時候，將他們驅在前面。

每次戰役都經事先通盤準備好，直至細微地方也要顧到。像戰敗者後來所故意品評他們說：「不可勝數的野蠻人民之無秩序的襲擊，」是沒有這個問題的。起初，他們先打聽敵人在內政上和軍事的弱點，根據這種情報來計劃。成吉思汗由是派遣使者前往，要求對方和平屈服。如若對方願意和平屈服，他便須按其所有納出十分之一，人口也包括在那裏面。他必當供給補助隊，道路，要塞以及軍械來源的實況，作質的人，熟悉地圖的頭目，最後還須接受蒙古戍兵駐於若干軍事地點。

如若對方拒絕投降，則戰時的法律勒令將敵人全部破毀。到那時候，如果他們認爲普通人民有自動

反抗的嫌疑的話，他們甚至全部與以殲滅，雞犬都不留。城市被毀平了，田野被洗蕩了。因為他們自己人數微小，蒙古人不能聽任在其後方有富庶土地之存在，不能冒着叛變情事的危險。成吉思汗告誡他的將領說：「和受武力威服的敵人，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世界是廣大的，而他呢，却沒有費二次工夫來戡定一個地方的時間。他不是基於殘狠而殺人的。他祇關顧着達到自己目標，即宰制世界所必需的手段。

有若干要素，即中古時代之傾人家國的發明，先使蒙古軍隊占了極大的優勢：驛站路線與情報機關之運用，其迅速與安穩大可驚人；不領軍餉的平民軍隊，照強迫服役的原則而編入隊中，也是祇有所得而毫無所失的；因為軍隊的給養唯有取資於戰利品這一個事實，軍隊的進取精神始終維持着；因為使用最上乘的馬力而且將輜重減至最低限度，軍隊的動作極其迅捷；軍隊的器械經過規定與監督，直到了最細細的地方；最後是那一種無可比倫的鬥爭精神與集體動作的精神，為維持這種精神，個人失掉一切地位，而紀律則操縱一切，而且每個人不會考慮到無目標的英雄主義，也不考慮到個人的恐怖或疑慮。在上列那種種優點之外，我們還須加上那一種確確實實革命的軍略，那種軍略，在與舊世界的陳舊技術相映之下，實抓住了每個未見未聞的要點，且其使用匈奴人的古代弓箭也能如中國人之使用新式的火器。

在歐洲，過了幾世紀後，人們才知道蒙古人作戰的若干教練與規條的優點。

在一二〇六年的大會中，成吉思汗頒佈了一篇法令；從這個時候起，在百餘年中，這篇法令施行於亞

細亞全部及歐羅巴之一部。它的名字爲「札撒克」(Tasse)，即集訓誡、命令、判決而成的。

人類自願受着最複雜最奇異的法典所箝制。教侶，哲學家，社會學家，個個都將其腦中最龐雜的產物放到那裏面。迷信，烏托邦思想，專制主義以及貪利思想，個個都會企圖以明文建立與實現其本身的權力。然而，向來沒有一個獨裁者的剛強意志，能像在札撒克裏面之得到那麼偉大的表現，以定立最高民族主義的計劃。

札撒克是一個其實行結果必當征服世界的計劃。同時，它又是懸在這個被征服的世界之上的利劍。卽如摩西十誡，欲在人間建立上帝的王國，而與札撒克的口氣相形之下，也要黯然失色了。因爲，在札撒克裏，以全球大帝的軍隊來代表的死刑——咄咄逼人而又是無可逃避的——却是站在每條法律裁定的後面。而許多整個的民族，干犯了法律——往往是在不自知中——就要聽從蒙古利劍的懲處了。

這個立法者并不需要解釋其所攜來的新倫理的理由。他的民族之至高無上權，必須藉札撒克而後得到，就是其充分的理由了。而他呢，獨裁之人，是以他民族的意志與精神投附於他個人身上。所以，他可以說：我要！而且說：你們應該！所以，對他的決定不得用上訴來反對，而每有犯法便是該死的罪惡，就應立刻受利劍的誅戮。

札撒克是像一個命令對成吉思汗的人民頒佈出來。加之，他將法令刻在軍隊時常來往的各條幹路

的石頭上。所以我們能在俯臨世界的帕米爾岩壁上念出用大字寫的第一條：

「不服從札撒克者殺。」再往後，我們可以看見：

「天上祇有一個看不見的天帝，地下祇有一個皇帝。唯一皇帝是成吉思汗。」

全部的義務是以明晰的文字昭告國民，在義務裏國民將得到他們的目標與幸福。「蒙古人的天職爲應我的召而來，奉我的令而去，視我指誰而殺。」它又說：「蒙古人的最大福祉爲戰勝敵人，掠取敵人的寶藏，使敵人的臣民宛轉呻吟，駕敵人的肥馬而疾走，寢處敵人妻女的腹肚，并取她們的姿色以娛樂。」

後面則臚舉戰時的軍法，其中有一長篇關於處死刑的過失：斥候之疏忽，驛使之醉酒，反叛，作內間，不傳遞命令，未得統兵官之特別許可而施惠者，將非其分內的戰利品擁爲己有者，偷竊同伴所有者，拒絕供給馬匹者，以及拒絕供養成吉思汗的驛使者，都同樣受死刑的處分。

其它的規定是關於戰利品與統兵權的分配。萬夫長（即圖蠻的首領）祇奉可汗的命令，并須一味遵從他的意志。每個壯丁都應服軍役。留在家中者必須替國家工作，而不得有受報酬的權利。再往後，裏面說道：「能擁有一戶者可統帶十人。能統帶十人者可統帶萬人。但我要殺掉無能力的官長。」

在臚列關於洗刷和挑選馬匹之實用的規則後，我們看到這句可怖的話：「禁止與還未服順的敵人議和。收納逃亡者的人，應作爲敵人看待。」

當男人出外時候，婦女應在家看守產業，并可隨意買進和賣出。賢明的成吉思汗說道：「我們承認一個男人對其妻子的德行。」

若干特種權利是賦予一批少數的人。這些享特利權者為成吉思汗的少年時代同伴，及自己冒險而救了成吉思汗性命的軍官。他們有隨時進入成吉思汗帳幕的權利，在分攤戰利品中，他們享有優先權。有一個奇異的條款，即照那裏面的規定，這些武士可以犯罪九次，到第九次才應依法辦罪。像成吉思汗是效法天帝而製定法典的，他當然也行使其權利而事先頒佈恩典。

確定蒙古人社會的權利與義務的那幾個條款，是與戰時法典一樣明顯而嚴厲。懲罪是分爲四等刑罰，而加於罪人身上：死刑，斷四肢，杖刑，罰鍰。後者普通是按照被竊的或被損壞的物品價值之九倍計算。偷竊牲畜是一種重罪，而應受死刑的處分。如背誓，狡詐，雞姦，強姦，通姦，以及同處女的淫行，同樣都受死刑的處分。凡以強暴手段而發生先期產育的情事，應罰牲畜，其隻數是按照胎兒的月數計算。鬻養，不招待外人，及無理由的參預他人鬥毆的情事，應受嚴酷肉體刑的處分，而在某幾種情形中，且受了死刑的處分。

這些法律當然祇對蒙古人生效。敵人是沒有權利的。他是被當作掠獲物看待，一經按照法律予以分配後，他的所有者可以隨便處置。札撒克的意義，恰是要顯出蒙古人對於被征服的羣衆是處於主人翁民

族的地位，同時特許這個民族享受一種特殊的環境。過了許多年後，到成吉思汗的後人統治中，人們想將札撒克的純粹民族主義的倫理基礎改爲另一種倫理基礎的時候，才將法律的權利與保護擴大施行於非蒙古種的帝國居民。然而，這種措置等於同成吉思汗所明白揭曉的意思決裂了。

關於司法訴訟方面，成吉思汗所立的方針是非常明顯而合人心意的。唯有當場犯罪或供認自己犯罪的，才能有罪名之成立。犯罪的徵象是不能作根據的。但是，如果其中有重大的嫌疑，則可使用刑訊以求口供。男人的誓言是比較女人的誓言有價值。奴隸指控其主人的言語，必須他能證實其先前所說之無可駁斥的話，才能發生效力——譬如他能指出他主人所偷的東西。年輕的女奴，如果同他的主人發生了性的關係，則不能充當證人。

在這些有理由的和有用的規定之外，有着其它莫明其妙的規定。譬如，向灰中與河中便溺的行爲，是受了嚴厲的禁止，并予以死刑的處分。又如怒目注視他人的戶內，及經過首領的篷帳時手觸它的戶限，同樣受了禁止。傳統的不潔會藉下面這一句話得到贊許：「一切是乾淨的，髒的全不存在。」在河中洗澡或洗衣者要喪失他的性命。皮衣須穿至完全不能使用的程度後，才許棄掉。成吉思汗將這些奇異的風俗及其它導源於蒙古神話的風俗，用札撒克來製爲法律的時候，並不是因爲他本人重視這些風俗，乃因爲受了保守主義所指使。民族每個特殊性都是他所珍貴的，因爲蒙古民族在法律保護之下，將與世界其他

民族發生更密切的接觸，所以，成吉思汗保留着蒙古老式的屠宰方法，牲畜應當背貼地面，而其胸部應切開一道大裂口。那時候，抓着仍在動作的心臟，把他壓平，直至牲畜氣斷為止。他種的屠宰方法，特別是回回人的方法，都不許使用，犯者要受死刑的處分。

蒙古的親屬與繼承的權利，也在札撒克裏，得到其嚴峻的族長制的確定。那些舊的風俗，從以買賣成交的婚姻以至已經死亡的男女互相結婚之奇異的儀式，仍然保留着，這種保留是認爲必需的。

爲使出生的數目得儘量提高起見，成吉思汗勒令每戶至少每年要舉行一次結婚。蒙古臣民的一切少婦與少女當然應隨時可供君主及其兒子的徵求。

成吉思汗之以承認和保守已經有機的存在事物，以進行其復興蒙古族并使之準備未來的事業，這個事實要使人更進一步讚美他所成就的事業。基於原則上的觀念，他不效法其鄰族中國人與回回人。一切都合於邏輯地建築於過去歷史與習慣上。

甚至因他的種族之缺乏了顯明的靈魂觀念，他也能從中得到利益。這是指蒙古人對於宗教無所輕重的事實而言的。成吉思汗將這個狀態製成了一條法律和一條立國的原則，并根據了它而造出創立帝國的理想。他要大家對於宗教絕對放任。一切宗教都須以默認一尊看不見的天帝爲基礎，其他的地方無非是宗教的形式，可任每個人自己自由取捨。大家用什麼方法，甚至用曖昧態度，來尊敬天帝，他是不過問。

的；他所要過問的，乃是對看得見的世界大君——成吉思汗——的尊敬應有具體的和切實的表現。

蒙古人之對於各種宗教採取無所可否而不得罪的態度，後來會使他們在形而上學非常沸騰的亞細亞裏，得到了廣大的用處。放任的原則之使蒙古每戰勝利，幾可與成吉思汗的軍隊相等。在一百多年中，這個原則始終為蒙古政治家手中的主要利器。

成吉思汗會將種族的靈魂上力量集中於這個無宗教國家的偉大理想上。這不僅要使大家的精力專為無宗教的國家效勞。特為反對一切形而上學而培育的宗教傳染之免受，會到處使蒙古人占了利益，且使之得到超過他們在途中所遇的敵人的力量。他們是實事求是的，利己的，有理解力的：每時每刻，他們都看到了出自本然的世界。他們不知疑慮，因為他們心中所願慮的唯一權利，乃為可汗所命令的。他們確切知道這種態度是可助其遵守法律的，而違犯法律便要喪失自己的生命。

札撒克是經大家不加任何批評而接受了。它并不算是與傳統習慣決裂，而在蒙古人看去，那些或可與它對抗的宗教要素並沒有存在。在他們心中，信仰從來沒有成立過，而成吉思汗則採取了若干措置，以求教侶方面不至提出反對。他固然使教侶同博學者及藝人一樣，免納租稅，但同時他規定宗教團體的代表者不得占據任何政府的職位。國家與教會的分立，是自然而然的實現了。促成成吉思汗在天上與人間之中劃了一道顯明的界線者，還不是過去的不幸的經驗；我們或可相信這個創業始祖，依其偉大政治家

的本能，預先料到神權與俗權混合所可引起危害其帝業的一切危險。未來證明了他的理由。在他的孫子朝中，帝國會因宗教糾紛的震盪而發生動搖了，而在札撒克頒佈之七百年後，侵略民族的後裔，被無數的和無厭的教侶所侵蝕，直至被吸盡了骨髓，而度着窮苦的生涯。

的確，在一二〇六年的大會中，即札撒克產生的所在，成吉思汗會利用教徒以感動易於信仰的人民。然而，一到了他的繼父的兒子——一個著名的珊蠻——提出了他的要求并企圖在國家裏弄權的時候，成吉思汗就表現了他對教徒的態度：他使他的一個兒子將這個珊蠻一脚踢出外面，而竟使之死在帳前（註六）。

這是因為成吉思汗并不需要抬高身份的宗教影響。他的命令就足以在數年之中製定了他的各種人民間的秩序，并足以重振倫理觀念——儘量在他認為國家所必需的範圍內。從非蒙古種的史家的記述，（註七）我們知道，過了不久後，違犯札撒克的情事不再發生了，每家都可晝夜不關篷帳的門戶，蒙古人大家彼此不食言。蒙古婦女的貞德，甚至引起了歐洲人的讚賞。

這個世界主人翁也不爲着自身的利害而需要神聖。他甚至無需藉亞細亞所尊崇的那些天神表像來自炫，也無需藉重於尊嚴的稱號。他在其命令上，祇簽了一個字：成吉思汗。像耶和華一樣，他說：「你們不得空然使用我的名字。」他的話是堅硬的，明晰的，不加絲毫潤飾的。他的一個書記官有一次在他的勅令

上裝飾了東方的多禮崇像語，他便把這個書記官殺掉。

有人述道，這個沈潛而自信的君主，遵照蒙古的舊習慣，他祇向其看不見的天帝要求兩件事：康健與長壽。在想到他總有一天死掉，他心中很受惱亂。他并不是把生命看得那麼重啊！他往往不顧生命來冒險，甚至在他的老年時代，祇要這種舉動是必要的，歷來他自己統率軍隊來攻擊敵人。但是，他知道在他生存之日，帝國是安穩的，到他死後，帝國將隨之崩壞。唯有他一個人，有力量來實現偉大的理想，和帶領他的騎兵達到地球的極點。因為聖慮他的事業，成吉思汗希望能長生不死。在這一點上，他是像一個小孩似的那麼迷信。他往往為惡夢所驚，請教於神明，環列了許多術士。

有一天，他聽說有一個中國老人發現了「致聖的寶石」。他立刻把這個人召來，因為他以為可以得到克服死亡的方法。這是值得探求的；他自己并不知道其它致聖之道。

可是，成吉思汗竟大失所望了。這個術士乃是一個哲學家。他所送給成吉思汗者，并不是一道符籙或一個法術，乃是一個簡簡單單的箴言：可汗應知鄙棄他的光榮、人慾及個人地位；那麼，死生可合而為一，而死亡便非可悻的東西了。

他，成吉思汗，對這種聖道能有什麼用處呢？他忍氣把哲學家送回去了。他明白了他不用想長生不死。然而，結果他算出他應儘量利用他所存留的光陰。他將自己尚可生存的光陰與他尚須前進以達到世界

極端的路途比較長短。

而成吉思汗，在此身未死之前，總不放棄他的路程啊！

(註一)這段論斷可出下述事實與以證明。攷元史，「太祖嘗謂諸將之勇，無過也孫帖額（即者勒蔑的兒子），終日戰而不疲，不飲不食而不飢渴。然不可使爲將，以其視人猶己，士卒疲矣飢渴矣，而彼不知也。故爲將必知己之疲己之飢渴，而後能推之於人云。」（新元史第一百二十三卷第二頁。）

(註二)成吉思汗棄仇讎，任智勇，因而將官個個驕悍，人人用命，這是他所以成功的重大因素之一。但本書這一段所述故事，却與事實不符。考元史成吉思汗即位之十一年（一二一七年），以蔑兒乞已死部長脫黑脫阿之四子遁入西域，命速不合往征，盡殲蔑兒乞部，殺脫黑脫阿之二子，生擒其第三子忽勒禿罕，「檻送於朮赤（即拙赤）。朮赤命之射，首矢中的，次矢劈首矢之鏃而亦中的。朮赤大喜，馳使告太祖，請赦之，太祖曰：蔑兒乞，吾深仇，留善射仇人，將爲後患，仍命朮赤殺之。」（新元史第一百十七卷第九頁。）大概本段所指善射人物，便是忽勒禿罕。但其所得結果，恰與本段所云完全相反。

(註三)關於者別投降蒙古的經過，照中國史籍所載，與本段所述情節微有出入。攷新元史者別列傳，者別原屬別速特族，「別速特人素附秦亦兀赤，與太祖交惡。太祖敗秦亦兀赤等於闊亦田之野，別速特部衆潰散，者別匿於林藪，太祖出獵見之，令博爾朮追捕，乘太祖戰馬而往。馬口色白，國語名爲「察罕忽失文秣驪。」博爾朮射者別不中，者別射其馬蹙之，遂逸去。後與鎖兒罕失刺來降。太祖問闊亦田之戰，自領上射斷我馬項骨者爲誰。者別曰：我也。若賜死，且污一掌地；若赦其罪，願致命以報。太祖嘉其不欺，遂赦而用之。」

先爲什長，洊擢爲千戶。」（新元史第一百二十三卷第四頁。）又攷元朝秘史，成吉思汗於聽到者別的回答後，說道：「但凡敵人害了人的事，他必隱諱了不說，如今你却不隱諱，可以做伴當。」（元朝秘史第四卷第五十一頁。）元朝秘史又說：「初者別本名只兒豁阿歹，因他能射死戰馬的上頭，賜名者別，如戰馬般用着他。者別，軍器之名也。」按新元史，「者別，國語梅針箭也。」（新元史第二百二十三卷第六頁。）照這樣看，者別當初射死成吉思汗的戰馬，亦猶管夷吾之射齊小白中胸，今屈身投降，成吉思汗備其驍勇，又嘉其誠實不欺，敵而不殺，復委以重任，這乃歷史上常見的事實，當然比較近於情理。若說成吉思汗先以決鬥試者別的能力，且犧牲了自己的良馬供其使用，未免是牽強附會之說了。

（註四）元史，「古出魯克盜據西遼，命者別征之。明年，師至垂河，所過城邑望風降附，古出魯克西奔。又明年，者別使烏思麥里險嶺嶺道之，及諸撒里黑昆，斬其首以徇諸郡。軍中獲馬千匹，皆口白色，獻於太祖曰：臣請償昔者射斃之馬。」（新元史第一百二十三卷第四頁。）

（註五）關於此種軍令，下述一段可資參證。「成吉思於答闌捏木兒格思地面，與察阿安塔塔兒等四種對陣。未戰之先，號令諸軍：若戰勝時，不許貪財，既定之後均分。若軍馬退動至原排陣處，再要翻回力戰；若至原排陣處，不翻回者斬。於是戰勝了塔塔兒，遂至兀勒友河失魯格勒只惕地面，并四種奧魯擄盡。初戰時，有阿勒壇等犯軍令，擄物，成吉思使者別忽必來盡奪了他所得的財物。」（元朝秘史第五卷第十八頁。）

（註六）元史，成吉思汗繼父蒙力克之第四子闊闌出，「爲巫，形如狂人，嘗隆冬裸行風雪中，好言休咎，往往奇中，蒙古人號爲「帖卜騰吉

里，譯言天使也。太祖滅王罕，闊闕出即以符命之說進，謂天語，將昇帖木真以天下，號曰成吉思。」到一二〇六年幹難河大會，帖木真用闊闕出之說，稱爲成吉思汗。從此之後，「蒙力克隅坐論軍國重事，闊闕出則以符命被寵，又藉父勞，兄弟七人勢傾一時。」（新元史第一百二十五卷蒙力克傳。）

關於闊闕出身死的經過，據元朝秘史與新元史的記載，闊闕出恃勢撻成吉思汗同母弟合撒兒，又用術語向成吉思汗進讒，合撒兒藉其母月倫的庇護，得不爲成吉思汗所殺。闊闕出又折辱成吉思汗弟幹赤斤，幹赤斤哭訴於成吉思汗，孛兒帖夫人也力罵闊闕出之強橫無忌。於是，太祖謂幹赤斤曰：闊闕出今日來，任汝處之。幹赤斤乃選三力士以待。既而蒙力克率七子入見，闊闕出甫坐，幹赤斤與三力士搏闊闕出顛而折其脊，棄於左廂車下。……自闊闕出死，蒙力克父子之勢遂衰。（新元史第一百二十五卷第五頁。）又一說謂闊闕出恃勢對成吉思汗放言無忌，成吉思汗初借他的宗教力量，現在很嫌惡他，因命其弟合撒兒俟闊闕出入帳發言無狀時把他殺掉。後來闊闕出入謁，妄言如昔，合撒兒舉足把他踢出帳外，死在那裏，後說與本書所述比較相近。但弄死闊闕出者乃帖木真的兄弟，本書說是他的兒子，當是訛謬。

（註七）關於成吉思汗的治國功績，史家多致讚美之辭。如回人 Abu'l Gazi Bahadur 在其所撰「蒙古及韃靼史」裏會說：「在伊蘭與突蘭（Turan）之間，享着一種安甯，因使人頭上頂着金盤，從東往西，竟不遇到胆敢侵犯的人。」（Dernajons 譯本一〇四頁。）法人多桑的書裏則說：「他將一切突厥蒙古民族混合爲一帝國，使他的鐵紀律統御之地，東起渤海，西至裏海，他消滅了部落與部落之永遠不絕的戰爭，而付與商隊以一種素所未識的安寧。」（D'Ohsson 蒙古史第一冊第二〇四頁。）此外，法人

René Grousset 在其巨著「遠東史」中，也稱頌成吉思汗說：「他的札撒克，實言之，他的法令，在蒙古及土耳其斯坦一帶，定一種「成吉思汗式的和平。」（見馮承鈞譯蒙古史略第二十八頁。）

第六章 強敵相遇

在亞細亞的核心，西遼帝國，以喀什噶爾為都城，其版圖是西而起自鹹海及錫爾河，東面起自阿爾泰山與西戈壁，南部的疆界則為切斷西遼與西藏的崑崙山。這個幅員廣大的國家，其面積是不亞於英屬印度，在那裏面，四方八面伸展着沙漠、荒原以及高山峻嶺。

西遼是一個典型的游牧民族的創造物，其中沒有固定生活的組織，產生於上亞細亞各民族遷移轉徙的混沌狀態中。這乃是圍繞於強過其他部落的一種漂游無定游牧部落的王子帳中，藉偷竊與長途覓食而發展的一個國家。她祇有着一個短促的生命，僅僅經過一百年的存在後，便在歷史上消滅，而不留下細微的踪跡。她同許多同類的部落一樣的墮於這個結局，他們同經亞細亞的歷史旋風捲在一起，隨後又被其掃蕩乾淨。如果在東方與西方大戰的初期中，西遼不會有過扮演重要角色的地位，則在今日我們或要把她忘記了。

在這個有歷史地位的一剎那，西遼的主人翁——契丹，最初是聚居於滿洲，在東經三十五度以東（註一）。在他們未成立其奇異的山地帝國之先，他們已經代替那些游牧各部落度過典型的冒險遠征的生涯。在本書前面，我們已經說過，他們曾於十世紀中鯨吞中國北部，直至黃河，并且建立了遼的皇朝。在十

二世紀中，他們被其同種兄弟女人逐出中國，他們由是負創往西退却（註二）。的確，他們回去滿洲故土的路途是被切斷了，他們祇能退往戈壁沙漠的後面，而其幸運的繼承人則安安穩穩的坐在紛擾不甯的中國裏，且以野蠻人的新金朝贈與這個地方。

契丹人，照其游牧民族的性質，是不為行程所困苦的，起初，他們是想一直推進到亞拉伯（註三），因為商隊的領路人曾敘述很多關於亞拉伯珍寶的情事。這個富麗異常的國家，應是位於西方遠處某一地方。它的距離，無論遠近如何，是無關重要的！契丹人對於再跑一次經度三十五度的空間，是滿不在乎的啊！

然而，他們不久就知道世界是已經被人分配盡了，而無主的荒原并不到處存在。在帕米爾山脚及肥沃的斐加那（Fergana）地方，他們已經同回回的軍隊接觸了。那些軍隊恰是在契丹人所決與尋釁的亞拉伯人的旗幟下，而與契丹人抗戰。在舊亞細亞的邊界上，上亞細亞騎隊前進的路途是被切斷了。於是他們不作奢望，放棄其偉大的計劃，而甘心居於較貧窮而在軍事地位上很有利的錫爾河和阿爾泰山之間的山地（註四）。在這個政治上無所歸屬的地面，他們依據帕米爾的地勢，建立了哈喇契丹帝國。哈喇契丹名字的意義是說「黑契丹」這個名字足使人追憶其在中國的舊皇業（註五）。在組織上說，這個西遼國一向不會脫離其藉很鬆弛的聯繫而集合的游牧各部落所構成的聯邦形態。

在十三世紀頭幾十年中，即成吉思汗在東亞細亞的勢力開始迅速發展的那一個時期，西遼的東部

邊界不會劃清，且變動無定，這也就是遷移無定的民族所常有的狀態。有些部落，比較是願意隸屬於西部蒙古各部落裏，實則他們已經是喀什噶爾皇帝所封建的。可是，喀什噶爾並不密切注意他們。在那時候，他的政策是專注於西方的，因為他正同花刺子模回國的算端（即蘇丹）爭奪錫爾河的沃地（註六）。這個偶然的事實是極有利於成吉思汗的，因為他的上亞細亞危險敵人無能轉動，而不顧到他身上來。

在那時期中，契丹的力量是不可忽視的。他們地方所處的地理環境，曾使之擁有某一種政治上重要性。他們掌握了伊蘭與突厥的咽喉，儼若高地堡壘的守者，這個堡壘，猶同Janus神的前後雙臉，同時俯瞰東方與西方，在這種情形下，契丹人實做了天平的支針。中世紀時代所認識之唯一通行東方的軍事的與商隊的路途，即天山北部之準加里（Dzungarie）門，和畏吾兒部在塔里木溢地的商業路途，都操縱於契丹手裏。若是一個積極而有魄力的國家，就知道利用這個中心的地位。然而，契丹不再施展雄圖了，而使其優勢的地位竟反而做了他們的禍害。有一天，他們受了兩個渴望發展的隣國兩面夾攻，這兩個隣國都想覬覦世界的主權。西遼由是成爲緩衝的國家，當其領導者看清當時情形之前，災禍已經降臨了。

在這個時期中，成吉思汗完成了混一蒙古與塔里木溢地各部落的工作。他於一二〇六年的大會以後所實現的國家，現在可正大的稱爲大強國。他的國家擁有打成一片的土地，而在其與中國作數年的鬥爭中，他曾表現了他的支撐力量。乃蠻與畏吾兒——同爲喀什噶爾皇帝的舊附庸——之降服，表現了成

吉思汗對於西遼的敬意已經減少，如有事於西方的西遼，不對損害其宗主權的行爲採取了反抗行動，這就要損害了契丹在蒙古人心中的威望。可是，除西遼顯明暴露其弱點之外，此時另有一個原因，引起了成吉思汗注意在西方所發生的情事，他呢，已經擁有塔里木盆地和畏吾兒舊日的足跡，從此後，守護商隊大路的責任是落在他身上了。他的崇高身份要他如此啊！在昨天，成吉思汗在經濟問題的範圍內，眼光還是有限的，現在突然明白世界貿易的意義了。他的昌盛的尚武國家，無耕種而膏腴的土地，幾將缺乏各種原料，是極需要外來輸入品的。她特別缺乏了兵器。

當中世紀時代，在亞洲和在歐洲，兵器的工業是集中於亞拉伯和美索不達米亞。最精良的刀劍是製自大馬色。在希望出廉價購買貨物之下，成吉思汗對於通商自由便表同情了。

然而，從大馬色至貝加爾，路途是遙遠的。一條商隊大路的每個所有者，都設立了關卡，徵收捐稅，而抬高了貨物的售價。特別是契丹人，居於山地，他們從路上徵稅的收入是多於他們種地的收入的。徵稅的制，同大路上強盜所用的方法比較，是無軒輊的。

成吉思汗即使心中不存統治世界的幻夢，而對於西遼之居於他的前面，總要認爲眼中釘，這是可想而知的。他所身逢的情事，恰與在他之前七百年的突厥人所身逢的一樣。上亞細亞的每個新大強國，必需求得商業的交通，而不與西方發生齟齬。

還有另一個要素，也爲成吉思汗與西遼衝突的原因之一：西遼是一個純粹的游牧民族的國家，她的人民與蒙古人同屬一種。在騎士的民族之上，就不應有兩個皇帝同時統治啊！

這樣，開戰的原因是不缺少的。如有必要的話，就可有所藉口。成吉思汗歷來是主張合法行動的，歷來是要保持公理的外表的——特別是對於有了那麼悠久而光榮歷史的契丹朝，他現在是待機而動。其實，在那一剎那，他在中國方面，正在玩弄西遼的同宗——遼帝國的契丹，與之共同打擊金人。蒙古人不欲使局勢轉變太驟，但是在未雨綢繆之下，他先占了地位。

在當時情形之下，契丹人似乎是盲目的。他們歷來只注意西方；他們祇看到這方面的危險。

在西方，花刺子模的沙王摩訶末，曾在塞勒尤克帝國的殘跡上，建立了一個武備繁盛的大國家。他的國土起自印度邊界和波斯灣，伸展至黑海和裏海，自亞拉伯而達鹹海和帕米爾的西陂。伊斯蘭世界的帶甲之士，幾乎全部站在摩訶末的旗幟下而奮鬥。這個國家簡直是回教雜色種族的一個大教堂。僑居於西部的突厥份子，即摩訶末本身所隸屬的宗族，曾在其中占了重要地位；這往往不免同土着的波斯人民發生衝突。然而，文化和民族之缺乏一致，却被共同信仰的烈焰所籠蓋了。伊斯蘭之顯耀的武功習尚，在若干世紀中，從亞拉伯人傳至西亞細亞的突厥人，現在仍繼續受人熱烈的信奉。最初幾朝的回王的宗教帝國主義，仍是奕奕如生的。回教世界的一切門面與光彩，雖已稍見衰頹，却仍力量雄厚，都聚集於摩訶末國內。

回王已不再如一個無權力的教主，這個無權力的教主，則死氣沈沈，駐於報達，聽受突厥武士貴族的操縱。摩訶末沙王就成了回教信徒之真正的領帶者。

其實，這位摩訶末乃是一個暴發戶；他的祖先是塞勒朮克朝的奴隸（註七）。然而，這并不壓低他的地位。恰恰相反，他却有些不耐受那些虛榮，他呢，是報達教主所恐懼的，他呢，是不花刺和撒麻耳干——伊蘭各都市的核心——的學院所歌頌頌德的（因為這些學院是他所支配所維持的）。

這樣，在十三世紀初年，有兩個席卷世界的君主統治於亞細亞，這兩個大強國都是武裝充實的。他們兩個都渴望從事新的侵略，都是要混一寰宇的。可是，在蒙古帝國與回教帝國的政府結構之間，彼此所不同的是什麼呢？

成吉思汗雖號為「上帝的人間禍魔」，而摩訶末亦稱爲「上帝的幽魂」和「伊蘭之獅」。成吉思汗藉其鐵的意志與對其種族的天賦地位之近似神祕的信念，作其統治世界的要求，至於摩訶末則倚藉古波斯與伊蘭的豐功偉績的光榮，藉其代理回教主穆罕默德之約束人間的職務，與回教上帝的保護。這是種族起來與宗教鬥爭，未來與過去鬥爭，革命的飢餓與傲然自大的飽餓鬥爭。

一到這兩個強國彼此接觸，衝突便不可避免了。因為她們兩個都認對方爲恆久不變的威脅，這不但是在軍事上說，同時在思想上說，也是如此。蒙古人根據種族的理想，以建立其帝國，他們否認宗教的意義。

但是，在摩訶末國內，宗教乃是各民族間之唯一的聯繫，而種族問題却是它的弱點。摩訶末是許多突厥民族的君主，而成吉思汗根據種族的隸屬，可要求這些民族歸順於他。反之，回人則同心協力攻擊附於蒙古軍隊的佛教徒，景教徒以及珊蠻教的信徒。這邊的主義是與那邊的另一主義相處於無可調和的相反地位。

契丹人的緩衝國仍然把這兩個敵人隔開。可是，這可再經多少時候？有一種暗中的力量，總是推動這兩個大國彼此對抗，直至她們彼此的邊界互相接觸。這兩個貪慾無厭的強國都已經覬覦喀什噶爾及其以外的地方了。

另有一個原因必然要使吉思汗和摩訶末接觸：這就是不幸的世界貿易了。沙王管理了西部的路途，可汗管理了東部的。設使二者中之一對交通路線橫施阻礙，則商品的一切交易都停頓了。在七百年前，這個緣因已足引起戰爭。在中世紀時代，遠方的貿易實為亞細亞內地的生死所關的財源。若干大民族所以生存，廣大地域所以可居，都倚賴於商隊貿易的運用。到過了幾個世紀，海上貿易占領了海洋後，中央亞細亞這個大幹路從此被人拋棄。而亞細亞腹地就沉淪於昏夜中了。

然而，在那一時候，商隊并不周行全球，而走向印度與極東，熱內瓦，威尼斯，大馬色，不花刺，北京的市場，如遇有亞細亞荒原中的輕微的政治變化，便受影響。

在十三世紀初年，貿易的自由與安全是極不使人滿意的。契丹人是典型的強盜，在摩訶末國內，像一切回教的國家，關卡與捐稅是層出不窮的，而在這一點上，成吉思汗會極受刺激。暴風雨是在密結中了。而第一個電光是打到西遼身上。

在這種危機之下，契丹人做什麼呢？當然的，他們是做了最蠢的事。他們把自己的力量估量太高，而同時與兩方面的大國鬥爭，妄想從中漁利。可是，這兩大國祇等良好時期降臨，而作確實的行動。

戰事是由屈出律的態度激動的，屈出律爲乃蠻王子的兒子，曾爲成吉思汗所敗，且爲成吉思汗之積仇最深的敵人。他逃到喀什噶爾，要在那裏重新組織抵抗力量。契丹的君主，不論是否願意，總得看其是陪臣的兒子，而與以收留。他甚至於超出了必要的範圍，且以他的女兒嫁與屈出律（註八）。可是，他不敢再進一步；這位年老的君王沒有與可怕的成吉思汗發生事端的勇氣，也不敢替屈出律恢復他的權利。王罕的悲慘結局不會離開他腦中呢。

然而，他已經做得太多了。屈出律是一個窮兇極惡的人物，對他是不可施與絲毫恩惠的。這個武夫是毫無信義的。契丹一墮入他的術中，那非顛覆不可。屈出律造反了，他的奸謀成功，掀起了一番反叛行動。在一夜之間，契丹的朝代被推翻了，這個忘恩的駙馬登上寶座了。

因爲這番事變，中央亞細亞的政治狀況完全改變了。契丹是一個悠久而不爲害的朝代。然而，一個大

國裏有個篡奪的君主，那就不同了！合法繼承者之成吉思汗與暴發戶之摩訶末，都想乘機打劫。在喀什噶爾扮演公正人的任務，這是不可能的嗎？無論如何，總可從中得利的。因此，蒙古人與回回人都下手探試。

在成吉思汗看去，這個事件是很顯明的。第一，現在事變已顛覆了契丹，除他之外，在原則上任何人都不得統治上亞細亞。第二，他不能等待屈出律動員鄰國來攻擊他。蒙古的盡所有敵人——人數并不少——已經都集中於喀什噶爾了。在成吉思汗方面看去，反應動作祇有從事預防的戰爭。他降詔與者別。這者別正在帶領最精良的軍隊在高麗征討，便即速跑過了半個亞細亞大陸：這在他祇算是一番小事情。屈出律還未坐穩他的寶座，而蒙古人已經到他的國門了。

摩訶末并不因喀什噶爾的事變而感受直接的威脅，他呢，是一個過去的人物，不能提出合法人的要求；然而，有時候，他追念了自己與契丹有着血統的關係：直到那個時候，他並沒有周顧他的同宗兄弟；他反而同他們發生爭執。現在，戴了公正人的假面具，他開始玩政治的大把戲了。做政治行動，這就是說，趁火打劫。在喀什噶爾，他同時與兩方面談判：一方他鼓勵屈出律，另一方他維持被篡的契丹。到他把整個局面擾亂及雙方敵人發生嚴重衝突了後，他表演他的把戲，而占據了錫爾河區域。他托辭說，他做這種舉動，乃是為這個地方的合法君主——契丹主——的利益着想的。可是，任何人都不能相信這個話，更不能同他爭奪這個易於取得的掠獲物。在這個時期中，契丹是沒有勢力的，祇能坐視種種變故發生，而屈出律在看到

蒙古人從另一方進兵之下，不得不承認將這塊土地割讓摩訶末沙王。河中省之富庶的各都市與堅固的堡壘，彼此爭執那麼久，現在都落到摩訶末手中了。

在這個時候，成吉思汗幾將西遼其餘各地都占領了，並且不會遇到嚴重的抵抗。有一個幸運的事情，而為大外交家之成吉思汗所善與利用的，又格外使他的工作容易成功。

的確，屈出律聽從了他妻子的話，而做了極蠢的事情。這個女人是新近信奉景教的，她是最危險的，信仰過甚的。她日夜祇懷着一個思想：掃滅國內一切非基督教的宗教。而她呢，以其前皇的女兒的地位，是唯一可使新君得到合法地位的光榮的，屈出律因此不得不盡聽她的意旨。他同意於危機重重的虐待異教人的行爲。宗教偏信之慘酷無比的悲劇，歷來為亞細亞腹地完全所未親的，現在逐幕在喀什噶爾演出了。若干回教教長被釘死於禮拜寺的門前，佛教長老燒死於柴堆上。在前後若干星期中，基督教確大告勝利。
(註九)

可是，同大多數這種情事所產生的結果一樣，國家總要攤分這種孽債。屈出律失去了他的人民所僅存的同情。

現在，成吉思汗可知道怎樣應付了。他的宗教極端放任的立國原則，又現出其為公正原則的面目了。他宣佈保護被壓迫的宗教。屈出律害了西遼的人民，因為他沒有遵守札撒克的規條，而札撒克乃是一切

騎士民族的法典呢。蒙古人自命爲救人者。他們的軍隊曾在旗上大寫了信教自由之可喜的綸音，每個人都可自由信奉其心中所喜悅的宗教，但教士在政治生活上所發生不幸的影響，則非消滅不可。

在喀什噶爾，成吉思汗的軍隊不會被人視同侵略者，却被人視爲解放者。彼此之間，幾乎沒有發生衝突，而經過一個月後，新降者竟變成了忠實的臣民。屈出律則身受悲慘的結局，他自己的部衆却把他當一頭狗似的殺死了（註一〇）。

成吉思汗之滅西遼，幾乎是不動什麼聲色，且成功非常迅速，竟使摩訶末在未及察覺之前，忽然有一天在其疆界上與新的鄰人相見了。

花刺子模的東界爲沙漠與山嶺，那些山嶺，荒野而人跡不可到，矗立於雲霄裏。在摩訶末極東的兵站與蒙古的前站之間，或許是相隔了幾百里路。在這個地方，這樣的距離，是非經幾個月的辛苦跋涉不能穿過的。所以，在這兩個新鄰人之中，不能即時彼此接觸。這兩強國間所釀成的糾紛，并不像通常那樣，先由邊境兵站的小衝突開始的。這個世界大戰，是以正常的商業鬥爭，在這兩個彼此認識尙不十分清楚的敵人中開端的。

最先是由成吉思汗來同西方鄰人發生關係。他派遣使者，越過崇山峻嶺，來到沙王那裏。使者攜帶了成吉思汗的敬意和禮物送與摩訶末沙王，并力陳商隊大路上的正常懋遷有無是如何有利於彼此兩國

的。這在今日，將可說做「列國的共同經濟利益」與「友好關係之誠意希望」了。好像成吉思汗曾向其鄰邦提議訂立一個正式的通商條約。

截至此時為止，一切經過都很良好，似乎亞細亞各民族的和平之黃金時代將出現了。不幸成吉思汗寄與摩訶末的書信却包含了一個小小的惡作劇，配合很好的惡作劇的確，先經提到可汗新近併吞了中國那麼大的國家——還未曾提到許許多多其他國家——後，信裏却又說了這一段話：像他本身是一個和平的君主，摩訶末對他絲毫不必有所憂慮；為表示誠心起見，他把這位西方的皇帝當作他的親兒子看待。

可是，我們要知道，在亞細亞的外交詞令裏，「兒子」這個字眼是代表什麼意義；這是等於說附庸。或許，在那裏面，成吉思汗是存心不良的。他的確自認為萬王之王，如若他祇願得到表面上的降服，這已是他的豁達大度了。然而，「上帝的幽魂」之摩訶末，却没有德意志腓特力二世皇帝那麼溫情，後者曾於二十五年後，以滑稽的口吻回答蒙古人的一封同樣措詞的書信。

這一着是打倒了。摩訶末感覺到了口蜜腹劍的把戲。但他是很謹慎的，在未着手談判之前，他要先進一步明瞭這位奇異而發言無狀的東方皇帝，而他對於這位皇帝，甚至還不認識其真正的名字。因此，他私下向成吉思汗的使者打聽。在四目相對之下，門戶緊閉，他靜聽使者的報告。起初，他先重餽這個使者，餽贈

使者就是說企圖收買他。這一切預備動作，表現了沙王自己是無多大把握的。

摩訶末打聽成吉思汗是否的確吞併了中國。使者承認了這件事，並將這個實情稍為說得過分些。沙王便更見憂慮了。他不能想像出成吉思汗到底是什麼樣人。可是，併吞了像中國那麼強大的國家——他也曾從天山之外知道這個國家——這到底是怎麼講的。

摩訶末追下問道：「成吉思汗的軍隊的確也同我的軍隊一樣強盛嗎？」

使者，或是因為怕失去他所得到的美麗贈品，或是因為要做他的主人的忠僕，期能更穩當的把摩訶末拖入陷阱，就回答道：「你的權力是像太陽那麼大，成吉思汗的權力則像月那麼大」(註一一)。

摩訶末表現了他的滿意情緒，而使者也可安穩穩地攜帶了禮物回國。他以恭敬的友誼的諾言交使者帶回去，但這種諾言并不表示什麼意義。摩訶末對於這一個困難的問題，即他與成吉思汗兩個人，那一個該做父親，那一個該當兒子，不曾吐露真意。

摩訶末，吃了苦頭而不敢做聲，這種寬恕態度，是我們所不能立即了解的。尋求這個難於了解的情事的答案，或許應從報達當時的情況中着想。

的確，摩訶末——伊斯蘭的寶劍——又與報達「哈里發」的「神」權發生衝突。在擁有最強者的權力之下，他曾廢黜一個哈里發，而另立一個新的(註一二)。他憑藉了一個神學博士會，將他所不喜歡的人

擲於教外，而利用伊斯蘭的齊伊派（Chites）與山尼派（Sunnites）之間的舊仇（註一三）。然而，被廢的哈里發則以宣告廢黜摩訶末來應付這番舉動。在那時候，亞細亞的沙王與哈里發所居的地位，是與歐洲的教皇與皇帝無二致的。

在這次糾紛中，摩訶末表面上占了上風，且咄咄逼人，率領他的軍隊直抵報達城下。然而，哈里發的廢黜令竟然削減了他的地位。凡想脫離摩訶末的臣民，都可以名正言順的做脫離的行動。反對派，受宗教的兩難論所鼓勵，抬起頭來了。沙王感覺到他的地位沒有那麼穩固，特別是現在遇了一個東方皇帝，後者似乎要組織一個聯合一切游牧民族而不分宗教信仰的國家。摩訶末覺得他的最好軍隊是屬於突厥血統的軍隊。在這一刻，他不想輕忽激起糾紛（註一四）。

然而，像在內部未臻穩定的一切國家那樣，花刺子模國內也存在着以爲侵略政策可以緩和內部衝突的一個黨派。這個黨派，稟承太后的意旨，曾大使沙王應付費力。

摩訶末對於蒙古國家的狀況及其行動方法，所得到的報告，不過是根據謠傳與推想，而成吉思汗對於西亞細亞的情事，似乎打聽得非常清楚。有些歷史家甚至以爲成吉思汗與哈里發有聯絡，且以爲成吉思汗曾接到哈里發與他結盟以抗沙王的提議。據說，在這項談判中，哈里發曾使用那時代的一個方法，藉可經過敵人的國境而暗通消息。「外交的文書」是刺於一個剃光頭的腦壳上，這個人同時又默記了文

書的內容。到他的頭髮重新長出後，他便假裝了商隊的御者，前往蒙古。成吉思汗祇須把使者的頭髮重新剃光，便可將口授的言詞和書面的言詞相對照了。

提議與報達結盟這一個假定，它本身是有所根據的。因為，後來在摩訶末與成吉思汗發生鬥爭中，哈里發始終不曾加入其中，他始終沒有宣告伊斯蘭的「神聖戰爭」來與成吉思汗對抗（註一五）。至於蒙古人的曖昧態度，也是可了解的，他呢，爲占着時間上的便宜起見，一方作威脅行動，而另一方又緩和局勢，一面答應彼此和平無事，另一面則作戰爭的準備。成吉思汗深知時間的延長是對他有利的，且知摩訶末的寶座是將動搖了。蒙古人的時期總要降臨，在這個時期，他將於世界萬目睽睽之下擁有他的權利。他是很聰明的知道，如要發動這麼大的鬥爭，那非處於無限制的無罪過的地位不可，尤其是他不願祇作簡簡單單的侵略，但要建立萬年無疆的游牧民族的合法帝國。

頭一步就需要等待新商約的後果。

有一天，一個攜帶波斯貨物的商隊，來到和林——成吉思汗的都城。他們要昂貴無比的價目，在人們勒問理由之下，他們便以曾經向花刺子模沙王納過重稅爲提高貨價的理由。成吉思汗不斷的發言，且當衆大發雷霆。難道他解決了西遼，爲的是使他人可以阻礙貿易嗎？自由通商的保證是在那裏呢？可是，他却買收了貨物，甚至付了高過於商人所要的價目。這是一番精巧的動作；因爲，從此後，在亞細亞所有各市場

上，大家都說蒙古大汗是贊助通商的。

不久後，一個蒙古商隊，攜帶中國貨物，達到了波斯帝國邊界之錫爾河北的訛答刺(Oghis)城。在這個地方，即花刺子模的東境，花刺子模人的戰爭精神病已經達到相當的程度了。好戰的青年，剛剛不費力的併吞了河中省，志得氣盈，且作新戰功的幻夢。訛答刺的守將便對商隊弄出特別兇猛的刀聲。他力拒相信商隊是居心和平的。在他看去，這些蒙古人並不是商人，乃是危險的奸細。他於是扣留了商隊，殺死了商人（註一六）。

摩訶末，即使是不贊成這番動作，後來終於承認照此辦理（註一七）。他已經受了束縛，因為訛答刺這個瘋狂的守將，同時是主戰派的首腦，且為摩訶末母后所保護的人物（註一八）。

像成吉思汗是偉大的人物，且自命為自由貿易的保護者，訛答刺城的年輕守將之輕率的行為，是等於火上添油了。可是，成吉思汗還不採取報復的行動。他遣使往見沙王，提出抗議，并要求懲罰罪人。恐懼萬一有和平存在之局的成吉思汗，設若不再施一個新的詭計，則沙王還可避免即將迫近的威脅之降臨。他以會叛棄摩訶末的一個花刺子模的舊臣充當使團的首領。這必然成爲挑釁的結果，而在天山西部，人們也認此爲挑釁的行為。現在，主戰派很容易的制服了狐疑不決的沙王。蒙古使團的首領於是被斬首了，隨來的蒙古人被剃去鬚髮放回去了。

這樣，雙方祇有決裂了！成吉思汗已把沙王帶到他所指定的方向去了。現在，他可以履行其權利內的任務，因為「他的鄰人不許其處於和平。」他當衆流淚，表示受了屈辱。據說，他獨自登山數日，向天祈禱，發了復仇的重誓（註一九）。

至於蒙古軍部方面，則激急的做備戰的工作，有一封信寄與沙王。信裏面祇包含幾個可畏的字，這幾個字，在百餘年中，曾震動了整個世界。這個沿用的公式，即蒙古的宣戰書，是這樣的寫道：「你選取了戰爭，唯有皇天知道我們兩者的如何結局。」

（註一）關於契丹的發源地，許多人說是在滿洲南部（遼東）這或是根據新唐書所載「東距高麗」之說。但此乃指已發展之後的契丹而言，不能就將滿洲當作契丹的根據地。遼史部族志對這問題確有着明顯的指示，它說：「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爲八部，居松漠之間，今永州木葉山（按木葉山在熱河赤峯縣之北，開魯縣之南，土河、潢河合流之處），有契丹始祖廟，奇首可汗可敦併八子像在焉。潢河（即西喇木倫河，出內蒙古克什克騰旗西境，東流經赤峯縣）之西，土河（即老哈河，源出河北平泉縣南永安山，流入赤峯縣，與潢河匯合）之北，奇首可汗故壤也。」據此，則契丹的發源地，實在今熱河境內。

（註二）遼史，遼天祚帝保大二年（一一二二年），金兵侵遼，遼天祚帝西走天德軍，入夾山（今綏遠薩拉齊縣西北），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八世孫耶律大石初立泰晉國，王淳爲帝，淳死又立其子定，次年，遼兵爲金人所破，大石亦爲金人所擄。幾個月後，大石從金國逃歸遼。保大四年（一一二四年），大石自立爲王，率鐵騎二百西奔。至一一三〇年，他建立西遼帝國。

(註三) 遼史，耶律大石西奔，經白達達（汪古）部，至可淳城，駐北庭都護府，大會七州十八部王衆，欲西至大食（即亞拉伯）。他在會中告各部衆說：「……我今仗義而西，欲借力諸蕃，討我仇敵，復我疆宇……」於是率其新得的萬餘精兵前進，先遣使遣書回鶻

(畏吾兒) 王畢勒哥說：「……今我將西至大食，假道爾國……」

(註四) 遼史，回鶻王畢勒哥得耶律大石前書後，親送大石至其邸，獻駝馬，并願質子孫爲附庸，親送大石至境外。大石由是西行，所過克捷，歸附者數國，獲駝馬牛羊財物不可勝計，軍勢日盛。後他至尋思干（即薩馬爾干）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爾瓊，來拒戰，大石分軍三路迎敵，大敗之。花刺子模部亦爲大石之兵所破，其主阿即思納幣請和，由是東自戈壁，西起阿母河之地，盡歸耶律大石。又據波斯歷史家阿萊哀丁所著征服世界者的歷史，也說，黑契丹軍隊西行，征服了康克里，喀什噶爾，和闐諸地，又取得乞兒吉思的別失八里，斐加那和阿母河以北也都屬於他們，奧斯曼的子孫（薩馬爾干王）也爲他們的臣屬。他們後又派兵進攻花刺子模，直至花刺子模王完全降伏，方才退兵。據以上各種記載，耶律大石在西域各地的軍威是盛極一時，每同回鹘軍隊接觸，無不大得勝利，則回人的力量不足以切斷契丹前往亞拉伯的路途，確是顯明的事實。本書著者，以黑契丹根據色爾達里雅河以東各地建立其西遼新國，認此爲被阻於回軍力的結果，殊不得當。實則耶律大石雖累次舉官前往亞拉伯，其心坎裏從未忘記中華故業。在其告諭十八部王衆的詞中，他早已明白地說：「……我今仗義而西，欲借力諸蕃，討我仇敵，復我疆宇。惟爾衆亦有軫我國家，愛我社稷，思共救君父，濟生民於離者乎？」及其即帝位於起兒漫，班師東歸後，不久，他任蕭幹里刺爲兵馬都元帥，率騎七萬東征，祭天誓衆說：「我大遼自太祖太宗艱難而成帝業，其後嗣君耽樂無厭，不恤國政，盜賊竊起，天下土崩。朕率爾衆，遠至朔漠，期復大業，以

光中興。此非朕與爾世居之地……」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可以說西遼的目標是在於恢復大遼的帝業，而未必便有西走亞拉伯另覓新土的決心。那麼，他立國之地，是應傾於伺隙東征的。如若如著者所云欲染指亞拉伯，那他為何不乘勝西行呢？

(註五)回教徒著作家以及中世紀的歐洲旅行家，都稱中國為契丹，即因契丹當時在中國——北中國——建立遼帝國之故。雖在今日，一般俄人及中央亞細亞各民族，仍以契丹稱中國。

(註六)法文譯本注：花刺子模的最初核心是在於基發(Khiva)區域內，位於鹹海，當阿母河河口。

(註七)摩訶末的祖先名訥失的斤者，曾為伊蘭塞勒兀克朝算端馬里沙的執水瓶奴，後歷擢為花刺子模長官。訥失的斤死後，其子襲職，號為花刺子模沙，是為花刺子模立國之始。

(註八)元史，屈出律奔西遼，西遼主直魯古（耶律大石之孫）以其女是忽妻之。是忽性慧黠，以古兒罕直魯古喜諛，使屈出律迎合其意，古兒罕遂以國事任之。（新元史卷一百八第十七頁。）

(註九)這段敘述，與中國史乘的記載比較，有着顯然不同的二點。第一，發生宗教影響的屈出律的妻子，不止前王直魯古之女是忽一個；屈出律篡奪西遼後，又納西遼前宰相之女為妃，她與是忽同為佛教的熱烈信徒。第二，屈出律當時所擁奉的，除景教外，還有佛教，而且後者的勢力是在前者之上；屈出律所虐待所摧殘的是回教，而佛教不在其列。元史：「古出魯克（屈出律）既篡立，又納西遼前宰相之女為妃，貌甚美，與正妃是忽同信佛教。契丹本舉國信佛，及耶律大石西遷，其地盛行回教，大石聽其信仰，不之禁，故上下相安，古出魯克用其妃之旨，定佛法為國教，諭其民奉佛，不得奉穆罕默德。自至和闐，招集天方教士辨論道理，有教士曰阿

拉哀丁，與古出魯克往復厥難，古出魯克慚怒，罽而縛之，釘其手足於門。」（新元史卷一百八第十七—十八頁。）即多桑蒙古史所載也，與本書此段不同，據多桑書說，屈出律對於回教徒，是一個極殘酷的仇教者，他自己本是基督教中景教徒——乃蠻部大都信仰宗教，但自從他娶了古兒罕直魯古的女兒後，乃變為一個佛教徒。（見多桑蒙古全史 *Histoire des Mongols* 卷一第一〇六頁。）

（註一〇）關於屈出律被殺經過，元朝秘史祇簡單地說道：成吉思汗命者別追古出魯克，追至撒里崑黑地面，將古出魯克窮絕了回來。」（元朝秘史第十卷第十二頁。）新元史古出魯克傳說道：「太祖使哲別（者別）伐古出魯克，哲別入西遼境，諭民各奉舊教，勿更易，各鄉長皆殺監卒應之。古出魯克在喀什噶爾，兵未至，先遁。哲別追及於撒里黑庫爾，古出魯克匿於葦拉特尼之山谷，哲別遇牧羊人，詢及古出魯克蹤跡，獲而殺之。」（新元史卷一百八第十八頁。）至於多桑蒙古史，也說：者別軍至，屈出律即逃走，蒙古軍立即宣佈宗教自由，於是一般向受壓迫的人民，便盡力屠殺屈出律的軍隊。蒙古軍繼即追趕屈出律，行至巴達克山，屈出律被擒，者別乃殺之。」（多桑蒙古史卷一第一七二頁。）從以上各種記載裏，看不出屈出律被他自己部衆所殺的事實。又按新元史易思麥里傳：「易思麥里，西遼虎思斡兒朵人，事西遼主直魯古爲柯散城八思哈長官。太祖遣者別伐西遼時，乃蠻太陽罕子古出魯克已篡直魯古之位。者別至垂河，易思麥里率柯散等城官吏迎降。者別以易思麥里爲前鋒，引大軍踰葱嶺，追斬古出魯克於撒里黑，傳首徇未下諸城，皆望風款服。」（新元史卷一百三十一第十二頁。）本書所云屈出律爲其部衆所殺，當是指易思麥里而言，或許因爲易思麥里是西遼的降將。

(註一一)成吉思汗派往花刺子模的使者有三人，皆爲回教徒，原是算端的臣民，其中一人名馬合木者，爲花刺子模人。他們奉成吉思汗命獻珍物，并致成吉思汗的話，說道：「我知君國大而勢強，甚願與君修好，我之視君，像愛子一樣的，君當知我已征服了女真，統治了北方諸民族，戰士如螻蟻之衆，財富如金穴之多，無須覬覦他人的土地，所望彼此臣民之間得以互市，想彼此的利益是同樣的。」摩訶末聽到這個視他猶愛子的話後，特於夜間召三使中之馬合木入見，對他說：「你本是花刺子模人，我知你忠誠可恃，若以實情告我，并於將來以成吉思汗之舉動來告，必有重賞。」摩訶末立即取寶石手環一枚賜與馬合木，以爲不食言的證據。隨後就問他說：「成吉思汗征服了中國，這是的確的事嗎？」馬合木回答說：「這麼一件大事，那個能虛構！」摩訶末又說：「我的國強大，是你所知道的。乃成吉思汗敢說我爲他的兒子，他到底是什麼樣人，他的兵力有多少？」馬合木見摩訶末面怒色，不敢直對，乃說道：「蒙古汗兵雖衆，然與算端比較，猶同燈火之與日光。」摩訶末才覺放心，用好言遣三個使者歸國。

(註一二)摩訶末與報達哈里發納昔兒(Nasir)積不相能，且怨納昔兒之暗助他的敵人，又拒絕他的要求，因欲廢阿拔思(Abbas)族承襲哈里發之權。他先徵詢回教諸教長說：「設有王者以頌揚帝語滅除敵教爲己任，而有一哈里發因怨而阻撓之，如是，王者能否廢此哈里發，而代以較爲正大的呢？教主之位，依法當屬忽辛(Husain)的後裔，乃爲阿拔思族所竊據，此事應如何處置？且阿拔思系諸哈里發常不能盡教主的職務，不能保障回教邊境，發動神聖戰爭，而使異教民族改從正教，或獻納貢賦，此又應如何辦理？」諸教長答道：「處此境況之下，廢立爲正。於是，摩訶末推阿里(Ali)後裔忒耳迷(Timid)的賽夷(Sayid)族人阿刺木魯克(Al-Muluk)爲哈里發，且命以後公共祈禱中與新鑄錢幣上除去納昔兒的名字。

(註一三)齊伊派的名稱，爲其他回人用以稱呼波斯的回人，前者則自名爲山尼派，且自命爲唯一的正教徒。齊伊派以阿里爲唯一合法的哈里發，而擄棄山尼派所承認的穆罕默德其他子孫。

(註一四)摩訶末與哈里發納昔兒破裂後，進兵攻報達，時值秋初，忽天降大雪，前鋒萬五千騎行經山中，士馬多凍死。嗣後又爲突厥蠻，回兒忒等部所邀擊，大受損害，幾至全軍覆沒。時迷信者以爲此是天怒，致遭意外的失敗。摩訶末也懼而止兵。

(註一五)關於報達哈里發欲與成吉思汗結盟以敵摩訶末的事實，亦見於中國史籍。據新元史西域傳載：「報達被兵，哈里發思報復，環顧列邦，無可與謀者。聞蒙古盛強，乃遣使者導以西伐。然太祖方修隣好，無用兵意。」(新元史卷二百五十四第五頁。)

(註一六)據其它記載，這兩節所述事實的經過是如下：西遼亡後，花刺子模的領地是與畏吾兒相接。有摩訶末之臣民三人，販絹布入蒙古境，成吉思汗厚償其價，命厚待三商，處以白氈新幕。到他們將歸國前，他令諸王諸那顏諸將等各出私貨，遣信僕數名，齎送以往，購易花刺子模的珍物。人衆約百餘名(有的說有四百五十人，有的說僅四人)歸兀忽納領軍。行至訛答刺城，守將亦納勒朮指爲蒙古間諜，殺其人而奪其物。據新元史西域傳，其中祇有一人能够逃歸。

(註一七)據新元史西域傳所載，訛答刺城守將拘留了蒙古商隊後，「以蒙古遺細作告於王，王令盡殺之。」(新元史卷二百五十四第五頁。)此則說決定殺蒙古商人者，乃沙王摩訶末本身，與摩訶末後來虐殺使者的舉動較見吻合。

(註一八)據新元史西域傳的記載，訛答刺城守將爲王母禿兒堪可敦之弟。

(註一九)成吉思汗登山禱天之事，乃發生於蒙古商隊被劫殺之後，與蒙古使者被辱殺之前。

第七章 西征

談判決裂了，彼此宣戰了。然而，爲數世紀以來所未見的一度太平狀態，却出現於大陸上。在成吉思汗的國裏，從帕米爾至太平洋，存在着一種模範的秩序。未得可汗的許可，沒有一個騎士敢馳騁於路上，敢射出他的箭矢。有人說，在大戰開始前那幾年，青年女子可以頭頂一盆的黃金，從不花刺走到北京，而不至遇了危險情事。

然而，這個太平狀態是欺人的。在雙方民族的邊界上，大家都整軍經武。東方的草原與西方的都市都激急動員，以互相攻擊。唯有不可逾越的山嶺，在雙方敵人的中間，綿延二千餘里，阻止戰事即速發生。

自從前一年來，成吉思汗已經將征伐中國的軍事行動，交與老木華黎主持。這個老將軍帶領了三萬名精兵，應完成了北中國的侵略。成吉思汗則將自己的大本營移至和林，期能精細的作與西方決戰的一切準備。至於者別，自從戰勝西遼後，就將隨時準備前進的軍隊屯近花刺子模的邊界，成吉思汗則將主力軍集中於西蒙古的荒原。戰馬在未作穿越多山的荒涼地帶之困苦長征之前，先在草場上休養了整個夏天。它們須在未出發前先食飽呢！每名兵士都預備着幾匹馬。軍需官開起倉庫，軍隊受了他們出發的軍需

品。從預備的麥，乾肉，牛酪乾的軍糧，以至預備更換的弓弦及背囊的材料，一切都精細的配合好和計算到。在攀越山嶺長途中，供作糧餉之用的牲畜，都聚集齊全。燃料與草料，都捆紮成包，載在車上。隨軍出發的工匠與工程師，是一大批的來自中國；他們裏面有造橋者，有製造成城器械者，有伺候火礮者，有放射火器與滾油者。

成吉思汗，雖然要做離國數年的打算，而對於帝國的管理，却無須掛慮。他再不必憂慮到國內的反叛行動；加之，一切王公與貴族，特別是他所不能完全信賴的人們，都是必須隨軍出征的人物。在這一次，動員是關於全部的，且是根據了業經採用的強迫軍役的法制。在國內，幾乎不留一個壯丁。遵照可汗的命令，在軍隊出國期中，婦女們應在國內維持秩序，看管帳幕與牧羣。其實，她們就已有自動料理應做各事的習慣。

到秋天，可汗同其四個兒子，朮赤，窩闊台，察合台，拖雷，統率軍隊出發了。充其量共有二十萬人的正式軍隊，不會像後來若干歷史家所稱「人衆如潮」那樣。然而，帶領這二十萬名的兵士——聯合後備的馬匹及輜重與牲畜等等，差不多有一百多萬的動物——在冬季穿過山嶺地帶，是等於幾至無法解決的一種工作，即二十世紀的參謀部對這個工作恐怕也要弄得頭昏。他們須渡過約有二千公里的地帶，其中最大部份是不毛的山地，無就地取食的可能性。在那裏面，并無通常的路跡。他們須穿過許多危險的山谷，高

達三千公尺的結冰的山峽，其中常遇大陸冬天的可怕暴風。同這次進兵情形相形之下，則安尼巴（Annibal）亦作漢尼巴（Hannibal）之越過阿爾卑山，乃是一番愉快的散步了。

然而，進行的事業是成功了。蒙古荒原的居民，是不腐敗的，且能忍受意想不到的飢寒的侵凌。馬到處還可找到少許的草苗和樹皮，且也是有生以來慣於忍饑的。在零度下四十度的寒氣下，人們捲於雙層皮衣裏，睡在冰天雪地上，補充糧食的是用野獸。如若無物可食，蒙古人則割開馬的血管，吸了幾口熱血後，又把創口縫上。可汗與其忠實徒衆的鐵的意志，振作了一切人的精神。吃苦愈深，飢寒愈烈，而渴望回國財富的情緒也愈昂了。

軍隊是分爲三路前進。成吉思汗的長子——私生子朮赤——同速不台帶領前鋒。他們的路徑，是經塔里木溢地與天山的山峪，進至錫爾河河源的地帶。者別帶領了人數較少的軍隊，向更南一面前進；他須經喀什噶爾的南面，沿帕米爾高原，入斐加那省。成吉思汗自己帶領主力軍向北經準加里關，沿匈奴人的舊道前進。他須經飢餓的沙漠與荒原進入巴爾喀什湖的南面（註一）。

摩訶末也武裝起來。他的國家是最富饒的，他的軍隊是人數最多的，但他却須應付蒙古人所無有的種種困難。他身邊並沒有隨時武裝的人民，沒有和平時期的生活可切合於動員狀態的武裝人民。他的人民跨上馬來準備作戰，這是不夠的。成吉思汗以軍隊所得的掠獲品充軍餉，而花刺子模則須用餉銀付與

他的軍隊。可是，在花刺子模國內，現銀是絕無僅有的。本年的租稅已於前一年預先徵收了。現在須再徵收一次，這種舉動就無加緊人民作戰情緒之餘地。加之，摩訶末祇能做取守勢的戰爭。即使他能够得勝，他的軍隊所收穫者無非是不毛的巖石與骯髒之瘦馬而已。花刺子模的突厥人，或許是善於侵略的兵士，然而在國內，他們自覺不過處於半主人的地位，愛國情緒和平常的地方觀念，乃是他們心中所無的概念。在亞細亞這一個區域內，侵略者素來是處優勢的。

還有，關於敵軍的力量及其組織，摩訶末是完全陷於疑惑不定的狀態中。他也不知在何時在何處發生敵軍的攻擊。固然，他擁有聯絡後方的交通線，和許多堅固的根據地——這是蒙古人所完全缺乏的。然而，抵禦這個從天而下的敵人，他該用那一種防禦方法呢。東部邊界的崇山峻嶺是緘默無聲，鬚髮籠罩於雲霧之中。關於敵軍行動的情形，他沒有得到任何消息。不可知的危險之等待，實統傷了花刺子模大營中的將官的神經。

沙王似乎以為來了一批剽掠為業之無規則的敵寇，強暴殘狠，但短期內就要退去，就像東方游牧民族所慣有的情狀，他便決定第一步先做各都市的防禦工作。當租稅又經辛苦徵收了後，幾乎全數是用於將都城撒麻耳干周圍建築一個新的圍牆，長達五十公里。當蒙古人遠在大家所計算的時間之前，突於春天出現，圍牆的建築工作當然祇完成了一半。金錢是濫費了。

至少，保障錫爾河與阿姆河地帶之雙重防禦線，是已經修繕很固。實則摩訶末除坐待敵人降臨之外，別無妙策了。

在春初，人們向他報告說，一枝人馬薄弱的蒙古軍是由山地下來，走到錫爾河的上游地方了。探馬報說，來了四萬人以上的軍隊，處於狼狽不堪的狀態，飢餓要死。沙王以為此即成吉思汗的全部力量，他便開出他的最精悍的戰隊，人數比敵軍多過兩倍，上前抵禦。蒙古的前鋒，由朮赤與速不台率領，在這個時候，不預備即行接觸，且所處的地方是離敵人中心點極遠。他們是處於最劣的環境，因為在這一狹隘的山谷裏，騎軍是無從發展的。聰明的速不台因此建議退兵，但朮赤不贊成這個意見。朮赤因其出生來歷不分明的污點，已經受人蔑視，他怎能在開戰之初，就表現了怯懦的行爲呢？在蒙古人心中，退却與逃避的用意，絲毫不是可恥的行爲；但在這個私生子看去，這個意思是不可接受的。絕望的王子就對速不台說：「以後我怎能向父親解釋呢？」

戰事發生了。它似乎不願結束的，它來得可怕，使雙方都受重大的犧牲。蒙古人狂奮死戰。可是，入夜後，雙方罷戰，朮赤也覺得此路是走不通了。於是他在營中燃燒大火以誤敵，而在敵人不覺之中，將軍隊帶走了。到第二日天曉，蒙古人的蹤跡不見了。他們退兵迅速非常，而到花刺子模方面看清了後，朮赤已經走入山中，離開戰地已有了一天的行程（註二）。

然而，這次「勝利」對於摩訶末，恰是不幸的。雖然，從這次戰役後，他對於蒙古兵的勇敢懷了不磨滅的敬意，但是，對於這些窮困的強盜，他自己心中，以及他的甲冑齊全的戰士，都生了傲慢自得的心意。他確以為永遠打敗了蒙古人（註三）。他以爵號及顯耀的服飾大賜他的戰士，且任軍隊休養於榮華之中。除此之外，他那能做得更好些呢？他不能利用他的優勢，因為敵人是找不到的，猶同鑽入地裏去了。

在這時候，當摩訶末還在錫爾河上游踟躕不決，而來了一個驚人的消息。在南面，差不多當摩訶末的背後，第二枝的敵軍正向斐加那前進，這是者別同其軍隊。

情況是很危殆的，而摩訶末則陷於極苦惱的境地。因為，當蒙古南軍向忽甞前進的時候，朮赤的軍隊由北方繞了一灣，而開始圍攻錫爾河中游各城寨。如果突進的動作成功，則防禦線將失效，而沙王的後方將被切斷了。照蒙古進兵之迅速來看，這不過是時間問題的事件了。

忽甞為保護花刺子模南面要道的最後城寨。帖木兒滅里，摩訶末的猛將之一，即駐守於此。他的兵力不足替此城抵禦者別軍隊之進攻的，然而，他深曉應施行種種動作，至少可藉此延緩蒙古左翼的前進，且可使摩訶末的軍隊得從容退往錫爾河上游，而躲開危險的包圍。帖木兒滅里於是放棄了忽甞，帶領少數的軍隊退守河中之一設防的島上。者別急於前進，但又不能任突厥人留在他的後面，乃在水中建築一道石隄，預備將火礮安在隄上，以轟擊島中駐軍。因為這個，忽甞城中的五萬居民，被迫去若干里外的山中

搬運石頭。

在他那方面，帖木兒滅里造船載運優良的弓箭手。他們把船駛近在建築中的隄岸，用以擾亂建築的工作。蒙古曾謀以火器射這些可厭的船，但這個企圖却被回人所破，因為他們曾在船身厚塗粘土，以防火箭的射擊。人類生命的犧牲必然是極重大的，可是承受這種犧牲者乃是居民，他們身邊無防禦物，而處於花刺子模人的箭矢之下。到者別將火礮安在壩上後，帖木兒滅里知道抵抗不能延長了。他率衆登船，沿流而下，切斷了蒙古人橫置河中的鐵索。蒙古軍無數的騎兵沿兩岸追逐，帖木兒滅里終於趁黃昏與重霧裏登陸逃脫了（註四）。

帖木兒滅里之堅定而智巧的力守，曾使蒙古軍拖延了幾天，并救了摩訶末的作戰軍隊。沙王乃回軍退到從不花刺至薩馬爾干的強大要塞的區域。在這地方，左面憑倚奇西庫姆（Kisil-Koum）沙漠，前面橫着錫爾河各要塞的保衛線，他自己以為處於很安穩的地帶。

然而，憑河的各堡壘，在蒙古軍展開廣大戰線進攻之下，不能支持了。訛答刺頭一個失陷了，它的居民爲着守將的愚蠢行爲而抵償了生命。這個守將，手執兵器奮鬥到底，然終被蒙古軍生擒，他們鎔銀液灌入這個主要罪人的耳目鼻；他們是用這樣手段來報復施於他們的商人的強暴行爲。

氈的和昔格納黑兩要塞，經過數日繼續進攻後，也都失陷了。每遇一城攻下，它的居民，被驅向軍隊前

面走，以作進攻別城的肉彈。蒙古人實行其與中國作慘酷的和流血的戰爭中所得到的一切經驗。

關於失陷各都市的可怖的詳情，是到處播佈於花刺子模國內，散下了狼狽恐慌的狀態。在昔格納黑，全部人口，約有二十萬左右，都死於刀鋒之下。氈的城的居民，被驅出城外郊野，而於飢餓戰慄之下，目擊城中受人劫掠七日。不久後，整個錫爾河中游區域現出了一串火燄騰空的城市。蒙古人到處是不寬恕的；他們甚至也把投降者殺掉，因為，他們有理由的說：「對於曾經一度背誓的人們，我們不能與以信賴。」

可是，後面又來了更壞的情事。蒙古的主力軍，在成吉思汗統率之下，其初大家還絲毫不知道，却突然出現於意想不到的地方：在不花刺西北面成吉思汗曾繞了一個大圈，穿過了敵方所認為不可飛越的沙漠與錫爾河各河口；現在他是處於敵人的背後，奮力向花刺子模的心部前進。

摩訶末當初以奇西庫姆沙漠保障他的左翼的計算，就這樣的失敗了。他以為對付蒙古軍，不至有了地理上的不便，現在蒙古軍則從西北面，東面，東南面與以威脅。札蘭丁——摩訶末的最能幹的兒子——所作的計劃，也是不可實行的。在錫爾河防線破裂後，他曾提議繕守阿姆河防線。為求達到這個目的，那必需在一二二〇年度徵收第三次的租稅。然而，當那些半出於榨取的稅款正在繳納的時候，成吉思汗之精巧的包圍已前進，終使這計劃成爲烏有。固然花刺子模方面很可以奮起抗禦蒙古三枝軍隊中之一，但摩訶末的軍隊現在是處於瓦解的狀態中。沙王將他的最後軍隊棄在被脅迫的不花刺及幾個要塞，這幾處

還作一番抵抗。他本人則駐於薩馬爾干，踟躕不定，憂惶無主，不能採取一種決心。

花刺子模的戰線是破碎了，一切全部的防禦組織是放棄了。因為他的游移不決的態度，沙王自己促成了全國與軍隊的精神沮喪。不信任軍隊指揮部的情緒，開始產生，且傳播日廣，從前上層突厥階級與伊蘭、印度、歐羅巴系人民的對立，又表現出來了。駐防軍與居民之間的意見參差，曾使各都市的一切防禦工作都不能振作。掩護城市的堡壘，普通都是歸突厥騎兵駐守，他們要求開門出門，并求在曠野的鬥爭中決定勝負；這種闖開出路的企圖，不會得到居民的贊助，結果自然是不能實現了。這樣後，城市與駐軍的運命是註定了。

很奇怪的，摩訶末不會企圖對敵方各路軍隊個別的予以打擊，如若這樣做，他還有幾成勝利的機會。然而，他對於自己部衆的不信任，是到了那麼劇烈程度，所以，他以為將各處軍隊全部集中起來，將危害他的寶座與他的性命的蒙古人曾在摩訶末的家族中播弄是非，且已經奏效了。成吉思汗使人偽作沙王母族黨派的書信，且故意將這種書信送到沙王手裏（註五）。

成吉思汗進兵包圍不花刺，不會遇到抵抗。突厥駐軍，人數有兩萬，突圍出走。蒙古軍故意讓他們通過，但從後面追逐，把他們包圍起來，屠殺殆盡。不花刺幾乎失了他的一切守衛者後，不能再支持了。成吉思汗進入這個被人稱為「伊斯蘭之羅馬」的華麗都市。而現在，他創立了一個榜樣。

在這個城裏——亞洲伊斯蘭的宗教中心，——他想表現出他在世界上的威力，而以一種致命的手段打擊宗教。他騎馬入美麗的回教大禮拜寺，而在其刀聲鏘鏘中，頭戴皮兜，登上高台，他說了侮辱宗教及其教主的話。他宣布戰勝了回教上帝，爲要污毀上帝的居宅，他聽任其將官在大禮拜寺內荒淫作樂。回教所嚴禁的酒，流遍寺中，歌舞女的歌聲與回貴族婦女的嘆息，震動四壁。蒙古人的軍馬是養在藏經樓裏，可蘭聖經充作廐藁，而伊斯蘭的高傲儒者，歷來名聞世界，現在充作馬廐的廐養。

可是，如若我們認這種慘酷舉動是宗教不放任政策的過度行爲，那就錯誤了。成吉思汗在信仰問題上所採取的放任政策與寬大精神，是無可懷疑的。這種政策與精神，恰是他立國的理想基礎。他在不花刺的行爲則含有一個純粹政治的原因。伊斯蘭是一個政治的勢力，現在必須撲滅它這種地位。最高無上的教侶貴族階級，即花刺子模君主的權威所根據的唯一階級，現在非把它打倒不可。成吉思汗在對不花刺人民所發的一篇演說裏面，曾將一切錯誤一切罪過都歸咎於指導階級的諸領袖身上。他要在國家裏面找出一個國家來，并撲滅教侶的勢力，以建立非教侶的勢力。在他於萬目睽睽之下指出教長及其宗教之無力後，他喚起人民，以求動員全民族的一切力量。他反對伊斯蘭的鬥爭，是等於他的同時人物腓特力二世 (Frederic II Barberousse) 在歐洲反對羅馬的鬥爭。

成吉思汗自己并不曾參加他所下令舉行的狂歡作樂。他祇在不花刺城中逗留了三小時，隨後就向

前追去，想在撒麻耳干擒獲摩訶末。在他後面，不花刺是在大火燃燒中。唯有那個唯一大建築物的大禮拜寺矗立地上。城中居民被驅到郊野，并分派與各軍隊。富豪受了拷掠，直至他們指出其寶藏的所在地。貴族的漂亮婦女則成了蒙古騎士的掠獲物。有許多俘虜，不忍目擊他們妻女之受了侮辱，自願死於看守者的刀鋒之下。

可汗召集另兩枝軍隊——在沿河各城陷落後他們是可自由前進了，——現在，這三枝兵馬如怒潮一般擁至撒麻耳干來了。他們將好幾千名的俘虜驅在前面走，以作攻城的工具。這些俘虜，經用繩子拖着，如有不能跟上馬蹄，便被殺掉，或不堪飢渴而死於路上。

各城市，在極度的恐怖中，曾開門出戰。然而，這絲毫不能阻止居民自願的投降，并攜帶珍寶戰戰慄慄的往迎侵略者。蒙古兵甚至不保全母親懷中的兒童的生命。在若干地方，軍隊曾奉令屠殺，連貓狗都不留。在繁盛各都市的殘跡上，蔓草叢生。此後這地方該變成了荒原。駐防城中的三萬名突厥守兵，已與蒙古軍訂立了和約；這些兵士應卸除武裝整列開出，預備剃斷頭髮，與其他蒙古人完全一樣。突厥守兵都照對方的規定辦理；在每個突厥兵背後，站立一名手執「剃刀」的蒙古兵。一聲令下，這三萬名突厥兵失掉了帶着頭髮的頭顱（註六）。

在花刺子模之最美麗各省中，地獄似乎是展開了。成吉思汗的騎士，在短短幾個月中，得到了非凡的

人物與不可制的魔物的名望，而在後來的鬥爭中，他們大得了這種名望的好處。荒原的窮苦孩子，在好幾世紀中，不勝羨慕地夢想着遠方的財富與享樂，現在則突然移至一個豐富無比的地方了。在那時候，撒麻耳干省是一個舉世無雙的華麗花園，到處是菁林、花園和白色的別墅。亞細亞的騎士便沉溺於兇殘的狂醉與破壞的癡狂中了。

在有一個城市被攻陷的時候，他們發覺有一個女人把一顆珍珠嚥入肚裏，以免被蒙古人之貪慾無厭所掠獲。蒙古人便剖開這個女人的肚子，以搜索這顆寶物，而過一個鐘頭後，盡所有這一城的人民，為數有幾千名之多，都遭受了這同樣的運命。除這個女人外，別人或許也有同樣的存心呢！

不久後，這一省成了一堆灰燼。白骨堆積如山。許多地方都成了危險的疫癘中心：鼠疫和傷寒症害死了逃避地窖僅免浩劫的少許遺民。從前辛苦艱難盡美盡善所設立的灌溉工作，需要不斷的維持，現在則損廢了；沙和旱，歷來是亞細亞文明之伺隙而動的敵人，現在則侵入了這個地方。到今日，已經相隔七百年，這一帶還不能從瘡痍中恢復回來。荒原剋服了文明，游牧民族的幻夢，竟在大地上從前富庶昌盛的一大塊面積上，成爲事實了。

當蒙古軍迫近撒麻耳干的時候，沙王則離開了都城。在完全狼狽無措之下，他自己教導人民放棄抵抗的鬥爭。蒙古人是不可制服的啊！在都城裏，人們覺得沙王趁霧夜中出走是一種誤國的行爲，但是，撒麻

耳干的新防禦建築祇有一半完工，實在不能守得住，而不得不開門投降敵人。結果撒麻耳干不留一片完瓦，不存一個生人。可是，撒麻耳干從前是聚居了五十萬人民的啊！

二十頭的象也落於侵略者手裏。蒙古人從來沒有見過這一類的畜生。「它們吃的是什麼？」成吉思汗問道，「是肉呢，還是草料呢？」「是草料。」有人回答他說。因此，這二十頭象便被趕到荒原裏，就在那裏面慘死了。它們能夠用它們的長鼻拔下短短的草呢？

受人痛惡而從牆上向他拋擲石頭的摩訶末，攜帶了幾個忠實的徒衆，其初先向南方逃遁，想由興都庫什山峽達到現在的阿富汗地方。但是，到他看見蒙古兵藉迅速的進展企圖切斷他與本國西部各省的交通後，他便變更計劃，改向西方前進，即向伊拉克方面去。他希望在那個地方，即他的廣大國家的另一極端，得到安全。

可是，他將蒙古人的進取精神估量低了。成吉思汗絲毫沒有任其死敵脫走的心意。他所立即召集的軍事會議，決定者別與速不台帶領二萬人，并擔負一種特殊的使命。成吉思汗的命令，是不管沙王逃到何方，必須跟蹤追逐，不管活的死的，總要把他擒來。關於軍事行動的細末，這兩個將領可自由決定。

這個使命是正好適合於這兩個將領的。者別與速不台立即跨上馬，帶領了他們的精選軍隊出發。這二萬騎的奔馳，前後經歷兩年不斷。這是歷史上空前未有的驚人的奔波！在這次逐鹿的動作中，他們貫穿

了橫四十度的經度與縱二十度的緯度，每天竟跑到了一百五十公里。他們穿過了十幾個敵國，這些國家從來沒有見過蒙古的馬蹄。他們打下了許多城市，打敗了人數超過他們的許多軍隊，跑通了許多沙漠、湖沼、富庶的省分、不知名的山嶺，拖着馬尾渡過了許多江河。他們征服了許多大國家，辦理了調查人口的工作，記載了橋樑、道路以及鑛區，設立了許多行政長，而始終是癡狂似的，將恐怖一直帶到歐洲來。剛剛過了兩年，這二萬名的騎士，滿載了不可估計的掠獲物，且靠着他們之無可比擬的首領，全部安然回到蒙古了。驚惶失措的亞細亞與歐羅巴，都認他們為上天派下來的人物，都慘沮悲哀地認他們為兇神，而其實他們不過是二萬名的人，但是二萬名有決心的人，降到那些力量勝他們百倍的國家，並不認識那些國家的語言與路徑，這是上亞細亞沙漠的騎士，他們心中沸騰着成吉思汗的願望，猶同磁石作用似的被光耀的遠方所吸引。在未達到地面的終點前，他們是不下馬的。

追蹤窮困的摩訶末，他們起初穿過了波斯花刺子模王國的西部各省。這是一個敵國，她費了一年以上的工夫，預備抵禦蒙古軍的攻擊。者別與速不台將軍隊分爲兩枝，分途前進，期能更容易防避波斯軍隊的襲擊。同時，他們要在他們後面留下了更廣大的焚燬痕跡。他們即速攻下的城市，都加以焚燬，過於堅固的障礙物，則乾脆地暫把它們留在旁邊。被追蹤的沙王祇得將國家的重寶送到敵人手裏。廉正的者別，得從容將寶物點算好，當着證人面前把它封好；隨後就將這種戰利品呈獻成吉思汗（註七）。摩訶末，瀕於絕

望的境地，使用應有盡有的狡計，以燬滅他的行蹤。可是，蒙古人似蛀蟲似的連附他的身上。他的頸邊感覺了蒙古馬口的熱氣，耳中有時聽到蒙古箭矢的聲音；他沒有了料理眠食的工夫。

最後，孤獨的逃亡者，他終於達到了裏海海邊，當他在一個禮拜寺裏祈禱上帝的時候，蒙古的前鋒突然襲來。他跳上一隻偶然準備好的漁船，而在萬箭向他發射之中，他終能脫身逃走。岸上的騎士躍馬入海，企圖泅水追上他，但那些百多名的冒險者都淹死了。

摩訶末登上裏海的一個小島。疲而且病，染上了瘧疾，他就在那裏度過他最後幾星期的生命。他「上帝的靈魂」自命為地上最富有的人，亞非歐三洲所恐懼之最偉大的沙王，現在靠了小島上的漁民與農民的憐憫與緘默以生存。他感謝他的恩人，因而大批的以尊號與榮譽職贈與他們。這種贈與當然不過是紙上空文。這批新行政長新大臣們須自己製作封贈的文件，因為花刺子模沙王甚至連雇用一名書記官的力量也沒有了。

在他身死前不久，他受了一個最後的打擊：即他的家族以及他的全數妃嬪被敵人擄去的消息。者別與速不台，在前進了，得到了這種掠獲物。摩訶末的母親在蒙古汗的宮廷中度她的殘年——運命是狠心的使她享受長壽。蒙古人恩准她每天檢取成吉思汗桌下的餘粒以果腹。

到幾個星期後摩訶末在島中身死時，他甚至於沒有一件襯衣以掩蓋他的屍體（註八）。

者別與速不台在裏海岸上紮營過冬。一到了他們關於摩訶末的任務完成後，他們立即請求新的全權。他們得到准其「將從前曾作匈奴與突厥人的臣民的一切地方，置於成吉思汗的統治之下。」這個行動綱領可不是菲薄的：這二萬人可以擁資坐食的。

在冬季中，這兩個將領突然拔營出發。這樣，他們先發制服了美索不達米亞并甚至連同報達的哈里發都參加其中的危險的聯軍。在蒙古軍蹂躪了亞美尼亞與佐治亞（即谷兒只 *Georgie*）後，人們或許相信他們將轉頭對付哈里發。講到伊斯蘭的環境，東面受蒙古的侵凌，西面受十字軍的威脅，在這一剎那的確是瀕於絕望之地了。可是，在這一次，報達的危機仍然過去了。成吉思汗的將領突然變更他們的計劃，轉向北面前進，以完成其業經開始的破壞工作：德黑蘭，提弗利司，塔布里士，所有阿哲爾拜占一帶的都城，都落在他們手裏。對着那些似從地獄出來的蒙古人，這一帶文明地方的人民是比突厥斯坦的人民更見驚慌失措，因為在突厥斯坦，蒙古人的蹂躪并不是那一種完全不經見的行爲。對着那些「不可抗禦的魔鬼」，這一帶文明地方的人民竟若陷於一種迷信的恐怖狀態中。單獨一個蒙古人可以屠盡整一條街的住民，而不遇到抵抗。亞美尼亞的歷史家曾戰慄恐怖地敘述道：在侵略者的行伍中，甚至也有女人加入爭鬥，我們幾乎看不出她們有所不同於男人的地方。似乎特別不可解的是這些蒙古人從來不投降，他們寧可死掉。如若他們受了包圍，他們便從馬上奮力跳下，把自己的腦壳摔破在石頭上。

者別同速不台不僅要蹂躪高加索（即太和嶺）南部的地方。他們規規矩矩地併吞了被占領的區域，設立了行政官與收稅官，派有名望的亞美尼亞教長記載關於礦產的種類及其數目多寡，山川以及道路橋樑等等；他們甚至做了真正的調查戶口工作。

在這個小枝蒙古軍隊曾經短期逗留的各區域裏，蒙古軍所留的印象是經久不會磨滅。雖然這枝小軍隊與駐在東方的蒙古大軍的聯絡是極其鬆弛的，而那些區域的居民，在軍隊開走之後，仍不敢作叛變的企圖；我們祇看到一次叛變，它並沒有成功，且受了極慘的責罰。所以，到過幾年後，成吉思汗及其諸子與諸孫圍坐於和林的綠棹邊接受呈獻在他們面前的各處土地，他們就看到了者別與速不台及其二萬騎士的確替他們調整了一個穩固的江山。

過年後，蒙古軍隊穿過了高加索。這個多山地帶的情形是他們所完全不諳的，他們便用了一種極其簡單的方法來尋求嚮導。他們用好言邀請各部落的王子派遣使者前來。可是，使者剛剛來到，他們便以嚴刑勒逼使者引導蒙古軍隊穿過山谷。有時，他們殺了其中之一，以警其餘。這樣，者別同速不台得安穩穩地渡過高加索的冰天雪地了（註九）。

在羣山之另一方面，俄羅斯（幹羅思）南部之廣大荒原裏，有着欽察國。欽察人是烏拉阿爾泰系種族的游牧民族，與蒙古人有血統關係，他們是因過去的民族移殖而來到東歐的平原。欽察的地方從前構

成了匈奴國家與突厥族國家之一部份。然而，因為他們皈依了伊斯蘭教，遂使在蒙古人眼中他們成了背教之徒，必須把他們重新置於成吉思汗的合法主權之下。

蒙古兵的進攻，并不十分驚動了欽察人。花刺子模強國瓦解的消息曾達到了欽察人耳中。但是，他們却等待東方的敵軍從西伯利亞南部荒原來攻，而不計算其從高加索來。因為，從遠古時代以來，移動民族是從東方來到此地，欽察人也是如此。所以，到者別同速不台由山峽下來的時候，欽察人是驚愕無措。

可是，起初蒙古人表現了極其和平的態度。他們提起了從前血統的關係，而且提議與欽察人結盟。在欽察方面，初則遲疑不決，繼乃進行談判，而整理軍備的工作是停頓了。這就是成吉思汗的將領所期待的。他們突然襲擊驚愕萬分的敵人，且使之遭受慘敗（註一〇）。

欽察便尋求外援，呼籲俄羅斯諸王來助。的確，當着這共同的危急，他們舊仇人便彼此聯合起來。一批十萬人的隊伍，其中包括着俄羅斯人與欽察人，就聚集於北方。蒙古人的力量是相差了五倍，現在瀕於狼狽的狀態中了。

因此，蒙古那些精明的將領做了談判的工作。他們從前已向欽察人提起了他們彼此共同的祖先，藉了這個計謀來打擊俄羅斯人。現在他們却要使俄羅斯人相信他們蒙古人事實上是基督徒，因為他們祇信仰唯一的上帝，并因宗教的信念來同摩訶末鬥爭；所以，俄羅斯人與蒙古人應當彼此聯合來打擊回回。

教的欽察。可是，這一次，他們想做太機巧的事，人家不相信他們了。於是鬥爭無法避免了（註一一）。

在人數較多的敵人戰線前，者別與速不台作了機巧的動作。戰事天天似乎即將發作，但蒙古人在最後一刻總是有秩序的退却。他們之具有極度移動性，可使之選擇退却的時間與方向。這樣，他們便可將敵人誘至他們有利的地帶。

在渡過一條低窪的河流（註一二）後，蒙古兵突然停止，正當敵軍半渡這條難涉的河水的時候——敵軍并未採取渡河的穩當步驟，因為好幾星期以來，他們慣見蒙古兵向後退却——蒙古兵出其不意，與以迎頭痛擊。蒙古兵的動作疾如雷霆。敵軍則全部瓦解了。經蒙古兵答應保全其生命後，十幾個俄羅斯王投降了（註一三）。但是者別與速不台認為對他們絲毫不必顧惜。俄羅斯人支持了欽察，參預了只關騎士民族的內部情事，因此成爲自作孽的罪人。於是，俄羅斯諸王都身受了慘酷的結局：他們做了木板底下的墊子，在木板上面，戰勝的蒙古兵酣歌狂舞來作樂（註一四）。

在一二二三年上半年中，者別與速不台橫行於俄羅斯的中部與南部，到處焚燬屠殺（註一五）。一萬多的欽察部家族向外移居，要求居住於東羅馬帝國。因此，歐洲第一次聽到了成吉思汗帝國之模糊不清的消息。在東羅馬，欽察人來到境內，頓使人回憶了從前日耳曼人之逃避阿提那而投歸他們的情形，他們於是匆遽地武裝起來。蒙古人便成了拜占庭社會的時髦談話題目。就有人說他們有着像狗的頭顱，說他們

吃人肉。

東方的游牧部落，現在要轉到那裏去呢？再度的匈奴入寇似乎要洶湧澎湃的來臨了。可是，成吉思汗的一篇詔令，乃於一二二三年底，追到前方軍隊手裏。主力軍已開始從印度邊界開拔回蒙古去了；者別速不台二將必須跟着回去。他們遵從命令退兵，但却於經過在十三世紀中居於窩勒伽河中流的布加尼亞（不里阿耳）民族之時，突然迅速施以襲擊，迫使這個民族向蒙古稱臣納貢。

成吉思汗可以滿意他的將官了。他們併吞了世界上一大塊的土地，而他們的二萬人並沒有遭受重大損失，且帶了無數戰利品回到故國來。可是，那裏面最重要的收穫，乃是他們得到了一批關於西方遠國的政治與地理的論證。未來出兵的根據點便因此劃定了。在軍隊羣集一地後之幾個星期中，人們不斷地看見仗其寶劍從高麗到波蘭邊界征服世界的老遠不台，與可汗並騎前進。可汗則不厭靜聽關於遠國奇異的陳述。

將軍說道：「到處都是我們種族的人。不錯，他們有的是異教徒，摩訶末的信徒，但總算與我們有血統關係。你，站在一切騎士民族的領袖的地位，可以立意要把他們完全征服。我們到處遇到你的偉大祖先阿提那的遺跡。再往西去，在我們不幸沒有時間下手征服的一個國家裏，有一條河名做多瑙河。在那裏，從前有阿提那的堡壘，有人說，他的後裔今日還生存於河的兩岸。」

成吉思汗牢記了速不台所說的話。這個話證實了他覬覦世界統治權的合法性的信念。他要使關於祖先在多瑙河上所建立的國家的傳說成爲一個新的事實。第二次出征的計劃便經過討論了，且確定了。歷兩世紀之久，歐羅巴要感受到這兩個騎士在亞細亞腹地的荒原裏反覆談論所產生的結果。

當者別與速不台在裏海周圍建立奇功之時，在南方，成吉思汗并不是不活躍的。在滅了河中省後，他將軍隊分爲數枝，而他的諸兒所帶領的各股軍隊則滅了肥沃的呼羅珊省。在二二二年春天，他於其輔助軍畏吾兒部要求之下，任他們回到故鄉，他則帶領其餘隊伍屯在山中過夏。蒙古人大享其戰勝的結果。他們大開園場，並做各種馬上的遊戲；場中充滿着男的女的奴隸。滿載戰利品的貨隊，一批一批的開到蒙古去。隊中還跟着整萬成千的工匠，他們是從俘虜及特赦的人中挑選出來的，此後應將西方的工藝移植於東方的荒原裏。當他們向東方走上奴隸的運命之時，途中遇着前往西方的中國種與畏吾兒種的官吏，後者應可汗之召，到花刺子模來，將這被併吞的地方組織起來。經過兩年後，大戰似乎已經臨到結束的時期了。

然而，忽然產生了在札蘭丁領導下的一番流血的叛變——自從他的父親摩訶末死後，札蘭丁曾將國內的青年聚集起來，追隨他的左右。這是當地人民起來演出的絕望的鬥爭。蒙古駐軍被趕走了，官吏被殺害了，若干小堡壘收復了。剎時間，蒙古軍的功績遭受了嚴重的破壞。在回回人裏面，人們已經口裏喊出

「神聖的鬥爭，」雖然宗教最高機關——報達的哈里發——依舊緘默無聲。

成吉思汗立即承認唯有一番疾迅而無所顧惜的動作才能安定這個局面。他迅發命令，而破毀一切的暴風重新由荒原括到西亞細亞來了。可怖的懲罰處分施行到了至今倖免的各城及各區。馬魯(Merv)，也里(Herat)，訥薩(Nessa)，里克波兒(Nichapour)那些大都市都無噍類了。百萬以上的蒼生逃命在馬魯的堅城裏——那時馬魯爲西方大都市之一。全部人口都屠盡了。幾名老教士費了幾星期之久來計算屍首。無人能够逃避利劍的報復。蒙古人故意留少數隊伍在被燬的各城附近，到軍隊開拔後，如還有從地窖或暗隙走出來的人，他們就要盡數殺掉(註一六)。成吉思汗的兵士甚至穿了回教教士的衣服，呼喚信徒來做晚禱，聞聲從藏處走出來的不幸者，都被屠殺了。

遇有火與劍不能奏效的時候，則用水以竟全功。河流被迂回舊道，以灌淹各城的餘燼，使水灌入了到處地底。田園是有計劃的被破壞了，牧羣被擄去了。在若干地點，直延至一年終了，狗貓鼠還爲人民的唯一糧食品。疫病流行各地，人相食的現象也產生了。

波斯歷史家認爲倖免災禍的人數，至多不過占全數十分之一。在這個估計數字裏，或許不免有東方人誇張之處。但總而言之，七百年的時間還不够治療地方的瘡痍，這是確實的了。中世紀的一個文化中心現在變成一片荒地與骸骨堆了。

這并不是侵略者大肆其兇殘的瘋狂。乃是嚴格執行冷酷無情的政治家成吉思汗的命令。經受了回人叛變的經驗後，可汗立意要消滅花刺子模的文化之最後的痕跡與城市的享受。這個地方應變成了荒原。因為可汗承認唯有荒原是他小民族之永久統治的穩當基礎。

這個年事漸老的人物，一面承認征服世界不過是一番小小事件，但同時承認雖則征服了，而一切仍未成功，這時或許是他一生中最苦惱的時期。若要使他的民族保持着統治權，那要根本改變這個世界到了。唯有一個上帝所能改變的程度。

大地是大得很哪，成吉思汗心裏這樣想；者別與速不台奔馳了二年，他們可還不會達到終點。然而，我們的民族人數并不多，他們的力量并不是消磨不盡的。一個蒙古人殺了一萬人，這到底有什麼用處？這些人又從沃土上長出來了，他們是像耗子那麼多！成吉思汗對於實現其夢想的可能性，或許生了激烈的疑慮。障礙是愈叠愈高，像近在他身邊的喜馬拉雅山那麼高。這對於生命將近黃昏的一個單獨的人物，困難未免是太多了。

在這幾個月與文明酷烈鬥爭中，成吉思汗在作宗教的默想之下，曾有一次與回教的神學家作了奇異的談論。在這個侵略者一生中，這是一番怪事！他於幾將撲滅了伊斯蘭的精神後，竟忽然想明瞭這個宗教的要旨。他靜聆長老的講解。是的，他心裏想道，那裏面確包含了許多好道理。然而默加朝聖這回事，却不

能進他腦裏：人們信仰上帝，不能在地面每處都行嗎？（註一七）

這位回教宣教師很有勇氣，來做了一篇倫理的忠告。而成吉思汗，并不是不稍有所感動，但回答說：「我做了許多殘忍的行爲，我殺死了不可勝數的人，而并不曉得我是否做得有道理！」隨後，這個老頭又回復了原來的面目，說道：「然而，不管人們將來怎樣議論我，我是不在乎的。」

不，即使有時他感覺無達到目的的希望，即使他懷疑大開殺戒是否有效力，而關於他的主張是否有理的問題上，他是絕不心生疑慮的。一道電光打到地上來，焚了人，它也經過思考并有所是非嗎？他自己不是自稱爲「上帝之禍魔」嗎？

回回叛變被剷平了。唯有札蘭丁未經征服，且在南部聚集了力量很雄厚的隊伍。他甚且突然進攻一枝蒙古軍，後者的人數原是薄弱，沒有充分的佈置，而從興都庫什谷口追蹤札蘭丁的軍隊。戰事是發生於今阿富汗都城喀布爾（Kabul）附近，蒙古軍死了三萬人。這是花刺子模方面在此次戰爭中所獲得的唯一的勝利。

然而，可汗親身帶領全部軍隊來到。敗陣的將軍，戰戰慄慄的，向他報告損失了三萬人，竟然沒有聽到他責備一句話。成吉思汗親臨喀布爾陣地，安詳地指點出過去的錯誤（註一八）。這是他永遠得兵心的辦法。

在札蘭丁的軍隊裏，情形是截然不同。他的友軍阿富汗各王子，因為一匹蒙古馬，大起爭端，結果其中有幾個王子，憤憤不平，帶領他們的隊伍走了。札蘭丁自己也不能不退却（註一九）。但蒙古軍急急疾追，竟至數天不下鞍，軍中不炊食。在申河上，近於印度邊界，花刺子模人被趕到絕地了。

札蘭丁的地位不是不利的。他的陣線，一端是臨於河邊，他端則倚於陰巖的山岩。在兩軍激戰中，有好幾次似乎花刺子模方面占了優勢，但到最後，成吉思汗以其常勝的突襲軍略，終於得到勝利。他的一翼軍隊，冒極大的危險，從掩護花刺子模軍側面的谷口與山巔出來，衝至花刺子模軍的背面，而在印度河上動作的另一翼，則稍為向後退。因此，回人的整個陣線是顛倒了，他們被逼到河邊來。幾乎全軍都死在河裏，因為他們只能在河水與蒙古刀之中，挑一條路走。札蘭丁從八米突高崖，躍馬下投水裏，而渡到對岸。成吉思汗的部下要趕上追去，成吉思汗截止了他們。他對幾個兒子說：「你們應有像這個人的後人呢。」

第二天，他的一部份軍隊上前追札蘭丁，進入印度境內。蒙古軍入般札卜（Pandjab）省，直進至特里（Delhi）附近。但他們無法找到札蘭丁。經過若干時間後，這批隊伍不堪印度的酷熱與濁水的侵凌，終無能完成其任務而回來了。

經過出兵四年後，殺死了一千五百萬的回人，破壞了一個強大的國家，身為起自中國以迄波斯灣與自西伯利亞之凍冰的沙漠以迄印度之荆棘地的大帝國的無可否認的擁有者，成吉思汗現在決意回到

故土年紀是到了六十一歲，他放棄了尋覓長生不死藥的希望，開始受了怪夢與預兆的惱亂，他現在想回到故鄉荒原的光明與嚴肅的涼爽空氣裏。他還有許多事情應予整頓，許多步驟應予施行，以期將來他身死後，他的兒子能夠跨上馬鞍，完成他所未竟的征服事業。

(註一)本書言成吉思汗分軍爲三，進攻花刺子模，此與元史所記，略有出入。按新元史西域傳：太祖軍至錫爾河，分軍爲四：察合台窩闊台一軍留攻城（訛答刺城）；朮赤一軍西北攻斡的城；阿剌黑、速客圖、托海一軍東南攻白訥克特城，皆循錫爾河；太祖自與拖雷將大軍，逕渡錫爾河，趨布哈爾，以斷其援兵。（新元史卷二百五十四第七頁）

(註二)此役爲蒙古與花刺子模第一次交戰，若據元史所載，乃出於無意的接觸，且發生於成吉思汗分四軍前進之先。按成吉思汗於登山禱天誓報花刺子模之辱後，於進兵討伐花刺子模前，先除其舊敵屈出律。時沙王摩訶末聚兵於撒麻耳干，已而錫爾河北營至，蔑兒乞部乘隙入鹹海北之康里部境內，沙王亟由不花刺至斡的城，及至斡的，則聞屈出律已爲蒙古所滅。沙王又北行，抵海哩，哈迷池兩河之間，見蔑兒乞人被殺者相屬於道，中有一人傷未死，詢之，則說蒙古軍戕我等而東去，計程當不遠。摩訶末乃進兵追蒙古軍，越日追及。蒙古主將遣使來說：蒙古所仇者爲蔑兒乞，與他國無讐，而且出師時，曾奉主命，若遇花刺子模人，當以友誼相待，今請分所掠以犒師。摩訶末輕蒙古兵少，乃說：「汝雖不仇我，上帝命我仇汝。」蒙古軍不得已應戰，敗花刺子模軍左翼，進擄中軍，適摩訶末之子札闌丁以所將右翼敗蒙古兵，來援中軍，戰至日暮始息，勝負相當。入夜，蒙古軍多燃火於營，疾馳去。摩訶末亦歸撒麻耳干。（參閱新元史卷二百五十四第六頁）

(註三)元史，摩訶末在這次接觸後，知蒙古爲大敵，心怯，集諸將議，以與野戰不利，不如保葭高壘，爲自守之計。議既定，乃以其軍分守錫爾河、阿母河各城。」(新元史卷二百五十四第六頁。)據此，摩訶末似乎未到那種志得氣盈的地步。

(註四)元史，攻陷 忽里 擊走 帖木兒 滅里者，阿剌黑、速客圖、托海 三將所率之第三軍。此軍先下白酌克特城，渡河進攻忽里。帖木兒滅里率精銳千人退守錫爾河中洲上之一小堡，造船十二艘，裹氈塗泥以禦火箭，日與蒙古軍戰。蒙古三將以兵力不足，請濟師。師至，驅民運石於山，填河築隄，以達於洲。帖木兒滅里見事急，以船七十二艘載軍士輜重出奔。蒙古軍先以鐵索鎖河兩岸，帖木兒滅里斷之，路始通，捨船登陸，且戰且行，兵死傷殆盡，僅餘三人，射追者中目，乃得脫。」(新元史卷二百五十四第八頁。)

(註五)花刺子模沙王摩訶末自即位以來，陸續開拓疆土，擁兵四十萬，大足抵禦蒙古的疲乏之衆，乃反取守勢，分屯軍隊於重要各城市，自身又遠避戰地，此爲戰略上失敗之大原因。後人追究此種戰略的原因，曾指出三說。有一說謂諸將不願戰，因建此守而不戰之策。一說謂摩訶末信星者言，以天象不吉，不利於戰。一說謂摩訶末中了成吉思汗的離間計，即本書此節所指的。至於此次離間計者，原爲詭答刺人別部魯丁，他的父叔及親屬數人都爲摩訶末所害，乃投蒙古求復仇，獻議乘摩訶末母子不和，以計間之，因僞作禿兒堪可敦戚黨諸將致成吉思汗一封書，書中大意是說：「我們所以舉部自康里投花刺子模而効忠於摩訶末，算端者，是因爲他的母親。我們曾爲花刺子模拓地甚廣，乃算端竟忘恩而背母。可敦要我們爲之報仇，等大軍降臨，我們即舉部相從。」成吉思汗故意使摩訶末得到這封信，摩訶末於是懷疑諸將，分其兵勢，使之散處各堡。總之，摩訶末的失敗主要原因，是在於內部離間。觀其於不花刺與撒麻耳干相繼失陷後，急離巴里黑，中途幾爲忽里從諸將所殺，益見其花刺子模帝國雖拓地廣大，稱霸西域，而內部

組織總欠健全，只此一點，就不足與成吉思汗比長聚大了。

(註六)此處所指突厥兵，乃是康里部人。按康里部爲鹹海北與裏海東北平原的民族，其別部部長女禿兒堪可敦嫁摩訶末之父，康里人乃相率投花刺子模，勇敢善戰，摩訶末滅國拓地，多得力於他們。蒙古兵攻撒麻耳干，城中守兵以康里人占三分之二。他們「自以與蒙古同類，事亟則降，故無鬥志。太祖誘其降，俾先以妻擊出城，民不得已亦降。守將阿兒潑汗（康里人）引親軍潰圍遁，內外城兩重，五日悉平。以康里兵三萬別居一處，令雜髮結辮，示將入軍籍，夜乃盡殺之。」（新元史卷二百五十四，第九頁。）

(註七)當摩訶末西奔，經過比思塔木(Bistam)城，以寶石二筐（一說作十筐）付與一個侍臣，命其交額兒迭罕(Ardahan)堡守將。後來守將以獻蒙古軍，轉送成吉思汗營。

(註八)關於摩訶末末路的慘狀，元史的記載可以充分表現出來：「……舟至東南小島，王（摩訶末）憂憤，兼胸脅中塞，島民供粗糲，不能食，又無醫藥。病革，召其子札刺勒丁（札蘭丁）、鄂斯拉克沙、阿克沙，命札刺勒丁嗣位，以佩劍擊其腰。越數日卒，無以爲殮，埋尸土中。」（新元史卷二百五十四，第十一頁。）

(註九)蒙古兵在哈太和嶺（高加索）前，苦無嚮導，乃僞與設里汪(Seljuq)沙王約和，請其遣使來議。及使者十人至，蒙古兵殺其一人，而脅其餘人說：「其不善導蒙古兵哈太和嶺者視此！」

(註一〇)攷新元史者別傳，「十六年，西域略定，太祖復命者別與速不台進軍裏海之西，以討奇卜察克（欽察）軍入高喀斯山（高加索山），奇卜察克、阿速、撒耳柯思等部據險邀之。者別以乘寡不敵，乃甘言誘奇卜察克，謂：我等皆同類，無相害意，何必助他族以傷

同類。奇卜察克信其言而退。者別引軍出險，敗阿速等部，急追奇卜察克，縱兵奮擊，殺其霍澤之弟玉兒格及其子塔阿兒。」（新元史卷一百二十三，第五頁。）

（註一）元史：「霍澤遁入斡羅斯境，乞援於其婿哈力赤王穆斯提斯拉甫。哈力赤王集斡羅斯南部諸王於計拔甫，議出境迎擊，者別速不台遣使十人來告：蒙古所討者奇卜察克，與斡羅斯無讐，必不相犯。奇卜察克素與貴國構兵，盍助我以攻仇敵。斡羅斯諸王謂：先以此言餌奇卜察克，今後餌我，不可信。執十人殺之。者別速不台復遣使謂：殺我行人，曲在汝，天奪汝魄，自取滅亡，請一戰以決勝負。庫（疑應作霍）澤又欲殺之，斡羅斯人釋之，約戰期。」（新元史卷一百二十三，第五頁。）

（註二）此河名爲迦勒迦（Kalka）在頓河（Don）附近。

（註三）元史：「時俄羅斯兵八萬二千，分屯南北。南軍爲計拔甫（Kiev 基輔）扯耳尼哥等部之兵，北軍爲哈力赤等部及奇卜察克兵。哈力赤王輕敵貪功，不謀於南軍，獨率北軍渡河，戰於孩兒孫之地，勝負未決，而奇卜察克兵怯敵先退，陣亂，蒙古軍乘之，斡羅斯人大敗，哈力赤等王得脫，渡河而西，卽沈其舟，後至者不得渡，悉被殺。南軍不知北軍之戰，亦不知其敗，蒙古兵猝至，攻其營，三日不下，誘令納賄行成，俟其出疾攻之，殲滅略盡，獲計拔甫扯兒尼哥等部之王。」（新元史卷二百五十七，第三頁。）

（註四）元史：此役俄羅斯死了六王七十侯。（新元史卷二百五十七，第四頁。）

（註五）者別速不台二將此次進兵俄羅斯中南部各地，曾西至得尼普爾（Dniepr）河，北至扯耳尼哥弗（Tchernigov）諾弗哥羅德（Novgorod）等城，南至克里米亞（Crimee）半島。

(註一六)元史：成吉思汗擊走札蘭丁後，班師度「軍退後，曠自尼民必復叛，命窩闊台往，僞爲查閱戶口，令民出城，盡戮之，取工匠從軍。巴魯安之敗，海拉脫（也里）城亦叛，命按只吉歹往攻之，六月，城始下，屠之，師旋，恐有遺孽，復遣兵突往，再殺二千人，惟十六人以鄉居得免。」（新元史卷二百五十四第十五頁。）

(註一七)元史：成吉思汗以西域大定，回師蒙古，「渡阿母河，歷布哈爾，召天方教士曷世哀甫等二人來見，詳述教規。太祖謂：所言亦是，惟赴麥哈禮拜，我不謂然，上帝降鑒，無在不周，何爲拘拘一地？」（新元史卷二百五十四第十六頁。）

(註一八)此役發生於巴魯安(Parwan)附近十里之地，蒙古軍主將爲失吉忽都虎。忽都虎爲訶額倫(即月倫)太后養子，成吉思汗素視之如弟。據元史記載，忽都虎敗奏至，「太祖曰：忽都虎素能戰，特狃於常勝，今有此敗，當益精細，增閱歷矣。忽都虎見太祖，極論烏克兒古兒札古都斯古兒札二將（忽都虎部將）不曉兵機，臨敵無布置，以致覆敗。太祖自將攻札拉勒丁（札蘭丁），至忽都虎戰處，問烏克兒二將列陣何地，札拉勒丁列陣何地，以二將擇地不善，切責之。」（新元史卷一百二十六第十一頁。）

(註一九)元史：當札蘭丁奔至曠自尼，西域主母弟阿敏瑪里克，庫拉起人賽甫易丁阿格拉克率衆助之，喀不爾土人亦起兵相應。在巴魯安戰敗，失吉忽都虎蒙古軍後，獲一駿馬，二將爭欲之，阿敏以馬策撻阿格拉克之面，札蘭丁以其爲王母弟，不能禁抑。阿格拉克怒，率庫拉起人去之，喀不爾衆亦散，札蘭丁無如之何，乃還至曠自尼，復退至印度河。（新元史卷二百五十四第十四頁。）

第八章 黃昏

成吉思汗的一生歷史，截至波斯戰爭結束之日止，在我們眼中，是極其清晰的。即使說，亞細亞之愛涉怪誕的習慣，常常故意將神話與象徵故事加於那些英雄身上，却總不敢更動成吉思汗之偉大而質樸的面目。然而，在他最後一段生活中，却蓋上了一個模糊不清的暗幕。所奇者，當他的生活愈迫近亞細亞的核心，即神祕之西藏高原，這個黑幕也愈形愈厚了。佛教與喇嘛教，以其傳說的暈影，掩蓋了他最後幾年的生活，同樣的，西藏的宗教有一天成了他的帝國——最實質的和最具體的帝國——的真正戰勝者。

從可汗叩西藏西部的門戶之日起，產生了一批奇異的事蹟，直至他踏上這個禁土的東闕，神祕的死了，才告終了。即使說，那種傳說的彩錦是織上了許多花絮，那些機智的喇嘛後來為象徵那種傳說起見，故意以之掩蓋黃教戰勝蒙古刀劍的事實，但在蒙古史的深邃意義上，這些奇異花樣實包含了有形的種種假定所不能提供的真相。

在一二二三年初，成吉思汗計劃越過印度，喀什米爾山谷并踰越西藏，而回到蒙古。然而，這雖是最直捷的路徑，這個計劃終沒有實現。蒙古軍仍從來路歸去，重新由西北面周繞了「世界屋脊」走。或許是因

爲西藏高山的路經過於艱難，或因爲成吉思汗怕印度的酷日，北方的健兒在這種酷日下，深感呼吸困難。或許他也想再度在波斯民族面前表示他的武力（註一）。不管實際上他決意改變計劃的原因何在，傳說則留下了另一種解釋：

當軍隊經過印度登到山峽上，可汗遇見了一個怪獸。獸身綠而有光，頂上生一隻大角。它的眼睛發出像鑽石般的光芒。它口裏說出人言，開始同這位世界主人翁說話。它對他說，現在他侵略屠殺都够了；可汗應該停止戰爭，回到自己國裏去。成吉思汗深受感動，遵從它的話，下令撤退軍隊（註二）。

這個怪獸，除象徵佛教之外，還能象徵什麼呢——後來就是這個佛教改變了這些野蠻孩子的唯物的好名好利的本質，并教使他們作潛思默想！除了佛教，誰能口裏喊道：「够了！」禁止這個世界主人翁入菩提與達賴喇嘛的境內呢？

蒙古軍不向印度與西藏前進了。軍隊向北方走。他們曾經帶了十多萬俘虜同行，預備圍攻印度各城時使用；現在支使他們收穫大數量的米穀，并蒐集供給軍隊數個月之用的給養。因爲軍隊須經過從前經他們自己手弄成荒地的各區域。隨後，到了一天，這十多萬的俘虜都屠死了，因爲他們此後是沒有用處了（註三）。軍隊經阿富汗、呼羅珊及河中省，慢步回國，沿途作長期的休憩。

在錫爾河上，成吉思汗大閱他的軍隊。營幕相連至幾千基羅米突之遠。征服地各長官，臣服納貢的各

王公，各盟友，從四方八面來向可汗致敬。大地二分之一的代表都聚集於可汗緋紅色帳幕的門前。縱是在亞歷山大與阿提那的時代，陽光從來沒有這麼強盛的高光照在一個人物的頭上。

惟有一個人不曾服從至高無上的可汗的命令：他的長子，即私生子朮赤，在大會裏，大家沒有看到他的踪跡。自從有一次他與其兄弟發生爭執後，他忿忿不平，退居於帝國北部，現在已經有二年了。成吉思汗對他的早期生的長子特別愛惜——這個事實更動人的地方是他自己并不能確信其親生父的地位，——答應以者別與速不台所征服的各地封與這個兒子，以慰解後者的傷痛（註四）。可是，這無情的兒子竟不應召來到父親身邊。或許他有了憂懼與其兄弟相遇的充足理由，他的幾個兄弟嫉視他提先掌管北方幾省。或許也因為他素不愉快的傲氣使他不耐與其近親晤面。總而言之，他的缺席實嚴重損害了家長的權威。或許至少他利用他的時間來征服新的地方，來鞏固他的勢力呢！可是，朮赤血管裏流着蔑兒乞族之受人蔑視的血，厭惡治國與打仗的技術。他是一個愛獨居者，一個幻想者，他單獨一個人在西伯利亞的荒原裏打獵數星期之久。他的缺席是他父親的快樂酒杯中一滴苦味。

可是，成吉思汗默不作聲。在這個星期中，他心中還有着最大的憂愁。老木華黎，四十年中不斷地服事他，現在死於中國了。在彌留時候，這個忠臣自恨不能將中國全部送到主人跟前（註五）。成吉思汗自己感覺孤單了。那批他的馬上老同伴，少年時代的朋友，從來是更高明的。新的一輩子，即少年王公與將官的那

一輩子，怎能肩上負擔這大事業并繼續幹下去呢？

結束典禮的是在哈喇契丹的羣山中圍獵。可是朮赤却也送來了他的貢獻，藉送來捕得的幾千頭的熊、狼、鹿，以增加圍獵所獲的野獸。

那一類的圍獵，今日仍在蒙古舉行，雖然範圍沒有那麼大，而常常引起歐洲人的驚異。它表現了游牧民族的習尚與生活狀態，比任何其它風俗都表現得好。在一二二四年全部軍隊都參加這次組織的大圍獵。圍獵的動作，是像作戰一樣嚴密準備好，前後經歷了二個月，參加的人數是在十萬以上。一塊地方，直徑達五六百基羅米突，先在中央，建築了一座奇大的柵欄和土牆的圍圈，并在圍圈開了幾個門後，四方八面全被包圍起來。人們現在從四周同向中心點前進，逐漸把圍圈縮小了。沒有一隻野獸能夠藏匿起來，而或逃脫了，或免受獵人的注意。在那些不可通行的地帶，阻人前進的障礙物往往是層出不窮，軍官們須用出他們的一切活動能力，以防止圍圈有了破裂的地方。持有命令及報告的差官，左右奔馳，援軍應派往必要地點，交通應設立，前進的速度應予調整。

到了二個月後，圓周縮小，繞在中央圍圈的四周。一羣窮急而騷動的麕、野駝、野牛、鹿、熊、狼、豹、虎，在獵人的包圍之中，跳躍奔騰。這一堆咆哮而拼命圖逃的活動物，應從各門洞被趕入圍圈裏。這是最困難最興奮的工作，尤其是在這時候，還嚴厲禁止殺死野獸。到盡所有野獸都趕到圍圈裏及各門洞都關閉後，才開始

做真正的行獵；其實不過是一番屠殺的動作。

最初是可汗與其諸子先進入圍圈裏。身上僅攜帶刀槍弓矢，站在驚駭發狂的一大堆獸羣裏，這絕不是無危險的事。到君主殺死了相當的野獸後，他登上預先在山岡上準備好的一種看台，而成吉思汗就在那上面目送獵獸的開展。蒙古人現在按照他們的階級，爲首的是各王公與萬夫長，繼之以下級將官，最後爲普通士兵，一一進到圍圈裏。在他的高台上，成吉思汗頒給賞罰，而他可由此看出他部下的才能與果敢。

到大家都滿足了他們的狩獵狂後，老人以及還在童年的王子進至台前，請求恩赦還存生命的野獸。於是恢復了這遺餘的野獸的自由，使之能從新蕃衍，可在另一年再舉圍獵。八天的歡宴結束了這個典禮，這是最動目的蒙古民族的典禮。

在和平時代，這種圍獵是在秋天舉行，在年中其他時候，野獸應完全保留起來。就其組織與範圍上說，這種獵獸舉動是舉世絕無其匹的。它不僅有使蒙古人採辦鮮肉及乾肉的作用，同時是一個民族大典，一種運動，一種秋季操練，一種大規模的閱兵。在其法典裏，成吉思汗特別指出狩獵是一種軍事訓練。如有男子不能出發打仗，他們就應專做這種運動。蒙古人有着與其圍獵方法確實完全一致的作戰方法。敵人與野獸，是沒有大區別的。可是，其中有着這麼一個區別，即敵人不得享受一季的休養，他們的蕃衍生息是不值得顧慮的。

經過四年戰爭後，戰勝的軍隊於是離開征服的各省，而走到返國的路上。上亞細亞的游牧民族，不僅征服了破毀了一半的世界，且在臣服的地方上設立了行政機關，這在他們的歷史上，實是第一次。在這次，荒原的孩子並不是一去而不歸來，並不是想在那一地方尋覓其新的祖國。蒙古族的發源地仍為宰制世界的新國家的動脈中心，這是成吉思汗所抱的顯明意志。他不將其帝國都城設立於北京或撒麻耳干，但設立於舊突厥的沙漠都會——和林。他不願意離開荒原，他要使整個世界變成了荒原。這不是廣衆而無紀律的游牧部落，像蝗蟲那樣落到地上來；少數的隊伍，但受了嚴格的訓練與領導，根據一種新的理想，而奠定了一個新的強國。

在成吉思汗之前，上亞細亞已經產生過許多大侵略者。但他們手裏祇握着利劍，而成吉思汗則帶了更有力更有永存性的某一種東西：法律。他不願單單做了世界的征服者，他同時想做世界的立法者。他留心要使在顛覆的與遍染紅血的大陸上，儘速以法理代替恐怖與專制。而他所採取的步驟所產生的結果是那麼有力，因使在二年後，札蘭丁企圖煽動其父親的遺臣來反抗蒙古人，結果他到處遭人拒絕。

若說成吉思汗統治世界的勢力及其法典並未能維持百年以上，這就應由他的諸孫負責。因為他們輕忽的違背了札撒克，他們以為祖國就在他們所感覺愜意的地方，而不在他們的祖先創業根基的地方。當成吉思汗返國後幾天，他曾說了這個酸苦而帶預言性的話：

「我們的子孫將身穿錦繡，居於富庶的地方，擁着美女。而他們再回憶我們帝業創造者，當初怎樣的無衣無食，怎樣的備嘗艱苦了。」

老可汗在達到蒙古邊境，擁抱了他的孫子忽必烈，即他心愛兒子拖雷的孩子。這位祖父，心滿意足，對人說道：「你們留心這個孩子所說的話，他是天生聰穎的。」

這一句話，正似成吉思汗所吐的一切的話一樣，是立刻傳播出去，後來要成了有世界歷史性的重要力量。有一天會使小小忽必烈得到地上最有權力的寶座。忽必烈是蒙古朝的第三代。在他身上，蒙古帝國的興隆將達到最高峯，將在地球上放出最純粹的光彩。可是，這位可汗同時也種下了帝國傾頹的根苗。他將都城移到北京，并在那裏，於擁有大汗的尊號外，又取得中國皇帝的尊號。當初成吉思汗那樣喜歡的蒙古荒原的草，爲着孝順的信念，後來會種於北京皇宮的一所小花園裏，忽必烈指它給來賓看，說道：「這是樸質的草，使我們強大的是它。」然而，他仍繼續住在禁城裏，而艱苦的過去不過是荒淫無度之中的古物陳列所裏的一段小說而已。

一從他由波斯回來，未來的憂慮就迫使成吉思汗製定帝國的法規與皇位繼承的問題，直至微末瑣屑之處，都經釐定。頭一步他須先注意朮赤，使他不放心的孩子。雖則命令連續下來，朮赤還不來到他面前，藉口說自己身體不適。然而，派往北方的一名使者，却報告可汗說他的兒子身體很好，且正在打獵。

這就是叛變了！叛變行爲却好是發生於鞏固國家與奠定未來根基之時。可汗是忍耐到最後地步了，現在親自出兵。如若那種情形不改變，他就要用武力使其逆子遵循道理，并處罰以示警。當他正要出發的時候，他得到了朮赤身死的消息。

這個消息給與父親以極慘痛的打擊。成吉思汗退居他的帳裏好幾天，不接見任何人。報告朮赤身體無恙的不幸使者，是因妄語而被砍頭了（註六）。可是，他確曾妄言嗎？他所說遇見朮赤的事實，是他造謠嗎？這個謎始終沒有揭開。如若他是說了真話，那麼，朮赤的死就圍繞着與其出生時的同樣慘劇與同樣黑幕，因為朮赤的病果然是假裝的，他果然是在作他唯一嗜好——打獵——的消遣，那爲什麼他的死恰好發生於其父親的忿怒即將加於他身上的時候呢？其中是否有自殺行爲，或恨他的幾位兄弟曾施毒手呢？而假定使者確是說謊，朮赤確是病了，那麼，那個假消息祇有是他的幾個兄弟造出來的，他們是利於誣毀其長兄的。使者之被迅速殺死以滅口，這個事實也值得我們注意。可汗對蒙古人確是嚴厲的，但他并不是不公道的。這事件全部始終成了一個謎。後來朮赤的後人與朮赤諸弟的後人互相仇視，我們似應從這事件裏去找他們結仇的原因。

但無論如何，雖然成吉思汗諸幼子希望繼承他們長兄的封地，而他們算錯了。成吉思汗覺其所憐愛的兒子的死亡，是上天責罰其缺少信心。他不能自恕其無充足理由而懷疑他的長子。在立意補償自己所

作的愆尤之下，他採取了各種佈置，期使帝國的北方各省永歸於朮赤的後嗣。在湖泊山脈以北的全部領土都合併起來，建爲「欽察王國」，并在帝國內部享有某種的自主權。經這樣佈置後，將來再不能打擊他的遺囑。在這一件事上，成吉思汗也有尊重公道的意識。同拿破崙的法典一樣，札撒克不許追究親生父的地位。成吉思汗就遵從法律的支配了，即使他或許已經預料到將有一天，基於這種處置，危害了帝國統一之維持。

在他其餘三個兒子身上，無論是關於他們的血統，與關於他們的自治能力及其服從美德，成吉思汗都可與以信賴了。加之，帝國北半部的前途已經解決了，分產問題不至發生困難。可是，即在這一點上，成吉思汗也嚴格遵守札撒克的規定。

將來他逝世後，蒙古人聚集起來開大會，以決定誰人應做可汗。當初他自己是從這個方式選出來，將來仍應遵此辦理。在這一點上，他并不曾預定了嚴格的規例。在完全祕密之中，他表示了他自己的一種願望，不過任何人都無必須遵守的義務。照其告訴他的左右所說的話，他覺得窩闊台——他的最和藹最得人心的兒子——是最適合於擔任大汗的職務的。察合台——最嚴肅最公道的兒子——應監視大家之遵守札撒克。至於最小的兒子拖雷——他所特別寵愛的——將司軍旅之事。

遺產本身的問題，則與行政及政府的問題完全分開解決。因爲，一個自由民族的代表既有在最終階

段決定帝國的主權，一般政策及立法之權，可汗則認爲土地與軍隊，猶同牧場與牲畜，是他私人的財產。關於這些財產，他可以隨意決定；可是，在這種地方，他仍然服從蒙古的習慣。照蒙古習慣的規定，父親手創的財產，應於父親尚在世之日，歸於年長諸兒，猶同當作他們成家立業的贈與，而最小的兒子則留在父親身邊，到父親死後，繼承家族的財產與發源的土地，并擔任家長所應有的權利與義務。因此，察合台得到了成吉思汗所征服的西部土地，窩闊台得到了東部土地。至於原有蒙古土地，則將於父親逝世後，歸拖雷所得（註七）。拖雷同時繼承父親的軍隊、帳幕、牧羣以及珍寶等等。軍隊握在手裏，這使拖雷及其後嗣將來成爲蒙古帝國的真正主人翁，這個結果必然是父親當初所願意的。在軍隊全部十三萬人中，祇有幾千人是歸各長子，尤赤諸子及可汗的妻所指揮。拖雷則世襲軍隊主要部份，約在十萬人以上（註八）。

現在，成吉思汗一切都經縝密處置妥了。他是否去休養他的殘年呢？經過長期遠離後，他要從新在童年時代的荒原行獵嗎？他將在和林坐享他的威權嗎？這裏是他的大帝國，其行政機構正須增強，并須精細組織完備，這裏有他的諸孫，他應注意他們的發展，以其老成的智慮及其夢想的力量灌輸於這些未來的君主心裏。他很可以將逐年的出兵征伐——即蒙古人視同農人從事農作之無可免的征伐，交與他的兒子及精良的將官們去辦理。在這當兒，他並沒有重大的工作。在北中國方面，固然還表示微弱的抵抗，有時且稍爲熾盛起來，但不能再長久支持了。金國的主權是降至極度有名無實的地位，木華黎已經工作妥了。

現在祇須把河南省打下來。

然而，天公却不讓這個老頭得到休息。有一番嚴重的糾紛，需要成吉思汗親身出馬。

成吉思汗的最後一次戰役，是征討他於二十年前第一次興兵出蒙古邊界所討伐的那個國家。這就是西夏國，即強盜與術士的國家。這個奇異的國家是居於蒙古新帝國的腹心。西夏國的住民，不斷因從中國擁來的游民而增強起來，現在不停的劫掠商旅，驚擾商路。情形是不許放任的；因為波斯與中國的交易現在正大見發展，而商路的絕對安全是極必需的，此外還有着蒙古人心中的威望問題。

然而，在亞細亞的地圖上，西夏國尙是遠在缺乏美德的問題之上。她爲神祕地方之西藏高原的門限。西夏的國王，本身時時現出教主、佛教幻術士、盜魁之一種奇異的混合者。在一二〇七年，當其都城甯夏被圍之時，他已經讓蒙古人嘗試過他的神祕幻術了。

講句實話，這個強盜國家並不是一個出而攻人的勢力，且在軍事意義上說，它并不形成一個威脅者。在這方面，成吉思汗所懼的危險，乃完全是另一件事。在亞細亞中心，存在着一個國家，能以其有無可否認的神祕宗教之價值的抵抗力量，與蒙古國家之無宗教的與素樸的軍事的組織相對敵，這在蒙古國的世界主權的理想上，是一種永遠存在的威脅了。因此，在西藏高原的上方，陰雲密佈。可汗確不能根滅那個宗教階級的根原，後者不過開始形成於其「禁地」裏，且尙未在東亞細亞開始其戰勝的追逐。可是成吉思

汗必欲撲滅這個西夏國，這個國家可說是喇嘛教的第一個政治結晶體。在這件事的解決上，成吉思汗是目為生死存亡的問題。西藏的反民族主義的精神，一有了政治要求的表現，必須立予撲滅，也像伊斯蘭的精神之毀滅於不花刺一樣。

因此，成吉思汗發兵，想給她以致命的打擊，他并定親自統兵出征。然而，也像三年前在印度邊界，當軍隊正向西藏西面前進之時一樣，發生了某種奇異事情。當成吉思汗正伸手向亞細亞核心之時，帶威脅性的菩薩世界立即自己防衛，并報以那些可憂的徵象。

在軍隊出發的前夜裏，成吉思汗做了一個惡夢。他同他的許多妻子中之一并睡，忽然醒來，心中驚悸，并生了要死的預覺。這個人物，在白天裏，是有理智的無恐怖的，而對於夜間的徵兆與夢幻，則大加注意。這件不愉快的情事先產生了一番劇烈的結果。

「那個值夜？」他於夜裏忿怒的喊道。當值的軍官立刻跳進帳裏。

成吉思汗對他說：「我不願意再看這個女子，我把她送給你，拿走罷！」

他丟開了這個同他生了這麼惡夢的妻子，但壞印象依然存在。他召喚諸兒來身邊，單獨一個人對着他們，告訴他們他不久就要逝世。他確信自己不能在此次戰役中生回故國了（註九）。

征伐西夏王的破壞戰是成了蒙古歷史中最流血的階段之一。成吉思汗要必在身死前壓平敵人，決

勝戰是發生於黃河的堅冰上。它送了三十萬人的性命，死者的骸骨是遍地盈野。直至今日，在夜風的呼號中，這一帶的居民還以為聽到當時慘死者的怨歎。為使生存者的確不能藏在屍首堆中起見，蒙古軍下令砍下死者的頭顱，並將那些頭骨疊成若干尖字塔。計算犧牲者的數目，經過有系統而可自誇的方法實現出來，是按照一個極其實際的辦法舉行的。每第一千名的屍首是從上到下倒立起來，兩腿繫在木樁邊（註一〇）。這是很便當的方法，從遠處便可一覽無餘。這種方法或許是由打獵來的。在歐洲，人們也於獵兔中，知道使用與此類似的方法。

在黃河戰役後，西夏國王的勢力祇限於他的都城裏。

然而，這個都城是攻不下的。急不及待而死神追隨左右的成吉思汗，用盡一切方法，從可怖的威嚇以至甘言的誘惑，求使對方自願降伏。但談判總遷延不決，因為強盜國王不肯相信。在這當兒，不倦的可汗與其將領商定來年的作戰計劃。因為他知道來年的戰爭他再不能自己指揮了。他想至少要作來年戰爭的準備。他的最後幾星期的生命，簡直是與死角逐，後者是他所不能戰勝的唯一敵人。既然照他自己心意來改造世界運命所尚需要的那區區幾年的壽命，這個敵人終不肯留給他了，成吉思汗祇得極力以一種緊張的工作與未來計劃的預籌，來抵補時間的限制了。

中國使他不放心；他開始認識了這個敵人的堅忍與其不磨滅的壽命。他算到這個國家的征服，不能

很快的有進步。直到現在，蒙古人同這些中國小鬼打了二十年的仗，可是，投降的城市不斷地叛變，而新軍隊又從來源不竭的地上湧出來了。成吉思汗心想以從前施於西夏的同樣的劇烈劑投於現在的金朝的中國。將領們贊助這個計劃；他們覺得中國人意志堅強，而多如地上的老鼠，是絲毫沒有用處的。這些中國人不能拿廣大的財富來，永不能供給好的兵士。其中有一個將領竟提議將盡所有的中國人殺光。

可汗採納這個辦法，而在參加軍事會議的那些人心中，沒有一個會對實施這個辦法的可能性發生疑慮。無民的土地將構成蒙古馬羊的理想牧業地。這樣，就可一下子掃除了對中國人的負擔。因為，中國的人民雖然已經戰敗臣服，但仍是一個使人不得放心的。契丹、金以及許多其他的民族，都會以侵略者的地位從北方來到中國，而才經過幾代後，他們的血液都被中國人所傳染，結果祇須起了一陣微風，就可把這些變成無骨髓的民族一掃而光，他們所留下的榜樣足垂警戒了。

成吉思汗的最稱意的幻象又現在他眼中了：整個世界成爲遍佈他蒙古人的牧羣與篷帳的荒原！這一剎那是具着世界歷史的重要性。中國北部，一片廣大的地方的運命現在成問題了；一個民族，雖經過二十多年的屠殺，至少還有一千五百萬的生靈，他的運命現在繫於這位至高無上的君主的一句話了。有些心中不存人道觀念的人們，從前曾向花刺子模表現了他們所能採取的手段，現在大發議論了。他們的決議所將產生的結果是極重大的。一道處死命令之執行，將減輕蒙古人在中國的負擔，並將許其將

他們一切力量集中於西方；他們的統治將確立於整個亞細亞，而國力的分配表將變改面目了。更有甚者：設使成吉思汗下了這道命令，中國不僅在十年內將變成一個牧場，而且在百年內將變成一個荒漠。因為，亞細亞的氣候是不許人亂出花樣的；如果土地的耕種荒廢了數十年之久，如果資以灌溉的運河不會保持着，伺隙而入的沙礫不久就成爲優勝者了。

在蒙古人的會議中，唯有一個人物站起來不贊成那個辦法，并要求免使中國遭遇這種運命。這個人是耶律楚材（註一）。他並不是一個蒙古血統的王公，也不是一個有力量的將官，但不過是成吉思汗的一個俘虜。在這裏，我們應談談他的身世。

耶律楚材是一個契丹人，就是說一個滿洲種的王公。最初，他效勞於金國，其後，在蒙古第一次與中國打仗的時候，落於蒙古人手裏。他的偉岸身材與其美麗的鬚髯曾引起成吉思汗的注意，并救了他的性命。成吉思汗問他說，他的祖先原被金人殺死，他爲什麼不報此仇，爲什麼不投降蒙古。可是，耶律楚材回答說，在他看去，人不應背棄其在危難中的君主（註二）。這個答話便在可汗心中產生了印象，而後者便錄用這個中國人——其實是一個滿洲人，即與蒙古族有血統關係的人（註三）。

從此日起，耶律楚材不斷地站在可汗的左右；他與可汗同征波斯；他一天比一天親密的做可汗的朋友與顧問；可汗甚至將年輕皇子的教育委託他。

這個人物，實在原是一個好獨的藝術家與儒者，奇異的運命使之成殺人不眨眼的侵略者之不可分離的伴侶。成吉思汗，就其個性上說，是極易感受文明的影響的，所以不久他就看出耶律楚材如何能够填補他的顧問人中的缺漏。有一天，耶律楚材說道：「可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這句賢明的話，進入成吉思汗心中，並不是石投大海似的（註一四）。在組織的問題上，他歷來授耶律楚材以大權。他似乎十分明白，有了這個人後，一個含有危險性的異種分子便潛入他的政府裏。但在他親身監視之下，縱使耶律楚材傾向於人道觀念，官僚政治以及蒙古人所深惡的中國人種種虛偽的活躍，而總不至危害了帝國。這個賢明的可汗深知某種程度的文事組織是無可避免的，但一想到必需立即在其機構裏輸入有些他素所反對的異種觀念的東西，他心裏是不樂意的，並認為是可慮的。

在另一方面，耶律楚材在其充當成吉思汗的顧問地位，常常遇到不愉快的情事，他既不能自己逃避在他的書裏，不能放棄馬上的生活，不能不看屠殺的戰場與烈焰衝天的城市以回復其潛修者的工作，則實有賴於他的性情與責任心。他所以不歸到潛修者的生涯，則因為他知道他每時每刻對於在威脅中的文明效勞。因為他深得主君的信任，並因此得到蒙古人們的那種程度的尊敬，到他的主君死後，他尚可掌握數年帝國的運命。

或許耶律楚材一向是利用他的勢力來贊助蒙古人的理想。然而，造化却使之成了文明的保護者，而

不管他是否願意，却使之與其所服事的人們居於相反的地位。他的一切辦法，原是資以創立并維持一個國家，固然是一個國家，但較接近於中國的組織，或甚至於現代的歐洲文明，而去成吉思汗原始意構所產生的組織較遠了。總而言之，蒙古保守派，本於天然的衝動，老早就感覺耶律楚材是一個敵人，而這并不僅基於嫉妬與自私的心，遂煽動許多蒙古人來反對這個中國人。在這當兒，至尊至大的可汗則向耶律楚材伸其保護的手，且深知為國家的福祉着想而應平衡各方的勢力。

可是，已經從現在起，環境對於耶律楚材，不是始終愜意的。他的對人類的惻隱之心及其衰弱的神經，往往引起蒙古人的嘲笑與惡作劇。他所教育的皇子，也曾有一天，當着一番可怖的屠殺使他神經失態的時候，同他開玩笑地問他說：「真的，你不走到死人身邊哭嗎？」在蒙古人的見地中，他們嘲弄耶律楚材，是沒有罪過的。才經過幾代後，中國及其文化已經把這一個富有血統遺傳的人變成了完全兩樣的人。他是一個活現的榜樣，即中國所和平征服的許多野蠻戰勝者中之一個。

這應為一番動人的劇景，當我們看到這位賢臣躊躇於波斯各城的冒烟的餘燼之中，并在那裏面搜尋他所嗜好的書籍與樂器，而蒙古人則追求黃金與婦女，或者當我們看到他於幾十萬人死在地上之中，而企圖挽救身患虎烈拉的數百人的性命。我們或許相信他是做了徒勞無功的工作。可是，我們還不知道，到底這兩個人，蒙古的君主與中國的奴隸，那一個將使歷史的天平傾墜於自己這一邊呢？

關於中國方面，無論如何，是耶律楚材救了民族與地方。在以徵收多量賦稅的眩惑下，他使可汗決定放棄其總屠殺的計劃。在這時候，成吉思汗曾經疑惑到他自己的忠臣所代表的文化，占得了壓倒游牧主義之第一次的或甚至永遠的勝利嗎？而耶律楚材也看到其背叛行為與從這種行為所產生的結果嗎？一種悲劇的要素籠蓋了這兩個人物的相反地位。

不僅一夜，當蒙古軍隊匆匆在大地上征服的某一處宿營的時候，這個統治世界的君主與這一位學者同坐在帳前。在天空中，城市與鄉村燃燒着，被人如趕羊似的趕到屋外的整萬成千人的呼聲，充滿着昏夜。有時，在從遠處馳來的成吉思汗騎軍的鐵蹄震盪下，地上都戰慄了。這兩個朋友各默不作聲，但他們的思想仍在交談中，而彼此鬥爭是那麼有力的，竟使運命繫人手中的大地斂收呼吸而側耳傾聽了。

這個中國人想到：被殘害的人所發出恐怖呼聲，是伴隨許多年來我們軍隊前進的音樂，而我們所經過的昏夜都因這些燃燒火光而明亮了。我的耳目都得病了。我再不能睡着了。這種情形要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去呢？我還要忍受多少時候呢？爲什麼他這個兇手需要一個文人在他跟前呢？不如他把我送回我的書堆裏去罷！

而那個蒙古人則說：殲滅的工作又重新費了許多時間啊！他們是太多了！現在需要握着寶劍從這人羣中穿出一條路來，如穿過森林一樣！工作進行慢了。我快死了，而我將不能達到宇宙的邊際。但我不能讓

這些民族，連同其富庶的都市、田園以及無數人民，留在我的背後啊！他們投降我，對我有什麼用處？把他們當作朋友，是比當作仇敵更要危險的。

這個中國人肚子裏又重新說道：他們是整萬成千的死了，似乎是絲毫無防衛的，可是，就使在可汗心中，却也認他們是無法剋服的。我的可憐的中國農民，說不出話而又無救援啊！世界總是屬於你的，並不屬於那些游牧騎士的。你沒有力量，而那些蒙古人，從他們的馬上發出的尖銳視線直透過了天空之外。稍爲退後一點，你跪在禾田上，將你的視線移到地面，而土地將感激你呢。你好好統治天下罷：你將更要快些成爲主人翁了。將來有一天，你要使這些蒙古人張開眼看看你的園林，看看賢聖的寧靜美色，看看這個太平文化的一切財富。到那時候，他們的鞋底將倦於奔馳了。或許，到末了，他們的新生力量及他們的過度性格將與你之作天下權衡的老成持重聯合起來呢！我願意犧牲我的性命，替人類博來這個福祉。我的祖先不也像他們一樣做過焚毀劫掠與野蠻的騎士嗎？這個中國人是這樣的想着，而身上帶有侵略者血統的他，心裏是笑着。他自命爲這兩個動作力量中的調合者，他願意完成成吉思汗的大事業，并使之遵循他本人所遵循的途徑。

成吉思汗不笑，他的臉色是暗沉的。

設使我的蒙古人達到了宇宙的末端，那時他們應該怎麼辦？爲他們着想，如其讓他們跳下馬來，無憂

無慮的安靜享受戰利品的樂趣，不如任他們傾家蕩產。戰利品的享受是很好的，但須這種享受要帶點危險性，且須享受者一脚不離馬鐙。我願意能把那些人釘在馬上，使之永遠不忘世界是如何廣大啊！我們應當殺人更多，焚毀更徹底。凡足誘惑我們後人的東西，一點都不許存留——除了遠處的一線光明。我們的子孫，不得像那些居北京的中國人那樣，安坐而食。我要使土地變成了一片荒原，因為我的騎士的光輝不能超出荒原之外。當我生來的時候，他們是無立錐之地，到處受人排擠，受人壓迫。我替他們開闢了土地，他們應始終做了最有力的人。他們應可在其所喜悅的地方，隨意搭上他們的篷帳，餵養他們的牲畜。他們的祖國應為到處他們的馬蹄所可到的地方。我要使他們成為強有力的，但不使之成為懶惰的與白胖的。空空的肚子應為他們的力量。田地不得養活他們，都市不得保護他們。我將為他們留下他們應在那裏面過活的世界，正像他們歷來住過的世界一樣，并使他們保有從前我在他們身上選出以完成我的事業的本質：堅強，純潔，明澈如水晶一樣！征服世界是比擁有世界好的。

一陣風向這一對朋友送來了慘楚呼號的音波。耶律楚材不禁戰慄。

「你不願意停止這一切的慘殺嗎？」他說。但成吉思汗動怒的說：「不！一個人不許免死。即搖籃裏或母腹裏的嬰孩，也不許免死！」轉向俯伏後面的副官，他發出了反應着不耐與幾近驚悸的聲音說道：「這些拙劣的無用東西，要趕快一點。從幾時起，需要這許多時間來殺完這二萬徒手的人？我們明早日出

前就要開拔。」

那位賢人始終坐在那裏，一言不發，微微的笑着。他在肚子裏說道：「我不能救出這二萬人，但已經從他手裏搶回不止一條的生命了，我的時候還要來到。我不應該無論怎樣總要愛戴他嗎？他差不多是像他所追求的目標那樣偉大，那樣不可親近。假若我們戰勝了他，這無非是因為我們比較微小，且祇尋求可能的路走。」

成吉思汗問耶律楚材說：「你要戰利品裏什麼東西？你可以拿你所愛好的東西走：珍寶，女人，牲畜——一切一切。」

「如若你許可，他們就把所找到一切的書以及藥材都帶來給我。我需要大黃，因為我怕再有瘟疫發生」（註一五）。

「可以，」成吉思汗說，而他隨將臉轉到黑暗裏去。

*

*

*

*

*

當蒙古人與困在城中的西夏王的談判遷延不決當中，成吉思汗病了。我們毫不知道他所患的是什麼病。我們僅知道「他身上大感疲乏。」拖雷，他唯一能召來的兒子，便立刻被喚到他父親的病榻旁邊。成吉思汗又力囑其與諸兄和睦，且無論如何必須尊重札撒克。隨後，他將各將領召來。他以征服整個中國的

全部計劃授與他們。西夏的地方，一到了確實打下來後，就應做完成征服北中國及南中國的宋朝的基礎。隨後，他嚴令對他的死要守秘密。西夏王所要求的一切，都必須答應，期其到底開了他的城門。最後，他吩咐了這個話：「把西夏人民在我的墓上全數殺盡！」

第二天，成吉思汗死了。他最後的話仍是諄囑大家遵守札撒克。

可汗的遺令一一執行了。在這當兒，這大變故是嚴守秘密。西夏國王，滿心信任，離開了他的都城，走到戰場，預備同成吉思汗講和。蒙古軍把他拿下，殺死了他。屠殺得非常可怖。西夏的人民得保完性命的，僅有百分之二，而這個國家便在亞細亞的地圖上永遠不見了。西藏喇嘛教的第一條大道是毀滅了。

可是，後來竟然有一天，達賴喇嘛代替蒙古人掌握了東亞細亞的霸權。成吉思汗的勝利并不是確定的。傳說方面是知道這個，并稱成吉思汗的死是由於西夏國王的幻術。

據蒙古人撒難薛禪的年史，劫掠并做幻術家的國王有一個女兒，曾做了成吉思汗的俘虜。他於夜間把她帶到他的帳裏來。但是，這個公主曾從她父親那裏學到西藏人的祕術。就在第一夜裏，她使用幻術，使成吉思汗中了無可醫治的禍。這一次，他不僅是在女人身邊得到一場噩夢了。這位大可汗是非死不可了。而公主則於早晨出帳，其美麗是得未曾有的。她跑到隱僻地方，隨後就投入黃河死了。從這時代起，黃河的上游就用了西夏王女的名字。

皈依佛教的蒙古王子撒難薛禪在數百年後所記述的傳說，其中所象徵的意義是很明顯的。西藏是報了它的仇，而且弄死了成吉思汗。神明的幻術家，即活佛，打倒了人間野蠻主宰者的權力。到後來黃教教士從其某地山中下來的時候，整個蒙古民族，都隨時代的過去，而遭受與其可汗同樣的結果了。

可是，在這個傳述上，是表現了另一個徵標。成吉思汗在一個女人身邊夢見了他的即將降臨的結局；他把這個女人趕走了。不久後，另一個女人，在他睡中，對他施了致他於死地的魔術。阿提那，成吉思汗的偉大祖先，也是如此，他是於與一個外國公主在花燭夜裏喪了性命。在這無獨有偶的事件上，我們不能祇把它看作偶然符合的。這兩個上亞細亞游牧民族的大領導者的故事，是否混作一起，以表示這一個的遭遇必將成爲那一個的遭遇嗎？然而，殺死阿提那的勃良第（Burgonde）王女的毒手，不是替殺死栖格夫里（Siegfried）的寶劍指示路徑嗎？消滅參孫（Samson）的力氣者，不也是一個女人嗎？

*

*

*

*

*

成吉思汗的遺體原應運回和林——帝國的新都。但是，安放遺骸的靈車，却不肯往這方向行。車輪自己却向東北方走，而無法截止了它。因此，蒙古人明白了他們的故君是要回到他故鄉的森林與荒原，而近傍怯綠連河長眠。他們遵從了他的最後命令。如喪考妣的民族，的鹵隊便越過戈壁沙漠向前進了。

對於他們死去的英雄，蒙古人唱了這個哀歌：

從前你像鷹似的在天空翱翔，

現在你却在一輛悲鳴的車裏旋轉，

啊可汗！

你拋開了你的妻子，

你離開了你的切人民，

啊可汗！

從前，你似豪勇的鷹，在碧空中往來穿插，

現在，你像一隻無經驗的雛雞，驀然死去，

啊可汗！

你答應我們，在六十六年後，給我們太平與安樂，後來你却將你的九部高貴的民族孤單單地撇下

來，
啊可汗！

* * *
成吉思汗的死，仍向世界其餘各地守秘密。在靈柩所經的地方，人民都一概殺盡。蒙古人以為這樣可保守秘密。到了靈柩運到他的祖先地方後，成吉思汗逝世的消息才宣布出來。

這樣，死的成吉思汗還在他身後留下一條廣大的血路。然而，死於世界大君的靈柩旁邊，這不是一個幸福嗎？在把那些人殺死前，有人先喊道：「跟他死罷，你們將有在陰間伏侍他的幸福。」

在莊嚴儀式之下，成吉思汗的遺體是安放於他的妻子的一個篷帳裏。這篷帳是搭立於他童年時代的牧場上：他是在他的老家了。然而，現在却完全變化了！當他十三歲的時候，他須為着一塊荒原，幾條羊，幾匹馬，而拼命同人爭鬥。現在，他的牧場就是世界，而他的藩臣則由所有各地跑來。他們從印度邊界，黑海岸邊，西伯利亞，中國，高麗，西藏，俄羅斯來向他盡最後的敬禮。有些人是走了三個月的路程，來跪拜這顆今日不動的世界的心。

經過對死者舉行一切的敬禮後，大汗下葬了。在許多年前，成吉思汗有一次行獵於貝加爾湖的東南，約在今日的庫倫城附近，并休息於一個森林裏。那是一個橡樹的森林，處於蒙古的中心，近在神聖河流的

源頭。在仰望樹蔭之下，他曾說：「一個疲倦的人，將在這些樹下，得到好的安息啊！」這個橡林後來就做了成吉思汗的墓地（註一六）。

這個時常疲倦萬分而永不自己休息的人物的長眠之地，是在人們的腦子裏失蹤了。即是他的直系後嗣，即今日蒙古的王公，也不能確知其所在。

可是，即使是他們知道了這個所在，他們也不至叛負了他，因為死者的安息是神聖的。當他安葬時候，大家已經用盡了法子，以保持墳墓所在地的祕密。他的遺體，頭面向着南方，是連同其個人的珍寶與愛馬，安放在一個篷帳裏。這個篷帳，就於原在地，掩埋起來，而掩埋的地方則佈置得無人能認識出來。一千名精選的衛兵，佈防於樹林與聖地的附近，也於許多年中，不得指點出來。死者的名字也不許他的親屬口裏提起，以期絲毫不至擾亂死者的安眠。

在今日，普通人指好幾處地方，都喚作「成吉思汗之陵」，并把這幾處地方都當作聖地看待。這個辦法是很好的。這樣，到處有着他的陵寢，這位偉大蒙古人就長眠於那些聖山的每棵樹下。不要廟，不許有任何一個喇嘛廟來擾亂死的成吉思汗的清睡，來曲解他的一生的意義。

他們人民相信他總有一天回來，重新打翻了世界，完成了亞細亞騎士民族的一個神聖帝國的夢。

成吉思汗有着五百個的妻，有人曾算出，到他的第四代，他共有了一萬個後人。人們如要在亞細亞得

人注意，那必須身上帶了這位侵略者的血統。他進入歷史堆中，而其地位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曾猶同一個上帝，改變了宇宙的面目。用他的名字經人屠殺了的人數，是不在經人以基督的名字而屠殺的數目之下。他曾殲滅了許多民族，迂改了許多河流，他曾許多次出師荒漠，他曾毀滅了許多有百萬人口的都市。可是他的目的，乃在於創立一個和平而有秩序的帝國，藉明顯而謹嚴的法律來治理。他堅確地相信他的民族是受天命來撫有這一個帝國的，而他本人，因其是最出類拔萃的人物，身負了這個任務，就應有幫助蒙古人取得其權利的天職。他看到他的要求，將照其心中所理解的程度，得到了歷史的合法認許。他自由行動，祇對他本身負其行爲的責任，而他的行動却以代辦人的地位出之。當世界反抗他的目的時候，世界便是有罪過，就應勸使其承認天上祇有一個上帝，而所以人間也祇有一個主宰者。成吉思汗以這爲最良好的正道，如要遵循這條正道走，則必須踐踏屍首走過去。他沒有如現時代所發明之壓伏外族的最精細最「適當」的各種方法：沒有傳教的事業，沒有燒酒與鴉片烟的輸入，也沒有開發富源與以經濟手段陷人於奴隸地位之最精巧的辦法。他的方法乃是那時代所習用的方法；他不過比他人較有系統的實行罷了，因爲他曾說：「我們做一件事，應做得完全，且一直做到成功爲止。」

成吉思汗從來沒有掩蓋他自己的心意。他沒有說因爲要救療他的敵人們的靈魂所以把他們殲滅完，他沒有用文明，自由，光明，或甚至聖經上一個意義雙關的字眼，來作他戰爭的藉口。他以極明白的意義

布白他的民族主義，他認爲在世界上與其存在着許多民族與許多主人翁，遠不如祇有一個唯一的民族與唯一的主人翁。

成吉思汗所想像其所要加諸世界的主張，或許是有點簡單。然而，他是主張民族主義的。但到現在，人們還沒有找到一個民族可使另一個民族得到福祉的方式。

直至現代，歐洲會竭力用最大熱心，冒着多番流血的犧牲，來打破成吉思汗的記錄——講句實話，在它的眼中，從來沒有在偉大的程度上可與成吉思汗相頡頏的目標——却歷來想將一切壞的野蠻的總和歸於他的身上，雖然它咒罵他的理由是不足感謝他的理由那麼多。亞細亞，至今還不能消滅他毒手下下的痕跡，却比較了解他。與他同時的回人，確有抱怨他的理由，把他當做上帝的禍魔。他們却承認了他的偉大，且盡力在自然的力量地位上了解他。成吉思汗死後沒有幾十年，亞細亞已經把他看作偉大恩人與太平天子！它寬恕他使之受了重大的犧牲，因爲它於受了犧牲後得到了一世紀的安甯。第一個有關係的蒙古人，則等候他們的大君回來。蒙古人中有歷史認識的，都痛惜他們的祖先違背了成吉思汗的遺意，而醉心於另一個「更適當」「更高貴」的思想。佛教曾使蒙古人變成了衰微而無抵抗的窮小子；從前有一度身爲最強大有精神的民族，今日論於將近消滅的地步，佛教實是這個結果的原因。

成吉思汗曾極明白地表示了他對於批評他的價值的爭論是如何漠不關心的：「我做了許多殘忍

行爲，我殺死了不可勝數的人，而并不曉得我是否做得有道理，然而，不管人們怎樣議論我，我是在乎的。」

對於具有這一類偉大性的一個人物，這句話似乎是最忠實最切當的墓讚了。

(註一)成吉思汗初決定取道印度土番 Tundbet 而還蒙古。行數日，因所經之途山岳起伏，森林遍佈，難於通行，遂返富樸沙，改循前赴波斯之來路退軍。據「史集 Djamiut-Tévarikh」說，成吉思汗之東還，蓋因西夏之叛，欲回師平之。然當時西夏確無叛變的舉動。

(註二)元史：成吉思汗「將往征印度，進至北印度之鐵門，遇異獸，一角，能人言，曰：天道好生，人主宜早還。帝曰：印度自古神聖所降之地，今遇此，其天乎！遂班師。」(魏源元史新編太祖本紀)

(註三)成吉思汗班師前，以俘虜甚衆，命配置每帳十人或二十人，令其舂米以供兵食，七日舂畢，一夜之間，盡殺此種俘虜。(多桑蒙古史 馮承鈞譯本上卷第一三二頁)

(註四)成吉思汗定立窩闊台爲嗣後，以鹹海西南與裏海鹹海之北封朮赤；以錫爾河東之地封察合台。據元史說：「朮赤自以長子不得襲父位，又封地絕遠，恆鞅不樂。」(新元史卷一百六第三頁)

(註五)元史木華黎傳：木華黎攻金，渡河，至開喜縣，疾篤，召其弟帶孫，謂曰：我爲國家佐成大業，東征西討，垂四十年，所恨者，南京未下耳。(新元史卷一百十九第九頁)

(註六)元史：「朮赤國間至，太祖大憫，欲誅妄言者（即曾見朮赤出獵未聞其疾的人）而人已逸去。」（新元史卷一百六第四頁。）多

桑蒙古史也說：「成吉思汗知此人言不實，所見出獵者蓋爲朮赤部將，而非朮赤本人，欲逮治其罪，則已逸去。」（多桑蒙古史滿承鈞譯本上卷第一四五頁。）

(註七)成吉思汗長子朮赤封地在鹹海之北，西抵撒哈辛不里阿耳兩部邊界。據阿剌丁世界侵略者傳所稱，則謂成吉思汗曾以斡羅馬蹄所至之地付與朮赤。察合台的封地，東起畏吾兒之地及海押立，西抵阿母河兩岸。窩闊台的封地在葉密立河一帶。拖雷則承襲其父所保有哈刺和林諸山與幹離河源間之故地。（多桑蒙古史馮承鈞譯本上卷第一八九頁。）

(註八)成吉思汗死時，遺有軍隊十二萬九千人。以十萬一千人付拖雷。所餘者二萬八千人，以之分給朮赤，察合台，窩闊台三子各四千人。其第五子闊列堅亦得四千人，其幼弟幹赤斤分得五千人，其弟合赤溫之子分得三千人，其母月倫分得三千人，其弟拙赤合撒兒之子分得千人。此種軍隊連同其家屬世隸於各系之長王，同系諸王并受此長王節制。（多桑蒙古史馮承鈞譯本上卷第一九〇頁。）

(註九)元史：「二十一年（一二二六年）春，帝駐蹕於汪古答爾呼圖克之地，感惡夢。時諸王在側者惟亦孫哥。遣使召窩闊台與拖雷至。次日，帝屏諸將與從官，謂窩闊台曰：我殆將死矣！我爲汝等創業，無論東西南北，皆有一歲程。我遺命無他，汝等欲禦敵廣土來民，必合衆心爲一，方能永享國祚。我死，奉窩闊台爲主。又曰：我享此大名，死無所憾，我願歸於故土。察合台雖不在側，當不至背我遺命。」（新元史卷三第十六頁。）又按是夜與成吉思汗同宿之女，名亦巴合，爲王罕的姪女，扎合敢不的女兒。是夜傷者名主兒扯。

歹，成吉思汗卽以此女，連同後者所居之帳并其侍從衣物馬羣牲畜盡賜之，僅留主膳官一人金盞一尊以爲遺念，亦巴合遜爲主兒扯歹之妻。

(註一〇) 刺失德丁說：此役西夏兵死者三十萬人，有人見死人倒置的有三人，蓋蒙古俗每有死者十萬，則以一尸倒置。(多桑蒙古史註馮承鈞譯本上卷第一五一頁。)

(註一一) 成吉思汗在其所略中國之地，見無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羣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爲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爲耳！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醕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爲無用哉？」成吉思汗命其試爲之。

(註一二) 元史耶律楚材傳：楚材仕金爲左右司郎中。太祖克中都，訪遼宗室，聞其名，召詣行在。楚材身長八尺，美鬚髯，音如洪鐘，帝俸之，謂曰：遼金世仇，朕爲汝雪之。對曰：臣祖父皆北面事金，旣爲臣子，敢仇君父耶？」(新元史卷一百二十七第一頁。)

(註一三) 耶律楚材爲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

(註一四) 元史耶律楚材傳：西夏人常八斤，善治弓，謂楚材曰：國家尙武，而明公欲以文適，不亦左乎？楚材曰：治弓尙須弓匠，豈治天下不用天下匠耶？帝聞之，甚喜，日見親用。(新元史卷一百二十七第一頁。)又於窩闊台即位後，「從容進說周孔之教，謂天下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之。」

(註一五) 元史耶律楚材傳：太祖二十一年冬，大軍克靈武，諸將爭取金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兩駝。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輒愈，人始嘆

服。〔新元史卷一百二十七第一頁〕

〔註一六〕成吉思汗的葬地在斡難，怯魯連，禿刺三水發源之不兒罕合勒敦諸山之一山中。葬後，周圍樹木叢生，成爲密林，不復能辨墓在何處。

第九章 成吉思汗之子

成吉思汗不在了。在好幾個月中，蒙古對世界祕不發喪，現在世界知道了，而屏氣不敢呼吸。現在要發生什麼事呢？那個龐大的功業，在成吉思汗眼中似乎是已創造出來了，現在要砰然一聲崩坍嗎？蒙古的國力在她的礮彈上是不見得特別穩固的。當然的，成吉思汗留下了「蒙古馬蹄向未踏遍的那麼大的」一個帝國給與他的兒子。然而，這個藉吞併而建立的國家，并未完全組織起來；耶律楚材才剛剛開始做其整頓工作。一到蒙古人侵入了那些土地後，他們立即離開其中最大部份。他們所統治的廣大地面無非是瘡痍滿目的地面；他們祇留下了恐怖心理，以作他們的政權的擔保。幾名行政長官，連同十多個武裝人衆，分配在廣大的大陸上，好像是各個孤立於危地的駐所。一番小小的叛變嘗試，就可判定了他們的運命，而且，在他們的運命之外，將要使窮兇極惡的騎士的光榮與無上權力掃地了。

當極東的使者們向成吉思汗的遺體致敬的時候，或許他們所代表的各地已經公然叛變了！須要經過了許多月日，才使蒙古方面得到消息，因為傳驛的設備還不會在帝國內順序組織起來。

然而，亞細亞却是秋毫不動。我們現在才知道無惻隱之心與極端殘忍之心何以能够確定成吉思汗

的事業之成功，何以能够使這個成功維持不墜。如若蒙古侵略所使用之不可想像的恐怖行爲不曾使各地陷於癱瘓的狀態，那麼，對方的抵抗便將不能根本撲滅，可汗或許將仍生存在其帝國內；無論如何，帝國將隨可汗而俱逝了。

可是，露出惶恐戰慄的情狀者，不僅是世界而已。他的幾個後嗣，當責任的重擔落在他們身上的時候，不免感覺異常狼狽。直至此時，他們不過是這個偉大訓練家的器械，經過精練的器械，他們完全追隨他的命令，不過身當局部的工作。現在，他們必須自己決定方針，發展已創的大業，執行他們的父親命其征服世界的遺囑，并解決分配遺產所引起的問題。

成吉思汗諄告他們團結一致的話，并未被他們放在腦後。他對他的兒子們說：「一條箭矢可以很容易的折斷，但一束的箭矢就很堅硬，能够抵抗大力。」在這當兒，他的幾個後嗣還不敢產生彼此爭奪的可能念頭。

但是，他們所以延期舉行無可免的大汗的選舉，并不爲着他們感覺在無人可以代替的大汗新逝之下，即另立一個儲君，是不華貴的行爲。乃因爲他們不甚有得到一個一致決議的把握。

因此，選舉是延期數年，直至喪期結束後舉行。在未舉行選舉前，拖雷——他的父親的心腹與寵子——主持政府。到安葬後，那幾個繼承人彼此分手，各回本地去。察合台去波斯，窩闊台去中國，拔都——朮赤

的兒子——去俄羅斯。拖雷則留在蒙古，居於權力的中心（註一）。

經過三年後（註二），拖雷才在和林（註三）召集議決皇位的大會。蒙古皇朝的諸王子，後面跟着各人的徒衆的大隊人馬，爭顯各人的光輝，一一趕到和林，同樣的，納貢各國國王的使臣，蒙古貴族，成吉思汗的舊部，軍隊各領袖，都到和林來。

但是，在談判有關選舉的問題前，忽忽過了二十天，大開宴會的二十天（註四）。他們藉口說欽天監須找到宜於立君的吉辰；實則有若干要點須先在會外講明白。成吉思汗的顯明意志是以窩闊台繼承皇位。但朮赤的後人從他們父親那裏繼承了對於窩闊台嗣位的不滿意情緒，則不是秘密一件事。拔都甚至可以其長子的資格，提出充當家長的要求。爲求皇室的和平不至發生危機起見，窩闊台願意放棄他的權利，他并自己提議立其幼弟拖雷，後者是已得到大家的信賴，且以其軍隊繼承人的地位，事實上掌握了實權。

現在，在他們那幾個兄弟之間，發生了勇猛的鬥爭。拖雷，察合台以及宰相耶律楚材都逼使拒受皇位的窩闊台改變主意。不論環境如何，父親的志願是必須尊重的。到末了，他們用強力把窩闊台放在御座上，他們就拜伏地下（註五）。在這當兒，皇帳的簾幕通打開了，集在帳外的民衆踴躍歡呼起來。各王子發了一個莊嚴的誓約，約定「對窩闊台系竭盡忠誠，祇要其後人留下一塊肉，扔在草上而牛不食，我們總是竭誠擁戴。」

窩闊台即位之初，開始先祭祀其父成吉思汗之靈。蒙古最美麗最華貴的四十名少女，經她們的父親自願獻出做犧牲品，是送給在冥冥之中的死者，使他也享到普天的喜慶。隨後，打開倉廩府庫，新大汗散財發粟與一切人民。

在蒙古諸帝中，窩闊台是最仁愛的。他的少年時代仍是向上發展之時，他曾經過一隻鐵鎧算是奢侈品的日子，現在呢，運命却使之備享財富與權力。他的權力之完滿，實使他昏迷沉醉了。前後轉變是那麽疾迅，竟使他覺是做一場夢似的。他享受這個無上威力的樂趣，而并不盡心使用這個威力，却像一個小孩似的，想將它表現出來。

成吉思汗的嚴厲，到窩闊台，却一變而為仁厚。超人道的却一變而為人道的，偉大的直覺却一變而為天然的本能。成吉思汗是帶了一個英雄的面具；他的兒子却呈現了一張面孔：一個自然的天真兒子的面孔，而使世界日日感得到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禮物似的。成吉思汗的行爲與言論是成了神話，窩闊台的行爲與言論則成了故事。

窩闊台駐蹕於和林，突立於荒漠沙上的傳統都城。從早到晚，他視朝於一個鋪了紅氈的白帳裏，臥於虎皮上，吃着，喝着，接見遠國的使臣，無憂無慮的接收各方貢品，并將之分賜他人。在無疆福慶之中，他是和藹而賢明，發號施令，猶同東方的哈綸阿刺細德（Haroun-Al-Rachid）治理他的帝國。

他的寬懷大度是無涯際的，因為他自己說，人生如逆旅，終當離其塵寰。唯有得到民心，才算得到珍寶。當他啟視寶箱，看到其中黃金將溢出的時候，他差不多是忿恨萬分，便告人各來取其所需要的。在一二三五年的大會中，他分散戰利品，直至最後一錢。他的臣子，不明白他極力反對自己財富的用意，便心中憂愁。他們往往敷衍執行他的命令，說這是窩闊台在沉醉中所說的話。可是，窩闊台很有理由的告訴他們說，或者他自己有錢，或者他的臣民有錢，這對他無甚區別的。天下一切財富，不都是他的所有嗎？他把錢給人，也讓錢回到他那裏。金錢是應該流通的，如是它才能使人享福。

他自己生於極富之中，而却認識窮人的憂愁。有一天，他與一妻騎行遊覽，途中遇着一個乞兒。他自己身上沒有帶錢，要他的妻子脫下奇美的耳墜給乞兒。她不肯，并說這個人明天可以到宮裏來。窩闊台由是說了足為世間一切慈善機關當作格言的這個賢明的話：「你以為一個窮人能等到明天嗎？」乞兒便得到了這副珠墜，并把它賣給一個商人，後者就於次日獻與皇妃，以表示他的忠忱。窩闊台則歡忭無狀。

他心中牢記着他父親所教諭的絕對寬大主義，當他朝中發生種族的嫉妬，仇視以至懺悔的情事時，他一任這個主義來裁定。有一天，朝中帶來了一個自稱夢見成吉思汗的人。據他說，故大汗堅要殺盡一切回人。窩闊台於確認這個做夢的是中國人之下，就用計問他說：「當我父親同你說話的時候，他帶了繡譯麼？」「不，」他說。「那麼，你瞎說，」可汗發怒的說道，「成吉思汗不能同你講話，因為他祇能說蒙古話。」

這個人便被處死了。

窩闊台不能忍受他治下各民族彼此尋釁。當中國戲子，在一齣滑稽裏，表演到蒙古騎士拖着一個老波斯人的頭髮走的時候，窩闊台下令立刻停止表演。他對戲子說：「你們要知道，波斯人比你們有價值；波斯人有許許多多的中國奴隸，但我還沒有看過一個波斯人做了中國人的奴隸。」成吉思汗曾下令說，殺死一名波斯奴隸的罰鍰應十倍於殺死一名中國奴隸。你們滾開，馬上離開我的皇廷！」

窩闊台密切注意違背札撒克的行爲。在這種事件裏，我們很得到趣味來觀察他如何解決其柔弱心性與做君主所必需的嚴肅之中發生的糾紛。有一天，他與其兄察合台遇見一個回人正在河中沐浴。按照札撒克的禁例，在河中沐浴的，應受死刑的處分，這個回人是得到死罪了，窩闊台也不敢在維護札撒克的察合台面前，變改札撒克的規定。這個人被捕了，但可汗却心生一計，來救他的生命。他暗中教這個回人說，後者應說絕不會在河裏沐浴，但是在尋覓丟在河裏的一塊金幣。這個詭計成功了，窩闊台又有理由來快樂一場了。

實則他是有快樂的權利。帝國形成了一個堅固的一統；在各處邊界上，每次出師都是勝利的，他與諸兄弟的關係，即使是對於朮赤那一系，却出人意料，而都維持很好。唯一打擾可汗的情事，乃爲他的親屬要攔阻他飲酒。因爲，窩闊台是一個宏飲者；在這一點上，或許他是從一個祖先身上傳下來，後者曾有一天在

北京的朝中鬧了一場那麼大的笑話。耶律楚材會將一條鐵釘投入酒裏，向他證明酒的戕伐力量，但結果是空費工夫。他的兄弟會使他發誓每天不得喝過若干杯的數量，但結果是不生效力。他遵守誓言，但命人特製更大的酒杯。當他於一二三五年從中國回來，基於他縱酒的原因，他得到了重病，病勢是那樣的嚴重，使人逐日等待他的死亡。

拖雷趕到他的病榻，祈求神明使他死去，以代替自己的親愛的兄長。

他祈禱說：「如果我們兩人之中，因為做過了那一樣壞事，必須一個人死去，那麼，應該我死，因為在良心上我比窩闊台殺死了更多的生命！」說了這個話後，他拿了預備給窩闊台的藥吃下去。但是，這個藥是預備外擦的而不是內服的。拖雷便內身發燒死了。窩闊台則病愈，或許因為拖雷的英勇行為保全了他的生命，不至被幻術教士所預備的藥劑所毒死了。

其他的歷史家，特別是持之有故的回人，則稱拖雷是因為飲酒過多死了。而當窩闊台不久又陷於他的惡習，人們責備他的時候，他就泫然答道：「我不過為追念我那麼嗜酒的拖雷弟而喝罷了。」

成吉思汗的後人，在這一代中，曾表現了深情與循規蹈矩之良好的榜樣。有一天，察合台與窩闊台打賭說，他有着跑得最快的馬。他確實是占了上風，壓倒了可汗，賭贏了他。賭贏了後，他的守正的良心開始感覺不安了。他說，他的居心絕不是非得到優勝不可，現在他想到因為他的傲慢無禮，他是犯了不敬皇帝的

罪。察合台請求窩闊台按照札撒克的定例辦他的罪，即是說處他死罪。大汗當然拒絕這個請求，但察合台逼其接受他當衆請罪之舉，大汗至少也須接受了這個讓步的辦法。經過此種舉動後，窩闊台才可寬恕他的罪。這是亞細亞大家族的規矩。成吉思汗不能在察合台之外找到更好的札撒克的守護者了。而祇要在他的後人心中存在着這種精神，帝國的統一就不至發生危機。

窩闊台也留心到他的廣大國家的組織，研究他的新都，圍獵，宴會的發展辦法。在這種方面，他特別聽從耶律楚材所貢獻的意見，那時耶律楚材已成了蒙古國運的真正主腦。他首先釐定了通行全國的一種稅制，以法令代替專制。牲畜的稅率定為百分之二，農商的稅率定為十分之一，在中國各行政省，是按戶出賦，在其他地方，則按丁出賦。廢除一切關卡，以保證商業的自由。對於奢侈品，酒等，才徵收十分之二二的稅率（註六）。

政府極力設法，使和林成爲大商業的中心。窩闊台同他的父親一樣，厭惡商人，但在原則上，他總是付比原價多出十分之一的價錢。他心裏說，商人們來到他那裏，無非是爲着做生意，而他不願意欺騙任何人的經濟政策立刻發生了活現的結果。當國庫將陷於枯竭境地的時候，窩闊台有意發行紙幣。他的臣子勸阻他——將來忽必烈實行了這個計劃，——對他陳說通貨膨脹的種種危險（註七）。

耶律楚材的最大功績，乃在於他確定了蒙古王公與各行政長官的權利與特殊利益之後，管束了他

們的不羈行爲。王公得到某幾省的收入，作爲他們的采地收入，各行政長官應尊重公共權利，即對於被征服的民族亦然（註八）。開立許多學校，由中國文人來主持，以教帝國的官吏與蒙古貴族的子弟（註九）。北中國是照孔子的舊制分爲十個行省。

因爲貴族開始隨意責令國家新驛站供給馬匹，并無度使用徵發權，從此後，祇許在提出特殊證據之下，才許享受這種特殊利益。

我們可以理會，那些蒙古人，在他們永遠不斷的戰爭中變成了完全野蠻的人，當然怨恨耶律楚材滅削他們既得的權利。當耶律楚材設法使窩闊台採取一條取締官吏接受賄賂的法律的時候，便激起了他們的狂怒。札撒克不是將被征服的民族置於法律保護之外嗎？如若不是爲他們自己，那蒙古人征服世界，到底是替誰做呢？在東亞細亞，額外小費不是歷來構成了官吏的收入之半嗎？他們於是組織了反對耶律楚材的陰謀。耶律楚材便被人向窩闊台控訴，送到牢裏去。可是，可汗不久就看到這番是出於誣告。當他要恢復耶律楚材的自由的時候，後者却以受了誣告的陵辱不肯甘休。他拒絕出獄。他告窩闊台說：「昨天，你覺得我是有罪的。今天，你又想我是無罪的。到底是那一個對？而在這種情形下，叫我怎能管理你的帝國？」窩闊台心中悔恨，力求耶律楚材轉念，直至後者表現了願復自由的豁達大度後，才始停止。耶律楚材也不與反對他的人們計較（註一〇）。

我們很不容易否認從這種偉大精神所採用的方法中所產生的印象。這個精細的半中國人十二分知道應如何自處，以應付天真的蒙古人。在他主持國事之下，中國的元素產生了最高的影響，而他之堅持輸入中國行政的方法及北京朝廷的禮儀，並不是無用處的。蒙古人是經他有計劃的使之與中國舊文化發生密切接觸——這實為後來蒙古人的禍根。

耶律楚材并不作自私自利的企圖。當他於其後數年身死後，蒙古人搜查他的住宅，以求找到他們所想像的財寶，結果他們祇得到書籍與樂器。這些東西便是亞細亞這個最有權力的人物的全部財產（註一）。

可是，他所替之開道的一切中國人，都沒有他的性格力量。從中國的精神，蒙古人走上了滅亡的道路，而耶律楚材是第一個代表中國向侵略者的營壘射了第一箭。恰恰是他的中正性格，使他并由此使一切中國人得到勝利。因此，耶律楚材是成吉思汗的理想之默不作聲的敵人，而且是可怕的敵人。

在宣佈大赦不久後，窩闊台因醉酒死了。在他死前幾天，有人帶了一頭活捉的狼到他跟前。這頭畜生曾在蒙古人的牧羣裏大肆蹂躪，可汗本應判定它的罪。窩闊台下令把狼放走，監禁算是够受的刑罰了。讓它回到他的同伴裏，以警效尤罷了！

命令是執行了，可是，當這頭狼剛剛得到自由，而有幾條狗跳在它身上，把它咬成好幾段了。窩闊台大見傷心。他說：「如若保護一頭畜生的生命都是不可能的，那麼，上天也不能再保護我的生命了！」他不久

就死了。

當他即位之初，窩闊台曾下令編修一部史書，名爲「世界的征服。」在他這一朝中，書裏又加上了幾篇流血的事。

最初，軍隊是派往征討札蘭丁——花刺子模摩訶末沙王的兒子——札蘭丁從印度出來，企圖恢復他父親的故土。可是，蒙古人之出兵干涉，幾是不必要的事。祇要他們開到的消息出來，就足在札蘭丁的軍隊裏掀起一番突然的恐怖。加之，札蘭丁，與其說是一個政治家，不如說是一個冒險家，不久後，他就自挖墳墓。他同時與蒙古人，哈里發，西亞細亞的那些小王子以及信仰基督教的亞美尼亞人打仗。在整個伊蘭境內，他成了一個偽善的搗亂者，并失掉了他以王朝遺裔地位所僅有的最後同情者。到末了，曲兒忒族的牧人，像宰一頭獺狗似的把他殺死了（註一三）。

窩闊台登極不久之後，蒙古人實行成吉思汗所作征服中國的計劃。金朝皇帝祇剩下一省，即在黃河下游構成中國核心的河南省。但這一省是很難攻的，因爲中國人曾在溝通此省的路徑上，跨山脈河流，建築了堅固的工作。所以成吉思汗先與宋朝皇帝聯盟。蒙古須從宋朝皇帝方面得到假道南中國領土而進兵的權利，因此得同時南北夾攻河南省。舊西夏國的領土是作了行軍根據地。

窩闊台一一遵從他父親的計劃，這個計劃產生了極佳的結果。不久後，兩枝蒙古軍隊向河南進兵，緩

緩進至都城開封府。金人企圖決河淹灌全地方。但速不台是更迅速的。恰好在黃河堤岸將被挖開的時候，他趕到那裏，撲滅了在堤上做工的金人。開封府被蒙古軍包圍了；這個擁有幾百萬人的都市開始四面受攻，雖然交通遮斷，仍支持了好幾年。蒙古軍靠在波斯建築家的襄助，使用了最縝密的攻擊方法。他們在離城牆不遠，建築了高達六十米突的高樓，從樓上拋擲尖銳的礮彈及滿裝燃燒的石油（註一三）。他們向城內射入火箭，并放出腳下繫着火草的鴿子。他們開了確實的鐵甲車向城牆前進，挖了暗道來襲擊敵人。

在這當兒，其他縱隊則從事破壞這個肥沃的地方。在這些鬥爭中，金人喪亡了他們最良好的軍隊與軍官。他們有許多長官是在蒙古人的非刑下做烈士死了。有一個金國將軍，經人命其跪在蒙古王公面前，并向後者行敬禮。因為他拒受這個命令，蒙古人砍去他的雙足，逼其屈膝跪下；他却力要倚在流血的殘肢上站起來。蒙古人割裂他的口，一直割到耳部，逼他說話，但他仍然一聲不響，就死在非刑之下了。速不台心中感動，乃以厚禮埋葬這個英雄（註一四）。

不久後，河南省被破毀無遺，搜括到了那種地步，竟使蒙古人也開始以人肉果腹。開封府同時也發生饑荒。金人已經是人吃人，可是打破那些勇敢守者的最後抵抗力量的，乃是發生於這個不幸都市的一番鼠疫。雖然最窮的人祇用貼身的衣服收殮，但鼠疫的犧牲者所需要的棺木竟不下九十萬具。

到最後，開封府終不能不開它的城門了。蒙古兵入城，幸虧耶律楚材從中設法，才使城中尚存的百多

萬人民保全了生命。

金國皇帝逃入他最後的堡壘。這個堡壘是居於湖心，似乎不能攻下來。可是，蒙古人發現了湖裏水面是高於黃河水面。到他們挖了一條水道，把湖水吸走了後，金朝這個最後的安身所在不能再保守了。金朝皇帝因恐自己大腹便便，妨礙他逃走，乃將皇位讓給他的兒子。但當皇太子即位那一刹那，窩闊台的軍隊已進入堡內了。老皇帝舉火燒宮殿，與其數百妃嬪自縊死了。朝中大臣，將帥，以及許多士兵，都自願跟隨皇帝死去。剛即帝位的皇太子，則被一個奸臣弑死了。

金朝的國祚是終於一二三四年。

在蒙古人心中，一度勝利無非引起了下次戰爭的責任與愉快的機會。要等到天下無處可侵略了後，他們才肯罷手。在一二三五年，窩闊台從中國回來後，在林召集了比上次更壯大的新大會。他們在會中議決召集五十萬人的大隊，同時四方面出兵。年輕的王子，大家不能壓制其活潑不耐的情緒，應該找點事情做，并摘取他們第一個桂樹榮冠。第一軍由皇太子率領，進攻南中國的宋朝皇帝。宋朝當初答應以河南省的一部割與蒙古，以償後者出力助其伐金，現在并不實行讓與，蒙古人因此有了可慶的出師藉口。第二軍開往發生變亂的高麗，第三軍開往喀什米爾，以侵略印度。第四軍由朮赤之子欽察汗拔都率領，其任務為向極西再度侵略多瑙河上的匈奴舊帝國。速不台，熟悉這條路，以參謀長的地位襄助拔都。這個老將，

當他年紀十七歲時，即會隨成吉思汗打了許多勝仗，現在跨上馬，向從黃海展至東歐的廣大平原前進——這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

蒙古軍之大批擁入歐洲，乃發生於十三世紀的中葉。敵人一直進至歐洲大陸的中心地帶，完全幸虧有幾件意外情事之真不像真的救濟，才使這次災禍不至到了不可思議的範圍。更可奇的，是基督教的世界把這當作細事，而幾乎忘記了或許是它歷史上最危險的一刹那。

其中似乎有一番使人迷亂的緘默情事——半出有意半出無意的歐羅巴，即在這次事變後，仍然不「願意」看到它曾在那邊喘息不定的深淵，這更是因為它本身并絲毫沒有出力參預援救它自己的工作。留意事實的人，是發現了那樣的衰弱狀態與那樣的精神墮落的情景，此所以歐羅巴對於抵禦土耳其人之遠不及那麼重要的戰爭，是窮形極致的做了許多故事，而對於一二四一年的蒙古入寇，却蓋上了一層忘懷的幕。

普通歐洲人差不多都聽到那一次打了勝仗，在那裏面，基督教國家的聯合騎軍在瓦勒斯塔忒（Wahstatt）打败了無數的亞細亞游牧人，而因為這次勝仗，第一次阻斷了這些游牧人的入寇。這樣表現事實，可以說每個字都是假造的。基督教的國家並沒有聯合起來，並沒有得到勝仗。而亞細亞游牧人並沒有那麼多人現出來，他們並沒有被阻於瓦勒斯塔忒。最後一句話，不僅中國人，就是亞細亞許多更弱小

的其他民族，都曾對蒙古人作了比歐洲所作遠有效力的抵抗。

在一二三九年，拔都與速不台帶領了將近二十五萬的人馬出現於俄羅斯境內，并渡過了窩勒伽河。欽察人心中還活現着上次蒙古入寇的情狀，於是大批的逃往外國。四萬戶的欽察人到了匈牙利國境，請求許其入國。別刺（Bela）王許其在願意受基督教洗禮的條件下准其進境。別刺王在強要這個在許多方面看去包含危險性的辦法之下，無非是追隨取悅教皇的目的，後者的藉助是他所必需的。

起初，蒙古人像發瘋似的，在俄羅斯境內四方八面亂跑。他們打敗了殺死了那些俄羅斯大公，大公們雖然有其個人地位，但總不能做到共同作戰的一個計劃。被殘毀的州郡，被破壞的都市，被殺害的居民，燒爲灰燼的教堂的總單，是長得可怕，單調得可怕。唯有東方諾弗哥羅（Novgorod）大公國僅免於禍，這完全因爲春天降臨，堅冰解凍，每條路徑都成了澤沼，使拔都軍隊不能前越。在燒了莫斯科，基輔，兀刺的迷兒諾繁盛都市，及預使在數年內後面絕無危脅的可能後，蒙古軍便向西前進。

他們向匈牙利方面進兵，這個國家就是他們出兵之初的真正目的地。這個事實并不因別刺王收留了出逃的欽察人的情事，因而構成了違犯札撒克的行爲而有所變更，不過這件事就成了蒙古入寇的有力藉口。

在軍略上及在政治上，蒙古討伐匈牙利的作戰計劃是大規模的定立了。拔都將軍隊分爲四枝。其中

三枝直接向別刺王的國境進攻，第一軍取道魯登尼（Ruthénie）的門戶，及近在蒙喀赤（Munkatsch）的喀爾巴阡山（Carpathes）的山峪，第二枝取道德蘭斯發尼（Transylvanie）北部，第三枝取道瓦拉幾（Valachie）而進攻匈牙利的東南部。第四枝軍隊，由察合台兒子拜答兒帶領，從波蘭進兵攻擊西勒西（Silesie）。

這個進兵的計劃，顯出拔都深知歐洲的政治變動，并非如大家所目爲亞細亞東部荒原的孩子那樣，居於兩翼的那兩枝軍隊，進攻波蘭與西勒西的北軍與向瓦拉幾前進的南軍一樣，其唯一的目標是牽制在波蘭與拜占庭方面別刺王所聯絡的親戚，并切斷匈牙利與他們的聯絡。這樣，中央軍隊，可免側面遭受任何突襲，便可向多瑙河流域推進他的全部兵力了。

所以，北翼軍隊從來沒有擔任侵略日耳曼與歐洲的任務。拜答兒至多不過帶了六萬人至七萬人的軍隊，若要存着侵略日耳曼與歐洲的目的，那他的兵力是太微薄了。他不過應掩護拔都的主力軍，并防止敵軍集中於主力軍的右側。若要明瞭後來所經過的情事，這一點估計是很重要的。

當拔都向匈牙利進兵之時，拜答兒則率兵入波蘭境內。在當地人民能够聚集來抵抗之前，他已穿入它的腹部了。在驚慌之下，國王與貴族都跨過邊境逃往日耳曼，幸海迷（Bohème），匈牙利等處。比較不能活動的窮民，則藏於敵軍進不去的森林與窪地裏。凡是陷入他們手中的地方，蒙古人一概施以屠殺焚毀，

他們火燒了居民所放棄的克利可洼 (Cracovie) 在他們左面，他們將其用蔑視態度喚作「狗寶」的幾處小堡壘留下來，因為它們不至發生任何危險的作用。慣攻數百萬居民的亞細亞的強大都市的人們，是不去注意這些小堡壘的。加之，他們不能失掉一刻的光陰，必須用最大速度向前進，因為西勒西公與李海迷王正在不勒思老 (Orstale) 會集他們的軍隊。拜答兒須盡力來先發制人。

三月二十八日，蒙古軍離去在燃燒中的克利可洼，在於刺迪博兒 (Ratibon) 泗水渡過幹岱兒河 (Orst) 後，三十一日，他們已經出現於不勒思老前面。逃走的資產者自己放火燒了他們的城市。拜答兒蹂躪這城的附近，他的軍隊於四月八日與駐近里格尼志 (Jiegnis) 的西勒西公亨利的軍隊接觸。蒙古軍逼使亨利在李海迷王 汝塞爾 (Wenzel) 出場之前，即與他們在第二天開仗，汝塞爾是於經過遲緩的準備後，離在百多公里以外的地方。

亨利二世戰敗於瓦勒斯塔忒；他被殺死了，與他同時死者，還有條頓教團的大師，以及許多波蘭王公與貴族。基督教徒的軍隊，藉西勒西與波蘭的武士，日耳曼的十字軍人及戈勒德貝兒 (Goderbers) 金礦的工人而組成，總數有三萬人至四萬人。蒙古軍沒有到十足合倍的數目。

在無甲冑，着敝衣，器械窳劣的戈勒德貝兒的工人整列整列的被蒙古如密雨似的箭矢射倒了後，日耳曼騎軍就奔上前線。根據西方史乘的鋪張記述，我們很不容易明瞭這次接戰的詳細情形。總而言之，日

耳曼騎軍於經過了一番勇猛的守禦後，確是突然逃下來了。據某一種意見說，蒙古軍陣曾經數度被他們衝破，這個意見必是根據錯謬的觀點。詐逃誘敵與突更陣線，乃屬於東亞細亞騎軍的戰術。有人說，日耳曼軍隊所以敗北，乃因有一名蒙古騎兵在陣前往來馳驟，口裏并喊道：「逃，逃！」關於波蘭軍戰敗的一篇報告，是比上面這個可憐的辯解較有意義。據這篇記載，蒙古兵忽然手擎一面上寫X記號的大旗與一個有長鬚的人頭出陣。後來就從這個魔物口裏吐出了那麼多的臭氣，使波蘭騎兵目迷東西，幾不能呼吸。我們若知道蒙古人所使用的作戰技術是如何精到，或許可以想像拜答兒的軍隊是使用了毒氣作戰的方法。這種毒氣是以珊瑚蠶教徒所製造的東西配合成的，陷迷信的基督徒於狼狽不堪之地。根據波斯與中國史書的記載，我們知道放烟放火的方法并不是那時所不知道使用的。

亨利公奮勇抵抗到底，終於戰死了。蒙古人將他的頭插在槍尖上，號召各地。基督徒聯合軍是完全打敗了；有人說，五百包滿裝基督徒耳朵的口袋曾經送到拔都營中。

日耳曼是門戶完全洞開，沒有守衛的人。亨利公的小小軍隊，當初已經是辛苦艱難才能召集起來。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蒙古軍安詳地由西北方入境。但是，因為他們奉命與主力軍採取聯絡，他們就在西勒西又逗留了二十多日，而在轉趨南方之前，他們盡其力量破壞這地方。這一帶地方的居民，在十三世紀中，幾乎全部仍為波蘭人，這次在三個星期之中，是死亡到了那一種程度，乃使後來移殖此地的日耳曼人民，

得容易的大量發展。

李海迷的汶塞爾，始終屯在百多公里外不動。他的前鋒隊，曾於瓦勒斯塔忒戰爭之第二日同蒙古軍接觸，後來却突然撤退了。可是，他始終是抱着充分把握。在其辭氣誇張的信中，他告訴日耳曼各王公說，等他一得到援軍，他立即爲其親戚亨利公報仇，并撲滅那些「塔塔兒」。他的軍隊人數至少是與拜答兒的軍隊相等，他很可以不等援軍來到，容易的作襲擊敵軍的企圖。然而，其實，汶塞爾便不往那裏想；他不像會爲着西勒西軍隊敗北而動怒，因爲他同西勒西的關係是欠圓滿的。不像後來人們所冒稱的那樣，蒙古人並沒有躲避汶塞爾的重軍，乃完全是李海迷力避與蒙古人接觸。在日耳曼軍與波蘭軍敗北後，拜答兒確留下充分的時間給與汶塞爾，使其進行攻擊蒙古軍，他并且安詳鎮定地任蒙古兵焚燬劫掠了數星期。可是，汶塞爾甚至任蒙古兵自由出入於他的莫刺維亞 (Moravia) 本地地方，解散了他的軍隊，安居不動，高坐於考尼格斯泰因 (Königsstein) 的堡壘上，而目覩敵軍之蹂躪地方。

在歐洲各王公中，彼此不信賴與彼此仇視的情緒，就是缺乏一致動作的原因。這一個利用蒙古人以打擊那幾個，而以敵人蹂躪隣人地方，暗中心裏快樂。在那時候，教皇與腓特力二世皇帝的鬥爭已使整個歐洲陷於紛亂，他竟至散佈謠言，說霍亨斯陶芬 (Hohenstaufen) 王室的使者是到了蒙古軍隊裏，并說以信仰異教著名的腓特力二世皇帝曾導引野蠻人入寇。可是，教廷主張組織經常的十字軍以攻擊腓特力，

而對於蒙古人則久久後才想到，且他那時并不以他的全副名望來想法應付蒙古人。或許，在羅馬方面，有人希望這些野蠻人先蹂躪了腓特力皇帝的境土，藉此削減了後者的地位。霍亨斯陶芬王室方面，也不作任何舉動以救援西勒西，因為亨利公是屬於教皇派的。當然的，他們兩方面都會向各處作了關於「塔禍」的呼號。他們都堅稱他們將自願參加鬥爭，但基督教國家的力量之分裂——他們自然對此是無罪的——就使他們的行動陷於不可能之地。

在這時候，使人困倦欲死的故事與離奇的宗教傳說，擾亂了一切人的腦筋，增加了恐怖情緒。法蘭西國王則做了咬文嚼字的把戲，說這些塔塔兒 (Tatars) 必定是從韃靼 (Tatars) 來的。因此，這個訛謬的名稱，無論在人種學上或在其書法上講，却被歐洲人用來稱呼蒙古人了。腓特力却是當時腦筋最堅強的人物，也以爲蒙古人是那十個被上帝趕到沙漠裏的以色列部落，而再度出現於西方各國的離奇腦筋中，這并不是最後一次。其他的人則以爲這個可怖的禍殃是對基督教國家的邪說與內部分歧的一種懲罰。有人也傳播了一種極其別緻的故事：蒙古大汗的皇后曾從中國來日耳曼作娛樂旅行，到了不勒思老。不勒思老的人民把她殺死了；她的丈夫，趁這個機會，帶了大兵來爲她報仇。其實，在這個幼稚的故事裏面，有著若干真確的地方。有一位俄羅斯大公的夫人，曾於拔都軍隊開來之下，逃到不勒思老，就在那裏被人劫掠殘害了。

在一二四一年的政治談判中，威尼斯（Venise）共和國所扮演的角色，也是極其模糊不清的。

好久以來，威尼斯的機警商人已與蒙古人維持着經常的關係。爲要完全操縱歐洲與遠東的商業起見，他們已經採取了種種步驟，使蒙古人極力破壞他們的熱諾亞（Genoa）競爭人設在俄羅斯境內的商業機關，而威尼斯人在克里米亞的商港，無論遇了速不台也好，拔都也好，都能免受殘害。當蒙古兵出現於西勒西的時候，威尼斯正與拔都的俘虜做大規模的貿易，這個貿易的目的物，乃爲將俄羅斯南部荒原的欽察兒童，以重利由克里米亞賣與埃及及做奴隸。

嫉妬心緒，熱烈的謊言，與喪盡廉恥的貪利精神，都聯合起來，陷歐羅巴於覆亡之地。

這時候的蒙古人，尙實際，重客觀，不受任何神祕事物的拖累，祇隨着他們的目標前進。當拜答兒向波蘭與西勒西進兵之時，其餘三枝軍隊也行近匈牙利的國家。當他們軍隊近臨的時候，在多瑙河的平原裏，內政是完全顛倒錯亂。爲關於某幾種特殊權利，在別刺王與其大臣之間，發生了嚴重的爭執。匈牙利人怨其國王收留了欽察人。這些欽察人，在貝羅王護庇之下，並不檢點他們的行爲，帶了他們的牧羣蹂躪各處牧羣，追逐他們主人的婦女。

在拔都軍隊來到之時，匈牙利兵之武裝窳劣，其原因不在於蒙古軍的襲擊是出於他們意料之外。有一個行乞的修士，從俄羅斯內地回來，已經在四年前通知國王說，有一個強盛的野蠻民族已決心要來到

歐洲并侵略匈牙利了。不久後，別刺王就接到拔都的一封書面通告。這封信是用蒙古語言與畏吾兒書法寫的。起初，沒有一個人能够把它念出來，但有一個人突然出來，無意之中，他竟能讀這些外國字。拔都的信裏說，他要別刺王自願降服；他也表示其不滿意後者收留了蒙古的奴隸欽察人。拔都信裏的結句是說：「欽察人比你，大王，容易能逃避我們的忿怒，因為他們是住在活動的篷帳裏，而你同你的部屬，則住在石蓋的房子。」

出現得那麼神祕的繙譯者，立即宣稱他能同拔都進行談判。事情奇怪得很，這個人是一個英國籍的世界流浪者。他被趕出英國島外，經過無數的變化後，他跑到蒙古人那裏服務，得到了報酬很好的捐客的職務。

所有這一切嚴重的警告，祇在匈牙利人心中發生了微小的印象。他們以為在喀爾巴阡山掩護下，不到他人攻擊的。別刺王果然也注意起來，他號令國中起作抵抗準備，而他的大臣却當面嘲笑他。他們說，蒙古人這件事，乃是國王不懷好意的造謠，他們以為國王無非是要藉口這種事來徵收新賦稅與剝削貴族的自由罷了。他們大言不慚的說道：設使那些野蠻人真的來到，那只是消教皇一指手，或匈牙利的光榮軍械一露出來，便使他們逃走了。

蒙古兵是到了國門。在匈牙利方面，除在喀爾巴阡山峪有了極其不完全的幾所防禦物外，任何保護

地方的工作都沒有進行。當拔都於三月初旬行近喀巴爾汗山脚，而別刺王還與他的大臣與教士作關於應付方針的爭論。

三月十二日，邊界山峽上的木柵，在蒙古人斧劈之下，裂開了。十三日，拔都開兵前進，十五日已達到布達佩斯 (Budapest) 近郊。照這樣看，蒙古人費不到三天的工夫，跑過了二百八十公里的路程。這為一批六七萬人的軍隊所空前未有的飛跑的成功。

現在，別刺王呼籲一切有能力的人起來執兵衛國，並請求欽察人幫助。可是，匈牙利國內是被一番極度恐慌所襲擊。人們搜索引禍的罪人，而嫌疑就落於別刺王所招待的俄羅斯南部的客人身上。當欽察人還在作關於組織補助隊問題的談判之時，他們的王子則被布達佩斯的居民所毆擊。被人誣控為蒙古人的盟友之欽察人，滿腔悲憤，自然拒絕跟別刺王作戰。他們穿過匈牙利與士的里 (Styria)，沿途焚燬劫掠，最後達到了巴爾幹。

欽察人的叛變，便影響了匈牙利軍隊的集中。蒙古幾個巡行此地平原的支隊，已經也與聚齊的隊伍接仗了。人數並不多，他們却將假人綁在軍中後備的馬上，甚且開出那些假人來迎敵，使匈牙利人誤以為他們人數衆多。

到末了，約在四月底，即當亨利公的慘敗消息傳至歐洲的時候，別刺王終於聚集了一個十萬人的軍

隊。拔都的軍隊是人數沒有那麼多——因為拜答兒及另兩枝軍隊尚未達到匈牙利，他於是也集中他的兵力。他於慢慢誘致別刺王跟隨他的後面下，引兵向東北部退却。蒙古軍於渡過撒岳河(Sajo)并加強橫越其上的唯一橋樑的出口的軍事工程後，就屯在摩喜(Moh)平原上，在那裏，薩約河於托揆山(Tokaj)附近注入台斯河(Theiss)。他們就藏於圍繞這個平原半徑的山岡與森林裏面。追隨他們後面的匈牙利軍也在薩約河的另一面紮營，在營裏面，他們將營帳密切連亘着，以防敵軍的襲擊，并以戰車圍繞軍營的四周，於是，他們安靜地做其宿營生活的娛樂。

在好幾天中，一切都安靜得很。但是，有一夜，蒙古一枝軍隊祕密在另一地點渡過撒岳河。據他們後來從寄往和林的報告書裏說的，我們知道此次是速不台帶了小批隊伍，在恰當的時候達到目的地。在黎明前，蒙古將軍已在匈牙利軍的背後了。

到太陽出來，拔都用十二座大礮，很不費事的奪取了橋道。到匈牙利人醒來的時候，他們的軍營已經完全被敵軍包圍了。然而，別刺王的騎士，把事情當做兒戲，確信自己有戰勝把握，乃從容盥洗，燙了頭髮，穿上其「光榮」的甲冑。

忽然間，一陣如驟雨似的飛箭，漫天蔽日的掃到那一堆的營帳裏。逼於各帳相距的狹隘空隙裏，裏邊堆着那許多又來又去的繩索，行李箱篋，以及驚慌的馬匹，人與人叫喊相擠，而像稻草般的紛紛割倒地下。

其中很少的人，能够碰到一條出口。蒙古人則伏兵專應付這種脫逃的企圖，想逃的一一被他們殺盡了。可是，別刺王仍然能够出來，并想向西南方逃走。連三次他的馬在他下面中箭了，幸虧他的一名衛兵，像一個活盾似的，替他擋住箭雨，救了他的命。國王的兄弟，身上受了重傷，也能逃了性命。他飛馬奔到布達佩斯，警報國中，勸告城中居民即速逃走。到過了幾天後，報告恐怖消息的這個人，遍身是血，倒地死了。

在這當兒，營盤是在焚燒中。蒙古兵讓出一條往北走的路給與作殊死戰的匈牙利兵。然而，蒙古軍分兵兩旁向前追去，他們把這個人山人海趕往他們所要趕到的方向，往一個大溢地去。不死於亞細亞人的矢石之下的人們，也在那個大溢地裏消滅了。

十萬匈牙利兵，除了稀少幾名外，都喪身於摩喜平原裏面。可是，拔都的軍隊，在外國地方，撲滅了人數比他們多的敵人，自己却差不多沒受什麼損失。速不台的蒙古兵，準確而無情，曾採用了他們典範的作戰計劃。一切時間與距離的計算，後來都非常準確。另兩枝軍隊，南路軍與拜答兒軍，周遊波蘭與西勒西，并無須乎加入這方面作戰。

在多瑙河的北面與東面，匈牙利的很少數居民，得保全了他們的生命。在使用一種精密的偽計之下，蒙古人不但能够阻礙這些不幸者的抵抗，且能預防他們逃走。貝羅王的寶印是在撒岳河戰役中落於他們手裏。他們於是用別刺王的名義，頒佈許多勅令，命人民安靜住着，不得離開他們的住宅。他，別刺王，據這

些偽造的文書說，最近就要帶大兵回來，將驅逐那些「異教的狗」出境。

可是，在這當兒，別刺王不想抵抗了。他逃到奧地利境內。在那裏，他立刻被他的舊敵人腓特力公拘捕了。奧地利人利用了當時狀態，迫到匈牙利王獻出鉅金與割讓一州後，才肯把他放走。後來，腓特力甚至於闖入別刺的國境，并與蒙古人比較其破壞的工作。

匈牙利國王於是前往克羅阿惕(Croatia)，在那裏，他接到了歐洲各君主的囑書。然而，他的基督徒兄弟絲毫不作援救匈牙利的舉動。固然教皇決意喚人組織十字軍，但只限於匈牙利境內——而匈牙利已全部被蒙古占領了。可是，征討日耳曼皇帝的組織十字軍的命令，却沒有撤回。教皇宣告說，日耳曼皇帝在取得參加權前，必先服順。日耳曼皇帝，在他那方面，正向羅馬進兵，便告訴別刺說，直待他降伏了教皇後，他才能援救匈牙利。可是，他准他的十三歲兒子在日耳曼境內發動一枝軍隊往討蒙古人。這個小孩，「日耳曼王孔拉德」將應於攻打世界征服者的軍隊之下，得到他的刺馬鐵。不幸得很，他的軍隊始終沒有召集起來。

在這期中，蒙古人安安適適的在匈牙利安頓下去了。他們將匈牙利分爲若干行政區，安置地方長官，徵收租稅，甚至於鑄造錢幣。在這塊廣大的荒原裏，他們感覺非常舒適，像在他們自己的地方一樣。匈牙利人與蒙古人，甚至在他們深感驚異之中，彼此互表許多家族的親熱情緒。匈奴族帝國的過去與阿乏爾族

(Avars) 的入寇情形，都復現出來了。許多匈牙利貴族都願將他們的女兒嫁與蒙古的王公與將官，這是爲光彩着想，也是爲從中所產生的好處着想。在另一方面，蒙古人採取了一種人種政策，一到衝突停止，他們就寬待他們的近親匈牙利人，而有計劃的斬絕日耳曼與斯拉夫的殖民。他們是用了最殘忍的手段來達到這個目的。

關於蒙古兵行爲的消息傳到歐洲後，更過分張大當時的事實——可以說盡力量來張大。例如，有一個史家——實則是一個開玩笑的人——稱蒙古人盡食其所殺死的人。王公與軍官們將年輕婦女自己留下，而把老醜的婦女宰殺，將她們的肉逐日分配與軍隊作口糧，特別是乳部成了上等品。這種傳說當然是來自一種憤慨的幻想，但它明顯的揭明歐洲是開始陷於昏昧，腦中只有一個蒙古人與兇殘表現之存在。然而，拔都軍隊在匈牙利所施的暴行，我們總可保證其中之一部份并證實其真相，那種暴行可以證明亞細亞史家的敘述，雖然有的地方不像實在，而絕不能當作過分張大來看到。

一到了拔都穩定了匈牙利地方後，他於一二四一——四二年冬天渡過多瑙河，穿行斯洛維尼(Slovenie)，達爾馬提(Dalmatie)，與奧地利之一部。他的軍隊一直達到了維也納新城(Wiener Neustadt) 亞基列(Agnileia) 及加他羅(Cattaro)。大家已經怕蒙古兵侵入日耳曼帝國。一個足資抵禦的軍隊，還沒有成立起來，而許多都市的人民則熱烈的修建環城防禦物。蒙古人甚至做了西歐市場上魚價高

漲的罪人。因為法蘭西與瑞典的漁人，怕在他們出外期中，村落被蒙古人焚燬，這一年就不出去網鱉魚。

腓特力皇帝是在危難中不失其幽默精神的稀有人物之一。當拔都遣使逼他即速前往和林，接受其宗主蒙古大汗所授與的官職，他就回答使者說，他充其量不過以養鷹者的地位去和林，因為這是他所專長的技能。

這個開玩笑的話很容易發生了惡劣的結果。蒙古人，到其要出兵打仗的時候，很不難挑選一個出兵的藉口。一個國家，突然見到這一類的使者，就等於他的覆亡運命的開始。拔都於派遣使者之下，當然是遵循一個極準確的目標，因為他並沒有那麼傻，而想腓特力將馬上跑到和林去。恰是相反的，他計算對方必定拒絕，他就可以進兵討伐。

在一二四二年夏天，恰當大局的不測變化似乎是無可避免之時，竟產生了無可解釋的奇異非常的轉變：蒙古兵全部集中，裝載了戰利品，從德蘭斯發尼與布加利亞，復走向東亞細亞的路上。歐羅巴是倖免了——但并不是毫無所失而倖免的。

什麼事情發生呢？拔都於春天接到他的叔父窩闊台的噩耗，後者是死於上年十二月中。拔都就擔心了關於皇位繼承與遺產分配的問題上；無疑的，他也怕人家利用他正在遠離之中覬覦他的亞細亞東北部的封地，因為他深知皇室其他各支對於他這一支的仇視情緒。好久以來，他的從兄弟諸王子，有一部份

已經離開了軍隊而回到東方去，其中就有貴由——窩闊台的兒子，後來繼爲大汗。因爲憂慮人家對他的陰謀，拔都便決意回師，速不台也不能強他留在歐洲。拔都是打修仗了。

（註一）成吉思汗死後，拖雷以「監國」名義總攬蒙古政權，以待立君。

（註二）成吉思汗死於一二二七年八月，立君大會之召集乃在一二二九年春天。

（註三）元史大會地點在怯綠連河闊迭額阿剌勒，卽成吉思汗之大斡耳朵。

（註四）元史：在此大會中，衆議初多擁戴拖雷，窩闊台亦固辭，於是猶豫不決者四十餘日。（新元史卷一百八第二頁）多桑蒙古史亦

云：如是宴樂者四十日，繼承問題歷而未決。至第四十一日，卽星者所擇之日，窩闊台始應諸王之請，就可汗位。多桑蒙古史上卷第

一九二頁。本書云二十日者，疑誤。

（註五）元史耶律楚材傳：「太宗（窩闊台）將卽位，宗王會議未決，楚材言於睿宗（拖雷）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睿宗曰：事未集，宜別

擇吉日。楚材曰：過是無吉日矣。乃定策，撰禮儀，告皇兄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人臣，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矣。察合台然之，率宗王

大臣拜於帳下。」（新元史卷一百二十七第二頁）又按拖雷傳：「……已而幹赤斤與察合台決計遵太祖前命，乃扶太宗卽位，

拖雷適酒，諸王駙馬諸大將脫帽九頓首，稱可汗萬歲者三。太宗自御帳出，先拜日而後受賀焉。（新元史卷一百八第二頁）

（註六）元史太宗本紀：「元年，始定蒙古人有馬百者輸牝馬一，牛百者輸犍牛一，羊百者輸羴羊一，著爲令。中原人以戶計出賦調，命耶律

楚材主之，西域人以丁計出賦調，命麻合沒的牙刺瓦赤主之。凡諸王駙馬朝會及使者往來，不得科斂百姓。」（新元史卷四第二

頁。〕「二年，定諸路課稅酒課驗實息十取一，雜稅三十取一。」（同書同卷第二頁。〕「八年，定稅中原每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賜賞成功臣；上田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以爲永額。」（同書同卷第十頁。）

〔註七〕元史食貨志，太宗八年，于元奏行交鈔，後從耶律楚材之議，發行額限爲萬錠。（新元史卷七十四第一頁。）據此，則紙幣政策自盛行於忽必烈時代，而在高閼台時已小規模實行了。

〔註八〕元史耶律楚材傳：「帝欲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異日有尾大不掉之患，不如多以金帛賜之。帝曰：朕已許之，奈何？楚材曰：請朝廷置吏收其賦稅與之，使勿擅科徵可也。帝然之。」（新元史卷一百二十七第五頁。〕「時諸路官府自爲符印，僭越無度。楚材奏并仰中書依式鑄造，於是名器始重。」（同書同卷第六頁。）

〔註九〕元史太宗本紀：「六年，設國子監助教官於燕京，令大臣子弟入學。」（新元史卷四第八頁。）

〔註一〇〕元史耶律楚材傳中記楚材受誣事有二則，一由於威得卜進讒，一由於中使誣訴，本書將其混爲一談，殊與事實不符。按本書所云楚材後不與反對者計較之事，乃屬於前者一則。據元史載：威得卜嫉楚材，「譖於宗王皇叔曰：楚材多用南朝舊人，必有貳心，宜奏殺之。宗王遣使奏聞，帝察其誣，責使者遣之。後有告威得卜不法者，帝命楚材鞠之，奏曰：威得卜性倨傲，又驢羣小，易得謗，今將南伐，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左右曰：楚材不較仇，眞長者，汝輩宜效之。」（新元史卷一百二十七第七頁。）至於楚材繫獄之事，元史記載如下：「有道士誣其仇爲逃軍，結中使與通事楊惟忠，執而殺之。楚材按治惟忠，中使訴楚材違制，帝怒，繫楚材。既而自悔，命

釋之，楚材不肯解縛，道曰：「臣備位宰相，陛下以臣有罪而繫之，又以臣無罪而釋之，反覆輕易，如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焉？」帝曰：「朕甯無過舉？乃溫言謝之。」

〔註一〕元史耶律楚材傳：「楚材死後，有謠於后曰：『楚材爲宰相二十年，天下賦稅半入其家。后命中使麻里札覆視之，僅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文字數十卷，無他物。』（新元史卷一百二十七第九頁。）

〔註二〕據 Gregoire Abou-I-Faradjie 的「世界史略」稱：札蘭丁死後二十二年，有一人衣印度丐僧之服，渡阿母河，告舟子曰：余卽是世人以爲在阿米德山中被曲兒忒人所殺之花刺子模沙札蘭丁算端。然其所殺者實是余之馬僕，余游行有年，未以此事告人。舟子拘之以獻附近之蒙古軍校。嚴刑拷問，至死不移其詞。（多桑蒙古史馮承鈞譯本下卷第二三頁。）

〔註三〕此座高樓，乃蒙古兵築於河中（蒲州府）城外者，本書誤爲開封府。

〔註四〕金朝此將名陳和尚，爲忠孝軍總領，曾屢敗蒙古軍於大昌原衛州倒回谷諸地。

第十章 成吉思汗之孫

在那些捷報、行軍報告以及戰績報告之中，拔都有一封信送到哈刺和林，在窩闊台死前不久到其手裏，使他大費考慮。拔都勢不能不控訴隨其軍隊出征的許多弟姪。這些年輕貴族，從孩提時代即驕養慣恭，維慣，生於光榮燦爛之中，不能受人羈勒，不知禮貌，不知規律。

拔都在信裏寫道：有一次在宴會中，他自以為可以第一個先飲，而以其長兄及總司令官的地位，他是理應先飲的。但那些年輕王子，特別是窩闊台系與察合台系諸王子，竟冒罵他，喚他做「老太婆」，并作了無禮的舉動（註一）。他心中極其悲痛，要求可汗採取斷然的處置。

那時的情形并不是特別嚴重的，但「老太婆」這個名詞可以使之到了那麼嚴重的地步。像其先人的嫡子地位不斷被人猜疑的一個人物之所懷狹隘的情緒，拔都是極易受感動的。窩闊台於明白事由之下，祇表示他的歉意，并稱他無處分的權能。捲入這件事裏，結果是「治絲益棼」。一方是窩闊台系與察合台系的子孫，另一方是朮赤系的子孫，彼此對敵的緊張，無論如何，總為帝國團結的危機。如若我們知道東亞細亞如何重視禮儀，就可知關於禮儀的一番爭端，很容易突然掀起軒然大波（註二）。

窩闊台心中還有關於內部政治的其他憂慮。他的長子，當初他想立之爲儲君，却死於中國（註三），造謠者竟指爲中毒死了。現在他希望他的孫，即死者的兒子（註四）立爲大汗。可是，當他還在世之日，已經發生了反對這個尚未成年的王子的劇烈運動。

到窩闊台死後，察合台暫時總攬政權。但他不過比其兄弟多活幾個月，他也像成吉思汗的一切後人一樣，做了酒的犧牲者。在父親死後十五年，第二代是完全消滅了，他們曾以克己與不作自私追求的精神來治理那個偉大遺業。第三代，天賦也不差，而比前人驕傲，較有私意而又怠慢，現在終於得到其所冀望的威權了。成吉思汗之團結到底的遺訓，徒成平淡之言，而連繫這個侵略者之無數子孫的血統關係，是大見弛緩了。

窩闊台的寡婦（註五）原應替其夫的孫子攝理政權，至其成年爲止。但她早已決意不將汗位傳於這個孫子，而傳於貴由——她自己的寵子且爲窩闊台的第二子。她認爲貴由以其在已死長子之弟的地位言之，比較其姪更有繼承皇位之權。

蒙古的繼承法第一次發生了危機重重的結果。的確，繼承的權利并不切實的由父傳子；父的兄弟也站在同樣的地位。這種體制，由游牧民族之反對親屬個人主義的情緒蛻變而來，是成了政局不穩定與爭端疊出之永在的根原。蒙古帝國的法規，我們可稱之爲選舉的獨裁制，雖然確也默認唯有成吉思汗系握

有君主權的權利，但它仍許人選立皇室的其他宗支。紊亂的情事祇有增加無已。

另一派極力想在皇位繼承的問題上占他的勢力。這是在耶律楚材領導下的中國改革派。好久以來，他們暗中打擊窩闊台系與察合台系所代表之保守的舊蒙古的步法。他們寧願就從現在起將汗位由窩闊台系移於拖雷系，而將他們的未來希望寄於忽必烈身上。忽必烈為拖雷的兒子，是改革派之顯明的愛寵，且自從老成吉思汗有一次對他特別注意并說了一句大有意義的話後，他也在人民心中博得了極大的同情。耶律楚材曾使之受了完全他自己的精神——中國的精神——的教育，并將其大希望寄托於他身上。朮赤系的子孫寧願拖雷系子孫繼登皇位，而不願窩闊台系子孫在位，他們便極力措持改革派的主張。但是提出忽必烈的時期還未成熟，耶律楚材須審慎將事。蒙古人對窩闊台系所作「永遠」忠誠的誓言，是成了保守派手中之危險的武器。因此，耶律楚材的徒黨與朮赤的後人決意支持窩闊台之子貴由，而反對窩闊台的孫。他們由是與攝政皇太后聯合起來，這并不因為他們愛護她所提出的候補者，乃因為他們覺得貴由不利於他們的地方比較少。窩闊台的孫還是一個小孩，將來或許長久在位。反之，他們可以預期貴由不久便要死去，因為他是一個荒淫者與嗜酒者。在下次選舉會中，他們將要表現其真正的心意了。

一二四七年，即經過其母攝政五年後，大會舉貴由為大汗。拔都總不能低頭擁戴他，且因「老太婆」

的仇覺怨恨他，便不親身來朝，但派了使者來表示他的同意。有一位俄羅斯大公是與使者同來，他必然是用以在親愛的親屬面前明顯表現拔都的權力與功績。

一二四七年的大會却極力展陳空前所未見的一番壯大氣象——或許是因爲要將裂痕掩飾得比較好些。二千座大白幕僅敷容納那無數的賓客。半地球的王公與使臣都堆到這一地點；有的甚至是來自歐洲與非洲。從第二度出征歐洲回來的老速不台，也出現於這個荒原大都會裏。但他立刻又跨上馬鞍，去指揮征伐宋朝皇帝的軍事行動。經得到新的大勝利後，他回到怯綠連河的樹林中，而自願隱退。年紀到八十歲以上，爲成吉思汗的少年時代之最後一個伴侶，他安安靜靜的在其童年時代的幕中度其暮年。他曾四次跑過了一半的地面，他曾打敗了三十二國家，他曾世界所有各地裏博得六十五次勝仗。

在這次大會期中，費由連三接四的宴請來賓，極力想在皇帝威儀上超過他的父親。他提空了國庫的存金，用在帝國各地購買無數的珍寶，以分散人民。經過兩次連俘虜與奴隸都儘量給與賞品後，他看見庫裏的貨物仍然沒有枯竭。於是他下令打開貨庫，而准許人民入內劫掠，以供他自己與王公貴人作樂。這個奇異的君主，不去出征和劫掠外國，而劫掠自己的寶藏！這簡直是戲園裏的一場表演。成吉思汗這一個孫子簡直是將其祖父時代所成爲一番大流血的事件當作兒戲。

在前往哈刺和林之無數裝飾輝煌的人們與許許多多隨從中，有兩個黯淡無光的面貌，穿着襤褸衣

服，顯出與衆獨異。這兩個人，心中存着完成其從歐洲至東亞之辛苦長途的徒步跋涉的宏願，乃爲教皇所遣派的意大利行乞派修士（註六）。

現在，我們明白爲什麼教皇在歐洲伸手接近蒙古人并力避同他們過激用事。羅馬決心要使大汗及其無數人民成爲基督徒！固然這第一次轉移信仰的嘗試不曾辦得特別巧妙。

這兩個行乞派修士所獻於大汗脚下的貢品是那麼微賤，便使他搖搖頭大笑起來。反之，教皇信中的話却非常妄自尊大。教皇開頭就以嚴厲的口吻責備蒙古人在歐洲的行爲，并說，如蒙古人仍怙惡不悛，便將遭受天譴；隨後，他以簡短而切實的方式，要求大汗願意受基督教洗禮。「塔塔兒」剛剛離開，歐洲又找回其安全與傲慢了。

貴由自然有理由痛怒這些「自負的西方人」，但他的回答却很幽默。他回答說，上帝是將馴服地上不服從的民族的工作留與蒙古人。蒙古軍隊之到處勝利就可證實了他們的神聖任務。上天并不援助信仰基督教的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關於受洗禮這回事，他，貴由，還未十分確信自己是否已經是一個基督徒。他對這件事不能知道確實，因爲他對各種各類的宗教都不感興趣。因此，他向教皇建議，請其到哈刺和林來，由其本人來確定。此外，蒙古人也可以到羅馬去。無論如何，下次教皇再向其所應向宗主作致敬的表示時候，他應當派遣比較適當的使者并攜帶比較豐厚的貢品。

我們應該相信聶思脫里派教徒并不是與大汗這封狡猾的回信完全無干的。自從好幾世紀以來，因其爲分離派而遂被人驅出歐洲，且被摒諸教外，他們因此對羅馬教宗懷着深仇。他們在哈刺和林的作用，是極廣大的。貴由於打破了遵循有素的宗教中立原則之下——或許他的諸妻中有一個是聶思脫里派教徒，他受了她的影響——以那麼優渥的特殊利益賜與聶思脫里派教徒，竟使在他治下的人民中之屬於其他宗教者，都忿忿不平。在這個柔弱而無能的君主的統治下，種種其他病態也層出不窮。貴由之瘋狂的揮霍，便使國家負債纍纍。他不謀增加歲收之道，反而將重大的免稅權賜與隨便那幾個寵臣。耶律楚材，從前已受了保守派的陰謀所陷害，現在目擊這種種不正當舉動之頻生，而無能救濟。反中國的黨派擁立一個回人以代替耶律楚材，此人便以一種苛酷的手段來管理中國地方（註七）。耶律楚材就在上述種種變化中傷憤死了，而其朋友們則高聲推崇他。在他死後，他們仍然替他的理想作了一番機巧的宣傳。其實，他的生存末日并不是那麼苦楚的；改革派的勝利是在眼中了。

貴由於即位一年後死於荒淫，他的早逝幸可阻止一番範圍廣大的災禍之產生。帝國的基業動搖得岌岌可慮。有一次，當其登極慶典的時候，失意者已經幾乎演成了一番叛變情事。在那時候，有一個幾爲人所遺忘的成吉思汗的兄弟，作了覬覦皇位的表示。他從蒙古腹地向哈刺和林出兵，其態度是咄咄逼人的。但是，像沒有一個人願意明白他的居心，他乃於最後一剎那將其軍隊改爲「進觀的儀仗隊」（註八），到

貴由死後，喜劇却變成了悲劇。

拖雷系與朮赤系的後人立刻切斷一切交通，並設立了一種嚴厲的檢查新聞的辦法。在拔都勢力下的境域內，迅速召集了一個大會（註九），在忽必烈缺席之下——此時他留於中國，即是說，不及趕來——大會便選立忽必烈之兄蒙哥。

窩闊台系與察合台系的家屬，驚慌無狀，便反對此種舉動。他們宣言，按照舊例，帝國大會應召集於蒙古發源地。由是，改革派在哈刺和林另召集一個新大會。然而，拔都帶了那麼雄厚的軍隊到哈刺和林來，便使其敵人寧願不出席於他們自己所召集的大會。這正是拔都所希望的。像窩闊台系與察合台系各王子，雖然經人數度邀請，終不肯出現，蒙哥の入選事實是經人承認了，而這兩族不服從的王子須歸法庭審判。蒙哥便趁這個機會，急遽的掃滅這些罪人，同時他也將幾個無罪者弄死。有一批的王子都處死刑，從前被人擬立為大汗的窩闊台之孫也在其中。札撒克禁止使王子流血，死罪者是包在絲被裏，直至其斷氣為止。

蒙哥大汗以一二五一年即位，他將帝國領土逐個分配過。在窩闊台系廢除之後，中國地方無主，乃由蒙哥之弟忽必烈領受；波斯及一切西部領土都歸拖雷第三子旭烈兀掌管。蒙哥加緊其與拔都王國的關係，後者是沒有絲毫更動。像最大部份的軍隊，按照成吉思汗的遺囑，是在拖雷系手裏，他們現在是最有權

力的，而發動政變是不可能的。可是，窩闊台一個兒子，自稱大汗，仍能在外蒙古北部支持了好幾年，而他的軍隊曾在那邊與蒙哥及忽必烈的軍隊打過好幾仗（註一〇）。

帝國曾抵抗得住最劇烈的政潮，而安穩渡過，且能比前更見鞏固。這完全由於軍隊之堪作模範的規律，即使是在極度大糾紛之際，軍隊從來沒有照其本身的意志而企圖從中舉足重輕。在這一類的軍事國的歷史裏，這是絕無僅有的事實。這個龐大帝國的各種民族之不趁朝中內訌所產生的有利機會而羣起叛變，也完全是靠在軍隊及其隨時處於準備的狀態。行政機構始終沒有動搖，而任何紛擾情事沒有發生，這個事實幾是不可思議的奇事。

隨蒙哥即位而重新分配各地，這便使帝國的穩定得到一種保證。大汗領地，中國地方以及帝國的西部都在拖雷系的掌握，他們與欽察國的君主十分和洽。力量薄弱的反對派——特別是被廢棄各族之在逃王子所領導的大批黨徒——是限於蒙古北部與突厥斯坦的幾個地方。然而，這些地方從前為蒙古勢力的核心，現在它們的重要性却不斷減少，而好久以來，基於經濟的原因，帝國的重心却移於周圍方面。商業在邊境上昌盛起來，而海岸的貿易已開始與商隊的活動競爭了。可是，在中央，有了易動的一點存在着，逼使主宰者對其反動的羣從兄弟始終維持其監視手段，這乃是歐洲之福。設無這種情形，西方各國將難逃蒙古人之再度驚擾。

內部有政潮的中心，同時帝國的重心移到外面，這種情形是最後這幾十年中，在蒙古國家的結構裏，所產生的變化之顯明的徵象。窩闊台系與察合台系的殘餘，求存於中央亞細亞，在理想上，在血統上，在生活的狀態上，實存着真正的蒙古主義和保守派的要素，至於北部、西部以及東南部的王公大人是越來越改變，而採取其所征服的國家與文化的趨向。欽察人採取了俄羅斯的特殊環境，旭烈兀的後裔在波斯變成回教信徒，忽必烈治下的蒙古人是越來越被中國所同化，後者是將其所吞嚥的一切完全消化了。蒙古國家的本根，從前是植於亞細亞腹地之貧窮而潔淨的荒原裏，現在被中央這種萎靡狀態，被這種排棄發源地的行爲所枯乾了。從這個時候起，精神復活是再不可能了。

這種變化的天然結果，乃爲在文化上在數量上以過大的比例超過蒙古人的那些被征服的民族，大增強其勢力了；因爲在中央方面，沒有對抗力之存在。內部的分離暗中開始產生了。

但在這一剎那，成吉思汗系之明星却照耀得空前所未有的那麼明亮。據蒙古歷史家撒難薛禪說：「蒙哥汗於考慮大地的幅員無止境之下，決意派遣其諸兄弟與諸將領侵略世界上一切地方，至於他本身，恰如適合其最高君主的地位，留在帝國的中心，憑公理以治天下，坐享其昌盛國祚。」

他登極的紀念日成爲一個國慶日，在這一天的禁人操作任何勞動，甚至禁人騎馬和屠宰牲畜。哈刺和林之野蠻的都會，在這幾年中，實際上成了世界的中心。荒原孩子之原始本質却與亞細亞之極度的文

雅，甚至與歐羅巴的文明，作了奇異的混合。蒙古人的喜奇癖，其在容積方面的增進是超於深度方面的，他們就在醉心於量的問題上求滿足其心性。諸汗所資以眩人者，乃在擁有最多數目的馬匹，招引最長的商隊來其朝中，受授最豐厚的禮品。每日有五百輛車運糧食來接濟內廷，君主的衛隊人數計有萬多人，一星期中，他們每日應穿特殊的服裝和特殊的顏色；蒙哥每日所接見之成千的客人，都是由他免費供給宴會服裝，這當然是顯明的事實了。這樣，一種粗野而偉大的亞細亞式故事便在戈壁沙漠的邊際實現出來了。

我們得到一篇關於蒙哥朝中的有趣味的敘述，因為這篇敘述是出於一個「野蠻人」口裏，此人目瞪口呆，毛髮上竦，誠惶誠恐地極力描繪這個奇特瑰麗地方的情狀，所以它是特別有趣味的。這個「野蠻人」是一個名叫羅伯魯（Guillaume de Rubruguis）的法蘭西道士，同時被教皇與法蘭西國王派往哈刺和林，期可消滅數年前兩個遊方教士在此地所留下不良的印象。

教皇現在是比較謙遜，他在這一次僅請求准其在蒙哥的帝國內設立傳教堂。而法蘭西國王正因有事於聖地而處於困難的地位，希望蒙古助其討伐回教徒，乃致其修好之意并獻一塊真十字架木材之合適的禮物（註一一）。

羅伯魯的任務不是容易辦的。已經在波斯，當其達到蒙古帝國的前哨時，他就承認不知其所進覲的大汗的名字。這前哨的長官是一個親王，便因這種將近侮辱皇上威嚴的無知而大見忿怒（註一二）。第二次

不幸情事是發生於羅伯魯被逼跪地以接受鑄有蒙哥國璽的通行證之時。這個驕傲的歐洲人——他的雙脚是麻木無知覺了，因為站在嚴格的修士立場，他不願使用供其乘坐的蒙古馬——宣言他只能向上帝下跪。可是，這位長官於知悉那塊真十字架及其意義之下，表示了他的驚異態度；素受教訓，且祇信不見的上帝之成吉思汗，他就回答說：「你們基督徒，竟然崇拜一塊枯木。爲什麼你們不願意向一個人下跪呢？」羅伯魯不能泰然應付對方這種不了解的態度，這位長官就搖搖頭打發他走，并囑其前往哈刺和林。

經過一番辛苦的跋涉後，舉步寒澀，兩腿遍生瘡膿，他達到哈刺和林了。人家立刻叫他入覲。羅伯魯戰慄慄的敘述說，他如何經人警告，在入皇帳時不得觸着門限，否則要受斫頭的處罰，及他如何因爲尊重禮儀而吃了少許的肉和喝了馬酒。他似乎較喜馬酒。

蒙哥居於其諸妻與朝中貴人所圍列之中，坐在鋪着華麗獸皮的寶座上，以極願意的態度接見這個教士。不幸他們的談話不久就停頓了，因爲大汗及譯人，甚至羅伯魯自己，都萬分酒醉了。

在找到一所居住地地方并醫治其足後，羅伯魯決意打聽基督教在哈刺和林的狀況。有若干時期，他在城中閒遊，參觀中國人及回人的住區，在那裏面，他看到許多奇異而可怖的情事。到末了，他找了聶思脫里派教士，他覺這是一個骯髒而腐敗的人。他們「有深仇的兄弟」各以某種不信任的態度互相行禮。最後，

羅伯魯總得到人家許其在聶思脫里派的教堂中舉行一次彌撒。他以驕傲的態度述道，這座教堂是以大汗的命令建於皇宮的旁邊，因使大汗能於進餐之時聆賞宗教的詩歌。

皇后竟也參加彌撒典禮，而蒙哥以仁慈的精神對待祈禱典禮，也來教堂參加，但不久即退。可是這次祈禱典禮却是以出乎羅伯魯所預期之外的形式舉行的。上帝須以其應受於信徒的一大部敬禮讓與大汗，而聶思脫里派教士更番吻十字架與帝后的手。儘管天帝及羅伯魯對於基督教的儀式之發生這樣變改感覺不滿，帝后們則廣施其恩澤，而從中最受惠者則為聶思脫里派教士。到大汗往另一種宗教的廟裏後——他參加一切宗教的典禮，在他的帝國內，基於政治的原因與基於從中取樂的原因一樣，一切宗教都很昌盛——他的臣下就帶了豐厚的賞品到聶思脫里派的教堂來，而信徒們則宴飲作樂。到周圍空氣達到最高興奮程度的時候，他們便決定在城中組織一個基督徒遊行隊，據羅伯魯說，這為是要使回教徒及偶像奴隸（即佛教徒）憤怒發狂。

唱着，喊着，捧着搖來搖去的十字架，沉醉的聶思脫里派教徒周行哈刺和林的街道，而我們這位教廷使者心腸欲裂而一跛一跛的雜在他們中間走。如果蒙哥不會在城中各處寺廟一一走過，他可以聆賞這些聖歌。

教皇所請求在蒙哥的帝國裏設立傳道院一節是被拒絕了，而羅伯魯於居留兩個月後，被人有禮而

堅決的請其離開哈刺和林。當準備啓行之時，他曾與被命運擗到亞細亞腹地的幾個同胞作了有趣味的談話。這個稱雄世界的帝國的都城養活了一羣來自地上一切國家的冒險者、藝術家、發明家以及投機者。其中也有一個巴黎的首飾匠，名叫不涉（Guillaume Boucher），他曾替蒙哥製了他的一個確實精美的作品。這是像現代所叫做美國式的貯水壺，羅伯魯曾把它描寫如下：一棵空心的樹，完全用銀製成，中間造了一座旋梯。在樹根下，有四頭精鑄的銀獅，口中各噴出馬湏、蜜酒、米酒、波斯酒。樹頂立了一個手執喇叭的天使。樹下的四種酒源，如有一種將告涸竭，天使就吹動喇叭告警，而同樣的酒立刻攜來了。

這樣，基督教所象徵的聖像竟吹動喇叭以作其贊同蒙古人酗酒的最後判斷。這個好好的羅伯魯并不曾注意這個事實。他僅以驚奇的态度述說，不涉曾由大汗處領到三千個銀幣，而以這個材料來製造他的傑作。

這種奢侈無度的耗費并不阻礙蒙哥着手整頓在前人手中大受虧損的國庫。國家的債務是積高如山；它僅靠各省所獻的唯一賦稅來填補。在許多地方，大汗曾重新灌輸了蒙古的嚴格習尚，而在另一方面，他又表示了其了解成吉思汗子孫迄今所未慣於考慮的那些被征服民族的趨向。耶律楚材之道德化的影響是很得勢了。此所以蒙哥以其兒子在出獵中蹂躪民田而施以嚴厲的懲罰，中國軍隊中有一名兵士未奉徵收命令而擅取民間一根葱，便被逮捕入獄。這些小事情不僅表明了從前藉劫掠而來的地方現在

一變而爲一個秩序整齊的國家，而且使人明白了何以在蒙古法律下一切亞細亞宗教都能存在。從來沒有在縱橫數萬里的地面上存在着那種的太平與安全，貿易從來沒有那麼繁盛而不受任何阻礙。直至此時，恰好大家都沒有腐敗過，人們就甘願接受某種程度的嚴厲政策，因爲大家知道政府是操在唯一的可畏但是公道的手中，而從前則是千百個的賊頭任意橫行，且逼使各民族彼此互作永遠不停的鬥爭。最大部份的人民都感覺沒有從前那樣受人壓迫，而對於業經消滅的本地朝代并不流下一滴淚。

國家有着唯一的大危機，即各種宗教的鬥爭。回教徒、佛教徒、珊蠻教徒、聶思脫里派基督徒，一切等等，大都假手女人，力求在大汗身上得勢，且激動後者反對其他宗教。只要蒙古人維持其中立地位，且如蒙哥所做的，對於一切宗教信仰同時都表贊成，則危險的暗礁總有法躲避。因爲各種各類的宗教都自以爲得到哈刺和林皇帝的撐持；大汗國甚至成了他們唯一的安身所在。正在發展的佛教，趁一個統一的大帝國所供獻的機會而擴大其勢力。在蒙哥的軍隊征服了整個西藏及毀滅了由一種宗教階級的封建勢力所統轄之特殊國家的一切根苗後，佛教開始同化於新的環境，且逐漸成爲一種超民族的世界宗教。成吉思汗所開始之打擊西藏人的破壞戰，與蒙古的對外勝利同時良好結束了。但被破毀的僅其外表而已。佛教的教義，打開了一切民族的障礙，如古代傳說的 Phenix 怪鳥之由其灰骸中復活似的昂然起來，而去侵略亞細亞了。

聶思脫里派教徒也極力勾結大汗國，希望在亞細亞取償其在歐羅巴所失的地位。而回教徒呢，也如聶思脫里派之脫離羅馬教宗一樣，因教義上的分歧而與報達教宗發生齟齬，也將其一切希望寄於蒙古人身上。成吉思汗所樹立的放任原則，即其經國大道的核心，愈來愈顯出其為適合亞細亞環境之唯一可能的態度。

不幸蒙古的主宰者將其放任政策施行到了那麼廣泛的程度，他們竟准其諸妻隨便信奉那一種宗教。這樣做的結果就太容易使那些主宰者於不知不覺之中跳出其華麗的孤立地位了。

蒙哥弟旭烈兀的信奉基督教之妃（註一三），日夜在其丈夫面前鼓動後者出兵解放耶路撒冷聖地。所以，旭烈兀於一二五〇年後那開頭幾年中出兵西亞細亞，是以打擊回教徒為目的，而其實遠較賢明的辦法是以民族問題的目標為其行動綱領，或充其量以其政治教導者的資格與報達的哈里發鬥爭。從此後，從前忠實於蒙古的許多回人，不免因此懷疑蒙古的宗教中立的態度了。

旭烈兀這次大規模出兵是經過最周密的準備——帝國所有各部份又帶其軍隊來參加。在一年前，已經下令在軍隊應走從蒙古至美索不達米亞的路上，沿路留下數公里之廣的草地，使草料不至於欠缺。當地居民須修繕波斯及河中府的道路；所有路上的石頭都要挪開。

整個蒙古帝國是成了一個戰場；動員令是涉及全部的。武裝出發者不僅是旭烈兀而已。在歐洲，拔都

進兵芬蘭與北冰洋，大汗則親往南中國，期與其弟忽必烈永遠打倒宋朝的皇帝。

旭烈兀的第一步工作爲殄滅亦思馬因派(Ismaeliens)於西亞細亞。此回教宗派的信徒也被人號爲「阿薩新」(Assassins)，因爲他們在喝醉了麻藥酒(hachich)之時，大幹他們的壞事。他們以毒藥與匕首之有計劃的使用法廣播其宗教的宿命論；但是，隨時間的進展，他們不僅成了公然醜事的本體，且發展而爲一個危險的政治威權，其勢力是由暗道中潛漏出來。亦思馬因派之主，即號爲「山中長老」，是成了威脅廣大地方的恐怖者，他的威名曾由十字軍帶到歐洲來。法文中「謀殺」(assassiner)一字還保留了那些東方兇手的教義的遺跡。

馬可孛羅(Marco Polo)在其經過波斯的旅行中，曾敘述山中長老如何能够吸收了那些盲目效忠的信徒，及其如何得到神聖先知者的名望——他這種神聖先知者的地位是與穆罕默德相髣髴而能爲凡人開了入天堂之門。

他建造了一座大堡壘，四周有極高的牆圍繞着，絕對不許任何外人進裏面去。當山中長老選取一個供作其黑暗計劃的工具之人，而想對此人表現其至高無上的威力之時，他便將一種劇烈的麻醉物投其酒中。於是此人就於失了知覺之中抬到堡壘內。這位老術士事先已在堡壘裏蓋了一個盡美盡善的樂園，完全如可蘭經對其信徒所講的那樣，且立刻可以發生作用。那裏面有花園，有噴泉，有禁酒放在棹上，有陳

設華麗的亭榭。而其中特別有了許多極其悅人的天女，那些快樂女仙是裝爲住在樂園裏，隨地聯翩往來。到這個受魔術所迷的人——大抵是山中一個飢餓半死的窮牧人——甦過來後，他確以爲是到了天堂。在若干天中，園裏的仙女隨便聽他享受，他可以隨意喫唱遊樂。隨後，他又中了麻醉劑，被人從堡壘裏抬出來，領到山中長老跟前。後者就狡猾的問這個從天堂丟下來的人說：「你到那裏去呢？」他的回答是：「哦，先知大教主，靠你的仁恩，我是到了天堂喲！」——「現在你可相信我隨使你快活嗎？」我們可以明白那些會得了神奇動作的好處的傻子是完全服從先知大教主的命令去毒殺去扼死其所指定的人，甚至置犧牲自己的性命於不顧。因爲他們是急於回到樂園啊。

旭烈兀的軍隊不久便將阿薩新人之瑰奇瑰麗的樂園解決了。教長的軍隊都逃到山中那些不易進攻的堡壘裏，而這些堡壘，或被蒙古兵衝破或因於饑餓，都一一打下來了。西亞細亞終於解脫了，亦思馬因派的禍害（註一四）。

旭烈兀於是向報達進兵。在他走近之時，美索不達米亞的居民大起恐怖。數十萬的逃亡者急渡邊邊水，而那些舟子便於數小時之中立成鉅富。哈里發身邊有的是柔弱的大臣與宦官，他的武裝是很窳劣的。在他無力抗拒之下，八十萬居民的報達城已被敵軍包圍，而攻城的器械已排列城下了。蒙古兵砍下附近的棕櫚樹，將樹幹裝在礮機上以轟擊城牆。在撞開了第一個洞口之下，哈里發的勇氣便打斷了。他將伊斯

蘭之聖堂與亞細亞之奇地的報達城降於旭烈兀。但他所作赦罪的請求，是來得太晚了。城中祇有基督徒及幾個外人得免於屠殺。黑衣大食朝歷五百年集自世界各地的無數珍寶，都落於旭烈兀國中的寶庫了。在這最後一個的哈里發的宮中，蒙古人獲到妃嬪三百人，宦官千人。

哈里發被人領到波斯汗跟前。波斯汗對他說：「把你的金吃了！」哈里發回答說：「這，我可做不到。」波斯汗便問道：「你既然不能把它吃了，那你爲什麼把它藏在你的櫃裏呢？爲什麼你不把它散與你的人，使你有了忠實的臣民呢？爲什麼你不把它鎔爲箭鏃，以射擊我們蒙古人呢？」

「一切是天意喲！」這個忍氣吞聲的囚人回答說。旭烈兀，他是完全不信且鄙視這種宿命論的，也回應說：「那麼，你今日到了這種地步，也是天意喲！」哈里發便被幽禁於其金塔裏，在四圍遍是他的珍寶之中，他緩緩的餓死了（註一五）。

旭烈兀之妃所意構所鼓起之解放聖地的十字軍，并不曾實現，因爲旭烈兀無法與西方貴族成立協調。加之，新被征服的各地方的組織辦法，正使旭烈兀大費精神。小亞細亞那些獨立的君主，都紛紛屈服於他的權力下，而他的權力現在是從河中府展至地中海。西利亞的基督教小王國也趕緊向此時稱爲「波斯汗」的蒙古旭烈兀納貢。各國君主競求打破臣服的紀錄。其中有一國王甚至獻一雙靴與旭烈兀，親在靴底繪了自己的像貌。他說，如若可汗施恩，天天踐踏他的面上走，他將不勝其榮幸了（註一六）。

當旭烈兀在歐洲的門戶建立一個蒙古新大國之時，蒙哥大汗則死於南中國。他於身先士卒，架雲梯攻一個中國城之時，死於軍中（註一七）。

蒙哥爲駐驛於游牧舊都之哈刺和林的最後一個大汗，且爲以嚴密機構治國的最後一個大汗，其弟忽必烈繼他登位。蒙古并不召集大會以選立他爲新君。忽必烈之登極久已成爲議定的事實；波斯的旭烈兀和欽察的拔都祇派了使者來表明他們的同意。以其大汗的資格，忽必烈同時獲得蒙古全部領域的主權，但其前人蒙哥汗當時是「留在帝國的中心，憑公理以治天下，坐享其昌盛國祚」，而將帝國三部份的管理權付於其諸兄弟與諸從兄弟，忽必烈則同時爲中國部份之直接統治的君主。基於這個地位，他採取了一個關係極重大的步驟，即將都城從哈刺和林移往北京。

隨忽必烈之登極，開始了蒙古史的一個新階段。從前是站在中央亞細亞之一中心點而統治那個俯臨世界的帝國，現在則是三個彼此互有相當聯繫的大國：在中國的大汗帝國，在俄羅斯的欽察帝國及波斯的帝國。這三大國各自適合於一種人種或一種文化，這一個事實就使之各採取了支配他們和愈來愈速分離他們的法則。不久後，蒙古貴族祇形存而神不在，而外來的民族性則暢流其中。戰敗者開始吞噬戰勝者了。

在開始之初，上亞細亞的巨濤汎濫於大陸上，顛覆了一切，變動了一切，以後則漸漸的安靜了。亞細亞

重新得到他的均衡，且到了空前所未到的程度。禍轉爲福，游牧生活之動與農業生活之靜連結起來。重見豐腴的國家，在此後數十年中，產生了其文明的最燦爛之花。

(註一)拔都等此次「大宴於亦的勒河上，拔都自以年長，先舉盞自酌，不里與定宗(貴由)皆怒，不終宴，上馬去。不里言：拔都與我齊位，乃妄自尊大，彼婦人有毒者，我舉盞可以賊之。」(新元史卷一百七第十頁。)其後，蒙哥即位，窮治窩闊台系與察台系諸王子，而以不里付拔都，拔都憶舊日辱晉之怨，藉故殺之。

(註二)元史：拔都將諸弟姪不敬之事奏陳太宗，「時定宗奉太宗命入朝，太宗大怒，不見定宗，欲謫定宗及合兒合孫皆爲探馬，且命拔都遣使告於察台，時諸王蒙哥與廷臣昆崙兒台掌吉等建議曰：成吉思汗有訓，闕外事從外斷，闕內事從內斷，今不里等事在闕外，乞委拔都處置爲宜。太宗怒稍息，召定宗切責之，仍使與合兒合孫至拔都處聽其處分不里事，告察台知之。」(新元史卷一百七第十頁。)

(註三)此王子名闊出，據元史載，他爲窩闊台之第四子，於太宗七年，即一二三六年，歿於湖廣軍中。

(註四)窩闊台此孫名失烈門，後爲蒙哥所殺。

(註五)即秃剌乞納皇后。

(註六)此二修士均隸佛蘭西士派(Franciscain)一名柏朗嘉賓(Jean de Plancaupin)一名本篤(Benoit)奉教皇英諾德四世(Innocent IV)之命往使薩剌。

(註七)此回教人名奧都刺合蠻，經商而至蒙古，專事聚斂。當窩闊台在位之末年，他曾建議撲買中原課稅，耶律楚材初定其額爲每歲銀一萬定，後被其增至四萬四千定，耶律楚材力爭而不得。禿剌乞納皇后攝政時，仍命奧都刺合蠻提領諸路課稅所，撲買中原銀課如故。耶律楚材因而憤懣成疾，以一二四四年夜於哈刺和林。惟此事是發生於貴由登極之前，本書則誤作爲貴由時代的事實。

(註八)元史：成吉思汗幼弟帖木哥幹赤斤，於太宗晏駕後，「引兵至和林，人心震駭。幹赤斤有一子在太宗左右，皇后使詰問其父，時定宗已至葉密爾河，幹赤斤聞之，乃曰：吾來奔喪，非有他也。……定宗即位，究幹赤斤稱兵之事，不欲顯言其事，命親王蒙哥鄂爾達往按之，戮其將校數人，餘置不問。」(新元史卷一百五第九頁。)

(註九)此次召集大會的地點在阿刺塔黑(Alactac)，拔都適從窩勒伽河畔來駐其地。

(註一〇)此處所指當是窩闊台之孫海都。

(註一一)法蘭西國王魯意九世派戈爾德里耶派(Cordelier)教士羅伯魯往蒙古，是在一二五三年。其前，在一二四九年，魯意九世已會派多密尼根派(Dominican)教士三人，名安德烈陸主麥勒(André de Lonjumeau)、約翰(Jean)、吉約木(Guillaume)，攜帶上繪耶穌基督事跡的藍布製帳幕式的禮拜堂，與祭爵、聖經、飾品及其他一切舉行聖禮之物，并真正十字架之木材，奉使蒙古。三教士未達到目的地之前，蒙古大汗貴由已死，遂以所齋書物獻攝政皇后。本書似將此兩事混而爲一。

(註一二)本書所指此次所發生不幸事件，似非羅伯魯所經歷者。攷教皇英諾森四世於一二四五年派遣柏朗嘉賓前往鞏紐之時，另派多密尼根派修士安塞勒木(Anselme de Lombardie)、西孟(Simon de St-Quentin)、阿勃別里克(Albertic)、阿茲

歐德(Alexandre)四人往波斯，謁見蒙古將拜住。安塞勒木等齎教皇致蒙古將勸誠勿再殘破基督教國并懺悔前此過惡書。於一二四七年抵波斯蒙古戍將拜住營。諸教士等請謁拜住，面致教皇書。拜住營之將校詢其自何方來，答曰：奉教皇使命而至此。復問教皇爲何人，答曰：基督教徒視爲卓出一切人類之上而敬事之若父若母者。蒙古將校聞言甚怒，責之曰：汝主未聞汗爲天子，而拜住那顏爲其輔將歟？其名應舉世皆聞也。安塞勒木答曰：教皇實不詳何人爲汗，亦未悉拜住之名，僅聞東方有國名曰韃靼，曾征服不少國土，殺戮不少人民。教皇脫聞汗與輔將之名，必載之於書也。」（多桑蒙古史馮承鈞譯本上卷第二五四頁。）

(註一三)旭烈兀此妃名脫古思，爲王罕孫女，初嫁拖雷，未成婚而拖雷死，時旭烈兀在阿母河外，依蒙古人之普通習慣娶以爲妻。她世奉再思脫里派基督教，曾公然庇護同教之人。旭烈兀出征時，蒙哥囑其凡事應與此妃同議。

(註一四)初蒙哥在西域時，可疾云城大法官苦思丁來謁，身衣鎖子甲。蒙哥問其故，他說常衣此甲以防亦思馬因人之七首。他并詳述此派教徒之暴行。故蒙哥於即位後派旭烈兀西征，特囑其將亦思馬因教徒首先殄滅。後來，亦思馬因教主魯克賴丁出降，旭烈兀將亦思馬因人分隸各營，及魯克賴丁入朝蒙哥汗後，乃下令盡殺諸營中之亦思馬因人，雖在擄掠者亦不免。魯克賴丁之族皆在阿八哈耳可疾云之間被殺，不留一人。呼羅珊之蒙古統將以僉發民兵爲由，聚庫希斯單境內之亦思馬因人殲之，死者萬二千人。其在他處之亦思馬因人亦遭相類之屠殺。據「世界侵略者傳」說：「自是以後，木刺夷人（木刺夷者猶言迷途之人，蓋因亦思馬因人不守回教教規而爲良善回教徒所引以爲恥，因以此名名之）遂如猶太人之分散於諸國，其受此種刺客之威脅者，至是遂安。」（多桑蒙古史馮承鈞譯本下卷第七十三頁。）

(註一五)關於報達哈里發、謨斯塔辛的死狀，有數種不同之記載。有言蒙古軍擒哈里發，以鐵籠盛之，不予之食，旋問他說：「餓嗎？」哈里發答：「餓。」乃以大金盤盛寶石至，問他說：「你認識這東西嗎？」他答：「認識，這是我的東西。」又問他說：「你愛它嗎？」他答：「愛。」韃靼王便說：「你既然愛它，挑你所愛吃的吃罷。」哈里發說：「這不是肉，食不得。」韃靼王因說：「這就是你的毛病，設你早能分散你的金，你必不至於滅亡。」(見 *Howville 之聖魯意史*) *Haiton 之東方史*云：「旭烈兀命將哈里發閉置室中，擲黃金寶石使之食，不許給與飲食。」以上爲哈里發餓斃之說。又一說謂哈里發出降後，知不免，乃決就死，請先沐浴。旭烈兀遣五蒙古人偕往，謨斯塔辛拒之，謂不欲與此地獄之惡魔爲伍。蒙古人乃以囊盛哈里發及其長子，并宦者五人，在瓦迦夫 Vadai村附近驅馬踐之，至死始止。(參閱多桑蒙古史馮承鈞譯本下卷第八八頁。)

(註一六)此人名也速丁，爲羅姆算端，前曾以兵抗蒙古將拜住，乃用此詔辭以求解。旭烈兀見其如此自尊，乃赦其罪，使其弟分國而治。

(註一七)元史謂蒙哥於其即位之九年(一二五九年)自將兵攻宋合州城，不克。是年六月，不豫；七月，死於釣魚山。(新元史卷六第十二頁。)有的說，蒙哥嗜酒，時軍中痢疫盛行，因染疾死。還有其他撰述言其在合州城下中飛石死。最後一說是因蒙古將汪顯臣之中飛石死而誤傳的。(續資治通鑑第二百七十五卷第七頁註。)

第十一章 功行圓滿

以第一篇關於蒙古帝國狀況之質樸而正確的記述，擗至歐洲的人，其所得於讀者的信用，是極其微薄的。人們嘲弄他，且加以「滿口百萬的騙子」的綽號，因為在他的記述中，百萬一辭占了極大的地位。當他彌留之時，教堂還逼他自承其所記述之荒謬，并以地獄的冥刑威嚇這個執拗的罪人。然而，馬可孛羅原是一個信仰堅定的基督教徒，而至死仍不變其所說的一字。

直到歐洲——而平素是那麼輕信的——承認了它過去對待馬可孛羅之不公的時候，那還須經過許多時代。最廣泛的配合，最難置信的傳說，就足使阿特蘭提德(Atlantide)神島(註一)復現於世，而歐洲却不願相信馬可孛羅之關於亞細亞現代一個大強國的記述。阿特蘭提德神島，那是半神聖的過去歷史，那是繞於歐洲人祖先頂上的一團圓光，囿於自己是出於那麼出類拔萃而慘苦之來歷的見地，便使其心房跳動得更快了。而在東方的某一地點，又是當現今之世，竟然有國勢這麼強盛組織這麼嚴密的一個國家之存在，中世紀時代之自尊自大的歐羅巴，自不能低心置信，歐羅巴原以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呢。對於馬可孛羅的著作，大家以為不應視作一種專載事實的記述，而應視之為一種惡意的杜撰，表現了社會革

命的一種烏托邦思想，而其尖端是顯明的抨擊十六世紀的統治階級！那些技術的與社會的組織，在當時的歐洲是越來越顯其缺乏，而竟存在於非基督教徒的野蠻國內，這將使聽者不勝其忿懣了！馬可孛羅所描寫的各种制度所明顯表現之深思遠慮的賢明之處，是危害了教會所播種之神祕權的威望與夫教廷的勢力。那些裂土專制的王侯，曾將歐洲的地圖弄成了小國林立之雜色錯縱的一個鑲嵌圖，他們一看到馬可孛羅之稱述蒙古建立統治世界的帝國，便感覺自身受了侮辱，便感覺其責備他們的落後狀態。馬可孛羅的遊記會使教皇與諸王侯的朝臣個個怒髮上衝。設使古代的宗教裁判所與異端邪說審判院尚存於彼時，則作者必被活燒死了。

這是因為馬可孛羅所敘述的話是帶了革命性的。他是說了與那個柔懦的修士羅伯魯截然不同的話。今日的歐洲人，因文藝復興的影響而與過去決絕後，其感覺及其理會力都經過磨練，因而承認馬可孛羅是現時代的一個先進和一個前鋒。這個十三世紀的偉大商家，旅行家與探險家，已經具有文藝復興時代的人物之明澈而能精思的眼光，他曾以科學家之責任心與不偏不倚精神來研究浮於他眼中的外族世界。

從此之後，由中國文籍中所得到的認識，與現代探討各種資料的研究，都完全證實了馬可孛羅所說的話。到今日，我們知道馬可孛羅確實實在的敘述當時真相，他所曾錯誤的地方是極其稀少，而且他

往往甯可謹慎措辭，而不自陷於浮誇之病。可是，對於馬可孛羅首先所舉的正確事實提出了最切實的證據者，乃是歐洲的確，馬可孛羅所敘述的種種制度之一大部份，在最近數世紀中，已由當初認為出於僞撰與其實現不可能的西方人之子孫所採用了。在觀察的能力與判斷的精確上，馬可孛羅是超出與其同時的人物，同樣的，他所記述的蒙古帝國是大大超過中世紀時代的歐洲那些小國。一經權衡了那個亞細亞大國的幅員之廣大與物質能力之高超後，歐洲那些小國的技術與社會的體制便無足稱道了。而尤其是我們，二十世紀的人物，正在想像一種儘量使用自己力量的集權國家的能力，更有此種感覺。

馬可孛羅是生於兩時代的關頭之間，觀察於其間，寫述於其間。他的歐洲祖國是正跳出中世紀時代的混沌狀態，而且，在必需的技术前提的發明後，它正近於其政府與社會組織的成熟時期。在這同一時代，東亞細亞，在蒙古的統治下，已幾達到這個目標。東方各民族重新擺脫一種極度的國家組織所橫加的羈勒，而求此後貫注其全部力量以作其精神上探討，為期是不遠了。西方人則於十四世紀與十五世紀間跳出其幼稚時代之薄明的夢境。他們展開雙膀，起身去侵略世界，而將其知覺與智慧的光明普照於世界上。亞細亞則經過一番過度努力的時期後，心血枯竭而一落千丈，且心力盡喪而昏睡於深眠之中。一羣佛門長老，手擎香爐，口唸咒語，而看守這個墓場的沈默。

從沸騰的歐羅巴出來，馬可孛羅到了同在沸騰中的亞細亞。他目擊了歷史的擺動把戲；他將上昇的

高原與下降的高原彼此比較。這不但許他看到彼此的情狀，且許他估量彼此的價值，而這便使他着眼於主要的地方。

*

*

*

*

*

馬可孛羅曾爲忽必烈大汗的個人心腹，他在北京朝中過了數年，且曾數度以商人，探險者與官吏的身份周遊中國各地。他具有堅實的聰慧，遠大的眼光與無盡的好奇心。

以其商人的身世，他在財政和經濟的問題上，具有非常的能力。忽必烈之井井有條的帝國，在他眼中，是像一個天國，尤其是對他這個人，在歐洲會慣於看見徵收租稅之專制與交易之限制；所以，他極力向其歐洲同胞指示蒙古與中國參合的財政和商業制度之種種優點。

他舉出一種縝密的經濟計劃，施行於直接屬於大汗治下的帝國全部版圖。稅收是一部份用貨物繳納，一部份用錢幣繳納。農業（包括土地的生產與牧畜的生產）與絲綢工業以其生產量之百分之十納於國家。糖、酒、香料須多納百分之 $3\frac{1}{3}$ 。同樣的，工商業須按其生產量繳納百分之 $3\frac{1}{3}$ 的稅率。來自對外貿易的稅收，數目也很可觀。國家向一切輸入貨品徵收百分之十的稅率，這種通過稅同時有保衛國內經濟的功用。鹽與貴金屬的專利也使國家得到鉅額的收入。皇室莊地與皇家牧畜的生產又使國庫得到其他稅源。末了，還有藩屬各國，即幾達整個亞細亞所納的貢賦。

馬可孛羅曾談到「蠻子省」的稅收。蠻子省是帝國的十二行政區（註二）之一，其中包括業經覆滅的宋朝的中部各地，北及淮河南達福建省（註三）。此為中國最富庶的省分。在蠻子省內，單獨鹽的專賣一項收入，曾達到四萬萬佛郎（按今日幣價算）。此外，還有來自農工業生產稅與關稅的十萬萬佛郎的收入。

曾使馬可孛羅得到「滿口百萬的騙子」之綽號的上述那些數字，在今日看去，是完全實在的。而收稅官却猶未儘量使用其徵收的手段。恰恰相反，蒙古政府乃以其足為榜樣的方式，極力贊助生產業與商業的發展，且視生產業與商業的自由為經濟之主要支持。接受那麼鉅額稅收的北京朝廷，是居於帝國中心的地位，其動脈則推進各種貨物之得暢其流。北京不僅是買賣雲集的中央市場；濫收的禮品和浪施的賜物，也從中促進經濟界之蓬勃。亞細亞全洲的財富，經水道、運河、商路而擁至都城；其中應指出三百六十艘滿載絲品的船每年從南邊各省駛至都城。忽必烈所設立的購買委員會，專司評定供來貨物的價值，且留意使賣者得到其適當的盈利。

政府的財政政策是以保證政府之集中商業與監督商業為目的。紙幣之發行，其第一個作用即為這個目的。這個步驟可使黃金為政府所專有，可使金融不受移動無定而無從監督的黃金數量所羈縛，可藉唯一的發行機關以調劑貨幣的流通（註四）。

鈔票是以桑樹的內皮製造，而與我們今日的紙幣一樣，上面蓋了發行機關長官的圖章與簽字。起初，這種鈔票的發行，在經濟界產生了美滿的結果。到後來，那些無甚道理的君主無限制的增加鈔票的流通額後，蒙古的財政政策才到了一種通貨膨脹的地步，而隨之對內外的經濟發生了其不幸的結果（註五）。然而，在忽必烈統治之下，錢幣始終是穩定的。而馬可孛羅曾特別指出，無論在帝國一切各地內或在各隣國內，鈔票之作爲支付工具，是到處經人無異議的接受。甚至陳舊的鈔票，可以攜至國家鈔庫掉換新票——實則須經付了百分之三的手續費。這個國家鈔庫同時是有權向持有鈔票的私人出售黃金的唯一機關。可是，金銀不能再作貨幣使用，而祇供製造首飾與實用物品之需（註六）。

當馬可孛羅談到蒙古鈔票的問題上，他有了一點諷刺的態度，而人們或可以爲他不曾十分看清其中的關係。這種複雜的紙幣把戲，在當時算是極其新奇的事情，馬可孛羅之敘述，因而不得歐洲任何人的相信。

特別是馬可孛羅書中關於大汗鈔票情形那幾頁敘述，會使這個威尼斯人減少其道德上的信用。歐洲的檢察當局，不從他的敘述中探索教訓，而急急於利用關於蒙古財政政策的敘述。因爲若干歐洲政府正忙於祕密減少貨幣的價值并向市場行使僞幣，他們便在馬可孛羅的話裏面，察出了狡猾行爲和暗示。在十九世紀中，批評馬可孛羅的作家，猶取極其慎重的態度，而當其談到這種不名譽的紙幣時候，他們仍

是隱約其詞。

在此期中，猶疑不定的歐西，在自己身受損害之下，認識了紙幣把戲的利弊。它不僅渡過通貨膨脹的生活，且如十四世紀之亞細亞一樣，深信國際貨物交易是因價值之不同而陷於萎靡不振之地。

忽必烈國內之社會保險的各種設施，也引起馬可孛羅的驚異，與夫在歐洲執掌監察的當局的疑惑。當時的公益金數額是達到不計其數的程度。凡非因本身的過失而陷於赤貧之地的人，都得到國家的支助。可奇者，他們所得到的援助，乃是按各關係人平時所慣於那一種生活狀態而決定的。有一個料理公益金官吏的總機關，專司公益金之捐募與救濟費之分配。每日施飯與最窮苦的人們，而單獨在北京一城，每天就分配了二萬份的餐食。一種國家管理的強迫服役制度，竟也已經存在。每個工人，在每星期中，應有一天，不受工資而在國家工場工作。從這種勞作得到的生產品，是專以施於赤貧及分配全國之用。

在那國內，有公共醫院之設備，且有專管護送病人及受傷者往上述公共醫院的救護隊。無力償付醫藥費的人們，須替國家做幾天工作。

天時不良之後所產生農作品歉收的結果，在中國人口那麼繁殖的一個國家裏，會演成慘苦的局面。忽必烈於是在全國各地建立穀倉，以預防這類的國民禍殃。在豐收之年，官廳買收過剩的穀物，而儲之於倉。因此，遇有飢荒的威脅時，他就可廉價以糧食分配人民。除此之外，政府的穀物政策還有了調劑糧價的

效用。

忽必烈自然是絕對專制的君主，且爲制其一切臣民生死的主宰。可是，他的政府并不專斷用事。政府裏有一批部署專籌備關於各項組織的計劃。每個法律草案，在送到直接隸屬君主的那個最高議事院之前，須先經過那些部署。那兩個最高議事院各有十二名議事官。其中一個是最高文事機關，另一個則爲最高軍事會議，後者是包括了忽必烈的那些大將（註七）。有關軍事的一切問題，經過專門部署的研究後，是交與最高軍事會議決定。但是，文事機關所決定的步驟，大將們也保留其最後裁定之權。忽必烈的帝國始終是一個軍事國：耶律楚材及其漢族後繼人的一切努力始終絲毫不能改變這個軍事國的性質。

政府努力的顯明傾向，爲使軍隊與官僚機關隔斷，且使之保持其獨立地位。軍隊從來沒有駐在城裏，而在離城約五公里的營帳中。他們有其本身的牲畜，以供自己的給養，如牲畜過剩，他們可牽到市場，向人民出售或交易他物。兵士應始終帶了游牧人的性質。爲防止軍隊——其中也有一部分漢人——與人民發生了過於密切的關係起見，每隔二三年，各隊更換駐地。最高的軍職也不斷地調動。軍事當局備有一種專記。每個軍官的品質與能力的登記冊；軍官的陞黜都按冊中的記載而決定。

凡是軍事國家，都注視良好的道路與夫道路之增多。忽必烈建築了許多交通道路，時時增加路線，且在拿破崙之先，沿路種了遠處可見到的密陰樹木。遇有巖石與沙漠不宜種樹的地方，則沿軍路舖了白石，

使之易於認識。那個著名的皇家運河，連絡北京與南方各省，其始開鑿於數世紀之前，使中國各小河流匯成一條大水道，現在被忽必烈竟其全功，而以盛大的儀式開幕了。

北京皇都是處在這種水陸交通的中間；那時它名爲「汗八里」(Khanbaliq)，即是說，「汗城。」帝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精力都集中於大汗的巍峨新宮。前後半世紀中，北京確實成了世界的中心。

蒙古的帝都呈現了一種奇異的面目。宮殿半使人回憶沙漠的粗野城市，半像羅馬的軍營，它的面積是到了六十四方公里，成了一個正直的四角形。三重城牆包圍了宮殿。外周的一個方城，縱橫各八公里，每方各開三門，其中間一門，祇有大汗個人可以出入。忽必烈的衛兵駐所是位於外牆與第二方城之間，此第二方城縱橫各六公里。聯於內牆的四座彼此相對的建築物，則存儲了皇軍的軍械。

越過第二座城牆，就到了一個大花園裏。各種各類的走獸佈滿了草地上，與小叢林中。園中路徑是鋪了石子，路面作穹形，使雨水可以即刻流去，而不至污濕了皇室諸人的鞋。忽必烈的更衣室也在這個花園裏，每邊城牆各有一所。

宮殿本身占了一方公里的地面，它處於全城的中央。它包含了兩個彼此相當的部份，其一是皇帝所居，另一部份則爲皇太子及其後人所居。一條人造的小河流於這兩座皇宮中間，河上橫了一座壯麗的穹形白石橋。在南端，河水流入一方池塘；在北面，因挖掘河與池而堆積的土，是堆成一座高達三十公尺的山。

在山上，可汗種了園中最良美的樹。這些樹是連根掘起，而由象背轉運了幾千里的路途。

那個祕密小花園，也是佈置在這裏，就是說，忽必烈曾在那裏面種了蒙古荒原的「謙遜草」的小花園。但在印度的棕櫚與馬來來的香樹的密陰下，謙遜草不得不枯萎了。

汗八里不是忽必烈之唯一的駐在地。在北方比較涼爽的山中，他也建造了一座避暑行宮（註八）及幾座狩獵行宮。後面跟隨了幾萬名扈從的御駕，在月份牌中所指定的某幾天，從此處行宮往另一處行宮，此處行獵後又在他處行獵，此處歡宴後又往他處歡宴。酒後，皇帝乘坐架於四頭象背上的錦帳，周遊各地。隨從攜帶了一座漆金竹製的游獵小行宮，這座小行宮是拆開網上，隨地可以拆包架起來。兩隊獵兵，分穿紅綠兩色服裝，是由狩獵大臣帶領。後面跟隨了大羣獵狗，萬千頭的獵鷹，無數訓練的猛豹，它們是站在騎士背後，一經放開，它們便闖到犧牲物身上。遇到朝廷在那處行獵，廣大地面的居民都須躲避。

忽必烈每年檢閱一次他的御廄，那裏面是養了一萬匹的白馬。這項牲畜是神聖的，而律例規定唯有可汗得擁有白馬。當忽必烈以此種神馬的乳供天之時，乳沫像白雪似的蓋了青草。

每年元旦與可汗萬壽節之日，都舉行了盛大的慶典。那時，忽必烈整日與王公貴族在宮中四門洞啓的大廳中宴飲。好奇的人，求助的人，外國的使人，以及呈獻貢品的臣民，都爭先恐後的擠在御座前面。朝拜是按中國的古禮，但是，在蒙古軍官的嚴厲指揮之下，此種朝拜禮儀有點變成軍事體操。賀詞是以霹靂大

聲高呼出來，朝拜者遵從司儀的指揮，站起、高呼、飲酒、跪拜。當典禮達到其最熱烈的一剎那，一頭未受囓縛的老虎進了禮堂，面對慶其萬壽節的人物三叩首。門口的侍衛，手執短杖，在門口監視，不許任何人觸着宮殿的門限。仍然犯禁的人，則在廣衆之中受了杖責。不過，據馬可孛羅說，到後來，賓客沉醉了，衛士就不那麼注意此節。

蒙古的野蠻與中國的文雅之彼此混合，有時表現了奇異的形樣。忽必烈之滿足其色慾的方法是很別緻的。每年一次，政府派人往滿洲各地，選取新的宮女。在蒙古人的愛好中，那地的婦女是世間最美麗的。一到使臣來至，滿洲人爭先恐後的獻出其從十四歲至十七歲的女子，大聲誇讚她們的美貌。每名少女都經過詳細檢察其體態，其眼之妍媸，其牙齒之如何結構，以及其他特點。根據所觀察的品質，每名少女的價值是按照某一種預算書計算，待選的少女便按容貌的等級分爲一至二十一「克辣」(Cats)。有一百多名的少女，即是說，列於十七至二十一克辣者，於受人羨慕并在狂喜的親人纏繞之中，被送到北京去。二十一克辣的少女是專留與忽必烈，其餘的則在宮中服役，或由皇帝賜與粧奩，嫁給貴族。

可是，這些獻與可汗的少女之私生活的試驗時期却還未成熟。她們是先交與可靠的年長命婦看管。後者的工作爲和這些少女同寢，使之作其未來職分的準備，且日夕不離她們。必需做到使中選者不發聲，不大聲呼吸，不至有使忽必烈的耳目嗅覺感覺不快的其他毛病。到經過這一切試驗後，那些入選的少

女才能入皇帝的宮寢。

上述以全地的人民供君主隨意享受的方法，儘管是離奇而無道理，却使基督教與歐西人之馬可孛羅承認其也有好處的。確，他想，一個人如若命中遇到一個不孕的妻子，就得死而無後，而在忽必烈國內，有力量的人就可得到五十個或五十個以上的兒子。馬可孛羅便以多妻制爲東亞細亞人口之蕃衍驚人的原因，而其人口稠密之驚人，在十三世紀實更甚於今日。在人口政策的問題上，馬可孛羅的聰明，便從那種情形，下了一個正確的結論：像在蒙古帝國內，無貴賤階級之分，像最有力最有才的份子可迅速占了快樂的位置，因而得到最多的婦女，由是，種族中最優秀份子便蕃衍爲多數了。此外，我們也看到了習氣，挑選妻子是不以她們的社會地位爲標準，而單純的根據她們的容貌與體氣。

除此等等之外，馬可孛羅曾表現其對於許多事物之了解，而且他并不囿於基督教徒的成見。因爲這樣，所以雖他個人很見惋惜，而他仍非常明白何以大汗不皈依基督教。忽必烈曾使這個威尼斯人明白，設使他可以做到，他將願意成了基督教徒。或許，對於邀其入回教的回教徒，他也說了同樣的話。

在馬可孛羅追問之下，忽必烈回答說：「爲什麼我必須成了基督教徒？你自己也看到此地的基督教徒毫不知毫不能做靈異的事。我若坐在棹邊，滿盛旨酒的酒杯自己飛到我面前，并不要一隻人手動作，而我可以任意喝。偶像教的術士有着應付不良氣候的力量。你自己也親眼看到偶像教的神仙有着說話的

特長，他們預說人所要求於他們的話。假使我成了基督教徒，我皇族的王公將問我願受洗禮的理由。他們將問道：「基督教教士能顯什麼靈異呢？」我將不知如何答覆。你以我的名義請你的教皇派精通你們的教義的百多人來此地。他們應當向偶像教徒表現他們的權力，證明其也具着顯靈的力量，但他們所以不使用這個力量者，因其是屬於魔物的力量。假使我親眼看到這種情形，我就將取締偶像教徒，而我自己就自動受洗禮。那時，所有我的臣民都受洗禮，而我國內的基督教徒的數目，將遠在你國內的之上了。」

假定教皇果然派遣了百多人來——據馬可孛羅說，忽必烈確曾累次請求——忽必烈必定成了基督教徒。然而，教皇就應十分明白何以他不能派遣。不幸得很，羅馬缺乏了術士。蒙古人需要他們首先可從中得到政治上好處的一種宗教，他們就不了解爲什麼基督教徒忽然不做靈異的事，而據人們說，基督教羣聖與使徒是能於顯靈的。忽必烈似乎以爲基督教是一種已死的宗教。除馬可孛羅之外，其他史家也敘述佛教教士却能做各種各樣不可思議的奇事。他們也證實了佛教教士能從天空送滿盛旨酒的酒杯到忽必烈口邊。那是否不過爲現代幻術家所玩的催眠術呢？不幸我們無從知道。其感動大汗比飛杯更猛烈者，則爲偶像教神仙「預言人所要求於他的話」這一個事實。同時也因爲佛教在國家的問題上所表現的保守性，遂使忽必烈終於放棄成吉思汗的宗教放任原則，而皈依於喇嘛教，至少他個人是如此。忽必烈這一番舉動實在蒙古歷史的前途上鑄成了大錯。心中懷恨者不止西方各教的信徒，而中國的孔教徒也

忿忿不平。可是，忽必烈不是不經思索而行動的，似乎他認為與其永遠夾在各教的中間，不如到底決定信奉某一教。基督教爲着上述原因，是不足論了，而回教則因其過於不寬容的實情，不得東方人的愛護。

有一天，有人告訴大汗說，可蘭經裏記有這麼一段：「殺死一切崇拜多神的人。」大汗悲怒萬分，召幾名回教斷事官(Cadis)來。他們不得不承認有這麼一段。忽必烈便問：「那你們爲什麼不執行你們上帝的命令？」他們誠實而不機智的回答說：「因爲我們還沒有權力。」「可是，我，我却有隨意殺人的權力。」忽必烈追駁說。而這一句話同時就成了判決令。

伊斯蘭教於是一度受了慘酷的虐待。幸虧回教徒以不來帝國相威脅，才使政府終止了宗教的鬥爭（註九）。

不僅是宗教問題曾使大汗大費周章。漢人方面也大作變亂的醞釀。他們目擊蒙古人在中國隨意放恣，敢怒而不敢言。像在一人專制的政府下所慣有的情況，在蒙古帝國內，往往也有劣等的人物居於顯要的高位（註一〇）。

那是一個回人，名爲馬合木，身爲忽必烈的代理人與心腹，當權數年之久，而以其各種措置，先引起漢人對其個人的憤恨，終於引起他們對外族統治權的憤恨。有一名重要的官吏，其妻與女都被這個狂慾的回人所姦占，他於是掀起一番謀反行爲。殺死馬合木將爲全國各地一起舉事的信號。凡有長鬚的人——

即是說，非漢人——應同時殺掉。正在皇室遠離北京之時，陰謀實現了。馬合木接到一個假消息說皇太子忽然返都，想當夜同他談話，便這樣的被人引至宮中。御林軍司令官不很相信皇太子不經預先通知而返駕，心中懷疑，便作了一切警備佈置。在這中間，不曾懷疑的馬合木上殿了。殿上燈火非常明亮。正當他要拜見冒稱的皇太子之時，叛黨的利劍斫斷了他的頭顱。

可是，駐軍已經武裝了，騎馬的差官已經奔馳各路了。司令官當晚便誅戮了主要的罪人，且禁止漢人出門，否則處以死刑，他的嚴厲處置，便使預定的叛變消滅於未成之前。革命黨失了領袖後，就不能起事了。
(註一一)

受了這種變故的警告之後，且爲易於預防未來的叛變起見，忽必烈下令遷徙北京全城的人民，那時此城的人民是達到百萬之數。一句話就够使人放棄中國這個老都會，後者以其迷離錯綜的小街窄巷，是難於稽查的。按照紙上計劃的一座新城，也如宮苑之作正直的四方形，便建立於河的對岸。以其直角相叉的正直的道路，及其均勻的房屋，這座新城十分像現代的美洲都市。這個新北京，廣袤三十六意大利方里，可從這一端監視到另一端。那十二座城門各有千人看守。黃昏時，在市場敲鐘作響，而從這刻起，除了非常緊急的特別事故外，居民都不得走出他們的家門。

不久後，在每個城門旁邊，各建立了一鎮。商隊旅舍，異客行館，妓院，都設立在那裏面。二萬五千名的妓

女像軍隊的組織一樣，以每百名每千名列爲單位，且有人帶領，而在北京的周圍中過她們的生活。她們不納租稅但須無償的供外人享受。好客的蒙古人擔保遠來的旅客有着每夜得找女人住宿的權利。

使大汗變改北京城的同樣觀念，也使他在整個帝國內儘量發展驛路網。蒙古人所創立的驛站制，衡以當時的技術能力，確實是交通方面向所未有之盡美盡善的表現。從帝國最遼遠的地點起，一切驛路都集向北京。每隔三十公里至四十公里，都設立了驛站，驛卒住在那裏面，驛馬也在那裏配上鞍轡準備好。政府的驛站設備，共計有一萬所的建築物 and 二十萬匹的馬。遇有緊要情事，驛卒可於二十四小時之內跑了二百五十公里，而急傳的驛卒可倍此數。爲達到這種速率起見，驛卒的頭部與腹部都有物包紮，以防空氣的襲擊，且在帽上繫一小鈴，使下站可從遠處聽其來到，而替換的人馬都立刻準備好了。即在夜中，他們仍騎馬奔馳，攜燈隨行。在主要的驛路旁，各站替外客設備了精緻的臥房。驛站平常養了四百匹良馬，半數供役，半數休息在站中，也有一所停車場，另有許多步行的驛卒，以供傳遞不緊急的文書之用。在驛站附近，產生了許多村落，其居民免納租稅，專負看管馬匹和供給夫役的義務。

叛變的消息之於數天之內遍傳各地，新鮮水菓之送到大汗桌上，都是經這些驛道而來的。官吏，使臣，以及大汗的賓客，免費乘傳往來，且享受路上一切安樂，他們能以最大的速度與安全走過最大的距離。

蒙古名此種快驛爲 *Yibü*。這個名詞便爲亞細亞好幾種語言所引用，甚至也存在於俄文裏（俄文

作 iam.)

凡是有關於組織的事體，蒙古人之完成其任務，是足爲人師法的。我們可以說在他們統治之下，一種亞細亞式的普魯士主義已產生於東方了。靠着的一種運用極佳的警察制，犯罪的比數大見降低。從此以後，人們再不能如在忽必烈時代，攜一袋黃金，不經危險，而旅行於中國，或於西藏，或於印度支那。法庭是很嚴厲的，但是公道的。札撒克，在比較溫和的一種形式下，是通行於帝國全部（註一二）。每三年舉行一次大赦。

掌管大都市的人口動態的機關，是以最現代化的方式組織的。每戶的門上都貼了住在家中各人的名單。過客來去的日期都應向警察局報告。旅館須填記旅客的名字，籍貫，及其旅行的目的。刑事案件，或政府官吏簽署重要的文件，都已經使用打指印的方法，因爲他們早就知道留了指印後，僞造文件便不可能了。

精明的法律規定了軍役的年限，以及文武官吏的薪餉。軍役年限是定爲六年。官吏到年登七十歲後，就支領養老恩餉，而以其地位讓與年紀較輕的人物。所有這一切制度，都在歐羅巴完全未有軍役期限和服務年限的概念之時，已經實施於蒙古帝國了。

在蒙古統治之下，科學與技術都發展到最高的水準。忽必烈創建了多所學院，免除學者的奴隸地位，從印度、波斯、歐羅巴各處邀請專門家，以供切磋之用。

上述種種努力的成效是卓著的。軍用火器達到最有效最準確的地步，地震測計器和顯微鏡都已發明出來。他們竟也製造雛形的潛水艇，試驗原始的飛機！

中國的智識份子一向祇用其心力於倫理問題和藝術陶冶上，現在却轉向實際生活的問題上。用工夫，且開始成就了大可驚人的事物。在許多地方，演變的過程是髣髴與現代日本在歐洲文化的影響下所經歷的過程相似。關於這種種問題，可以說蒙古人始終不是創造者，但他們是處於激勵地位，而大規模的實際採用各種創造。便如他們致力於煤炭的開採——馬可孛羅在中國第一次知道此物的用處，他形容之爲「比柴燃燒更佳的黑色石頭」。燃料的需要是極鉅的，因爲——據驚異的馬可孛羅說——每個人，甚至於窮人，每天都洗熱澡。在巴比倫學者的指導下，中國人學到了煉糖的技術。盜器製造業達到了最高度的繁榮。在運河岸邊，建造了許多複雜的起貨機。一二八〇年，派遣了一個科學考察團，以探究黃河的水源。在蒙古人本身，教育也大見進步，特別是在奉忽必烈的命令製定了蒙古文字母并以此種文字繙譯了許多中國書籍之後（註一三），中國的戲劇是到了其最昌盛的時代。

國內的福利迅速的上進。忽必烈恢復了從前被軍隊所蹂躪的田園。這樣，現在便不再提廢中國的田園爲牧地的問題，這猶同札撒克所主張之污濁，現在一變而爲沐浴的習慣。馬可孛羅以歐洲的標準判斷此地的情形，便說各地人煙是極其稠密的。每塊土地都闢爲耕地，而在帝國南部的幾個省份，這一城連接

那一城，連走幾天而不間斷。生活的水準是上昇極高。沒有一個地方發生了缺少生活品的現象。如若有一少生活品的危脅時，政府的預防機關便想法救濟，而當時極昌盛的商業便很快的恢復了供求的均衡。像在這個國家裏，每個人遠出都攜其自有的五六頭馬匹同行，其國之富裕是到了何種程度！忽必烈朝中，有一次調查戶口，發現在北京一城中，竟有二千三百名的九十歲老翁，這個事實可說明人民之良好的健康狀態。

然而，恰是中國此種繁榮狀態，即蒙古人親手所作成的，其對於蒙古人，却比謀反叛亂更要危險。侵略者以數十年的太平，秩序與經濟發展贈與被侵略的地方。立刻，中國的地面產生了數量驚人之人與財富。全國變成了一個蜂窩，但此蜂不釀蜜而產黃金。北方的野蠻人，在堆積於其前後左右的財寶之中，竟有失其呼吸的危險。他們身穿最華貴的絲帛，口吃印度與馬來來的香料所調製之美味食品，南方的濃酒流注於他們的桌上。佳麗窈窕的中國婦女充塞於他們的家中，波濤似的黃金從商人的腰包流入蒙古官吏的手中。當初幾使成吉思汗殄滅地上中國人之不良預覺，現在竟成了事實。中國盡力養肥他的主宰者，直至後者到了笨拙而懶惰之地而後已。

尤其是經過悠久鬥爭而從宋朝皇帝手中搶來之窮奢極慾的南方各省，以其財富與精緻的惡習，毒害了戰勝者的血液。馬可孛羅很熟悉這個南方區域。他之描寫位於今日南京之東南面而當時為宋朝皇

都的杭州，曾使這個當初那麼壯大的城市之堂皇富麗的情狀，活現於我們眼中。

杭州是藉運河而通北京與中國北部，藉錢塘江而通海洋。杭州城本身是爲許多條運河所貫穿，載貨的船隻可直駛至貨倉與市場。穹形的橋可許船隻升桅從其下通過，而在橋上，不斷的有與此三四百萬人口的城市相稱的人數往來行走。所有各家的後門幾都臨於河邊，河中穿行了許多民船。大小橋樑的數目，據馬可孛羅計算，有一萬二千座。杭州是規模壯大的威尼斯。

主要的街道，寬達四十步，以直線切斷了整個城市。房屋是高築好幾層，其底層供作商店，一家比一家華麗。在那條大道上，每隔兩里路，就寬放出一座供作市集的廣場。驚奇地，馬可孛羅看到這種廣場不下十處；行政與公安的機關，都設於這些廣場上，同時，運河也流經其地，因使貨物得隨便從舟車兩路運至市場。每星期三次，在買者賣者之人山人海，陸路的車馬與水路的船隻將高如山積的水陸物產堆在那裏。

在杭州，大家吃得講究。魚肉自然是每餐齊備。米酒如波濤之流注，而中國人之吃壞了的味覺神經需要絕好的香料。馬可孛羅於渴望明瞭實情之下，便從帝國稅關方面打聽到城中單獨胡椒一項消費量竟每天有一百二十担之多！

淫慾的生活便隨刺激性的食品俱來。在杭州，風俗是很放蕩的，冶遊者所作的娛樂是方式多端而精雅別緻。輕浮的婦女老早已使她們的丈夫失其嫉妒的情緒。她們整天盛裝駕車招搖過市。而且據馬可孛

羅說，她們身上噴得奇香。

在杭州附近，有一湖，湖邊滿佈杭州高等社會的別墅。無數五色繽紛的游船，張掛了許多小旗，在那裏供人游覽。稍有力量的人們，工作完畢後，都於悅目的晚景中，到水上遨遊。燈光照耀於湖邊花園的樹間，雙情侶并坐於隱蔽的水邊，千百游船動盪其五色燈火於水上，管絃歌唱之聲激於空中。在湖的中央，浮着兩島，杭州的富室在那裏面建造了多處花園與廣大的禮堂。這些禮堂是租人作婚嫁及其他喜慶之用。在那裏，我們往往看到百多個社團同時聚會，而不彼此相混。

馬可孛羅當述到生存於這個快樂和罪惡之城市的妓女數目之時，他表示有所羞愧。可是，他含笑的說，杭州的神女，乘坐了許多名奴婢所抬的轎招搖過市，她們精於她們的送迎技術，且善於按照客人的社會地位而使用不同的應付手段。這些婦女是名聞全部東亞細亞，凡經一親她們的芳澤者，如中了魔術，終身夢想她們，猶同現代的歐洲人之於巴黎嬌娃一樣。

宋朝皇帝的舊宮也在於杭州湖邊，據馬可孛羅想，宋朝皇帝之亡國乃基於他們之過於柔弱而窮奢極慾的生活。君王擁有數千美麗妃嬪，而同她們度最明亮的光陰。此下我們看到馬可孛羅如何描寫從前為地上最富有人物的皇帝的生活：

「有時是皇后隨駕，有時是妃嬪隨駕，皇帝到湖上，乘坐遍鋪錦繡的船，恣意作樂，且駕臨建於湖濱的

寺廟。行宮裏面，佈置得非常華麗：草地，流泉，滿種果樹的精美花園，鹿兔各種走獸遍佈其中。皇帝偕同他的妃嬪，有的乘車，有的騎馬，在那裏賞玩。沒有一個男人得參加這種娛樂；那些女人們却學會攜犬打獵。遇有她們感覺到疲乏，她們就在岸邊一塊草地上，脫去衣服，跳到水裏游泳嬉戲。皇帝在旁觀賞。有時，他就在草上進餐，於密陰的影下及諸妃嬪圍繞之中。他就是這樣地度他的光陰，失了他的一切勇氣，而完全不知帶兵打仗。結果，他的柔弱和他的怯懦允許大汗斷送其燦爛的江山，并使之羞恥百出的離開寶座。」

可是，宋朝皇帝却不是如馬可孛羅所稱之那麼怯懦那麼不知戰事。在忽必烈手中，經過了數十年的鬥爭後，蒙古人才能攫到南朝的最後根據地。醉心於繁華的杭州皇帝身死之後，一個年僅四歲的小王子還被人擁上黃龍寶座，但被蒙古人趕出所有各省後，他最後只剩下一個艦隊。到這個艦隊於水戰一役被燬後，忠於其朝的元帥將載了皇族的帥船駛到暴風之中。那時，他抱了最後皇帝，跳入波濤中；皇太后及一切隨從都隨皇帝於死地了。

這樣，據中國歷史所記，宋朝與金朝一樣，以身殉亡國，免留投降於蒙古之恥。

蒙古人之統治人口繁殖的南方各省，曾大費氣力。在馬可孛羅的時代，居於杭州者有一百六十萬戶，其地駐了一個強大的守兵。橋樑與街道都經常有兵監視，巡邏兵巡行全城，而同在北京一樣，到夜間，如無重大的理由，任何人不得走出他的家庭；一切燈火都須熄滅。在所有各處的駐防所中，都設了大鑼，敲起鑼

來，軍隊可於數刻之中得到警告。這種監視的組織，名義上是喚作消防隊，這個名目也有它的存在理由，因為在中國的城市裏，建築物的主要部份是用木材，劇烈火災的危險是常常發生。然而事實上，乃因為政治上的觀念，使蒙古人採用了這種非常的監督辦法。

忽必烈不願自限於統治其固有的帝國。他繼續其祖父成吉思汗所吩咐所開始的征服世界的政策。他的兵士與他的忠實將帥成就了幾非人力所可能的功績。大汗的軍隊曾作戰於喀什米爾與孟加拉，曾在爪哇與蘇門答臘登陸，曾在印度支那滅亡了安南，東京與交趾。他們曾在赤道的烈日之下，身當馬來人的毒箭，他們曾抵禦了驅戰象出戰的印度人的襲擊。他們曾深入終年是夜的北極，而在那裏突擊西伯利亞的游獵部落。唯一靠了他們的欲歸視馬子的牝馬的嗅覺，他們才找回脫離黑暗地獄的歸途。當原居高加索的信奉基督教的阿蘭人(Alans)在中國海打仗之時，忽必烈的補助隊——包括蒙古人，中國人，高麗人——則在金帳汗與波斯汗的軍中鬥爭於歐洲與非洲的邊境。無厭的大汗又遣派十萬人的水師出征日本，因為日本人不曾稱蕃納貢；這樣，他們便違犯了世上只有唯一主宰者的定律。但是，一陣颶風將蒙古艦隊毀滅於日本的巖邊，而救了日本國。忽必烈的水師元帥率領了一部份艦隊向大海駛去，永遠不歸來。一個傳說就在這些被大風吹散的兵士身上形成了。亞細亞各民族，向以為蒙古人是不可制伏的——人們相信蒙古人能在水面奔馳，甚至在死了後，他們還能征服外國——便相信忽必烈的元帥，帶領

他的水師戰士，是成了祕魯的印加（Inca）帝國的創業者。

忽必烈的無數軍隊曾殉了他們的生命。蒙古人奮勇作戰，而不躊躇就死。他們溺死於大洋中，凍死於北極荒原的冰雪中。他們渴死於中央亞細亞的沙漠裏，而在赤道的叢林裏，死於毒蟲的咬叮與兇惡的疫癘之下。當世界帝國的基業開始動搖，欽察與波斯的藩王自相鬭牆，腐化行爲與叛亂情事在中國頻增，佛教的精神時刻削減蒙古的軍事精神，正當此時，大汗的威力在表面上到其登峯造極之地。他不須再費大氣力，而世界將爲他的所有物。絕望的伊斯蘭，僅能掙扎於埃及境內；幸運使歐洲與日本不至做了蒙古的藩屬。不服從成吉思汗的法令者，不過世界上五分之一的土地而已。但還能支持多少時候？從波羅的海的邊與波蘭邊界以至高麗，從西伯利亞以至爪哇，從菲律賓以至南非洲海岸，個個國王都向蒙古人納貢。商船隊攜來了桑給巴爾（Zanzibar），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及亞比西尼亞（Abyssinie）的珍寶，它們張帆向錫蘭（Ceylan）與太平洋駛去。

供與人類的空間，幾乎全部併合起來，歸於一人統治之下。再有幾年，忽必烈將撲滅了最後的抵抗力，將使世界享受太平與福利。到唯一賢明的君主統治一切人類後，世界不該變成一個樂園嗎？蒙古的理想，經成吉思汗以流血的手段開始於先，其諸子忠實的追隨於次，其孫忽必烈則加以提鍊，其勝利的實現之期是在目前。功行完成之日是不遠了。

然而，廣受其君王賜賚的馬可孛羅，心中總懷着重憂。雖然在北京御座的上空，猶未浮着陰雲，他總感覺到一種重力壓了亞細亞。他以蒙古一個艦隊隊長的身份，護送一位公主出嫁波斯汗，自己回到歐洲來。忽必烈不勝惆悵的聽其遠歸，曾強他答應不久再來。

但當馬可孛羅在意大利登陸之時，他接到了大汗晏駕的消息。他雖然在故國內不大得人愛護，却不回到北京。他感覺那邊的政治情況是太靠不住了。他比忽必烈的後人們看得清楚，預覺一種禍變即將降臨，在其襲擊之下，那一個燦爛一時的強國，與產生此強國之奇絕無可復加的理想，都將冰消雪解了。

(註一) 阿特蘭提德神島是出自歐洲古代神話家的傳說，據稱，此島從前存在於大西洋中，位於現在直布羅陀之西。

(註二) 據史籍載，忽必烈直接君臨之地，分爲十二大區域，各區域設一同僚組合之官署治之，漢語名之曰省。其一省統治肅良合及女真之地，第二省統治高麗，第三省統治雲南，餘九省分治中國本部。(多桑蒙古史馮承鈞譯本上卷第三四二—三四三頁。)又考元史，此地方行政組織，成立於至元(忽必烈年號)元年，名爲「行中書省」，凡軍國重事，無不領之，與都省相爲表裏。二十四年，改「行尙書省」，尋復舊名。據元史載，共設十省，然時有損益，其數不定。其統治肅良合及女真之地者，名「遼陽等處行中書省」；統治雲南者，名「雲南等處行中書省」；統治高麗者，名「征東等處行中書省」；至元二十年，命高麗王置省，典征日本軍事，師還而罷。至中國本部則分爲河南江北等處，江浙等處，江西等處，湖廣等處，陝西等處，四川等處，甘肅等處，淮南江北等處，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其後曾添置山東行中書省，廣西行中書省，膠東行省等等。其屬於蒙古故地者，有「嶺北等處行中書省」之設。其初，忽必烈遷

都北京，始於哈刺和林故都置宣慰司都元帥府，大德（忽必烈孫鐵木耳年號）十二年（一三〇七年）改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皇慶元年（一二三二年）改嶺北等處行中書省，統有金嶺以北邊地。（見魏源元史新編，柯劭志新元史。）

（註三）此處所稱蠻子省，即江浙省。

（註四）元代鈔法之中，還有平準物價之設施，以增進貨幣的功用。據元史，中統四年（一二六三年）立燕京平準庫，次年命各路立平準行用庫，選富民爲庫副使，給鈔萬二千錠以爲鈔本。此種平準庫之設，爲「主平物價，使相依準，不至低昂，而利鈔法。」（見元史新

編，新元史。）

（註五）元史，順帝時，國用不給，右丞相脫脫更改鈔法，鼓鑄至正通寶錢，印造交鈔。行之未久，物價騰踊十倍，又值海內大亂，供軍賞犒，每日印造，不可數計，舟車裝運，軸輻相接，交料散滿人間，昏輓者不復行用，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視若敝楮，而國用遂困。（見元史新編食貨志。）說者以爲錢鈔兼行，人民藏實棄虛，乃生此慘痛結果。然究其實，禍是起於紙幣發行過濫，產生通貨膨脹之惡果，一如金朝所發行的交鈔，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諱，結果竟至以萬貫易一餅。

（註六）世祖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年）所頒佈鈔法通行條畫中，涉及取締通用金銀者，有下列數則：（一）買賣金銀付官庫依價倒換，私自買賣者，金銀斷沒，一半給告捉人充賞，十兩以下，決杖有差。（二）賣金銀者，自首免本罪，官收給價，買主自首者，依上施行。（三）金銀匠開張打造之家，憑諸人將金銀打造，鑿記匠人名姓於上，不許自用金銀造賣，違者依私倒金銀例斷罪。（四）鈔庫官吏將倒下金銀添價倒出，更將本庫金銀，捏合買者姓名，用鈔換出，暗地轉賣與人者，無論多寡，處死。（新元史卷七十四第三頁。）不僅金

銀失其支付工具的地位，卽銅幣亦絕跡於市場。據元史：「初，世祖以錢幣問太保劉秉忠，對曰：「錢用於陽，楮用於陰；今陛下龍興沙漠，君臨中夏，宜用楮幣，俾子孫世守之；若用錢，四海且不靖。」遂屏銅錢不用。」後來歷朝雖鑄銅錢，乃備布施佛寺之用，非供民間通用。獨武宗時代，曾一度使用銅錢，不久卽罷。順帝時，更張鈔法，錢幣兼行，以迄於亂。（同書同卷第十三頁。）惟當中國本部用楮幣之時，西北諸藩仍用錢幣，有銀幣銅幣之分。

（註七）此文事機關，應爲中書省；軍事機關爲樞密院。

（註八）此避暑行宮建於獨石口東北約二百二十里之開平府，號爲上都。忽必烈於城內之極端，建宮殿，飾以最美之大理石，下有獵場，周圍約有十六英里之廣。每年夏季，忽必烈駐蹕於此。

（註九）此時道教也大受摧殘。至元十八年（一二二一年），「集百官於憫忠寺，焚道藏偽經，有隱匿者罪之。」（新元史卷第十一頁。）

（註十）元朝「上自中書省，下逮郡縣親民之吏，必以蒙古人爲之長，漢人南人貳之。終元之世，奸臣恣睢於上，貪吏措克於下。」（新元史卷五十五第一頁。）馬可孛羅也說：「大汗之取得中國主權，不以正當權利，而以兵力，因不得人民之信賴。因此，諸省及其他行政位置，皆授於可以信任之隨紐人，回教人，基督教人及其他屬於帝室之外國人。是以普受中國人之嫌惡，蒙古人奴視中國人，而回教人待中國人尤酷，故中國人皆惡此輩。」（馬可孛羅遊記第二卷第八章。）在忽必烈時代，自廉潔的不花剌人賽典赤死後，理財之長官，及其大半僚屬，皆屬外國人，俱因措克而得幸。忽必烈始終好利，常採用其增加國課充實府庫之方法，而授權於不顧廉恥之人，使之暴徵重斂，貪瀆自私，誣陷籍沒，而人常受其害。（見宋君榮大成吉思汗史第二〇二頁。）參閱多桑蒙古史馮承鈞譯本

上卷第三四一頁。

(註一)關於此番事變經過，元史記述如下：「阿合馬在位久，益肆貪橫，援引奸黨，罔上剝下，衆庶流移，民有美田宅，輒據爲己有，內通賈賄，外以威劫，羣臣在廷，相視莫敢發。……十九年（一二八二年）春，帝幸上都，皇太子眞金從。有益都千戶王著，素疾惡，因人心憤懣，密鑄大銅錠，自誓擊阿合馬首，與妖人高和尚結黨八十餘人合謀，以三月戊寅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至期，晨遣二西僧詣中書省，令市齋物，省中疑之，俾東宮官屬尙書張九思總管高鵬雜視之，皆不識。鵬作西番語詰二僧曰：皇太子今至何處，二僧失色；又以漢語詰之，倉卒失對。遂執二僧，屬吏訊之，皆不伏。及午，又矯令旨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前，易不察，遽以兵往。著自馳見阿合馬，詭言太子將至，令省官悉於宮前取候。阿合馬素憚太子，先遣數騎出關北迎，行十餘里，盡爲僞太子所殺，奪其馬。夜二鼓，燭籠儀仗入健德門，直趨東宮，一人前呼啓關甚急。鵬九思已入東宮，集衛士持弓矢爲備，戒門者勿啓。鵬九思曰：他日殿下還宮，必以完澤賽羊二人先。因呼二人，不應，即語之曰：皇太子平日未嘗行此門，今何來此也？僞太子遂轉趨南門至東宮前，鵬九思令官屬守西門，復走南門伺之。燭影中，見其徒皆下馬，獨僞太子立馬指揮，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銅錠碎其腦，立斃。繼呼左丞郝植至，殺之，囚右丞張會。時變起倉猝，且昏夜，樞密院御史臺留守司各官皆遙望莫知所爲。鵬九思自宮中大呼以爲詐，留守使博敦遂持挺擊立馬者墜地，弓矢亂發，衆奔潰，高和尚等逸去，著獨挺身就縛。帝聞之震怒，即命司徒和禮霍孫樞密副使字緝等馳詣大都討亂者，獲高和尚於高梁河，與王著張易并隴於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元史新編阿合馬傳）上記詳細經過，與本書所述的意義，大有出入。蓋前者以此作爲民除害之誅戮奸臣及其徒黨的暴

勳後者目之爲大規模的有計畫的革命行動。

(註一二)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年)命中書參知政事何榮祖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爲一書名曰至元新格。二十八年書成勅刻板印行俾百司遵守。(新元史卷一百二第四頁。)

(註一三)蒙古自成吉思汗興國以來凡施用文字率用塔塔統阿所授之畏吾兒字與漢楷。在忽必烈之前成吉思汗後王二人曾自土番徵刻麻名 Sagcha Parita 者至命製蒙古新字字未成而刺麻死。忽必烈即位後復命國師土番人八思巴刺麻製新字字成上之其字方形頗類土番字其字母凡四十一字僅千餘。忽必烈於至元六年(一二六九年)下詔頒行於天下命自後凡有書頒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新元史卷二百四十三第六頁。)又按元史趙壁傳：「世祖令蒙古生十人從壁授備書勅壁習國語譯大學中庸論孟諸書時從馬上聽壁陳說。」(同書一百五十八卷第十二頁。)

第十二章 崩潰

有一頭野獸出現世間。在其身上蠻力大發作之下，它奔騰平原，四蹄蹂躪地面，任意破壞。它儘量吃，而從來不飽；無數量的芻秣是被其吞嚥了。草地愈來愈窮，而野獸愈來愈胖。千百萬的生物都須絕跡，爲的是使其中之單獨一個得生存下去。

然而，有一天，野獸病了，力量衰減了。它再不能吃了，而躺在地上等死。現在開始了循環大道之第二階段。死了，這頭野獸須將其生前暫借於他人的悉數歸還。它從前所吞嚥的一切。現在輪到其他生物來吞嚥，而靠了這一切的營養料，其他生物都成了健者。它的屍首，一到了腐爛後，就將它所負於地的還之於地。循環的動作是完成了。

成吉思汗的帝國也是其始即攜有制自身生死之規律的那些生物中之一個。沒有一個人，能說出末日是於何時開始及其如何開始。沒有任何一個恰當的步驟，足爲其災禍的原因，沒有任何一個指得出的敵人，能覆滅這個帝國。那無非是各種各類的病態份子，直至當時，是易爲那一個健全的機構所淘汰的，而此健全的機構再沒有遇到抵抗的力量。內心之緩緩地死滅乃發生了作用；這乃是一切力量之陷於頹廢，

寂然無聲中的崩潰

爲什麼我們要追究此中的罪人呢？生與死之間的變遷，乃產生於自由的意志之外。個別的人生是怎樣呢？對外界求現其爲一體的那些機構之聯合而已。生於神祕之中的一種意志，在中心活動，而以「自我」的面目表現於外。然而，到有一天，爲了與其生來同屬祕密的那些原因，這個意志鬆懈了，失其緊張力了，到其要素之向外發展的力量較之將此要素集於中心的力量更形強大之時，那麼，瓦解，死滅，都開始出現了。但是，死滅的結果無非表現了宇宙生命之戰勝個人生命而已。

國家同是處於此生物定理的支配之下。在當初爲一個侵略國的蒙古帝國內，貴人民族的民族果斷精神漸漸地消滅了。成吉思汗所力求與札撒克所頒佈之本種族孤立於中的原則是被攆棄了。被征服各民族的臣民之進入帝國機構裏，總是愈來愈深，在行政機關內，外族所占的部份，總是愈來愈廣，而蒙古人則處在消極的地位。侵略者現在再不像當初那樣組成了一個全權政府。統治不久就成了使人服事的意義。個人的希望與慾望就取了集體的情緒而代之。

意志的中心也受了麻痺症的襲擊。而統治的能力之所憑藉者，恰是在由幾個人物所領導下的一個專制國家。成吉思汗的血，到其後人的血管中，是淡薄了，好像是困乏了。到了第三代，浪費之情慾，好大之狂熱，性格之鬆懈，文明有禮之過分，都成了墮落之危險的徵象。

在可疑的形式中，幾乎寂然無聲，產生了瓦解的結果。內中已經如被白蟻所完全蝕壞的巨廈，還能站着數十年，此乃因無力的亞細亞起初毫無足以代它的東西。到末了，在幾無表現於外的緣由中，大廈崩坍了。它的消滅甚至沒有英壯的動人的表現。唯有一堆灰塵飛騰於腐爛的蒙古強國之殘跡上。

*

*

*

*

*

蒙古帝國，在其達到最高峯時，是分爲三個幾各自獨立的國家。北京的大汗，在實質上，將於未來行使其名義的宗主權。然而，到開始傾頹之日，他們的關係幾是完全斷絕了。那三個朝代，各爲其自己國家所充分牽掛，就不參預其兄弟國的運命。他們彼此休戚不相關，甚且，如波斯與欽察，彼此也互相對敵。

他們瓦解的各種變象，是每個國家各按其特殊過程表現出來，因爲他們的根基是完全不相同的，而在每國中，分裂局面都是從最弱之點開始。

欽察帝國是第一個獨向自己路上走的。朮赤的後人對於皇朝其他各系，從來不懷很大的情感加之，在「金帳汗」的國內，情形是特殊的。他所繼承於成吉思汗者，不過四萬純粹的蒙古人及朮赤的子孫而已。這一小羣的人統治了起自貝加爾湖以迄東歐低地之廣大土地。在廣求嗣續的問題上，蒙古人確表現了驚人的能力。可是，欽察的主宰者不能作以正當辦法占領并管理其廣大領域的想頭。他們祇願從俄羅斯南部的荒原起，行使一種恐怖的政體，使俄羅斯各藩國恐懼納貢，設後者拒絕辦理，則施以流血的討伐。

欽察汗建都於窩爾加河下游之薩萊(Sarai)。此爲一個周圍極廣的城市，在絢爛的草原之中，遍佈了帳幕與木屋，實際上與其說是一個城市，無寧說是一個田園。俄羅斯與西伯利亞的珍寶都聚集於此。欽察人的馬羣與牧羣都放牧於附近的草地上。連同俄羅斯南部之有親屬關係的游牧各部落，他們組成了強大的軍隊，這種軍隊便以其劫掠的征伐，傳播恐怖於巴爾幹、波蘭，直至波羅的海與芬蘭的邊界。

欽察諸汗的活動是幾乎專向於攫取金寶與戰利品的工作。他們大量開採阿爾泰山下的金鑛。拔都從西勒西與德蘭斯發泥帶來的俘虜是分配在鑛中工作，以探索新的富源言之，蒙古人的發明天才是無盡的。隣國各君主被其川武力迫娶可汗皇族的公主，而此乃蒙古人向未缺少的物品。可是，同時，他們向這些可憐的求婚者索取聘金，此種聘金往往達到百萬之數。不久，在其「親愛的」親戚中，蒙古人就列入了拜占庭的皇帝與埃及的蘇丹。

俄羅斯諸大公，永遠的恐懼不保其寶座，競相表現其服順之心。不斷的，他們滿載禮物前往可汗的薩萊廷中。如若他們不自動來到，至高無上的可汗就強召其入覲。他們也因請求承認他們的權利及乞取少許好處而來到可汗朝中。他們誣陷他們的親屬，請求援助其攻擊隣國，而他們總是納貢不已。他們那些人裏面，有許多是永遠沒有從汗廷回來。他們被暗殺了，被處死了，或被幽禁了。而他們的嗣人則繼續作其前往受辱的旅行。奉可汗之召而不來覲的，就身受不測之禍。一度遲於入覲，便足爲蒙古人興兵討伐的藉口。

俄羅斯人民，有了談論可怕的「塔塔兒的束縛」之權利，這或許是屈服於蒙古的各民族中之唯一有此權利的民族。無疑的，欽察的蒙古人雖僅發揮其消極的力量而不同於其在波斯與中國的同胞，而俄羅斯各王室的態度也是極卑劣的。

在蒙古人與其俄羅斯臣民之中，未曾發生密切的關係。欽察的侵略者之保全其游牧民族的生活狀態，是比其在波斯與中國的同胞更見純粹。他們並不變成了城中人，並不變成了柔弱者；柔和的氣候並不削減了這些蒙古人的力氣。可是，「金帳汗廷」不斷的走到其鎔化的路途之前了。

拔都的繼承人，別里哥，已經皈依伊斯蘭教，並命令蒙古人跟隨他的榜樣，否則處以死刑。札撒克的主要一誠是這樣的被違犯了。別里哥之皈依回教是否確屬良心信仰那一回事，他是否被人拖引，因為他勢力所憑藉的俄羅斯南部荒原的各民族是皈依回教已久了。他此番動作產生了不幸的結果。欽察汗不僅增重了其與俄羅斯人的不和，同時他拆斷了他與其姪波斯汗旭烈兀所資以互相結合的橋樑。因為，從撲滅了報達哈里發之後，旭烈兀只有了一個狂熱於宗教的敵人：伊斯蘭教。別里哥與成了回教新中心的埃及所發生的關係，結果是產生了以反對旭烈兀為目標的一種政治同盟。在一二六一年，已經開始了波斯與欽察的敵對行動。從此時起，這兩個蒙古帝國之自相衝突，不斷的耗損它們的精力——而此乃歐洲之大福。

金帳汗廷之伊斯蘭化，也產生了禍害百出的結果。業被摒棄的札撒克，不僅是一部律例，且是一部高深道德規範。從游牧民族之合羣情緒及其游牧生活形式產生出來，札撒克便以家族為國家的基礎。成吉思汗當初曾預定以特重的刑處罰殘害親屬與違犯游牧部落之服從規律情緒的行爲。處分遺產的問題——法律是到處發生其效力的——是由各繼承人以和平方法來解決。設若有一個王子違背此道，他便失了軍隊的支助。因為蒙古人民是盲然信賴札撒克的。

但是，因為金帳汗廷之皈依伊斯蘭教，札撒克便失其強迫使人遵守的地位了。可蘭經的規條便取它而代之，而可蘭經所產生的效果，是遠無使國家得到一種保守德性的能力。親屬間之彼此仇視，無羈之野心，陰險之計謀，籠蓋了回教所有各地的政治。舉其最大者言之，陰宮（Итаб）便是這個不潔國家之潛生地；貪權的宦官躲在幕後織成了許多愛與妬的黑暗慘劇。在這個與世界分離的國家的柵門後面，毒物從千百條暗溝中汎濫全國。

這種種隨伊斯蘭教同來的不幸變化，不久就在金帳帝國裏產生了。在別里哥的繼承人朝代，欽察已經分裂為三國。兄弟之間突起劇烈的鬥爭。但是，墮落者不僅是汗朝本身而已，人民是變成了游牧莫定，再不知其應遵守何種法律。皇族是整支的被害了。有一個可汗曾踐踏他的十二個兄弟的尸首而攀登寶座。另有一次，在一年之中，作繼承皇位要求的王子，竟不下三十個。瞬息之間，欽察的情況便鬚髮與士縵理

(Osmanlı)朝的土耳其。其實，在奧士縵理朝的土耳其裏，有一個精明的算端，藉頒佈了一道很切實際的法律，而將關於繼承皇位的糾紛永遠消滅了。他命其後人預先將能覬覦皇冠的兄弟及親屬悉數殺掉。這個辦法施行了幾個世紀，曾表現其精妙的效果。

然而，在欽察國內，像這一類的法律所發生的功用是極微的，因為每個敵視的家族——而他們是愈來愈繁殖，因為成吉思汗系生殖多量的子孫——各握其固有的軍隊并各擁有屬於自己的地方。在這種情形之下，蒙古人之不失了那地方的統治權，實是不可思議的事。但是，俄羅斯人還不敢動。

有一時期，一個強毅有為的可汗能够暫時再樹立了帝國的一統。這就是於十四世紀上半期御宇的大可汗月即伯。教皇及歐洲各君主的使臣都奔走於這個年僅十五齡的君王朝中而等候其賜見，并向他謝恩。這個「恩典」是單純在於月即伯迄未擾害他們。

金帳汗朝，靠其武力侵略的先人，還維持了許多年代。當其在中國與波斯的同胞帝國消滅已久之時，薩萊的歷代可汗仍為東歐的恐怖者。他們之遭遇第一次大失敗，乃在一三八三年。寶座的大掠奪者之帖木兒(Tamerlan)曾在波斯汗國的遺跡上建立其突厥軍事國，并會占用蒙古的法律與習慣，此時是攻入欽察了。游牧民族之間的這一個內部鬥爭是演得可怕。整個整個的軍隊肉搏決戰。蒙古兵打敗了，薩萊被破了。帖木兒所收的戰利品是不可勝計。四百五十萬頭的羊，五十萬頭的牛與駱駝，同樣數目的奴隸，被驅

在軍隊前面，經錫爾河而到波斯。

可是，蒙古人是很強韌的。他們僅僅退到廣大無垠的荒原裏，等候他們的時間再度降臨。而在十五世紀中，當帖木兒帝國在其後人之流血鬥爭中久已沈淪之後，金帳朝仍繼續統制俄羅斯。當奧士縵理人於一四五三年占領了君士旦丁堡之時，蒙古軍隊還蹂躪波蘭。到過了七年後，即東歐羅巴經受兩世紀的塔兒壓迫後，俄羅斯人才起來作共同的抵抗。基輔大公拒絕納貢，打破了可汗的偶像，且殺蒙古的使者。俄羅斯人與蒙古人立刻在荒原中對仗。可是，兩方軍隊都反身逃遁。結局還絲毫沒有決定。金帳朝之終歸崩坍者，乃由內部的解體與背叛行爲。當可汗尚在軍中作戰之時，另一支部落則襲取了薩萊，而克里米汗又投降於俄羅斯人。到處發生了叛變情事。皇族被人殺害，金帳朝之最後一汗則死於其國戚之手。

欽察汗國的殘餘尙留存於俄羅斯各地，歷時很久，但此後他們是處於俄羅斯諸大公的宗主權之下。可是，在克里米，蒙古人維持其獨立地位，直至十八世紀末年，而以其週而復始的入寇擾亂俄羅斯的南部。這個中古時代的亞細亞殘滓，像一個死者紀念物似的沈浸於現代的歐羅巴，大喀德隣（*Catherine Ia Grande*）才把它完全解決了。祇須授與適當的退位年金，成吉思汗的後人就離開克里米，而退居土耳其。後來，他們作娛樂的旅行，到了其先人於六百年前曾有意吞滅的歐洲各都會。成吉思汗系的子孫中有一個，約在十九世紀末年前後，曾有過登君士旦丁堡寶座的大幸運。這可證明蒙古人并非如大家所可想像

那樣的消耗盡了。亞細亞還未忘掉它的偉大朝代。

*

*

*

*

*

旭烈兀朝在波斯有過較昌盛而較短促的命運。拖雷系會將其帝國的境界展至小亞細亞的腹地及地中海沿岸。然而，當其第一次向非洲作染指嘗試之時，他們遭受第一次的慘敗：埃及的瑪麥里克(Mamluks)部人，在伊斯蘭的復仇者忽禿思的領導下，撲滅了蒙古軍隊。旭烈兀的大將怯的不花，便在那裏喪失性命。

怯的不花在將死之時對人說：「告訴旭烈兀說，我拒絕蒙恥脫逃，却寧願盡職而死。可汗勿悲其軍隊之喪失。這算什麼！祇須士卒之妻與廢中之母馬再生育一年，便可補償這次損失。君王自己保重，而此就可恢復一切。至於我們臣僕，死也好，活也好，有什麼關係！」

實則這并不像勇敢的怯的不花所說的那麼無關係。發生於波斯與埃及之間且經歷了數十年的戰爭，不僅殲滅了一批軍隊。雙方所召集於戰場的人數是愈來愈減少。在五十年前，成吉思汗與花刺子模的摩訶末各磨動數十萬人來作戰，而現在這兩個國家僅僅以萬多人來對仗。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以及小亞細亞，在蒙古第一次入寇時，還甚蕃衍，現在則經過蹂躪而人口銳減了。有一天，埃及及兵退出全部敘利亞，驅逐人畜在其前面走，破壞田園村鎮，焚燬每一棵樹每一根草，使蒙古軍隊盡失其就地給養的可能。新的

荒源地方與舊的疊疊相增了。

可是，亞細亞之紛擾不寧的土地，既不能使人取給於它，魑魅魍魎便在其中橫行了。種族與宗教的宿命主義紛紛起來，失望的情緒支配了剩餘的人民。精神起來與武力對抗，其來勢之劇烈之兇惡比前是有過之無不及的。

冷酷無情而以漠然的態度對待宗教的蒙古人，在這塊情緒格外熱烈的地上，是處於困難的境遇中。因其中立的立場，他們反到處結仇。假使他們保護基督教徒，則後者以為招致其來壓服回教徒。假使可汗以一猶太人為宰臣，以求不表現其特愛雙方敵人中之任何一個，則情形將更見惡劣。加之，自從開羅之瑪麥里克朝算端忽禿思揭起綠色大纛，並使其與波斯鄰國的一切鬥爭都表現了一種宗教戰爭的趨勢後，他再不能與構成人口之大多數的回教徒和衷合作。蒙古人竟至在違反其原來心志與原來所持的原則下，走到組織一個回教戰線的路上。每個政治設施是被人認作仇視宗教的處置，政府每個舉動都有掀起宗教鬥爭的危險。皈依伊斯蘭教的嘗試，而因此使敵人失其宗教宣傳的口實，這種心緒有時會在可汗胸中，大起影響。在另一方面說，可汗也不願與札撒克發生抵觸。

旭烈兀之子阿八哈曾遵守傳統的宗教中立政策。然其後繼可汗則成了回教徒，且求在共同信仰的基礎上與埃及的算端言歸於好。可是，當其要削減宗教自由以作其新歸回教的担保之時，蒙古保守派大

起反對。北京的忽必烈大汗也拒絕予以承認。因此，他於即位兩年後被人趕走，而阿八哈之子阿魯渾繼登寶座。立刻，情形完全變化。爲使基督教徒因損害他人而得到快樂起見，回教徒便被人迫其喫豬肉。因此，回教徒大批出逃，竟使駱駝稀少而價值昂貴。阿魯渾迫處於基督教徒與回教徒中間，企圖結納他前此從未向之求助的友人：他以一個猶太人爲其宰相與其替代人。這個猶太人是一個很桀驁而又好動的官吏。他倣效中國做法而採用紙幣制，并禁止使用任何其他支付工具，否則處以死刑。結果乃非常紛亂。波斯人原不及中國人之了解交易的方式，對此極不表信任，且以紙幣爲妖孽東西。不及幾星期，他們便放棄了市場的買賣；沒有人再肯拿些東西出售，饑荒發生，經濟全部停頓。雖然朝中詩人對紙幣儘量歌功頌德，而它却非馬上收回不可了。

這位猶太宰相又作一種理想，即阿魯渾汗應成爲先知的教主，并剏造一種新宗教！但這個宗教的創設并未實現——此舉祇有增重宗教政治的糾紛。人民大起反對這個猶太人，因爲，在其威力庇護之下，他的同教中的人們愈來愈使人不可忍受。西亞細亞的以色列人自以爲他們的時候畢竟降臨了；他們甚至目阿魯渾這個寵臣爲他們所期待的救世主。

正當其顯榮地位登峯造極之時，這個猶太人便被蒙古軍官所殘殺了。人們不勝驚異的發現在其住宅的高牆裏，滿貯黃金，竟高及屋頂。在先前殘殺了基督教徒與回教徒之後，現在波斯汗的帝國內，騷動情

事議起了。

阿魯渾的副人合贊汗決計皈依伊斯蘭教，以求停止那麼爲害於國家經濟與朝廷威望之歷久不輟的紛亂，而決計由此立於最有力的政治派別方面。這一次，并未發生劇烈的反對行動；一部分的蒙古人已經暗中同情於回教了。合贊此番舉動——經久之後是無可避免的——首先可發生一個政治的因果，但可汗在其與外國各君主的信札中，不斷談到他所身被的光輝。以後的變化就首先證明了他的理由，而其皈依回教的良果立即表現出來。

的確，大多數人民立刻追隨政府之後，內部的鬥爭停止了，而合贊便可以全副精神用於經濟與行政的復興事業上。

這個坐於波斯汗的寶座上的最後一個偉大蒙古人，是那一批有才力的君主中之最光耀的面目。旭烈兀，阿八哈，阿魯渾，已經都是中材以上的君主。但合贊在其身上兼有鐵的意志，治國的天才與高度的絕倫智慧。他不僅專心料理一切事與一切人，且他確是萬般都精到。他不僅有一種的技能，他能與諸學者反復討論哲學與自然科學；他曾照其心出的計劃命人建造若干天文台，而且是一個良醫與植物學家，曾發現了許多新的草藥；他不僅說其本國的語言，且能說一點中國話，印度話及法國話。

雖然他皈依於伊斯蘭教，他仍作保留蒙古的風俗習慣及混和札撒克與回教的規條之有趣的嘗試。

無疑的，他的試驗是失敗了，因為蒙古人已與其原始習慣相隔太遠了。東方荒原所目為善的，而在西方都市則毫無價值。蒙古人不再作征服廣大宇宙的想頭了，他們反而成了對戰爭稍覺疲倦者與懶惰者。在為人民良父之合贊汗的領導下，他們現在用其一切力量從事於復興前被其父與祖所破壞的地方。新的道路與新的村鎮都創建起來，波斯的田地，從前被成吉思汗的軍隊所蹂躪，迄今八十年仍為荒涼之區，現在獨免其租稅，且用種種方法，從人口稠密的地方，招致農民，而以上述田地分配他們。合贊苦心焦思以求敷治人民的創傷，并儘量使政府——即當地所目為外族政府——為政輕簡。他甚至也注意到娼妓身上，他下令說，絕不許將少女在違反其本身志願下而賣與妓院，就使是主人要擺棄其奴婢，也不得將她賣與妓院。國家出資贖回那些願意贖身的妓女，給與她們少許粧奩，替她們設法找到丈夫。

交通問題會使合贊大費手脚。沿驛使所遵循的道路，即四方八面貫通全國的道路，交通是極其頻繁的。但是，首先使用這個國立交通工具者，并不是私人與商人們；那些大的小的官吏過度濫用其免費徵用馬匹的權利。有一個運輸機關，須運載那麼多執有「自由乘車證」的人，便不留下位置以供私人乘坐，因此它從來是賠本的。每驛站畜有千匹的馬，還不敷驛使的需要，因為，當各省行政官進獻一種貢品或一件味道特佳的食品之時，他們不僅派遣一名使者，竟派了一大隊人去。這不僅是一番豪侈的動作，而乃是必需的。的確，因為濫徵的結果，車馬缺乏，遂使歷來爭占先風的驛使們，彼此競爭交通工具。國營運輸業，原

是蒙古組織中最光耀的產物之一，人們設非全副武裝且後面跟隨了大批扈從，便不得使用此運輸工具，設無此武裝準備，則將有被摔落馬下或受人搶掠的危險。

位於交通路線的各城鎮，也備嘗這種狀態的苦痛。按照習慣，國家驛使抵站，可住宿於私人家中，資產者的第宅便住滿了執有隨便一張「住宿證」的傲慢無禮的騎士。有一個家長，在忿懣之下，求見合贊。他悲憤的說：「可汗！我們家裏有婦女，我們不能整天在那裏守護。設使這種狀態繼續下去，那麼，不久，在你的帝國內，祇有着私生子了！」

合贊立刻設法救濟。求使人民得脫離那些討厭的客人起見，國家建造了專供旅客的邸舍。從此後，在驛道上，施行了嚴厲的監督。祇有極重要的使命，才准其保有免費徵用權；任何其他旅客都應納費，并須依次輪流乘坐。

上面是波斯當時最重要而為可汗所留意的地方問題。然而，合贊同時也分心於一般經濟的問題。非常濫行的借債政策，無論是在公家的用途上或私人的用途上，都已成了當時的風氣。每個人都對其鄰人負債，利息累積不已，貨物在製成之前已經出售，無保證的匯票汎濫市場，投機的行為是盛極一時。

合贊斟酌些時，隨後，他以雷厲風行的手段打擊借款制度。「有錢的人應用錢購買土地，建造房屋，或從事商業活動。但從今天起，我禁止以收取利錢的條件而出借金錢。」他威脅說，設若此種情形不根本改

變，他將一筆勾銷債務而解放一切債務者。

合贊之反資本主義的鬥爭，歷久之後，不會發生良果，正如其和解的嘗試及還有其他設施一樣。他的勝利僅在表面上而已。他之得到數年的太平，乃須出了放棄其蒙古人無上權地位的代價。因為，現在宗教已取種族的地位而代之，爲什麼天選的民族應該包攬一切而與其大堆臣民分離呢？然而，伊斯蘭教之薰染到國家，徒在表面的形式而已。宗教階級那些領袖，一到重新攬權之後，所求者是超出祈禱與統制人民精神之外。從前，穆罕默德的教義是以攻擊政府爲職志，現在於堡壘的門戶向它開放之後，它站在政府裏面鬥爭。最後的目的總是一樣的：統治世界。於是，伊斯蘭教的官吏大弄政治手腕，參預皇室及蒙古民族之最密切的問題。合贊尚頗有站在獨立地位的力量，將屬於教會的歸於教會，而自己保留其餘。但他的後人竟成了過度的信徒。

有一個歷史家敘述到在不花刺一個回教堂，即成吉思汗當初選取其處以打斷伊斯蘭教的權力之所在地，所發生的一件事。

到祈禱儀式已開始舉行之後，爲時已晚，可汗纔來到教堂。他自己不敢走到他的座位。他不勝懺悔，確像一個犯罪者似的，屈膝跪在門口的石頭上。而教長則以嚴厲的言辭，誡其此後知善於盡職。

宗教是壓倒了國家。不久後，祇有宗教中貴人所喜歡的人物，才能在亞細亞安於其位。

在合贊身死（一三〇六年）不久之後，波斯汗室於內部鬥爭之中陷於瓦解，而在此時，各省大的小的民族紛紛叛變，各作爭取獨立的企圖，伊斯蘭教則在中央亞細亞之另一角，即在察合台一個後人統治下的一個小汗國，得到了一個新寵人。此人便是帖木兒（名為 Timour-lenk 或 Tamerlan）他以陰謀，誘惑，叛逆各種行爲及與宗教階級成立攻守同盟，開始其偉大前途。約當十四世紀末年，他很容易的掃蕩亞細亞地上的蒙古統治的殘餘力量，他并在那些汗國的遺跡上樹立一個新大強國。他的統治是殘忍而偉大的，但歷時不久，因為他祇憑藉刀鋒，而不動用任何思想。藉其數千精兵，是不難將枯竭的亞細亞捧到他的脚下喲！

帖木兒，篡位與發掘屍骸的人物，自造了一個譜系，而此譜系的真確性是無從證實的。他自稱爲窩闊台之一子的直系子孫。舊朝的光榮始終是照耀霄漢，因使新人物不得不藉助於舊朝的名義。然而，他祇使蒙古的封面，而絕不充實其內容，絕不使之活潑有生氣。當他的軍隊以「蒙古人」的名義開入印度之時，當他的後人用「大蒙古人」的尊號而於十八世紀使英國人疲於奔命之時，那無非是名義上的蒙古人而已。帖木兒的歷史是不再屬於蒙古歷史的範圍內了。

當帖木兒出現之日，成吉思汗系子孫不會得到中國方面任何援助。從二十多年以來，即從十四世紀

中葉以來，北京的大汗早已不參預西亞細亞的事情了。蒙古在中國的主權，比其欽察國在歐洲的主權，消滅得早，甚至更早於其在西亞細亞諸汗國的主權。

一二九六年，即當馬可孛羅離去中國不久之後，忽必烈死了。他不以蒙古大汗的身份葬於其先人的故土；他是按照中國的禮儀，葬於本朝的太廟裏。在其生時，他曾將其蒙古朝代加上了中國名的國號，并按照中國的習慣，以尊號追諡其所有各祖先。成吉思汗後代便成了元朝。

然而，忽必烈後人之同化於中國人，結果是毫無所得。從出征日本失敗之後，他們所向無敵的光芒已消散了。蒙古的國家機構之散漫，與國內騷亂之頻增，同時并進，其初是難於從中區別的。政府所採取的一切步驟，都顯其為笨拙不堪。一種漫不經意的貨幣政策引起了貨幣的破產，因使對外貿易陷於萎靡不振之地。經做了幾番維持現行幣制的嘗試後，政府不得不回到金本位的路上。

在忽必烈皈依於佛教後，蒙古人與喇嘛深相結合。有一名佛教禪師被冊封為西藏的攝政官，此即達賴喇嘛之未來國所由興起的。號為黃教的教宗代表人，甚至在中國境內，也受到廣大利權的特典。中國的智識份子，全部是孔教的儒者，他們目覩他們的廟宇，甚至於前朝的神聖寢廟宮闕，都改作喇嘛宮，心中實不勝其憤恨。在盛氣凌人之下，喇嘛們竟然褻辱皇帝與王公的陵墓；他們的宗教慶典竟成了黑暗的荒淫。日食於蒙古元旦之日，此為天象告警的表現。而不久後，當着一次地震發生之時，新朝的家廟崩坍了。

長期的旱災，間以水災與颶風，演成了飢荒狀態。一番嚴霜凍死了三百萬株的桑樹，而新發生的地震撼動全國，將許多都市毀為瓦礫之場。

這些都是不祥的徵兆。中國的革命黨就利用了人民的迷信心理，而使天文家的工作被他們所利用。在這個國家裏，每年印發了三百萬冊的黃曆，而懂得星象的人們所要求復興宋室的話，便不能不發生影響了。

第一次叛變是突發於忽必烈死後四十年，當政府徵收過鉅的租稅以供治河費用之時。

在皇族內部，從前的規律也開始弛緩了。有一個王子曾在其奉命管理的南方各省內，企圖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忽必烈第二代的嗣君雖會命國家撥款廣印孔子所傳的孝經，並將以賜與每個蒙古人，但此種事實仍無從改善當時的情況。辦理過晚之解除民衆武裝，以及官吏之逮捕，與禁止中國人之使用蒙古語言，這種種步驟都無實效可言。那些暗中指揮中國革命的人們，已在數年前，設法通過了一條法令，使蒙古貴族失了製造軍械的專利權。

當皇室內部發生儲位問題及蒙古諸將領自相鬩牆之時，中國人的隊伍則集中於帝國的南部，西部與東部。宋朝的一個親屬自立為皇帝，而其他心存非分者紛紛起事。有一時候，蒙古人似乎可以壓服革命風潮。但漢族的民族運動却得到一個高明的領袖。此人為朱元璋，從前是一個不知名的僧人，他脫去了袈

裝，以平常兵卒的身份加入了革命軍裏。

憑其正直無私的品質與其雄辯的天才，他迅速地得到了中國人的同情。大家應創立一個太平的帝國。野蠻人不得統治文明的中國人，而中國人乃應統治野蠻人。「蒙古夷狄不足撫御中國，其得國也非人力，實乃天授。今乃爲天所厭，天將降伐其身，而眷佑吾人。」上面是他所發的檄文的大意。

蒙古人的薄弱抵抗力是迅速的被打斷了。唯有數處重鎮的駐兵曾英勇作戰，直至守者食盡了城中人民，始於半餒的狀態中出降敵人。竟有窩闊台的一個不知名的後裔，帶了一隊小軍，從蒙古最遠處一角，趨前救援，據其宣佈說，他欲藉恢復舊典章習慣以挽救其祖先的帝國。但此已無濟於事。

朱元璋的軍隊逼近北京。蒙古那最後一個大汗是一古怪而想入非非的人物，他終日玩弄其親自發明的一個滴漏。到最後一剎那，他決計不守北京，下令退回蒙古。猶存生命的蒙古人都集中於長城外，取道戈壁沙漠而歸其祖先的故土。

而中國的解放者朱元璋，雖言不求爲私而專爲中國奮鬥，却依然於一三六四年稱帝。此爲明朝的始祖。

蒙古人復返他們的故鄉了。先後五代，他們占據了歷史的高座。世界的運命操於他們手中者歷一百五十年之久。一番探險的長征引他們走過了半個地球，到末了，仍回至他們當初的出發點，僅滿載光榮回

來。他們重新住在氈帳裏，或許四壁多掛些簡陋的功績紀念品。他們的王公，個個都是那位偉大民族英雄的後裔，現在重新憂慮於搜尋够用的牧地，以供其部屬的牧畜。今天，他們自相爭鬭，明天，則聯轡往中國邊省，作偷竊掠奪的生意。有一天，他們向明朝皇帝納貢，另一天，則中國人費了幾包絲綢的代價，才能與他們相安無事。有時，遍身流血，倦於長征，在波斯與俄羅斯的各部殘餘，回來故鄉了。他們便受人款待，彼此縱談其所失掉的世界是如何美麗。偉大的過去，忽忽之間，竟成了夢幻泡影。蒙古人又僅是窮苦的游牧人，一如千百年前他們的祖先一樣。

還有僅有的一次，在他們的生涯中，發生了一番大變化。有一批佛教徒從西藏來到他們那裏，即當初黃教教侶蒙忽必烈大汗的恩典而憑據其地來創立一個獨立國家的西藏。蒙古人便變換了他們的信仰。不久後，他們就成爲那麼熱誠的佛教信徒，竟忍受種種磨難以求其精神的幸福，且放棄其求取世界光榮的虛榮心，因而使人擇於庫倫——蒙古的中心——安置了達賴喇嘛的一個支派，呼圖克圖喇嘛，以報答他們的盛意。喇嘛廟便如雨後春筍遍生於蒙古地上了。隨時間的演進，全部蒙古人之百分之六十身穿僧人的黃衣，仰人佈施，而聽其餘百分之四十的人民養活他們。他們不再想戎馬事業了。到過了兩世紀後，滿洲族的明星閃耀於東方之時，蒙古人就擁戴這個隣族爲宗主。其中有幾個人曾參加滿洲侵略中國的戰爭，而因此復到他們的祖先當初曾經統治之地。然而，那些窮苦的人，骯髒而粗野無知，或許絲毫不知這一

切事呢。

在十六世紀中，俄羅斯沙皇的蒸蒸日上，的勢力向東方推進，而攜有精良火槍的哥薩克騎兵便開入蒙古了。他們却遇見一件奇怪的事：蒙古人在陣地安放了一門極舊的火礮。這門火礮或許是當初蒙古大軍所資以制勝的，或許它曾向中國與波斯的龐大城牆大吐其火燄。這是那偉大過去之僅存的陳跡，自從數世紀以來，經繞着許多故事，而安靜地放在那處。現在它是作抵抗哥薩克之用了。

蒙古人將礮口對着敵人，而袖手等候。他們等候一番神靈表現降臨。他們並沒有礮彈，並沒有火藥，即使有的話，他們也不知使用。他們祇相信在這門火礮裏有着一種神奇的力量，到了危急時候，這種力量就要出來庇護他們。

然而，魔力是已消滅無踪了。到今日，那門火礮不過是一塊舊鐵；它無從顯靈，充其量不過引人狂笑而已。而曾經偉大過去的蒙古人，搖動不靈而健忘，現在僅是一個赤貧的牧羊民族，步步落後，精神墮落，被其孔武有力的隣人陷之於死地了。有時，在其貧瘠荒原之孤獨環境中，完全為世所遺忘，有時，做了那些大強國的政治陰謀的玩物，他們就過其窮苦的生涯，逐年人數遞減，壽數縮短。燒酒與梅毒，即文明所貢獻於他們的禮物，更將當時曾一度幾實現其以騎士民族帝國囊括全球之夢的民族陷於覆滅之地了。（完）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印刷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發行

歷史
叢書
吉思汗帝國史 (全一册)

實價
法幣

312.00

(郵運匯費另加)



原著者

Joachim Barkhausen

林孟工

發行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海澳門路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一二四三)

標商冊註

